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传奇的角色 ○ 神秘的经验 ○ 实战的软件 ○ 赢利的保障

■ 钟麟 著

大操盘手

——麒麟短线王的实战技巧



浦东电子出版社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讲：<http://www.7help.net>



大操盘手

——麒麟短线王的实战技巧

■ 钟麟 著



浦东电子出版社

书 名：大操盘手——麒麟短线王的实战技巧

文本著作者：钟 麟

责任编辑：雷 宁

出版、发行者：浦东电子出版社

地 址：上海浦东郭守敬路 498 号上海浦东软件园内 201203

电话：021-38954510, 38953321, 38953323(发行部)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软件连锁店

排 版：明君工作室

CD 生产者：上海联合光盘有限公司

文本印刷者：松江新桥新生印刷厂

开本/规格：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180 千字

版次/印次：2003 年 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册

本 版 号：ISBN 7-900360-88-3

定 价：30.00 元(1CD, 含配套书)

本书策划：



明君工作室



作者简介：

钟麟，著名证券投资家，原名钟文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市。从一九九三年开始投身于中国证券市场，渐渐对证券市场的运行趋势、投资规律、总体发展均有极为深刻的理论研究和实战感悟。先后曾经在北京、西安、郑州、长沙、大连、深圳、上海、广州等地负责从事投资策划和资金运作等市场项目。其思维方式以及分析问题的角度，常与人不同，有独到之处。并且，在近十年实战操盘的基础上，独创出证券市场上深具影响的著名实战理论体系——“形态位置分析理论”。



被感动的生命

(代总序)

策划人：明君

剖析自己很需要勇气。

所以，当不经意之间读完《大操盘手》之后，心里便涌起一股久违的冲动，一定要出版发行此书，让千千万万中、小投资者从另一个侧面更深层次地了解股市的冷酷以及大庄家做庄时的操盘意图。

尽管各类门派的炒股技术之书占据着图书市场不小的份额，但为何成千上万的投资者仍未幸免于“血染股市”？道理很简单：股市是人性的！沧海曾经难为水，透过《大操盘手》，我们似乎是在理智地倾听一个曾为“超级大操盘手”在被生命感动之时发出的一种“忏悔”，这种“忏悔”包含了他们曾经做庄时采用的“炒股技巧”。在此，还有什么样的炒股类技术图书、能比它更真实地反映出股市庄家的一系列操作行为呢？

仰望生命，该书作者始终都怀着最虔诚、最崇敬的谦卑，注目着股市中让人无法伤悲却又悲喜交加迷乱于内心的肝

肠寸断，这或许就是一种大灾大难之后的大彻大悟，大彻大悟之后的一种对生命的顶礼膜拜！

人生的相识就是一份缘，非常真诚地希望《大操盘手》一书能让许多“身在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投资者能从盲目的炒股之中变得理智。

愿和有缘人交流。

电子信箱：mj616@mj616.com

咨询电话：021-53930257 转 802、808、809

2003 年元月 8 日于上海外滩

目 录

第一章	魂归何处	/ (1)
第二章	发现机会	/ (67)
第三章	胜者为王	/ (123)
第四章	无情未必真豪杰	/ (167)
第五章	大手笔	/ (215)
第六章	无言的结局	/ (267)
后 记	“富豪”的“基石”	/ (311)



第一章

魂归何处

股市是人性的，因为做庄的操盘手只有在熟悉人性弱点的前提下，才能长胜，所以市场上许多真正的高手大多数都是从一般散户出身的。

每一个在股市中打拼的人，哪一个又不是淋漓尽致地用他自己的风格，在和高悬在股市上方莫测的命运相斗呢？



魂
归
何
处

鲁欣宁从饭店的十九层上跳了下去。他的身体落在十分坚硬的路面之后，肯定已经被摔得惨不忍睹了。那个样子，我没有看到。正如我不能感受到在“3.27”国债多方的胜算中，执意做空的他在最后的“黑色八分钟”中的疯狂与恐慌一样。我也无法想见到他从拥有亿万身家到顷刻间负债累累的情形下的那样一种彻底的绝望，那种歇斯底里般的心情，肯定是宛如刚刚走过了一个世纪一般艰辛。我想除非是同样经历过这种情景的人，谁都无法会有这种深刻的理解，也根本无法去想象、体谅。而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却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受，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此刻已经是多么深刻地认识到：从鲁欣宁绝望的那一刻起，我也同时从数千万身价变成了一个穷光蛋。而且，我还不得不硬着头皮去看那医院里盖着白色床单的尸体。

是愤懑还是无奈，我也弄不清楚自己当时的心理了。但我真想仔细地看看鲁欣宁到底被摔成了什么样子。他总不应该就此一脸的安详和幸福，真像进了安乐乡一样吧？我走到了他的床跟前，很想掀开盖在他身上的白床单，一直紧贴着我站着的王岚紧张地拉了一下我的胳膊。一侧脸，我看到了她那苍白的脸上明显写满了恐怖，我猜想她一定是非常不想看到鲁欣宁现在的样子吧。我只好把刚刚伸出的手又抽了回来。

王岚往我身上紧紧地靠了靠，小声对我说：“走吧，咱们

去看看宋莉吧！”

我点了点头，她说是要去看宋莉，其实她可能想尽快离开这里吧！

宋莉是鲁欣宁的情人，我认识王岚也是通过宋莉介绍的。她们俩在上海市天艺歌舞团里是最好的朋友，宋莉可能以为我和鲁欣宁也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她把她最好的女朋友，也是她们团里最漂亮的女孩子介绍给了我，但我和鲁欣宁却算不上什么真正特别好的朋友。我们这些人曾经因为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于是也就成了天天都在同一条船上的人。可是，我一直在玩股票，鲁欣宁一直玩的都是期货。我对期货其实不甚了了，甚而一直敬而远之。尽管股票与期货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区别，它们的差异也只不过是咫尺之间，但我总觉得那东西风险太大，太让人提心吊胆。在资本市场上，风险与赢利总是成正比。高赢利的背后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多少令人有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深叹。

一般投资者在入市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防范风险，风险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赢利才是第二位。我们根本就无须过多一厢情愿地考虑在市场上到底可以赢利多少，而首先应该关注我们将要面临的风险到底会有几多。若是后市面临的风险过大，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去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呢？那就不如待日后行情的发展日渐明朗化之后再定。

股市上的钱是赚不完的，只要我们还有机会就行。但是，我们自己的保证金却是十分有限的，一旦亏本起来，其实根本就不会需要太多的时间。因此，我们宁可去买一些少赚或者暂时不赚的“成长性”股票，而根本就不去买那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热门股。虽然投资永远没有投机那样钱来得快，那样容易“暴富”，但是，总要比一朝突然变成了“穷光蛋”要



强得多。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风险太大，出现风险的机会也就越多，一次意外，就足以让我们致命。多年的教训告诉我：任何良好的预期都应大打折扣。

我对凡是我不懂的东西，始终都持这种敬而远之的态度，除非我自己能够真实地了解清楚它的底。我当然知道期货要比股票能更快地获得巨额财富；但我也深深地知道，它同样可以让人更快地、更彻底地完蛋。所以，我对所有涉足期货的人，一直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我也看不惯他们因获利太丰厚而专横跋扈、目空一切。

我之所以对鲁欣宁很好，主要是出于徐孝荣对他非常敬重。

徐孝荣曾对我说过：“寒儿，你一定要和小鲁搞好关系，他在高层的关系大得不得了，很有背景。对于干我们这一行的，这种人，到了日后某些关键时刻，绝对用得上的。”

徐孝荣是我的启蒙恩师。两年前，我刚刚踏上上海的土地之时，怀里揣着的只有四千元钱，这么一点微薄的资金在证券市场之中，几乎可以说是一贫如洗，是恩师把我培养成了股市里的操盘手，而且绝对是超重量级的大操盘手。也是恩师让我拥有了目前的这一切，也让我成为了一个人人都羡慕的千万富翁。所以，对于恩师说的话，就犹如圣旨一样，我完全没有不去听的道理。

可是，现在鲁欣宁崩仓了，我们近十亿元的资金在瞬息之间全部化为乌有！

我应该怎么去见恩师啊？

“这个该死的鲁欣宁！”

这句话，我可能是不自觉地说出了口。王岚问我：“刘寒，



魂
归
何
处

你在说什么呢？鲁欣宁不是已经死了吗？”

我思绪游离地答道：“他虽然死了，可是，我们离死也不远了。”

王岚的手紧紧地搂着我，怯声地问我：“到底怎么了？他不是一直都炒期货的吗？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我很快就从恍惚中回过神来。一直以来，我很少和王岚谈论公司业务上的事儿。我很后悔刚才不经意中所说的话。我仍然不想让王岚马上知道我现在已经面临的处境。

当然了，这种事儿她也许很快就会知道的。以鲁欣宁的个性，我估计他早就和宋莉大力吹嘘这件好事儿了。王岚见我不说，很快就换了一个话题，她叹了一口气说：“你说现在宋莉会有多伤心啊！”

我点了点头，没说什么。

见到宋莉时，她向我点了点头，接着眼泪就流了下来。王岚赶紧走到她的跟前和她小声地说着什么。说了一会儿，宋莉的眼泪很快就没有了，她恢复了常态。后来，她就和王岚说着她们歌舞团里的事儿，轻言慢语中不一会就有了笑意。那个从前活泼喜欢发嗲的宋莉又回来了，好像鲁欣宁的死已经不存在一样。

我心里当下变得凉嗖嗖的。鲁欣宁在宋莉身上花了那么多的钱，他死的时候却仅仅得到了这种回报。

如果将来我死了，王岚对我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呢？

我心里急剧地抽动了一下。

我对王岚说：“你先陪陪小宋吧，我去看看恩师。”

王岚点了点头。

宋莉对王岚说：“你和刘哥走吧，我没事儿！”

王岚问宋莉说：“你现在行吗？”



宋莉说：“你走吧，我没事儿。”

宋莉表现出的这个样子，让我更加寒心了。她为什么就不能表现出一点悲伤的样子呢？她毕竟是演员啊，她要表现出悲伤的样子真的是太容易了。

王岚看了看我，那意思是征求我的意见。可我现在不想带着她去见恩师。我故意十分大度地说：“小宋，你要节哀顺变，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王岚，你再多陪一会儿。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来接你好了！”

王岚又点了点头，她心里可能也不愿意和我去看师傅吧。

二

据说徐孝荣在听到鲁欣宁崩仓的消息时，当即就昏了过去。这在我的师傅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恩师是一位见过大世面的超级大庄家，几年证券市场的征战，使他有着非常良好的心里素质与实战经验。他曾不止一次地教导我说：“在股市里赔钱，总是不可避免的。赔就赔了，没什么了不起的。若是一个人承受不了赔钱的打击，他就应该趁早离开股市。因为那说明了他根本就不适合在这个市场里混，迟早会把自己的本钱全部亏光的。”

恩师不仅这么说，他也确实在这样做。在我们这一班师兄弟们眼里，恩师简直就是一个股市圣人。有好几次，由于我们操盘失误而出现大面积赔钱时，看着账户上数千万的资金转眼之间消失，恩师也确实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魂
归
何
处

但这次，恩师却倒下了。看来这个打击确实太大了，也太严重了。当然，这也说明，师傅不是神，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只不过他是一个有着常人一样的情感与弱点的股市圣人而已。过去他能承受次次亏损赔钱的考验，也许是因为那些时候我们这些手下操作上的失误，使公司赔的多是些其他合作机构的资金，甚至有一部分是来自银行的资金。其中赔的毕竟不完全是他自己的钱。对于这一切，他是完全可以理解接受的，所以也容易原谅我们。因为即使那样亏损了公司大部分资金，我们依然还有后备资金。这些后备资金能够确保我们日后仍有东山再起的资本与机会，同时更有重振雄风的信心与能力！可是，这一次由于轻信鲁欣宁，情形就截然不同了，我们几乎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了！尤其是他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四、五亿资金一下子变没了，一时之间，他也确实承受不了这种打击。

我来到另外一家医院时，徐孝荣正躺在病床上，微微闭着眼睛。他已经知道鲁欣宁跳楼自杀的事儿。

他听见我进来，便睁开眼睛看着我。我尽可能平静地问：“师傅，今天感觉怎么样？”

徐孝荣点了点头，声音有些梗塞地说：“我没什么事儿，就是有点感冒，过两天就好了。”

我坐在徐孝荣的身边，安静地看着他，他也安静地看着我。我小声地说了有关鲁欣宁的情况。最后，徐孝荣问我：“你彻底查过他的全部账户了？”

我点了点头：“全都查过了，这次完全是违规操作的成分太浓，太明显，引发政策不得不正式干预的结果。他确实崩仓了。若不然的话，他也不会跳楼的！”

徐孝荣微微点了下头，接着，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他问



我：“你的钱也都损失了吧！”

我尽可能淡然地说：“师傅，我的钱无所谓，本来我的钱都是你给我的。”

“不能这么说，那是你自己辛辛苦苦挣的。唉！都是我一时轻率……”

徐孝荣说话的声音有气无力，过了一会儿，他也许想到了自己的钱已经没有了，便再次闭上了眼睛，不再说话。见到这种情况，我只好退了出来。

徐孝荣对由于鲁欣宁崩仓而失去了自己的几亿资金并没有埋怨我，尽管这一次是我直接把调动资金的权力交给了鲁欣宁。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些举动是得到了他的默许的。这么大的事儿，没有经过他的亲自认可，我就是再胆大妄为，也不敢擅自做主。

应该说，鲁欣宁也确实确实想要帮我们一把。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可靠的“内幕”消息，所以才敢做这么一“庄”。如果这次他的操作能够成功的话，我们所拥有的资金都将迅速翻几番。这么大的诱惑没有人不动心的。

虽然外面的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亿万富翁，其实我当时所拥有的资金还没有真正到一个亿。如果这一次操作能够成功的话，我就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这个念头真是太吸引人了。所以，当鲁欣宁要来调动资金时，我的心也一下子开始加速跳动起来。但我对期货毕竟不了解，既然我不能确保这次投资有绝对全胜的把握，我就不会轻易地做出决定。不熟不做，这是我做事的原则。尤其是在风险投资市场上，风险控制始终是我投资的第一位！盈利才是我投资的第二位！于是，我马上打电话去征求徐孝荣的意见，徐孝荣对期货比我要明白得多。当时，鲁欣宁从我手里抢过电话，他对徐



魂
归
何
处

孝荣说：“你们的资金仅仅是这次所有操作资金里面的一部分。你要知道，我这次将要动用的资金总共约 19 个亿，再加上我那在北京、上海‘高层’确信无疑的信息来源，以及强大无比的后援资金，早就已经不战而胜了。你去想想，现在的中国，还有谁能够有这么大的气魄，能够一下子拿得出这么多钱来？你也知道我的后面有谁，又有哪一个人能够有这么大的实力与我们作对呢？”

鲁欣宁在电话里说话的口气十分强硬，我也扎扎实实地听明白了他的话外音。可是，我实在明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就是说，一旦出现谁都无法预料的意外时，我们所有的钱将全部血本无归。这是我们每一个在股市里混的人都很明白的事。

鲁欣宁最后对我们说：“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就把钱给我，不相信我的话，我去找别人，大上海有钱的人有的是！”

徐孝荣在电话里要鲁欣宁直接与我协商就行了。我跟随恩师多年，非常明白恩师的意思。在这么多的师兄弟里，也只有我他老人家才会把已经首肯的事情直接交办。尽管心中实在是有些打鼓，可面对此情此景，这时的我已经再没有任何犹豫和回旋的余地了。在鲁欣宁的再三催促之下，我当时只得一咬牙应承道：“好吧！”

其实，平日里在我们手中相互调动十来个亿的资金，本身就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儿，只不过这一次的情形有些特殊。这次的钱经过我协调之后，调动的大部分是我们一帮最要好的师兄弟们个人的资金。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种特殊背景下的获利机会不应该拱手让与其他的人或其他金融机构，应该完全地留给我们自己。于是我们把最大限度的利益留给了自己，同时，也就把灾难的种子



留给了自己！

当时谁都无法知晓从来总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的鲁欣宁这一次可能会失手，因为他遇到的对手太强大了。而且他对手后面的背景实在是太“通天”了！具有这种惊人实力等级的机构，早就已经超然物外了，那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战无不胜”！这种情况，我们当然更不可能事先知道，鲁欣宁也同样根本无法知道。

三

上海的夜晚，流光溢彩。

尽管是像往常一样地站在饭店 18 层的窗前，我的感觉却与往日的完全不同。

我住在这个饭店的 1807 号房间，鲁欣宁住在 1907 号房间。他就是从我楼上的窗户中跳下去的。听饭店的保安人员说，他的一只鞋被甩出去将近 20 米远。

我把头伸出窗外，楼前的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仿佛变成了一个正在快速移动的玩具。

有时候，我经常会站在窗前“策划”出许多的遐想。这里曾经给了我极大的虚荣心的满足，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已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甚至整个大上海都好像已经被我踏在了脚下。

现在呢，我觉得有点头晕，似乎看到了命运狰狞的面容。两年前自己身无分文，在南方的一个城市里睡马路的情景，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魂
归
何
处

当时我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带上仅有的一千元积蓄，准备去深圳闯一番事业，结果却在转车的途中把钱丢了。深圳最终没去成，我只好在那个城市里流连，晚上睡马路，白天找工打。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个月之后，我省吃俭用地攒下四千元钱，在认为自己与深圳无缘的情形下，转而来到上海。直至后来遇见恩师，才通过股市慢慢地积累起自己的一点资金。而现在在转眼之间，我又重新回到了起点。难道我又得重过以前那种睡马路的日子吗？

我赶紧离开了窗户，坐到了客厅的沙发里。

我沉进沙发呆呆地什么都不想做不愿想。这几天，我经常像这样地魂不守舍。

我自己证券账户上的资金，在划给鲁欣宁参加他的操作计划后，曾在极短的时间里有过增值到将近一个亿。但是却在转眼之际，这笔突如其来的富贵却一下子就没有了！犹如昙花一现般地消失了！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儿，心里就不由自主咯噔地颤抖一下。起初，我还控制着自己不要往心里去，但是每每想起两年前那种一贫如洗的生活，我心里总是忍不住希望：这些钱要是还属于我该有多好。

有钱的时候，我很少去想用这笔钱购买什么，现在我倒是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如果这些钱还在，我可以用来买多少房产，多少名车啊。

后悔甚至绝望的情绪此时此刻充满了我的内心，我真是苦闷极了。

这几天，我一直还在试图掩饰自己闷闷不乐的情绪。我不想让王岚知道我的落魄和颓唐。我在王岚的面前一直都很虚荣。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已经变成了穷光蛋。我是那么喜欢



她，她的美丽和妩媚，似乎不谙世事的简单和时不时颇有风情的娇柔，是我这个在紧张的股市中搏击的单身男人的阳光和快乐。现在我已经没有资本再玩股票了。对我来说，生命中最让我活得充实和亢奋的东西已经无法触碰了。退而求其次，我怎么都不愿让自己仅剩的那一点骄傲和温情也一并失了最初的颜色！

王岚是可爱的，她的声音总是那么软软糯糯的。只要她一开口，我总能感觉到一种被融化的舒适。

王岚这几天的白天都和宋莉呆在一起。

夜已深了，她怎么现在还不回来呢？想到此地，我心中略有些焦躁起来。

此时电话铃正好响起，是王岚给我打来的电话：“你在干什么呢，老公？”

“我在想你呢！”我还真的渴望她能在我的指尖可以触到的地方。

“那我很快就回去了，你等我啊！”

“快点回来吧，我一直都在等你！”

“好的。”

王岚接着说：“宋莉的情绪已经好点了！”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也是，这个鲁欣宁真是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没有说话，只要一提到鲁欣宁，我就不知说什么好。

我转了个话题问她：“我去接你吧！”

“不用了，我打车回来就行了。”

王岚回来一进屋，我就一把抱住了她。我需要安慰和支撑，如同一个溺水的人，需要一根稻草和被救上来之后的一碗姜汤。我把自己的脸深深地埋在王岚的颈窝里，想将一切烦恼和不快都遗忘在那女性特有的馨香里。一种从未有过的



魂
归
何
处

激情令我血脉兴奋。

很快地，我们来到了床上，在亲吻中我急切地和王岚纠缠着，体会着忘却一切的放松和生命的激情。

事后王岚温柔地依偎在我的怀里，嘟着嗓音说：“老公，我爱你！”

我也回答说：“我爱你！”

我不知道自己对王岚的感情中有没有爱。但是我很迷恋她。对于我们这些在股市里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注于感情的人来说，一个温柔美貌而又简单的女人，已经足够了。

在我们认识的当天，我和王岚就躺在了一张床上。她很快就开始叫我老公。在我的意识中，我以为她既然这么叫我，就已经准备好做我的妻子，预备和我白头偕老了。这种认识，使我始终将她当作未来的妻子一般地对待。以前一直在股市中忙碌，没有时间考虑其他的问题，现在钱没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去操心了，我想可以有空把两人的事情提出来“讨论”并实施了。在两人的高潮渐渐平息下来以后，我轻声地问王岚那个我早已想问的问题：“小岚，你什么时候嫁给我？”

王岚眨巴着美丽的大眼睛，搂着我的脖子妩媚地说：“我不是已经嫁给你了吗？”

我的手在她白润而细腻的肌肤上稍微停顿了一下，感觉到她的回答有一种狡黠和不确定的意味。我很想直接说出“咱们结婚吧！”，但我还是犹豫了一下，没有说出口。我想到，我现在已经是穷光蛋了，这个时候向王岚提出这个要求可能不太好吧！王岚看我沉默了，就问我：“你在想什么呢？”

我稍许有些烦躁地答道：“我没想什么。”

为了不让王岚看出我的情绪，我马上接着补充说：“我好几天睡眠都不太好，所以有点打不起精神。”



“怎么了？是不是因为鲁欣宁跳楼的事儿！”

我略有些沉重地点了点头。

王岚柔顺地把头贴在我的肩上，问：“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赔钱了！”

“赔了多少值得他去跳楼啊？”

“宋莉没说吗？”

“我没敢问宋莉，这个时候问这种事儿，我觉得不太好。”

王岚的头在我的怀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我说：“你不问就对了。我估计，鲁欣宁也不一定会告诉宋莉的！”

王岚说：“你们这些人也真是的，什么也不和我们说。其实，你们说出来，我们还能给你们出出主意啊！”

我心想，你们能出什么好主意？别打什么歪主意，把好事也搅和成坏事就已经不错了。虽然我很喜欢王岚，但我也很清楚她的为人和能力。我们之间有一道难以跨越的坎。王岚只是我生命中的女人，而对于我的事业，她不可能有任何的帮助和促进。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不愿意和她讲我的事业，并且在提出结婚请求时犹豫不说的根本原因。我隐约地感到，除了我的金钱，她的美貌和女性的诱惑之外，王岚和我之间可能再也没有什么比较坚实的纽带了。此时，既然她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只好说：“我们干的事儿都太专业了，就是说，你们也可能不感兴趣的。”

王岚说：“我感兴趣，你干什么，我都感兴趣。”她侧过身看着我的脸。

忽然间她又问道：“刘寒，鲁欣宁的事儿和你有关系吗？”

“没关系。”

“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魂
归
何
处

我勉强地笑道：“有关系的话，我不是也得跳楼了吗？”

王岚打了我一下说：“别说这种话。”

我说：“我是开玩笑，就算我真的赔钱了，我也不会跳楼的。人能活一次多不容易啊！”

王岚说：“你要是这么想就对了。其实，怎么活不是活啊。刘寒，你放心吧，你有钱没钱，我都会死心塌地跟着你的！”

王岚的话真是温暖极了。我感动地使劲把她抱在怀里。我亲了亲她说：“小岚你放心吧！就算我真的没钱，你跟着我也不会受苦的。我和鲁欣宁不一样，我从来不冒险。况且，就算我真的一贫如洗了，只要我的头脑处在清醒的状态下，我肯定不会让你当穷人的。”

接着我向王岚讲述了我对股票市场的特殊感悟，特别是股票K线趋势形态位置发展的深刻领悟与独到心得。因为对于我们做股票的人来讲，在市场上已经出现近乎完美的图形形态，我们则没有必要怀疑它的真实性，而是应该充分地相信它。特别是某些时间跨度极长的图形形态出现，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极力关注，它的有效性也更强。因为，没有一个主力集团会用如此漫长的时间，去构筑一个如此完整无疵的图形形态陷阱，这样做的结果，对他们来讲，是相当得不偿失的。如果像这样去长时间地浪费精力、物力和财力，那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愚蠢行为。这种行为，连我们这样一些常人都愿意去做，更何况有雄厚资金做后盾的主力集团呢？我对王岚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股票市场，咱们就不会是穷人。”

在我滔滔不绝的讲述中，王岚静静地听着。和她认识这么长时间来，我头一次和她吹嘘我炒股票的本领。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超级的大操盘手来说，我们早就不屑于干这种小打小闹的事儿。我们大都是动用巨大的资金群



控制股市里的某只股票，让它按照我们的意图进行任意涨落，并从中获得惊人的利润。如果真的让我们这些人像场外那些普通散户股民一样，天天都去盯着电脑屏幕看着别人操纵的股票，我们在心里就很难接受。

王岚对股票一点也不了解，她听我说了半天，还是一脸的茫然。但她最后对我说的话，却让我略有些踌躇：“哎，明天我想陪宋莉到大连去散散心，你同意吗？”

但我还是口是心非地说：“这有什么不同意的！”

我心里其实非常不愿意王岚在这个时候离开我，但我从不愿流露出我对别人的依赖，特别是对一个女人。因为我认为那样做是软弱的表现。

我转了个话题问道：“宋莉的情绪现在怎么样了？”

“她一阵儿一阵儿的，好的时候就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不好的时候……”

王岚叹了一口气，接着她又打了一个哈欠。我说：“你困了吧？”

王岚点了点头说：“这几天折腾下来，我还真是累坏了。”

我马上温存地说道：“好啦，你赶紧睡吧！”

四

夜里，我被细微的响动所惊醒。我和王岚住在套房的卧室里，卧室与客厅的房门有一个普通的暗锁，平常，我们一般都不锁上。昨天夜里，我抱着王岚进卧室的时候，随手就把门带上了。



魂
归
何
处

我隐隐约约地听见客厅里有脚步声，我浑身的汗毛全都立了起来。

显然有人进来了。

我心里紧张起来，王岚在我怀里香甜地发出轻微的鼾声。我慢慢地把床头的电话拿了起来，我想给宾馆的保安打个报警电话。

但电话里没有任何声音。

毫无疑问，进来的人已经把电话掐断了。

他们是干什么的？套房的大门是电子门，没有电子钥匙，他们根本就打不开。

这时，我听到了更大的声响，有人用金属丝在拨动卧室的暗锁。

我轻轻地推着王岚，王岚翻了一个身，我用了一点力，把王岚推醒了。我小声地对她说：“有人进来了。”

王岚浑身哆嗦了一下。我飞快地在她耳边说：“你别害怕，什么事也没有，他们可能进来偷东西。”

王岚还在哆嗦，我继续吩咐道：“一会儿，他们要是钱的话，就给他们。”

我这么说也是给自己吃宽心丸，小偷根本就不会进来的。我知道，外面的人一定是针对我来的。

金属丝挑动暗锁的声音越来越大，后来，听见“啪”的一声。我看到，门开了。

有三个人进到我的卧室里。接着屋子里的灯被拉亮了。

王岚吓得钻进了被里。

我尽可能平静地看着他们。一个穿着西服的中年人，对我说：“你是刘寒？”

我点了点头。他没有表情但却很客气地说：“你出来一



下，我们谈谈好吗？”

我赶紧点了点头。在他们的注视下，我披上了一件睡衣，就想走出去。中年人又对另两个人说：“把他们的手机都拿出来。”

一个人到床边的桌子旁，把我和王岚的手机都拿在了手里。

我随着那三个人走到了外间。

中年人对我说：“你别担心，手机先暂时放我们这里。”

我说：“没事儿。”

我坐在沙发上，嘴里这么说着，手脚却不由自主地有些颤抖。

中年人坐在我的对面，他挥了一下手，另外两个人都走出了房间。他从烟盒里掏出香烟，对我示意。我摆了摆手：“谢谢，我不会吸。”

中年人把烟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找你来，是想了解一下鲁欣宁的事儿。”

我说：“你想了解什么？”

中年人说：“你们拿了多少钱？”

我犹豫起来。中年人严肃起来，他忽然恶狠狠地说道：“我不想和你废话，你要是觉得活够了，你现在就直接说出来。”

他的话让我浑身哆嗦起来，我说：“大约十个亿。”

中年人见我这么说，语气略有缓和，他继续问道：“这些钱都是谁的钱？”

“都是我们自己的钱。”

“你们自己都包括谁？”

我迟疑了一下。我不想把我师傅说出来，所以我说：“全



魂
归
何
处

是我自己的钱。”

中年人忽然站起来，走到我的跟前，用手掐着我的脖子说：“你再胡说，我就掐死你！”

我被勒得喘不上气来。恐惧之中，我也产生了愤怒，我同样瞪着他。过了一会儿，他松开了我。我恨恨地说：“你要是想杀我，你就动手好了！”

中年人狠狠地盯视着我，没有吭声。我一横心索性放开胆子瞎说道：“我知道，一定是鲁欣宁把你们的钱搞没了。”

看见中年人的目光里出现一丝缓解。我继续说：“可是，你们也应该知道，他同样把我的钱也搞没了。他跳楼一走了之，而我差不多也要跳楼了。”

中年人问：“你师傅知道这件事儿吗？”

我叹了一口气：“我刚才没有说实话。我自己没有这么多的钱，这些钱大都是我师傅的！而师傅他开始不知道，但现在钱没了，他当然就知道了……他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中年人说：“你又没有和我们说实话。如果没有你师傅的允许，你怎么敢把钱划给鲁欣宁。”

我有点不明白地问道：“先生，你到底想要知道什么？”

中年人有点失态地大声嚷道：“他妈的，你说我想知道什么吗？一夜之间，八、九个亿没了，你说我想知道什么？”

我愣愣地看着他，不知该说什么。

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在股票市场上，全中国一天的成交量也就这些钱，现在说没就没了。”

在和他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心里紧张地猜度着，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眼前这个人肯定不是杀手，是杀手的话，他不会跟我废那么多的口舌。听了他的话，我明白了，这真是一个因鲁欣宁崩仓而倾家荡产的人。他需要对他们失去的天文



数字，找到原因和算账的对象。但对他来找我们真正的原因，我却有些糊涂。他不会仅仅为了弄清鲁欣宁崩仓的情况而深夜撬门入室。但从眼前的情况看来，起码他今天来不是想杀我。

这时我再次冷静地想到不要把徐孝荣牵扯进来。这些人被鲁欣宁弄疯了，这个时候，如果把师傅扯进来，他们很可能置我师傅的身体状况于不顾，再去盘问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师傅一番。这个时候，他们不会顾及到其他太多东西的。再说我还不清楚他们深夜来访的真正用意。

我用缓慢的语调，把鲁欣宁如何找到我又如何调走资金的事儿，说了一遍。我最后说：“鲁欣宁在我们这里划款不是第一次了。以前我划款确实会征求我师傅的意见，但这次没有。我看到鲁欣宁太有把握了，所以觉得没有必要告诉我师傅。你应该知道，我们这行里，这不算什么大事儿。”

中年人疑惑地看着我，接着又追问了一句：“你们这一次确实赔进去十个亿吗？”

我只好说：“你要是不信的话，明天就到我们公司去，资金来往都有记录，你可以自己去查查。”

中年人看了看我刚想要说什么，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他在电话里，像是向谁汇报，他说了一些我刚才说过的话，最后，他在电话里说：“我明白。”

他放下电话对我说：“好吧！今天就不打扰你了。”说着，他站了起来。我有点不敢相信会是这么个结局，他们费了半天的劲儿，就为了问我这么点事儿！

中年人叫站在外边的手下，让他们把手机还给我。走出房间之前他丢下了几句话：“你这么多的钱没了都一声不吭，说明你还愿意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个聪明人。你要是还想



魂
归
何
处

活下去，最好不要和别人说起我们来找过你！”

我说：“这你放心吧，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五

这些人走了之后，我回到卧室里，王岚还躲在被窝里。我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她有些余悸未消地问我：“他们干什么来了？”

我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有点事儿，他们误会了。”

看王岚的表情，她并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只好简单地补充了一点：“他们来找我问一些鲁欣宁崩仓的情况。”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忽然想到应该和师傅通个气。就立刻开始穿上衣服，准备赶去医院尽快把这件事告诉徐孝荣。

出门的时候，想起王岚今天要去大连，就回头对她叮嘱道：“你等着我，我回来送你去机场。”

王岚点了点头。

我赶到了徐孝荣所在的医院，在病房里，我把发生在我房间里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师傅。

徐孝荣听完我的话，沉思了一会对我说：“刘寒啊，你把责任都揽过去干嘛？他们日后可能对你极为不利啊。”

看着师傅那憔悴中不失的慈祥，我略有些动容地说：“师傅，这件事儿，我确实有责任。”

徐孝荣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这不能怪你啊！”

沉默了一会，我把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他们到底找咱



们干什么？咱们也赔钱了啊！”

徐孝荣说：“他们应该是怀疑咱们在这次交易中提前走了，认为咱们和别人合伙一起把鲁欣宁坑了。”

我心里恐惧起来，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

徐孝荣说：“当然你也别过分担心，他们既然能深夜潜入你的房间，就有能力对我们的情况作更详细的调查。等调查清楚了，他们就不会为难你了。”

我心里更加慌乱起来了。这种调查其实是很难彻底的。再说，这些钱里肯定还有国家的钱，如果司法部门再介入进来，后果很难想象。徐孝荣最后对我说：“你要是担心的话，你可以出去躲一躲！”

我有点不知说什么好。如果这时一走了之的话，那些人不更认为我有猫腻了嘛？！

徐孝荣咳嗽了几声。看到他的脸色很不好看，我歉意地说：“师傅，那我先回公司去吧！”

徐孝荣挥了挥手同意了。我想先回到公司等着那些人。他们很可能会去我们公司查账的。

六

师傅徐孝荣病倒以后，公司就由郭金龙负责。我刚来的时候，他对我还是比较热情的。后来见到师傅对我越来越器重，他就对我产生了敌意。他这样对我，我可以理解。多年来一直都是他紧跟着师傅的。因为我，使他原有的位置受到了



魂
归
何
处

威胁，当然他心里不会好过。

我在公司的走廊里，碰到了郭金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坐在沙发里点燃了一支香烟慢慢地吸着，吸完，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小刘啊，你这个事儿干得太不谨慎了！”

我吃惊了，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郭金龙没等我说话继续说道：“你师傅的资金一多半都没有了，你呀你呀，还是年轻啊！”

我看着郭金龙的眼睛，硬是忍耐着把我要说的话憋了回去。

鲁欣宁崩仓的事儿，只有我和师傅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估计，徐孝荣目前还没有和郭金龙说这件事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可能为自己辩解。另外，我也不想和别人讲这件事儿。如果外界知道了徐孝荣有了如此大的失误，今后很难有大的机构聘请他继续进行资金运作和操纵股票了。也就是说，他就再没有为自己赚钱的机会了。

我们这个行当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任何机构都不会聘请没有把握的人为他们运作资金。这也不能怪别人，我们的工作风险太大了。成功了一百次是正常的，可只要有一次失败，就可能将以前全部的成功葬送掉。

现在鲁欣宁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总得找出一个原因吧，毫无疑问，只有我出面顶下来了。当然了，为了师傅，我必须这样做。

郭金龙见我不吱声，继续说道：“这事儿可能不会那么容易过去的，证监会可能还要进行调查。”

“调查什么？”

“你说调查什么，亏了这么多的钱，人家机构能那么容易就这么放过咱们吗？！”



我看了看郭金龙没有说什么，我估计，那些人可能已经来过。可是，过了一会儿，郭金龙忽然说道：“东北有一家公司，想要做一只股票，你有没有兴趣？”

我愣了一下问：“什么公司？”

“是江滨市的一家公司叫中南公司，他们想要在我们这里找个人帮他们做做股票。”

我没有出声。

郭金龙直截了当地说：“我看你就去吧。”

这是想撵我走了。我叹了一口气问：“这是师傅的意思吗？”

郭金龙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小刘，这是一件好事啊！这个机会别人找还找不到呢！”

我问：“这个中南公司为什么不在咱们这里做这只股票呢？”

“他们不愿意把资金调来！”

我问：“都谁去呀？”

“你一个人去就足够了！”郭金龙飞快地顾自说道，“你到江滨之后，给中南公司一个叫胡艳的女人打电话，她会和你说明一切的。”

我低下头，沉默着不想说一句话。

我心里很难过，郭金龙的这番话已经说得很明白，这个公司已经不再需要我了。我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家公司。再说，这两年我一直都是在师傅指导下做股票的，我自己出去能干好吗？

况且，这个东北的什么中南公司能对我充分信任，给我真正的自主权吗？特别现在我们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中南公司如果知道的话，他们肯定不会重用我。想到这里，我问郭金



魂
归
何
处

龙：“他们现在都知道了我哪些情况？”

郭金龙明白我的意思，他说：“我给你说了很多好话，你就放心去吧，他们一点也不知道鲁欣宁崩仓的事儿。而且，这个事儿，我希望你也不要和外人说，这对我们公司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我点了点头，又问：“他们要我什么时候去啊？”

“越快越好，他们等得有点着急了。”

离开公司的时候，我已经说不清自己的感受了。我心里感到了那么一种说不出的委屈。无论如何，他们也不应该这样对我啊。这次失误虽然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却是让我一个人全扛着的，并且公司给了我这样一个交代。

西汉的著名文学家东方朔在《答客难》一文中道：“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青云在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然他在这里是针对人才而言的，对一个人才来说，用与不用，是至关重要的。

我对东北之行一点都提不起兴趣。过去，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邀请。但我们一般不去外地操作股票。

外面人生地不熟，就算把股票做好了，也很难把属于自己的利润拿到手。郭金龙之所以让我去无非是以此作为赶我走的借口。

当然了，让我走可能也正是师傅让我避险的意思。现在我没有理由再呆在上海了。但是，我真舍不得离开这里。再说，我这么一走，王岚怎么办呢？她愿意跟我去东北吗？



七

我回到饭店,看见原来散乱地放着王岚许多用品用具的房间,一下子空荡了许多。一种不祥的念头,促使我打开壁橱,王岚的衣服果然一件也没有了。往常,她出去旅游、演出什么的,从来都没有把所有的衣服都带走啊!

我产生了一种极强烈的预感,王岚也许是要永远地离开我了。

可是我不愿意接受这个想法,就算王岚真想离开我的话,她起码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呀!我于是赶紧打王岚的手机,但她的手机关了。我又打宋莉的,宋莉的手机同样也关了。

我坐立不安地想来想去,于是把电话打到了天艺歌舞团。我找到了王岚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王岚和宋莉已经不在歌舞团了!”

我吃惊地问:“不在了?为什么?”

这个朋友笑道:“你说为什么?有你们这些大款养着,只有傻子还在歌舞团呢!”

放下电话时,我觉得我的手还在颤抖。她们这两个小妖精就这么走了!

我开始疯狂地打电话,我给王岚的家里打,给她的好朋友打,直到后来,王岚终于给我打来了电话。

拿起电话,我已经无法掩饰自己的焦急了:“小岚,你在哪儿呢?”

王岚的声音却很平静,她说:“刘寒,你别再给我打电话



魂
归
何
处

了,我很快就要离境了!”

“你要去……外国?”

“老公,原谅我没有和你说实话,你可别怨我,宋莉伤心死了,她不想在国内呆了,她要我陪她出去,你知道,我就她这么一个好朋友……”

“你什么时候出境?”

“你别问那么多了,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

我心里凉了。顾不上往日在她面前一直摆着的大男子架势,我低声下气地哀求她说:“我去送送你,行吗?”

王岚说:“不用了,亲爱的,等我这次回来,我就嫁给你!好吗?”

我木然地说:“好吧。”我还想说什么,这时,王岚已经挂断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下意识地开始察看我的物品。我曾经放在王岚手里的存折已经全部没有了。我快步跑到床头柜前拉开抽屉,从里面纸压着的最底层拿出了一张光盘。幸好还在,王岚从来没有过问过我股票上的事儿,也根本不知道我在这方面所花的心血和代价。这张光盘里面才真正是我赖以生存的东西,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对证券市场最深刻领悟的全部结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古语我是懂得的,所以我曾偷偷瞒着师傅与公司所有人独自请了个从美国回来的计算机专家做了一个程序。这个计算机专家一点都不懂股票,当时对我花那么大的价钱请他开发这种东西感到莫名其妙。可是,他哪里知道,其实这里面已经包涵了我对自己发明的形态位置理论的全部精华,同时也是我们这么一班师兄弟各自实战经验的一个完整的归类总结,我为它取了一个非常吉祥的名字叫“麒麟短线王实战监测系统软件”。因为只要有



股票数据来源，它就可以在计算机上搜索出我自己想要的任何一种图形形态。当时开发完了以后，我也只是偷偷地加密安装在自己使用的电脑上，这也是我所选出来的股票为什么总是比其他师兄弟要好得多、快得多，为此，师傅也因此常常表扬我比较用心，他们却不知我早已是胜券在握了。

虽然我吃饭的本事还在，但是我的钱怎么样了呢？我贴身放好了光盘，马上到银行去查询，王岚已经提走了我的全部存款。

从银行回来，我的内心变得乱七八糟。我不相信王岚是这样的女人，但我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

这些钱，我是准备给自己留后路的。当时，我交给王岚是告诉她这是咱们共同生活的钱，我没有说全都给她呀。她怎么能这么做呢？我们毕竟有不短时间的相处啊？何况我从来都那么地怜爱她。

过去只在电影电视上见到的事儿，怎么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拿着早已被王岚挂断了的电话，浑身发着抖。我想到要去公安局报警。我估计，王岚现在还没有出境，这样王岚就别想出国了。可是，这么干又有什么意思呢？

就算王岚被抓回来，也不见得就能把钱要回来。如果她说，这些钱全都是我给她的，到那个时候，被人耻笑的可能不是王岚，而是我自己了。

现在，这个圈子里的人已经知道我变成了穷光蛋，如果再知道我的情人把我剩下的用来吃饭的钱全都弄走了，我可他妈的把脸丢大了！

所以，就算王岚真的一直是在骗我，就算王岚是一个纯粹的骗子，我现在也只能认了。



魂
归
何
处

渐渐地，我冷静下来，其实，也不怪王岚。看起来，鲁欣宁生前把所有的一切全都告诉了宋莉，而宋莉又把这一切全都告诉了王岚。可我还自以为聪明地瞒着她，其实，王岚肯定什么都知道了。她怕她也会跟着我变成穷光蛋，真要是那样的话，她绝对会觉得自己太窝囊了，尤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可是昨天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常来啊？我有点纳闷了。“唉，这到底谁骗谁啊？！”

“还真是演员啊，那么不动声色。”过了一会，我又忽然有些悟了，恶狠狠地想道。

王岚跟我之后，我一直自欺欺人以为她跟我并不是看上了我的钱。而现在看起来，还是我把爱情看得太神圣了。

但爱情又是什么？我垂头丧气地想了半天，终于想不出个所以然。

最后不得不承认：王岚也是人，她爱我是对的，但她爱我钱也是对的。当然了，我猜想，王岚起初可能确实只是想陪宋莉去旅游，但昨天晚上的事儿，肯定把她吓坏了，她怕跟着我会把她的命搭上吧！

我坐在房间的沙发里，就这样忽上忽下地乱想一气，静静地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意识到，不管王岚她对我怎样，现在说起来都离我很远：人家马上就要出国了。眼下我最该想的倒是自己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了。

鲁欣宁崩仓之后，我虽然损失了证券账户里的资金。可我毕竟还有能维持今后生存的钱。现在可倒好，我真的是分文皆无了。

我在心里算了算，现在，我连到东北的飞机票都买不起了。

想到这些，我头脑又是一片茫然。我恨鲁欣宁恨郭金龙



甚至恨王岚，恨来恨去，到最后我最恨是自己。

我一下子不仅失去了事业，而且连同自欺欺人的“爱情”也同时烟消云散了。

可是，我又能怪谁？我有钱的时候，为什么不自己也像人家一样搞个“小金库”偷着存上一笔呢？

哪怕留有一百万，我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啊！

或许王岚敢于这样干脆利落地把我的钱全部拿走，是因为她很聪明地认为，我另外还有钱。她以为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钱都交给她。可是我却确实把所有的存款都交给了她，因为我把她当作了自己的准妻子。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聪明的人，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没有我聪明，看起来，我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傻子。慢慢地静下来之后，我开始考虑我现在的处境。上海说什么也呆不下去了，离开上海之前，我怎么也得带点路费走啊！

向公司借点钱？

我摇了摇头，郭金龙一定会以为我在演戏，他们绝对不相信我现在身上已经穷得连一张飞机票都买不起了。

向朋友借，我张不开嘴。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有时为了做一支股票，他可以成千万地借给你，但为了生活去借钱，没有人会相信的。我坐在沙发里不断地叹着气。

下午三点的时候，我房间里的电话响了，我拿起了电话。

“是刘先生吗？”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

“是我。”

“我是总台！你们公司刚才来人结算了你的房费，他说，你很快就走了。我们打电话过来确认一下。”

“他们来结账了？”真是太过分了，我住的房间一直都是公司负责结算，看起来，他们真的想赶我走了。



魂
归
何
处

总台小姐温柔地说：“如果你还想住的话，从明天开始，你就得预先付五千元押金了！”

我说：“好好好，一会儿，我就给你送去。”

“那好，先生，再见。”

我放下电话时手里已经全是汗水。我想了一会儿，忽然有了一个主意。我走出房间，坐电梯来到了总台。

一位小姐主动和我说话：“刘先生吧！”

我点了点头，我问：“刚才你给我房间打的电话？”

小姐点了一下头：“对。”她拿出了登记的纸张，接着说：“您要交押金，是吧！”

我说：“我先不交了。”

“那您明天就走了？”

我笑着说：“我今天就走，东北有点业务，我着急赶过去。”

“啊，那好吧！”小姐收起了纸张。

我对她说：“那你让服务员去到我房间看看吧，我现在就退房了。”

小姐笑了：“不用看了，您是我们的老客户了。”虽然这么说了，她还是给服务员打电话查看了房间。放下电话，她继续问我：“您什么时候再回来呢？”

“得有一段时间吧。”

“那我把这间房还给您留着吧！你都在这房里住这么久了。”

我说：“好吧。”

我转身准备回去的时候，小姐叫住了我，她问我：“刘先生，您等等！”

我故作糊涂地问：“还有什么事吗？”



“我把账给您结完，剩下的钱得退给您。”

我停在总台前漫不经心地问：“还能剩多少钱？”

“扣除电话费，大约还有一千元左右。”

我在心里悄悄地松了一口气。但是，我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重新回到了刚刚出道的时候。

从总台回到房间，我赶紧收拾好行李赶往火车站。这样当天我就离开了上海。在北去的列车上，看着窗外不断出现的各种风景，我原先极度低落的情绪渐渐好多了。

两年来，在股市里的摸爬滚打，也多少把我锻炼出来了。虽然我现在一无所有，在极短的时间里承受了金钱、事业和爱情的多重打击，但我已经无法回头。我毕竟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见到困难、见到挫折就趴下的小伙子了。

也许，这次东北之旅就是我新生活的开始。我隐隐地盼望着。

也怪，列车快到江滨市的时候，我竟然已经轻松地在预想着未来了。会不会是我心里一直有着想离开师傅的念头呢？我忽然对自己的心理一时也有些难以把握了。

上海是美丽的，它给了我曾经那么多的幸福和金钱，最后，也埋葬了我的幸福和金钱。

我本以为，我会对王岚念念不忘，但奇怪的是，火车一离开上海，王岚的身影就渐渐地在我心中淡漠了。

人的感情也真是怪得很，曾经热烈的感情，说没就没了！我到底爱过王岚没有？我自己也糊涂了。如果王岚不把我的钱全部卷走，离开了以后，我也许会很想念她。可是，她卷走了我的钱，把我放在她身上的关于爱情的理解和期望，变成了一种对自己的嘲弄。

现在我再一次回到了自己从前出发的地方，我一无所有。



魂
归
何
处

地只面对着我自己：没有金钱，没有女人。带着还剩下的最后一点愿望，我孤身一人地北上了。

八

东北的夏天是迷人的，女孩们穿着短裙，白净的长腿反射着温暖的阳光。以前就听说，东北的女孩又苗条又漂亮，果然名不虚传。

可我却没有时间更没有心情去用眼睛追逐夏天和女人。

中南公司的地址是一家漂亮的宾馆，胡艳的办公室在三楼。我很顺利地找到了胡艳，向她说明了身份。

胡艳是个长得迷人的三十来岁的女人。听说是我以后，她十分夸张地表示了热情的欢迎。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们本来安排好要去接你的啊。”胡艳满脸都是笑容。

接着，她就问：“郭总怎么没来呢？”

“公司有事儿脱不开身，他先让我来看看，所有的事情由我全权代表。”我只好这样和她打着马虎眼。

胡艳简单地介绍她自己。她是中南公司证券部经理，负责公司金融方面事务，当然，就是炒股票。我觉得没什么必要绕圈子，很快就直截了当地问：“胡经理，你们准备做哪只股票？”

一般来说，机构找我们做股票，他们大都已经和某某上市公司达成了一些协议。

胡艳却不急不慢地说：“不着急，你先住下来再说。”



胡艳向我介绍了他们总公司的情况。中南公司有着庞大的架子，下面有宾馆、饭店、房地产公司等等。证券部是去年才成立的。

胡艳说：“现在全国都在炒股票，我们就成立了这个部门。我们公司总经理想要自己做一只股票。”

我问：“那证券部现在效益怎么样？”

“还行。”胡艳岔开了话题，她问起我在上海公司的情况。

为了取得她的信任，我不得不自我吹嘘了一番。我向她说了我曾经操盘做过的几只股票。这些股票都曾经疯狂地上涨过。

胡艳的脸上于是浮上了恭敬的神情。她带着似乎是崇拜的表情看着我，对我慨叹道：“你真了不起。”

我却故意轻描淡写地说：“这没什么。现在只要手上有大资金，做一只股票还是很容易的。”

胡艳马上反问我：“那大约得需要多少资金啊？”

我说：“那就要看我们要做的这个股票有多大的盘子，如果流通股不超过三千万的话，一般两、三个亿就可以做下来。”

胡艳惊讶道：“需要这么多啊！”

胡艳的诧异让我心里一阵发凉。看起来，她们这个机构对做股票的事儿什么都不懂。

我不得不直接问：“你们有多少资金？”

“我这个证券部有五千万左右吧！”

我心里彻底凉了，这么点钱充其量也就是市场上的一个特大户而已，用这些钱去操纵一支股票简直在开玩笑。

见我不说话，胡艳马上转换了个话题。她笑眯眯地说：“刘先生，我给你开个房间，你先休息一下。具体的事儿，咱们



魂
归
何
处

吃完饭再谈，你看怎么样？”

虽说心里没底，但我人已经到了这里，难道还有另外的选择吗？我于是应承道：“好吧。”

胡艳领着我来到了三楼服务台，有个穿着制服的姑娘正站在服务台后。在她微笑地看向我们的刹那，我鬼使神差地感觉到心头一震。这是一个有着一双如一泓深泉一般温柔而纯净的眼睛的姑娘。应该不会吧？我一个刚被女友“涮掉”的落魄男人，竟然会在最不可能的时间和心境下，对一个刚谋面的女孩子产生感觉？我在心里对自己嘲笑着摇头。这时我听见胡艳对她下命令道：“这是咱们公司请来的客人，你给他安排一个套间。”

女孩翻看了桌面儿上的一个笔记本，说道：“那就住在308吧！”

胡艳亲自把我领到了宾馆的308号房间。

进了308那个装修得很好的套间，我才感觉到自己真是累坏了。

刚在沙发上坐下来，那个服务员也进了房间。

胡艳对她说：“这是咱们公司请来的重要客人，你们一定要照顾好！”

女孩很恬静地向我看了看回答：“胡姐，你就放心吧！”

我注意到了那个女孩不卑不亢的表情。那正和胡艳颐指气使的神情，形成一种蛮有意思的强烈对比。

胡艳看了看表对我说：“刘先生，你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来叫你。”说完，她和这个女孩一起走出了房间。

等她们走后，我把自己放倒在床上，思量着眼前的情况。想着自己只好入乡随俗了，不管中南公司的股票是否做得



成，我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就这么想着想着，在听到有人来敲门时，我才知道自己已经睡过去了。我以为是胡艳，开门之后，才发现还是先前的那个服务员。

她微笑着告诉我，胡艳让她领我去吃饭。

我惟恐让这个女孩子等得太久，急忙整理了一下，就随她走出了房间。

她礼貌地在前边领路。在穿过长长的走廊向餐厅去的全过程中，她很安静。我跟在后边，也一同沉默着。对于未卜前程的我来说，这样的宁静，让我觉得很是受用。时间好像只过了一會兒，走在前边的女孩提醒我餐厅到了。

胡艳正站在门口迎接我们。看见那个女孩要转身离去，我如梦初醒般地抓紧时间问了一句：“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江婷。”

江婷告诉我名字后，就走了。我随着胡艳进了餐厅，她把我领到了一个雅间里。雅间里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他戴着眼镜，很有气派。

胡艳介绍说：“这位是我们集团公司的李总。这位就是上海那边派来的刘先生。”

我赶紧伸出手去和那个男人握了握。他一边说：“欢迎欢迎”，一边忙着将自己的名片递给我。看了名片，我知道这位李总叫李正平，是这个公司的总经理。

我们坐下之后，胡艳挨着李总坐下了。胡艳给我们斟上了酒。

李总端起酒杯热情地说：“欢迎你到我们公司来，我知道，你们南方人喝酒都是点到为止，这杯酒，我干了，你随意。”



魂
归
何
处

说完，李正平干了杯中的酒。他这么说，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也把酒干了。也真难为我，我确实不能喝酒。

李正平似乎对我的举动很欣赏。胡艳也在我们喝酒时，简单地介绍了我在上海的一些情况。我发现李正平非常认真地听着。

胡艳在说到我的时候，不知是我多心，还是真的是这样，她时不时地会抛过来一两个柔媚的眼神。

听完胡艳的介绍，李正平问我：“做一个股票得需要多长时间？”

我说：“我们在市场上的操作一般相对较短，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准备一般最好是按一年作的，这样一来就可以回避其他一些不可测的意外。”

“什么叫一般情况？”

我回答说：“按我现在对中国股市的判断，我们要是做一个股票的话，从我们建仓、洗盘、拉高到最后出货，有半年的时间就绰绰有余了。”

我见到李正平和胡艳在认真地听我说话，我就尽可能把我操纵股票的过程通俗易懂地作了讲解。我分析了中国股市目前的现状，以及我们在市场具体操作中须要采取的主要措施和步骤。

当然了，我说得虽然很多，但关键的细节地方，我还是有很大的保留的。我也明白只有将整体操作解说越详细，越透彻，他们才会明白这个市场上的利润来源，也才会完全彻底地相信我。

李正平对我所说的很感兴趣，他问我：“你说的这些全能实现吗？”

我笑道：“如果实现不了，我说它干吗？”



“你有多大把握？”

“百分之百。”我说得非常自信，其实，在市场上真正地去操纵股票过程中，事先策划的每一个步骤都如期实现是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谁都无法判断日后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到底会出现哪些问题。但是，现在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我必须这样说。

“要是万一实现不了，那又怎么办呢？”胡艳却在一旁帮李正平说出了心中的疑虑。

我微笑道：“我们公司在全国的名声，我想你们也是知道的。我既然是公司全权代表，也就是你们专门找来的，我想，你们应该对我充分信任。如果不相信的话，那又何必找我来呢？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不是第一次做股票，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也不会来。”

李正平眼光开始变得柔和一些了，笑道：“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小刘你要知道，我们手里的钱这么大的资金，其实全都是国家的钱。如果要是赔了，我们就什么都完了。”

我没有吱声。他们非常精明，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想让我做出一种保证。我现在还不想做出什么承诺。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目前也没有实力做这个承诺。

胡艳为了打破僵局，用公用的筷子给我夹了一些菜，她笑着劝道：“小刘，路上辛苦了。你可要多吃点啊。”

沉默了一会，李正平重新问我：“股票做好了，半年之后，我们的利润是多少？”

“既然是自己做庄，应该在百分之二百左右吧！”

“是嘛！”这时，李正平的眼睛不由一亮。

胡艳急忙问我：“如果这个股票做成了，刘先生，你一般要求得到多少呢？”她问得非常直接。



魂
归
何
处

我平静地答道：“按我们的惯例来吧。”

“你们是怎样的惯例？”

“一般情况下是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三十！这么高？”

我笑着说：“这还高吗？”

胡艳说：“百分之二十你看行不行？”

我不想和他们讨价还价，我说：“咱们现在讲这些事儿都没什么用，事情的关键在于你们确实有资金。而我呢，就是把股票做好，如果我能把利润做得更高一些，我多点少点也就无所谓了。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

李正平接着我的话说：“其实，三十按理说也不算高，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如何保证赢得利润。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把股票做成了怎么都好说，可是万一赔了又该怎么办呢？”

我终于吐口说道：“李总，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让我做出一种保证对不对？”

李正平点了点头。

我故意问：“你需要什么样的保证呢？”

“你们一般如何给机构做出保证？”

我说道：“为了让机构相信，我们有时预先付保证金。”

胡艳问：“怎么个付保证金？”

我不知她是否在装糊涂。但我还是解释道：“我们有时候可以提供操作资金总量的百分之十作为保证金。在我们整个操纵股票价格的过程中，如果该股票因为种种原因下跌了接近到百分之十左右的话，你们就可以要求我们再增加相应的保证金，否则的话，你们有权力强行对所有的仓位进行平仓。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有丝毫的损失。”

李正平兴致一下子高昂起来，直起身子说：“是吗？那么，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也采取这种合作方式呢？”

我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这种方式，我是不可能接受的。就算他们只拿出两个亿的资金做股票，我就得首先打给他们两千万。可是，我现在穷得连两千块钱都没有了。

而且就算有的话，我也不能把钱打给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钱只有放在自己的身上是最安全的。

见我不答腔，胡艳问我：“刘先生，你怎么不说话呢？”

我说：“我不知说什么好。”

李正平笑着也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可以商量商量嘛！”

看起来，他们也确实想让我做这个股票。我于是说：“是这样的，如果要我拿出保证金，你们就等于没有任何风险了。这样的话，就等于我向你们抵押贷款一样。在这种操作条件下，我们就不再是你们所要求的合作关系了。大家最后分配利润，就好像是我们在按照银行的贷款利息付钱给你们，然后再增加一部分回报给你们。但是总的收益比例不会超过百分之十二左右的点数，像这样你们愿意干吗？”

李正平和胡艳听了我的话之后，脸色迅即沉了下去，马上都不吱声了。

“如果这样的话，你们只要一同意，我们马上可以调集部分资金过来。并且还可以大大超过百分之二十的比例。其实，现在在市场上，一般也不会有实力机构愿意与我们采取这种合作方式。”

我明知道这种合作模式，对于他们来说是绝对不会干的，便开始把话风一转，继续说道：“你们也都知道股票是怎么回事，在股票市场中，股票价格的涨跌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事儿。有时，我们为了打压、清洗场外不明真相的散户，可



魂
归
何
处

能还故意地让股票急速下跌。在这种情况下，股票下跌到我们建仓价位以下的情况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在这种技术性打压之中，你们见到股票下跌了，就要强行平仓，我们作为操盘手就太被动了。那样的话，我们也就真没法合作下去了，你们说是不是？”

我这么说也是一面之词。如果股票的价格真低到我们建仓的价格以下太久的时间，除非是事先策划设计好的，否则就意味着我们的操作十有八九出现麻烦了。我这么说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他们信任我。

听到我这么说，李正平叹了一口气：“我并不是非得让你打保证金，我只是怕万一赔了怎么办？”

我笑了。我调侃道：“那太好办了，你们可以不做股票。那是最安全的办法。”

李正平笑了笑，他再次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刘先生，不瞒你说，我们也确实被股票弄怕了。”

我好奇了：“怎么了？”

李正平把目光移向胡艳，胡艳有点不情愿地说：“我们现在买的一些股票被套住了。”

股票被套住就是说他们的账面上已经出现亏损了。我问：“多长时间了？”

“有半年了吧！”

“大约赔了多少钱？”

“有几百万吧！”

我心里多少明白了，他们做股票的最主要的目的一个是想把损失捞回来；二者主要是看到了证券市场上的那种超级暴利。曾几何时，我就有一个朋友是在看见别人亏损了几百万之后，才马上进场的。因为他认为这个市场上既然能够让



大 操 盘 手

一个人亏损得这么快、这么大，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快速地让一个人赚同样多的利润，只不过是看是谁在做，怎么做而已。

李正平对我诚恳地说：“我们的钱都是国家的钱。现在赔了一百万，我们真有点吃不消啊！”

我同情地点了点头。我心里很乱，他们在这种心境下，不大可能动用巨资去做股票的。要知道，真要是出事的话，他们就会被全部抓起来。这时，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沉默了起来，埋头想各自的心思。我们闷头喝了一会酒。

胡艳给我倒了一杯酒，她望着我说：“刘先生，我敬你一杯。”说完，胡艳干了杯中的酒。

我也只好干了。

胡艳说：“刘先生，你看你能不能先把我们套住的股票解套呢？”

我问：“你们大约损失多少钱？”

胡艳说：“我今天算了一下，可能有四百万吧！”

胡艳的意思是先让我为他们赚回四百万。尽管我从心里不愿意干这种没有利益的事儿，但我还是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至少目前的吃住问题暂时完全缓解了。

“没问题。”

李正平不相信地问：“你就这么有把握？”

我笑着说：“我不这样做，你们也不会相信我啊！”

胡艳马上接过去说：“刘先生，你放心吧，事成之后，不会亏待你的。”

我说：“无所谓。这样吧，我先把你们赔的钱赚回来，之后如果有利润的话，我拿百分之十意思意思就行了。”

李正平听了，一下子高兴了起来：“没问题。”



魂
归
何
处

九

第二天早晨七点多钟，那个叫江婷的姑娘给我打来了电话，问我起来了没有。听我说已经起来了，她便走过来带我去餐厅。

去餐厅的路上，她依然像前一天那样，优雅地在前边领着路，并不时地回头微笑着照应着我。在一切对我来说，特别是那么乱七八糟的时候，太难得了。我有点贪馋这样的静谧了。看着前边那苗条的身形，在柔软的地毯上，走出好看的样子，我则跟在后边什么都可以说不说，此情此景，让我莫名地有些感动。

我们来到了二楼餐厅的一个小雅间。桌子上摆着几样小菜和早点。江婷对我说：“刘先生，今后你就在这个房间就餐。”说完，江婷帮我把筷子放在了我的跟前，我冲动地冒出来这么一句：“你坐下来一块吃吧。”

江婷愕然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常态说：“不了，我到职工食堂去吃。”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我一个人也吃不了，你留下来吃没关系的。”

江婷的脸微微红了，她笑着没说什么，然后转身离开了餐厅。我楞了一会，半天还在为自己的唐突感到不安。

吃完饭，我回到了三楼，江婷已经微笑着站在服务台前了。

我刚想说什么，江婷告诉我，胡艳已经来了，正在我的房



间里等我呢。我只好先回到了房间。

进门后一见面，胡艳就问我：“刘先生昨天休息得怎么样？”

我随口回答说：“挺好的。”心里想到她绝不会仅仅是来问候我的。

果然胡艳说：“你今天有什么安排？”

我说：“听你们安排吧。”

胡艳说：“咱们到证券公司去吧！”

看起来，她已经迫不及待地让我为她们工作了。

既然答应人家了，索性爽快一点了，我马上说：“好的。”

中南公司购买卖股票所在的营业部是北江证券公司。我们来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开市，但在证券部的门口，已经来了不少人。

我能看出这些人大都是散户。这些散户用自己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很少的钱来炒股票。孰不知他们常常只是市场机构的牺牲品。我对散户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我既瞧不起他们又很同情他们，他们很少真正懂得股市里的凶险，只是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可以在变幻莫测的股市里赚取金钱。而我们这些股市操盘手就是利用了散户们的这些心理，在数个回合的跌宕中，将他们证券账户上的资金慢慢地转移到了自己的账户中。股市有风险，而对于获利心切、资本不多的散户来说，风险是第一位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也不会有几个人能明白这一点的。

股市是人性的，因为做庄的操盘手只有在熟谙人性弱点的前提下，才能长胜，所以市场上许多真正的高手大多数人都是从一般散户出身的。而每一个在股市中打拼的人，哪一个又不是淋漓尽致地用他自己的风格，在和高悬在股市上方



魂
归
何
处

莫测的命运相斗呢？

一个投资者，如果想要在这个充满了风险的证券市场上进行投资赚钱，首先其头脑就必须得要清醒、理性，并且应该富有逻辑思维能力，而且其自身也应需要具有极强的自制力，能够在证券市场上的实战过程中，使自身不那么轻易地受到外界和自己情绪的左右，这是其最终获利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根本。然而，由于股市的确是一个非理性的市场，这里是各种情绪、信息充分聚积的场所，各式各样人的喜、怒、哀、乐等等，各类情感纷纷大量汇集、激荡于此，使人深入其中，深陷其内，从而变得无法自制、无法自拔。因此，绝大多数人最后的投资结果几乎都是事与愿违的。

事实上，在证券市场上进行投资获利，其正确判断的基础是十分简单的，那就是需要我们十分正确地判断操作买卖的时机，以及到什么时候该买什么，到什么时候该卖什么！

当大家在证券市场中都近乎疯狂地抢进抢出之时，那就是股市的涨势已经到了几近尾声、涨无可涨的时候。如果连原来根本就不太注意重视股市投资的人，也都开始蜂拥而入，那就显示出场外可用资金差不多都已经投入到股市了，紧接而来的就是证券市场开始后继乏力，再也没有后备资金可以再用来推升股市，股市下跌则已是指日可待的了。相反，当大多数人都已经不再对股市的后市抱有希望，且不愿再进行投资之时，那么也就表示市场内想卖股票的人都卖得差不多了，股市也已经跌无可跌，只要稍一有资金投入其中，就马上可以反弹涨升。

其实道理是很明白的，只是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也不能理性地面对股市的变化。股市一旦很热，股价已经明显地攀升了，他们因之而受到影响，才愿意进场投资；可是，只要市



场内稍有一丝风吹草动时，他们一看到有人在抛售手中的股票，他们也就马上紧跟着疯狂地杀出。前者这样做的原因是贪，因为贪所以才追高；后者这样做的原因是怕，因为怕所以才杀低。这样做最后的结果，也就在市场上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故此，在一般情形之下，他们的投资都是赚少赔多的。

如果我们在投资的过程中，只是过分地在意短时期内的股价变化波动、资金的汇集分散、人气的聚散起伏，以及种种技术指标好坏的分析，同时，我们的情绪也随之同步进行上下的波动，呈现出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的话，这样也就绝对不容易在投资时做到理性的分析、判断。

所以我们一般在这个市场上看到，十个散户之中有七个要赔钱，有二个能保本，而剩下的就只有一个能赚到钱了。

当然，也正因为股市中有这么多的散户，我们做股票才可能频频得手。

我和胡艳坐他们公司的车去证券公司。这是一辆崭新的凌志轿车。黑色的金属漆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亮。

我们的车停在了股票交易大厅的门口，我和胡艳下来的时候，很多股民的目光向我们投来。胡艳领着我从大厅旁边的一个小门进去。我知道，证券公司一般对大户都给予特殊的照顾。

走进证券公司，我和胡艳来到了四楼一个办公室。屋子里有两个办公桌，有两台电脑。胡艳对我说：“咱们自己一个屋。”

胡艳流露出了得意的神态。我心想，你们拿五千万来炒股票，享受这样的待遇，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儿。

我问：“胡经理，这里的佣金返回是多少？”



魂
归
何
处

胡艳疑惑地看着我问：“什么叫佣金返还？”

在客户的每一次买、卖股票过程中，除了国家拿走的税金之外，客户所在证券营业部也要提取一定的佣金。所以各个营业部都希望有大资金到他们那里进行操作，那样，他们才可以在佣金上狠赚一笔。也正因为此，为了吸引大资金客户，他们往往把得到的佣金的一部分返还给客户，一般的情形之下，最高的我们能够达到百分之八十左右。即使是平常情况下，百分之五十是绝对走不了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早就公开的秘密了。

我向胡艳粗略地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胡艳一脸诧异地问：“还有这样的事儿？我们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不由得暗自吃惊，心想炒股连这个都不知道，还做什么大户？难怪他们会赔钱。

我对她说：“一会儿，我和你一起去找一下这个证券部的经理吧。”

胡艳说：“那好吗？”

“有什么不好？这是必须的。而且我敢肯定他会同意吐出应该给我们的佣金。”我胸有成竹地说道。

胡艳打开了电脑，她很快调出了他们公司的账户。她对我说：“我们买的股票都在这里呢！”

我坐在电脑前看了一眼，吓了一跳，电脑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各式各样的股票，我一边操纵着鼠标一边问胡艳：“你们一共买了多少个股票？”

胡艳说：“我们没有具体地数过，大概有四十个吧！”

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买这么多的股票，赢钱也是瞎猫碰死耗子。胡艳察觉出什么，便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你们买的股票稍微多了一点。”



胡艳问：“那应该买多少呢？”

我说：“如果换成是我来买的话，顶多就买五、六个吧！”

胡艳不再说话，她可能听出了我对他们以往操作的不满吧！我也不再吱声，而开始专心地查看每一个股票。看完股票，我一边调出过去的成交记录，一边用笔大略算了算。

我问胡艳，那个经理叫什么名字。胡艳问是哪个部门的经理。

我说：“证券公司真正管事儿的经理。”

“叫赵少山。”

“那咱们现在去找他！”

胡艳领我来到了赵少山的办公室。赵少山四十多岁，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胡艳把我介绍给他，他立刻恭敬地站起来和我握手。

“欢迎欢迎，胡总早就说要从上海请来一个高手，一看你就和常人不一样。”

我笑着和他握了握手。我们随便地聊了一会儿。赵少山看来是没太走出去过，他在我们的谈话中，一直不停地询问我们在上海的事儿。我也就真真假假地说了一些，目的是不能让他看低我。

过了好一会儿，我客气地说：“赵总，我虽然是中南公司请来的，但实际上还是一个打工的。今后在你们这里，免不了要麻烦你们。希望得到您大力的支持啊。”

“客气了，你们在我们这做股票，是对我们的支持啊。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为你们服务的。”

我停顿了一下，向胡艳使了一个眼色。胡艳随即说：“你们先聊着，我到隔壁去看一个朋友！”

胡艳走了之后，我直截了当地问：“赵总，我顺便想问一



魂
归
何
处

下咱们这里的佣金返还是多少？”

赵少山愣了一下，然后不高兴地回答：“我们这里还没有这个说法。”

我说：“赵总，你别不高兴。我刚才说了，我也是给中南公司打工的。我为他们创造的利润中，也有我的一部分啊。”

赵少山也是鬼精鬼精的，他很快恢复了常态。他说道：“我明白，我明白。”

想了一下，他接着说：“你看这样办行不行，过去的就算了，从现在开始怎么样？”

我笑了。我跟他说：“赵总，我不会让你们为难的。我马上就要动用现在这笔五千万左右的资金继续往下做。你大概已经知道我们的手法，而今后可能每天的成交量，一买一卖就能达到上亿……”

见他不吭气，我继续说：“我还想告诉你，这家公司很可能要动用上亿的资金做一个股票，后面的利益有多大，我相信你比我更会计算数字的。而能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操作呢，就看你的了。”

赵少山这时简直就是喜笑颜开了。他急忙堆着笑脸说：“那你说吧，你有什么要求？”

赵少山当然已经明白我将给他创造怎样的价值。于是，我也就不客气地说道：“我刚来这个公司，所以想给他们一份见面礼，你也知道，他们现在赔钱了。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以往这一年来频繁操作的成交记录，我初步算了一下……”

我顿了顿，接着说道：“你看你先拿给他们五十万怎么样？”

按照目前通行的市场游戏规则，在较发达地区的证券公司里，一般对数千万以上大资金的交易佣金回报大都在百分



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之间；就是在内陆的一些省份也会高于百分之三十。其实即使是按照百分之三十的比例进行计算，这个数相对中南公司来说，我都已经少要了许多。因为对于证券公司而言，一个大客户的存在，总要远远胜于自己去发展一大群微小资金的客户群体，并且，只要与大客户之间的工作做到位，关系融洽，很大程度上都非常稳定，他们若非在特殊需要与情形之下也决不会轻易离去。

赵少山一点也没有犹豫地回答：“行！”

我暗自感叹东北人的豪爽。我也说：“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赵少山过来搂了搂我的肩膀：“你也放心，咱们现在就是朋友了，今后你在我们这里怎么地都行！”

“那我就谢谢了！”我顿了一顿说，望着赵少山继续说道：“还有一件事需要麻烦你一下，请你在我的房间里多装一部电脑，我想及时看看外面的新闻信息，又能够及时转换到市场股票行情上。”

“没问题，我马上安排人去办。”

十

中午吃饭的时候，胡艳显得很兴奋，她对我说：“李总本来是要来陪你吃饭的，但他中午有事儿，就不过来了。”

我摆了摆手：“今后，你们就忙你们的，别老是来陪我。”我说的是心里话。每次吃饭他们都要陪着我又是喝酒又是说话的，他们累我也累。



魂
归
何
处

胡艳说：“你刚来就给我们弄来五十万，还能叫那个赵少山在我们房间里多装一部电脑，我真有点不知说什么好。”

我不经意地回答：“这没什么，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胡艳继续神秘兮兮地说：“我当时真怕你和赵少山谈崩了，他这个人你不知道，有时非常不讲理。”

我笑着对胡艳讲道：“那他也得看跟谁啦。胡经理，你不知道，我只是把自己的经历略略一说，在他的眼里，那就是他的财神爷，他要是不答应我的条件，咱们可以换一家证券公司。再说，咱们也没有多要啊，这些是咱们应该得到的。”

这时，胡艳盯着我看，眼中多了点妩媚。

见她这样，我心里有点摸不着头脑地发毛。

我没想到，她要对我说的是这样的话：“小刘，今后你别管我叫胡经理，好不好？”

我不知所以然地问她：“那我怎么叫你？”

她嫣然一笑，抛了个眼风：“你就管我叫胡姐好了！”

我装作没有看见，说道：“咱们俩的年龄差不多，要不我叫你小胡吧！”

胡艳笑得花枝乱颤地应道：“那也行。”

我看出胡艳打心眼里希望我这样叫她。可是说句心里话，我感觉有点叫不出口。

胡艳给我倒了一杯酒，让我自己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在我喝酒的当口，胡艳开始跟我诉起苦来。她告诉我，中南公司下属的几个公司现在都不赚钱。像他们的那个高级大酒店，每天仅有几个人来住。

于是我问她：“那你们怎么想起炒股票了？”

“我自己炒了几年股，不瞒你说，我真赚了不少钱。我就向李总提建议，当时，他答应我们投入一百万，很快我就为公



司赚了二十万，李总一高兴就越投越多。”

听了胡艳的话，我思考了一下对她说：“其实，仅仅是炒股票，投个二、三百万是最好的。在股市上，船小好调头，大资金虽然获利多，但资金运作起来，也同样会有很多的难处。”

胡艳认真地在听我说话。

我继续和她说：“说句良心话，你们现在投入的资金量是很难做的。五千万看起来挺多，但是在资本市场上，仅仅是一笔散户资金而已。这些钱还远不能控制一个股票的价格趋势，直接就是说我们还不能用它来做庄。而如果我们用这钱只是单纯地炒股票的话，我们的难处也很大。”

胡艳说：“有什么难处啊？”

我说：“炒股票其实是一种投资行为，可是目前从我国资本市场的状况来看，我们所谓的炒股票其实都是在投机。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股不在好，有庄则名。要想赚钱，我们就要找到股票里的庄家，找到之后，我们分析他的意图，然后跟踪他，借他的力量进行获利。但你要知道，这些庄家都不傻，我们总是大资金地介入，他们一般很快就会发觉，如果一个操作失误，那样的话，我们的计划就会泡汤。”

我叹了一口气说：“在某种程度上，胡经理，对于我来说，做股票比炒股票要容易，资金愈大愈安全。”

胡艳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刘先生，咱们现在的资金属于多不太多，少又不太少的状况……”

我点了点头说：“就是这个样子，但不管怎么说，既然我已经答应你们了，我肯定要帮助你们做好的。”

这些话也是我的心里话。现在我正处在落魄阶段，既然有这么个机会让我显示自己的才能，我必须要好好把握。什么事都得一步一步来，何况我处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魂
归
何
处

从心底来讲，也确实如此，对于一个手里拿着成千上亿的资金在手里跟庄的人来说，在操作程度上而言，他们的风险要远远地大于用小资金跟庄的一般散户投资者。船小好掉头，小资金在趋势不对的情形下，一出手就几乎能全跑了，而他们要走却没那么容易了。尤其是他们在刚刚开始进入的时候，操作上一不留神就会在盘面上被控盘庄家盯上了，那么这后面的命运就十分明了了。

胡艳说：“刘先生，你就放心去做吧，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我诚恳地说：“这我都明白。我现在想说的是，马上我可能就要进行操作了，我操作的方式和你们过去的不会一样。我希望在我操作的时候，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路子来。”

我这么说的目的主要也是从整体操作上来考虑，是要得到充分的资金调控操作权力。在上海的时候，我一直听从师傅的安排，现在既然就我一个人在此，资金的控制权就应该不受他人的影响，我也想完全由自己作主。

胡艳说：“这你就放心吧。你就按你的思路操作好了。”

我说：“好吧，那下午，我们就到证券公司，把你们的仓位调整一下。”

胡艳大概没有明白我说调整的意思，她连连答应道：“好好，就全部听你的。”

下午，在证券公司里，我先是坐在电脑前注视了一会儿盘面上的走势，分析了它的发展动向与趋势，随后就开始查看中南公司购买的股票当中，有多少是盈利的。

在这些盈利的股票中，有几个业绩确实不错。胡艳站在旁边自豪地说：“这几支股票都是我买的，你看是不是很不错？”



然后她颇有点后悔地补充道：“当时要是能多买点就好了。”

我没有吱声。胡艳现在还是一个典型的散户心态。她这样的人拿这么多钱炒股票，不赔才怪。

炒股票必须先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患得患失则是其中的大忌。

进入股市之后首先应该考虑的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如何去做做到不亏钱。这自然就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与技巧，需要准确的判断力。看不好的股票宁可失去这个机会，也不能像赌博一样进行冒险。

在股市上，机会总会有的，不买股票的钱总是安全的，也永远不会少，只要看好了机会，这些钱就可以创造价值。可是，买了赔钱的股票，机会就失去了。市场上的一般散户基本上没有几个人能够明白这种道理，他们也做不到。像他们所买的那些股票当中，挣钱时大多是不愿意卖出的，赔钱的时候也大多舍不得卖出，只有在亏损面积积极大之时才会在恐惧中卖出。

胡艳见我不说话，她问我：“小刘，你现在看好了哪些股票？”

我说：“我现在一个也没看好呢！”

我一边说，一边打开了“下单”窗口。我准备要开始卖股票了。

胡艳非常紧张地坐在我的旁边，我怕她受不了，就不再看她。我聚精会神地盯住电脑屏幕。我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卖股票。

散户卖股票一般都会很斤斤计较，非要等到股价多涨了一分、两分的时候再卖。我不是这样的，我一般一个单子就把



魂
归
何
处

该卖的股票全部卖掉了。在卖出的时候，投资者最主要的就是须要当机立断，而不是优柔寡断，拖拖拉拉。只有在开始买进之时，才应该非常地慎重，非常地有耐性。这样才能使自己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良好决策，而不是很仓促地贸然决定。但是，真正在市场上的一般散户投资者绝大多数人却刚好相反，他们在决定买进某一只股票的时候，肯定没有比他们在菜市场上买小菜时所花得时间要多多少。

胡艳站在旁边有些不自在，当我准备卖第四个股票的时候，胡艳实在按捺不住地插嘴道：“我们把股票的价格往高挂挂，怎么样？”

她那意思是让我等等，能够多卖出一点钱。

我说：“行。”

说是这么说，可是在下手时，我还是按照即时价格卖掉了。

胡艳见我不听她的，就不再说说话了。

我很快把盈利的股票全部抛掉。盈利的金额大约一百四十万。剩下的还有十五支股票，全都是赔钱的。这些股票累计亏损四百三十万元。

我简单地算了一下，去掉盈利的部分以及手续费，这些股票亏损近四百万元。

算完之后，我抬头看了一眼胡艳。胡艳赶紧抓住时间问我：“这些股票是不是先不卖了？”

我问：“为什么不卖？”

“过些日子等到涨起来再卖呗！”

我又问：“要是不涨呢？”

“都跌这么长时间了，也差不多到底了，我估计也该涨了！”



我不得不向她解释说：“小胡，股票也像人一样，愿意涨的股票总在涨，已经不涨的股票总也不涨。趋势总是很难改变的，它总是有一个很漫长的渐变过程，决不会以我们目前这样的一个小散户的个人意志所改变。我们现在要是不卖的话，说不定还要往下降。我现在做的工作就要如何防止它的价格再进一步跌下去。”

见我这么说，胡艳叹了一口气：“那你就先卖一部分吧！”

接着她指着电脑上的一些股票让我卖。我心里很不痛快。我之所以要卖掉全部的股票，是想集中精力进行日后的大规模操作。

胡艳买的这些亏损股票，我大都不熟悉。我也不想为了照顾它们而分出没必要的精力。

我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全部卖掉吧！”

胡艳愣了一下：“全卖掉？那亏损面太大了吧！”

我说：“对。”

胡艳情急之下问我：“那用不用请示一下李总？”

我不高兴地抬起头看着胡艳。她被我看得有点不自在，于是赶紧说：“小刘，你也清楚，我们现在虽然赔钱了，但毕竟是在账面意义上赔钱，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亏损。只要我们不把赔钱的股票卖掉，将来一旦它们涨回来，我们就可以盈利了。可是，如果你现在就全都卖掉的话，我们账面上所有的亏损，就变成了实际上的亏损了。”

我有点不知道该和她怎么说。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散户心理。要知道，亏损就是亏损了，分账面亏损或是实际亏损，其想法纯粹是自欺欺人！

我沉默了一会儿，只能问：“胡经理，我知道你不信任我，但是我不能违背我的操盘纪律。那就是：(1) 我在操作时，绝



魂
归
何
处

对不可为蝇头小利而随便入市买卖；就是入市之后也不可缺乏耐性。(2)一旦入市之后，就必须非常小心地使用止损盘，减低每次出错可能招致的损失；入市买卖后已有利可图，也同样不可随便取消止损盘，此时则应将止损盘逐步降低，以免因市势运转而引致损失，避免反胜为败。(3)买卖疏落而不活跃的市场，我绝对不宜沾手；同时也只可买卖两至三种。太多难于兼顾，太少则表示风险过于集中，两者均不适宜；除非自己在做庄的时候外，否则，我在交易中买卖次数不宜过于频密，佣金及价位上的损失也将会使我减低获利的机会。4.我在市场上操作，绝对必须做到不过度预测市势的顶或底，应由市场自行决定；也不可逆市买卖。市势不明朗的时候，我宁可袖手旁观。”

胡艳说：“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是想，现在咱们账户里已经有了两千多万了，你先拿这些钱操作不行吗？”

我用二千万赚回的钱可能很快就会被这些继续下跌的股票给吃掉的。我于是问胡艳：“那将来怎么算啊？”

胡艳不明就里地问：“什么怎么算？”

我挑明了利害：“如果你想这样，那干脆我就用两千万给你们炒股票得了，剩下的这些股票是否赚钱跟我没关系，你看行不行？”

胡艳不吱声了。

僵了好一会儿，想了想我还是先开了口：“胡经理，既然你们把我请来了，就得给我这个权力，不然的话，我将来没法工作。”

胡艳忽然下了很大决心似地点了点头，说：“那好吧！你卖吧！”

我把目光重新聚集到电脑屏幕上，然后迅速地操作起



大 操 盘 手

来。用了约十分钟的时间，我就把剩下的股票全部卖掉了。

现在账面上可利用的资金有四千六百二十万。也就是说，中南公司现在亏损达到了三百八十万。

把中南公司的股票全部卖掉之后，我关闭了账户管理系统，接着，我把电脑也关上了。

看到我的举动，胡艳不解了。她问我：“你不操作了？”

“我得研究研究再操作。”我说完了这句话，就站了起来。我怎么可能让她看到我的麒麟短线王呢？

胡艳问我：“你要干什么去？”

我说：“我到下面的大厅去看看。”

胡艳充满疑惑地看着我问：“要我跟你去吗？”

我说：“不用了，今后，你也不用天天来陪我。”

胡艳不乐意了：“没事儿，我闲着也是闲着。”

我没有太理会她：“那我下去了。”

走出房间很远，我还能感觉得到胡艳盯在我后背上的怀疑的眼睛。

我很快来到了一楼散户大厅。大厅里南面的墙壁上挂着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面成排的股票，不断地变化着颜色和数据。屏幕前一排排的椅子上，坐满了股民，他们一个个认真地盯着显示屏。

在大厅的各个角落里，或站立或游荡着高谈阔论的股民，他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大盘的走势以及对某个股票的独特看法。

我慢慢地在这群人当中蹀躞着，悉心地听他们的谈话。

在上海的时候，我没事儿就喜欢到散户大厅里闲逛。在听到他们对股票的各种议论时，我会产生很多的灵感。

某种程度上，我们操作股票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因为



魂
归
何
处

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众多散户的心理。我们设下一个个圈套，使得他们在被套住以后，还不觉得是上了我们的当。

我听着，闲逛着。我注意到，大厅中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总在用目光扫视着我。我感到有点奇怪，这里我没有认识的人啊！

我警觉起来，他不会是个坏人吧？我以前曾听说过，东北这个地方很乱，他不会在打我什么主意吧？

让我更加不放心的是，这个戴眼镜的家伙竟然磨磨蹭蹭地在向我靠近。我只好迎着 he 看向我的目光回看着他。看到了我的回视，他竟然友好地笑了一下，索性走过来恭敬地问我：“你是南方人？”

我点了点头。

“我见过你！”

“你见过我？”我诧异地反问道。

他说：“今天早晨你从凌志车里下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

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记得早晨下车的时候，大厅前确实站着很多人，这个戴眼镜的家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吧。

我轻描淡写地说：“我顺便搭朋友的车来的。”

他却说：“你别骗我了，人家说你是中南公司请来的高手。”

我心里吃了一惊，这么机密的事儿，这些股民竟然这么快就知道了。

我只好敷衍地笑道：“那你是看错人了！”说完，我就迈步准备离开。

他歉意地说：“你别不高兴，是这么回事，我弟弟就在这



个营业部，我是律师。”说着，他从兜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

名片上写着某某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他叫赵长宇。我笑道：“你好，赵主任！”

他倒是很实在。他对我说：“什么主任啊，我就是一般的律师。这都是为了出去办案方便才这么印的。”

赵长宇这么一说，让我对他产生了好感。我有点好奇地问他：“你们律师现在都很有钱，干吗还来炒股啊？”

他苦着脸对我说：“哪有什么钱呐？累死累活的也赚不了几个，有时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如运气好时在证券所一天的所得。”

我笑了：“那也得有资金的人才能这样啊。”

他同意地点了点头：“说得也是啊！”说完这话，我们会心地笑了。

或许是感觉到我的防范心理已经消除了，赵长宇凑近来低声问我：“你能告诉我一个股票吗？”

我笑着推却道：“我还想问你呢。”

赵长宇正色道：“我哪知道什么股票啊！”看了看周围，见没有人注意我们，他又小声地对我说：“别人倒是给我推荐了两个。”说着，他从手中的皮包里拿出一个小笔记本翻了翻，然后告诉我是哪两个股票。

真是太巧了，他说的股票，正是我在上海时曾经做过的两个。我忙问：“是谁告诉你这两个股票的？”

他说是他的一个朋友。然后他继续问我：“你给我看看，这两个股票，怎么样？”

“我说不好！”现在我确实说不好。我们在上海的机构早就从这两个股票中撤出来了。对于这两个股票的现状，我确实不清楚。而且即使我知道，我也不可能随便告诉他。



魂
归
何
处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保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是致命的。我的一些朋友在做庄的时候，会连他们的妻子都不让知道。

赵长字见我什么都不说，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他换了一个话题问我习不习惯吃东北菜，我告诉他还行。

他于是殷勤地为我介绍了一下附近的餐馆，他说如果我不愿意回去吃饭，可以到这些饭店去吃。

我谢了他。见他这么热情，我简单地谈了一下我对目前股市的一些看法。但我就是不对个股发表议论，这是我在职业操盘生涯中养成的习惯。

赵长字显然也看出了我的态度，他就不再提让我推荐个股的事了。

离开了赵长字，我继续在大厅里闲逛。我现在不想说，只想听。当然了，我还得想。我已经把中南公司的股票全都卖了，他们的仓位完整地给我空了出来。眼下我其实已经处在很微妙的境地了。

这里不同于上海，刚才我只是果断地卖掉已经亏损了的股票，胡艳就有点承受不了了。我如果在今后操作中失误了，他们铁定了是不会原谅我的。

所以，我得静静地看看整个市场，耐心地等待机会，一直到麒麟短线王捕捉到几个万无一失的股票后，再开始动手去做。



大 操 盘 手

十一

晚上，胡艳又陪我在餐厅里吃饭。她对我说：“小刘啊，今后我可能不一定总陪你吃饭了。”

我说：“没关系，你有事儿就忙你的，我一个人吃还挺随便的。”

胡艳说：“你想吃什么你就点什么，吃完之后，你签个字就行了。”

我说：“我知道了。”

胡艳显得闷闷不乐的，她可能还在想股票的事儿。说实话，我心里也在犯嘀咕，是不是我今天做得有点过了。既然，我这几天不做股票，我当时完全可以顺势让胡艳慢慢地把股票卖了就行。我用不着非得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儿。

想到这，我有点后悔白天的行为了。毕竟我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胡艳现在怎么可能完全信任我呢。

为了缓和气氛，我表现得非常诚恳地对胡艳说：“小胡，我今天一下子把股票全卖了，你是不是看了很心疼啊？”

胡艳恢复了常态说：“没有。”

我检讨道：“你得原谅我，你不知道，我们这些人整天和大资金打交道，自己的手已经变得一点人性都没有了。”

胡艳见我这么说，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她宽慰我道：“我并没有心疼啊，后来我也想明白了，你敢这么卖，就说明你自己心里已经胸有成竹了。”

我说：“胸有成竹还不敢说，但我肯定会非常认真地给你



魂
归
何
处

们做就是了。”

胡艳不再说这个话题，她接着问我了一些生活方面的事儿，什么有没有女朋友啊，喜不喜欢东北女孩啊，用不用她给我介绍一个什么的。

此时，餐厅里正放着轻柔而幽雅的轻音乐，虽然胡艳的喋喋不休，略有点干扰了我的情绪，但在她说起这样的话题时，我心里竟蓦地跳出一个苗条而娴静的身影。

我觉得自己有点荒唐，我和江婷还没完整地说过几句话，我怎么会想起她来？

快吃完饭时，胡艳接到了一个电话，她说：“我在餐厅陪刘寒吃饭呢……好吧……一会儿我就过去。”

我赶紧说：“你要是忙的话，你就先走吧。”

胡艳说：“那你慢慢吃！”说完，她站起来拿起自己的手包离开了餐厅。

我觉得有点好奇，谁给她打的这个电话呢？我之所以好奇，是因为刚才胡艳提到我的名字，打电话的这个人难道也认识我？

吃完饭回房间时，在服务台，江婷正站在那儿。见我回来，她微笑着问候了我一句。

或许因为自己刚才想起过她，我忽然有点做贼心虚。向她别扭地咧了咧嘴，我就赶紧走回了房间。

到了房间里，我仍然有些心浮气躁。落寞和无聊的情绪攫取了我。为了转移乱糟糟的情绪，我从提包里，找出了王岚的照片，我把照片放在桌子上。照片里的王岚美丽清秀，她用多情的眼睛凝视着我。

看着王岚的眼睛，我内心竟然渐渐平静起来。

我想，难道自己得到的教训还不够吗？让王岚来提醒我



女人是什么,我该做些什么吧。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能有别的
心思吗?

这样想着,发热的脑袋渐渐地冷却了下来。

我打开了电脑,迅速地用麒麟短线王搜索获取一些必须
的股票数据。我开始认真地察看各种相关股票,很快我的心
思完全被各种数据和K线图占满了。

过了一会儿,传来了敲门声,我打开门一看,是江婷。她
提着热水瓶站在门口,温婉地对我说:“给您送开水来了!”

我客气地让她进来,然后回到了电脑前继续地沉浸在
各种股票数据之中,江婷把暖瓶放在了我旁边的桌上。接着,她
细心地为我倒了一杯开水放在了我的旁边。

我心里为她这个小小的举动而受宠若惊。但是嘴上却只
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谢谢。”

江婷瞥了一眼我正在看的电脑,她问我:“你炒股呀!”

“是,”抬头见她认真地盯着屏幕,我不由得兴致大增,并
和她说了大实话:“我是你们公司请来专门炒股票的。”

“是嘛?”她端庄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惊奇的模样。

我捕捉到了她的表情,就接着问她:“你炒股吗?”

她羞怯地摇了摇头,然后说:“听说炒股挺难的,再说我
又没有多少钱可以做资本,只是跟朋友去证券公司里看过。
但是我看到的画面好像跟你现在的不一样。”

“哦,”我犹豫了一下,说,“这不是证券公司里的系统,他
们也没有。是我自己发明的一套股票软件,它的指标全部都
是我自己发明的,与外面流行的截然不同,主要是为了准确
掌握做庄家的操作成本,快速搜索出能够马上让人赚钱股
票的图形,一般不给人看的。”

在证券市场待久了的人一般都知道,任何主力集团的巨



魂
归
何
处

额资金运作，在打算入市操作之前，必然会事前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如调研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与目标公司搞好关系；寻找其可操作的新颖题材等等。与此同时，制定出目标股票的日后走势图样；并正式确定在什么位置以如何方式进行吸筹；在什么位置以如何方式回档洗盘；在什么位置以何种方式进行整理；又在什么方式拉高股票后，顺利地进行派发等等。当然目标股票日后的走势图样，能真正了解的只是其主力集团的核心人物，外人一般都是不可能了解其内幕的。因此，某个股票一旦被某个主力集团相中后，其日后的形态走势在无任何意外情况下，基本上就已经成为了“定势”。当然，知道这种“定势”的人员，也仅仅只是极少数的几个主力集团的核心人物而已。

而对于所有在场外的不明真相的广大投资者而言，却当然是无从了解和知晓的，因此，只要是处于一个散户的位置上，此时所需要面对的问题，主要是应该如何才能在图形形态还未正式完成之时，去根据已经初露头角的图形形态，发现并判断出其主力庄家真正的操作意图。也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得盈利的机会。

“那真不好意思了，我不是故意的。”她怯怯地说，脸上一下变得绯红。

“没关系。”我对她的话发生了兴趣，“你可以拿出多少钱？”

江婷想了想说：“我能拿出五千块钱吧。”

我不加思索地自顾说下去：“好，够了。你明天到证券所去开个户吧。”我虽然为自己的言语吃惊，但我仍然无法控制自己这种有献殷情之嫌的莫名的兴奋。接着，我向她详细地讲了开户的各种步骤。



第二章

发现机会

当股票的一种趋势正式形成之后，不管它是上涨趋势或下降趋势，一般判断盘中主力庄家的**操作意图**才是十分重要关键的要点。

因此，在上涨趋势形成时介入市场运作，而在下降趋势形成之初离开观望，才是真正意义上理解了市场主力意图的精髓所在。

我和胡艳来到证券公司后，胡艳就问我：“小刘，今天，你准备买什么股票？”

我说：“我得先看看。”

由于昨天晚上没有用麒麟短线王搜索出可以介入的股票，我现在还没有买卖股票的准备，我打开电脑仔细地察看着大盘走势。现在大盘走得不太好，各种技术参数显示出大盘向上涨升的动能严重不足，现在要是大规模地买卖股票很容易出现失误。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这些情况我还不能跟胡艳讲，讲了她也不会理解的，她们找我来就是来炒股票的，如果现在好炒的话，也用不着去找我了。

我看电脑时，由于没有买股票的打算，所以有点心不在焉。江婷说一会儿，她会过来开个账户，我有点想去帮她。

看了一会儿电脑，我想到应该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胡艳，免得到时候她又碍手碍脚的：“这几天，我不打算买。”

“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做反弹呀？”

其实，在股市实战过程中，从某种意义程度而言，操作大资金的主力机构，一般程度上都不做短线反弹，因为那些短



暂的风险利润，有时候做起来往往是得不偿失的。除非是在某种比较特殊的情形之下，他们也有试一试身手的时候，例如自己有一部分资金在高位被套，需要自己在低位补仓摊薄成本，并利用反弹时的价差利润来弥补亏损。

当股票的一种趋势正式形成之后，不管它是上涨趋势或下降趋势，一般判断盘中主力庄家的操作意图是十分关键的要点。在上涨趋势中介入市场，其获利的可能性远大于下降趋势的市场，其风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远小于在下跌趋势市场中的操作。因此，在上涨趋势形成时介入市场运作，而在下降趋势形成之初离开观望，才是真正意义上理解了市场主力意图的精髓所在。

这些东西我是无法向人解释的，最好就是根本不说。

“我有点看不准。”

胡艳看着我没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我对胡艳说：“你别担心，我答应你们的是在一个月之内，给你们赚回亏损的部分，现在我虽然没有操作，但这几天的时间都算在这个月之内。”

胡艳赶紧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站了起来。胡艳问：“你要出去？”

我说：“我到大厅去看看。”

胡艳笑道：“你确实有点特别。”

我说：“没什么可特别的，大厅里能够让我找到感觉。”

胡艳问：“炒股票还需要感觉吗？”

我说：“太需要感觉了。没有感觉时，买什么就会赔什么！”

胡艳有点惊讶：“真的吗？”

我点了点头，说：“炒股票不是搞科学研究，我觉得它更



像艺术，尽管它需要很多专业知识，但如果你缺乏一种对股票的直觉，你肯定就做不好。”

接着，我向胡艳讲了一些我在上海的事儿，当然了，我这么说，并非要把炒股票弄得神秘，而是让她觉得炒股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我看了看表，估计江婷要来了，就对胡艳说：“你要是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先回去吧。中午，我在这附近对付一口就行了。”

胡艳说：“别这样，中午我让司机来接你，你回咱们宾馆吃吧！”

我说：“再说吧！”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有其他的打算。

中午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和江婷一起吃顿饭。

她会不会同意？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刘寒什么时候为女人操起心来了？我有点想嘲笑自己。但是我不能欺骗自己，我确实介意那个文静的小姑娘，虽然知道在目前的情形下，我不该有如此的情愫。

来到大厅之后，我四处观看了一番，今天，大厅里的人没有昨天多。那个律师赵长宇也在人群里，他见到我之后，走到我的跟前说：“你来了。”

我说：“我过来看看。”

他问：“你怎么不在大户室呢？”

我说：“哪儿都一样。”

赵长宇接着说：“我中午请你吃饭，行吗？”

我笑着说：“中午我有事儿。”我一边说，一边用目光继续寻找着江婷。

赵长宇问我：“你在找谁吧？”

我说：“我在找一个朋友。”



发现机会

“他长得什么样？我帮你找。”

我说：“不用了，她今天可能没来。”

我见到赵长宇还要和我说什么，就对他说：“你站一会儿，我到那边去看看。”

我来到了办理开户手续的地方，仍然没有找到江婷。我看了看表，这个时间，她应该来了啊？

我慢慢地向大厅的门口走去，来到门口，我向外面偷偷地瞅了一眼。我见到送我们来的凌志轿车不在了。看起来，胡艳已经回去了。我不想让胡艳知道我在帮江婷办理开户手续。

见她走了，我大大方方站在门口向四处张望着。过了不一会儿，我终于看到江婷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来了，她停下来，存放自行车的时候，已经看见了我。

我迎了过去。江婷双手扶着自行车，不好意思地说：“等很长时间了吧！”

我说：“没有。”

这时，江婷显得有点歉意，她说：“我没有把钱带来。”

我愣了一下，问她：“怎么啦？”

江婷没有吱声，我心里泛起了嘀咕，她可能是不信任我吧。我接着说：“你把钱拿来之后，是用你自己名字存在你自己的股票账户上，这些钱除了你之外，谁也动不了。”

江婷明白了我的意思，赶紧解释说：“我妈的那五千块，是定期的，她舍不得拿出来，我妈说再有三个月就到期了。”

我笑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江婷的家庭看起来不是很富有。我问：“你母亲是干什么的？”

江婷说：“以前是化工厂的，现在下岗了。”

我没说什么，这时，我和江婷不自觉地向人行道走去。



江婷见我不说话，对我说：“刚才，把我急坏了，我妈说什么也不同意给我拿钱，我又怕你等着急了，就先过来和你说一声。”

我说：“我一点都没着急，反正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接着我又问：“你是怎么和你母亲讲的？”

江婷说：“我说是我们单位要集资。”

我说：“你怎么不说用它炒股票呢？”

江婷笑了：“我要是说了，我妈死活都不会让我拿钱的。她早就说过，炒股票都得赔钱。”

我问江婷：“你是不是也怀疑这个事儿。”

“怎么说呢？如果你不让我买股票的话，我肯定不会买的。”

我心里泛起了一股热流，感动地说了一句：“谢谢。”

她惊诧地问我，“谢我？我应该谢你才是呀！”

我说：“我是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江婷说：“其实，我才想谢谢你，我只是一个服务员……”

我打断了她，坚决地劝说她道：“江婷，开个账户吧。我不敢说我一定能让你赚钱，但一点你记住，你绝对不会赔钱的。”

江婷说：“我当然相信。”

看着江婷那副娴静而毫无机心的表情，我心里下定了决心要帮她。同时嘴上还忍不住地多吩咐了几句：“不瞒你说，你们公司里很多人都想让我帮着炒股票，但严格地说，我们这一行是不允许这么做的，这涉及到一个保密的问题。股票就是这么回事，如果大家都知道某个股票要涨的话，这个股票就不会涨了，所以，凡是我告诉你的事儿，你一个人就知道就



行了，千万不能和别人讲，尤其是不能和你们单位的任何人讲。”

江婷肯定地说：“这你就放心吧！你和我说的任何事儿，我谁也不会告诉的。”

我点了点头说：“那就好。”

说完这些，我和江婷都不再说话，过了一会儿，江婷忽然问我：“刘先生，这么秘密的事儿，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我感到有点不自然，但我还是硬着头皮说出了自己真实的心理状况：“我也不知道。”

二

下午快三点时，江婷总算把五千块钱拿来了。我站在大厅的门口等她。她把钱直接交到了我的手里。

我说：“钱你拿着，咱们一起去开户。”

江婷说：“就放你那儿吧，反正我也不懂。”

我开玩笑地说：“你不怕我把钱拿跑了。”

江婷说：“我只知道你是个好人。”

她的话再次打动了我。或许以前这些话对我毫无用处，因为处在成功状态的我，拥有着太多的赞扬声，所以我不会需要。可现在的我已经被王岚的离去弄得心灰意冷，自信心上也不免打了不少的折扣。只是作为一个男人，我只能在表面上装作毫不介意的样子。可是，那种孤苦空虚的感觉，常常会不时地冒出来啃噬着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尤其当我赤手空

拳地来到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可是，眼前这个女孩却用她的言行，在我的那些伤痕处，不经意但体贴地抚慰、照拂着。

钱是用一张报纸包裹着的。我打开一看，里面的五千元有一半是新的百元纸币，剩下的有旧的，还有五十元和十元的。

我小声地问：“你这些钱不是从银行里取的？”

江婷显得很惊奇：“你怎么知道？”

看着她单纯的模样，我直想笑：“傻子都知道。”但我忍住了继续问：“这些钱你是借的吧？”

江婷想了一下说：“我妈就是不同意，看她那个样子，我也不想伤她的心。”

我问：“你都向谁借的？”

江婷说：“都是我的同学什么的。其中，有一千块钱，是我自己的。”

我没有再说什么，我领着她走进了股票大厅。在开户窗口，我帮助江婷填写了表格什么的，用江婷的名字开了账户。最后，我把办完之后的账户本交给了江婷。

江婷说：“就放在你这儿吧！”

我说：“这些你拿着。”

我指着两排数字对她说：“这上面的 10618 指的是你的资金账户号，16888 是账户密码。”

我把账户本交给她，随后，领她来到了一台电脑前，教她怎样用自己的账户和如何买卖股票。

江婷还真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孩，她很快就掌握了一切。

我指着个股票对她说：“举个例子来说，现在这个股票



的价格是10元，你这些钱刚好可以买500股。如果明天这个股票就能涨百分之十的话，就可以涨到11元，你把股票卖了，你就可以赚500块钱了。”

江婷说：“是吗？这比我上一个月的班赚的还多呀！”

接着，她就开始憧憬起来：“我一天赚500，十天就5000啊，一个月就一万五啊！”

看见那个安静而典雅的女孩，这时却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我终于忍俊不禁地笑了。

见我笑了，江婷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她略带娇憨地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我挺俗，挺好笑的啊？”

我连忙解释道：“不，不，我是觉得你很可爱。”

说完这句话，我觉得自己的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了。江婷更是羞涩得不知所措。

咳，刘寒，你这是怎么啦？这不是平素的你啊？我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

我赶紧继续往下说，以打破眼前的尴尬。

我对江婷说：“理论上是这样的，但这种连续大幅度涨升的情况不是很多的。”

刘婷也平静了下来，她问我：“那我们现在买哪个股呢？”

“过两天我再告诉你。”

江婷问：“那为什么不现在买呢？”

我只好说：“现在我还没用麒麟短线王搜索到什么好的股票，也没有在市场上看到可以马上买进的，怎么让你买股票呢！再等等吧，机会多着呢。”

江婷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很乖地答应着：“好的。”

我问：“你向同学借钱时，你说要借多长时间了吗？”

“我说了。”



“多长时间？”

“一个月。”

我对江婷说：“一个月的时间足够了。不然的话，我那麒麟短线王实战监测系统的软件算是白叫了。”

如果换成别人，我肯定会实实在在地说：“炒股票不能借钱来炒，也不能用吃饭的钱来炒。”但对江婷，我什么都不能说。某种程度上，江婷借钱来炒股票，其实是对我的一种信任，令我自己又重新信心大增，并抱定了一定要赢的决心。

快走出股票大厅的时候，我知道，公司来接我的车应该已经停在门口了。我对江婷说：“我一会儿坐你们公司的车回去了，我就不送你了。”

江婷说：“不用送。”她也明白，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不想让她单位的人知道。

我说：“那我先走了。”

江婷说：“再见。”

回去的路上，我心里很感慨。说真的，江婷对我的这种信任，让我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如果江婷的这些钱要是赔了，对她来说，可是件很大的事儿啊！

五千块钱曾经对于我来说，真不算什么。过去王岚买件衣服都得五千多块钱。可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件大事了。

我现在兜里也就有一千多块钱。如果江婷赔了，我连赔偿她损失的机会都没有。

尽管中南公司答应我事后给百分之十的利润，但那毕竟是在我给他们创造利润以后啊。况且，我深知这个圈子里的险恶，很多客户最后都翻脸不认账。

对我说来，最难的不是操作股票，而是如何顺利地把自己的利益拿到手。如果中南公司最后真的不给我钱，我一点



发现
机会

办法也没有。

我为他们做的工作，是违规行为，根本就不受法律的保护。

而最终能否得到钱，我现在感到好像有点不那么重要了，我倒觉得不能让江婷亏损才是我最重要的。

这些情绪不断地干扰我。晚上，坐在电脑前，我的注意力不断地让江婷的五千块钱牵制着。看着股票数据，我眼前总是冒出那五千的数字。

我有点害怕了，这样下去，会耽误大事的。职业操盘手不能被患得患失的情绪所左右，否则可能带来灭顶之灾。我有点恨自己了，我这是在干吗？

夜里，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悲哀地意识到，我已经在看到江婷的第一眼时，就无可救药地喜欢上她了。我没有想过关于什么是爱情的问题。和王岚在一起，是因为异性之间自然而然的吸引力。可是，遇到了江婷那最初的震撼，让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一见钟情的事。如果在第一次见面，你就对一个你什么都不了解的人产生心灵上的撼动，那是不是意味着两个生命体之间某种信息的交融和互通。那是不是就是一种被预设的命运呢？

但现实的难题依旧要用现实的手段去解决啊。天快亮的时候，我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

三

上午，一走进股票大厅，我就看见了赵长宇。我装作没看



见他，赵长宇很快来到了我的跟前。

他招呼我：“来啦！”

我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来了。”

随即我向四处看了看，故作神秘地对他小声说：“你出来一趟。”

我慢慢地走出了证券所的大门。赵长宇紧紧地跟在我的后面。停在大厅外面，赵长宇不解地看着我。

我严肃地问他：“你把我的身份告诉别人了？”

赵长宇说：“没有啊！”

“那昨天怎么有人问我呢？”

“不可能啊，我谁也没告诉啊。”赵长宇满脸委屈。

我显得很不开心的样子看着赵长宇。他继续问：“问你的
是谁呀？”

“我哪认识，他像你似的，也戴个眼镜！”

“戴眼镜的？”赵长宇认真地想着。

我对赵长宇说：“我的身份，你知道就行了，别人都知道的话，我就没法到大厅里去了，大家都问我股票，烦死了。”

赵长宇对我分析道：“小刘，我和你说，我绝对没和别人说过你的身份。我估计可能是这么回事儿，你天天坐着凌志来，要知道，坐这么高级的轿车来的人，哪有到大厅里的啊。”

我理解地点了点头：“你说得有道理。”

赵长宇更加殷勤地说：“我们这里人大都没见过什么世面。而且那些大户室的家伙，他们从来都不正眼瞅我们，像你这样的人来我们散户大厅，肯定要引起别人注意的。”

我同意地夸了他一句：“有道理，你不愧是律师啊！”

赵长宇安慰我说：“你别担心，就算有人问你什么，他也只是对你好奇，他根本就不会知道什么的。”



发
现
机
会

我说：“反正，我的事儿你不要告诉别人。”

“这你就放心吧！”

等他说完，我就摆出一副转身要走的样子，赵长宇拉住我说：“我跟你个事儿行吗？”

“什么事儿？”

赵长宇想了一会儿，说：“我炒股票赔了点钱，想捞回来，你能帮我吗？”

我笑了：“这我怎么帮啊？”

“你能不能和我说一个股票？”

我露出为难的样子，问他：“你赔了多少钱？”

“一、两万吧。”

“你自己拿了多少钱？”

“我拿六万多块，现在就剩下不到五万了！”

“你怎么想起炒股票了？”我同情地说。

“不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吗！”他颇为懊恼地说

我没有继续说话，赵长宇说道：“你要是帮我的话，我不会亏待你的！”

我笑了。

赵长宇连忙说：“我知道你有的是钱，肯定不缺钱……”

我笑道：“你可别这么说，说句心里话，我还没有你有钱呢！”

赵长宇笑了，我看出他根本不相信我现在没钱。他说：“我知道你觉得我的钱太少了，但是如果你帮我把股票炒好了，我姐夫可有的是钱，他现在就想炒股票。”

我装出认真的样子问：“他能有多少钱？”

“得有个三、四百万吧！”

我真想说：“三、四百万也叫钱啊！”我没有吱声，装出认



真思考的样子。

赵长字不断地说着不会亏待我的话，过了一会儿，我说：“我要是帮你炒股票的话，我是要收费的！”

“这我明白，你放心吧，我赚的钱一半都归你。”

我说：“这倒不用，我们的规矩是盈利的百分之三十。”

赵长字说：“百分之五十。”

我笑着没说什么。

赵长字为了让我相信，他接着说：“咱们可以签个协议。”

我说：“不用了，我相信你。”接着，我还假装关心地问：“你姐夫是干什么的？”

“他是专门做建筑的包工头，有的是钱。”

“你哪天领我去见见吧！”

“没问题。”赵长字看来是不想在这个话题上走得太远。他马上急吼吼地拉着我说：“咱们进去看看我的账户？”

我说：“不用了。你现在回去马上把手里的股票全卖了。”

赵长字兴奋起来：“卖了之后呢？”

我想了一下之后，说：“我过两天告诉你！”

赵长字看着我想要问什么，但他最后却答应了：“好吧！”

四

中午，我本来不想回公司的餐厅吃饭。但想到江婷今天值班，我于是决定回去吃。吃完饭回房间时路过服务台时，江婷微微地笑着看着我。

平素，她都习惯地向我礼貌地打招呼，今天她这个样子



发
现
机
会

可有些异样。难道她心里也在想着什么？我有些心猿意马起来。

我同样也向她微微笑了一下。

回到房间后，我见到早晨走的时候还非常凌乱的房间，现在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了。

特别是，我发现桌子上王岚的照片换了个位置。我想象着江婷拿起这张照片的情景，她也许拿着这张照片仔细地端详过。

在她拿着这张照片时，她会想些什么呢？

和衣躺在床上，我闭上眼睛遐想着。昨夜由于没怎么睡好，渐渐地困意上来了。

我刚要进入梦乡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

拿起电话的时候，我已经直觉地知道是谁的电话了。我拿起电话温柔地说：“你好！”

电话里没有声音，过了一会儿，一个女孩说：“你睡觉了是不是？”

“没有。”我平和地问：“你中午吃的好吗？”

女孩笑了：“你知道我是谁呀？就问中午吃的好吗？”

我说：“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

“那我谁呀？”

“你是一条江里的美人鱼。”

女孩沉默了一下，她接着说：“我打扰你中午睡觉了吧！”

我说：“没有。”接着我用严肃的声音说：“我很快就会告诉你买哪个股票了。”

江婷赶紧解释说：“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是什么意思？”



我笑了，我说：“我也不知道。”

这时，江婷的声音忽然认真而严肃地说：“你好！……对，今天我值班。”

过了一会儿，江婷对我小声解释说：“一个客人。”

我说：“你们上班的时间是不是不让随便打电话。”

江婷说：“是啊。但中午的时候一般没人管，我才能偷偷地打个电话。”

我想象着她小心翼翼的样子，笑了。

江婷有些不乐意了：“别笑啊，我这是第一次在上班时打电话啊。”

听到她声音中的娇嗔，我似乎看到她撅着小嘴的可爱的样子。顿时我心里暖洋洋的。我刚想说什么，江婷忽然转移话题问：“你桌子上的照片是谁呀？”

我沉默了一下，江婷赶紧说：“你要是不想说就别说了，我也就是随便问问。”

我说：“我不是不想说，而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怎么办呢？”

“她算是我的女朋友吧！”

江婷说：“我估计也是。她真漂亮，她是干什么的？”

我平静地说：“她曾经是上海市天艺歌舞团的舞蹈演员，现在已经去国外了。”

“是吗，我说她咋这么漂亮呢！”

我笑着说：“你也非常漂亮呀！最是一低头的温柔，似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江婷说：“看你说的，我可没有她漂亮。”

我说：“那可不见得，她这张照片是明星照，是经过化装了，你要是照这样的照片，说不定比她还漂亮！”



发
现
机
会



大
操
盘
手

“你别哄我开心了。”

我认真地说：“我说的是真话。”

其实我是想对她说，哪天我领你去照相吧，但我没敢。

江婷这时又问我：“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我犹豫了一下说：“我们好像永远也不能结婚了！”

“为什么？”

我说：“她可能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江婷沉默了，我手里拿着电话，一时之间也不知说什么好，江婷的话让我想起了过去。

江婷说：“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些的。你现在是不是很想她？”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我换了一个话题说：“你男朋友是干什么的？”

江婷愣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我有男朋友呢？”

我心中顿时有点失意。但我还是尽量平静地继续和她说：“你猜吧？”

“你看见他了？”

我只好说：“没有。我估计你这么漂亮的女孩肯定有男朋友。”

江婷说：“我以为你看见过他呢！”

我说：“我没看见过他，他是干什么的？”

江婷想了一下说：“他是开出租车的。”

“啊！”

江婷不乐意了：“你啊什么呀？”

我掩饰着说：“他开出租车一定很辛苦吧！”

“还行。”

我心里分析，江婷的男朋友很有钱，出租车或许是自己

买的吧！我问：“车是自己的吗？”

“车是公司的。”

我没话找话地继续问道：“你男朋友一个月能有多少钱呢？”

我之所以这样问，可能是因为我的偏见吧。我总希望像江婷这样漂亮而文静的女孩子，应享有更优越的生活条件。

江婷没有回答，却反问我：“你老问他干什么呀？”

她的话让我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过了一会儿，江婷有点调皮地问：“你怎么又不说话了呢？”

我笑了笑，江婷忽然说：“我给你打电话不耽误你休息吧！”

我说：“不耽误，我一点事儿也没有。”

江婷解释说：“在这儿一站就是一天，一点意思也没有，我给你打电话就想和你说说话。反正内线电话也不要钱。”

我感觉到她说这话时，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我心中暗喜，赶紧声明：“我很愿意和你说话。”

她不自觉地撒娇道：“你那么有学问那么有文化，你能愿意和我说话吗？”

我笑着哄她道：“我没什么学问也没什么文化。就是很有学问很有文化，我也会巴不得和美丽的江婷小姐说话的。”

江婷笑了，她说：“你骗我！”

我说：“我没有。”接着我问她：“你怎么想到宾馆做服务员了？”

江婷说：“我没考上高中，毕业之后就在家呆着，我和你说过，我家里条件不太好，就出来找工作了，我在报纸上看到有招服务员的就来了。”



发
现
机
会

我问：“你这么漂亮身材又这么好，怎么没去当模特什么的呢？”

江婷说：“我去过，去年有个模特公司招模特，我去了没考上。”

我显得有些惊讶地问：“为什么？”

“我不够高。”

“你还不够高？”

江婷说：“人家要一米七以上的，我才一米六十九点五。”

我叹了一口气说：“真可惜。”

江婷说：“没什么可惜的，我就是条件够了可能也不行。我书念得太少了。”

我不以为然地说：“当模特跟念书没太大关系吧。”

忽然我心生一计，说道：“将来你跟我到上海去吧，我帮你，让你去当模特。”

江婷愣了一下，我觉得有些不自在，我这么说有点唐突了。我赶紧解释说：“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你的条件这么好，不当模特可惜了。”

江婷说：“我没多想。”她的声音忽然间温柔起来，她说：“谢谢你，刘哥。”

这是江婷第一次向我叫哥，我感到舒服极了。我说：“谢什么？我说的是真心话，将来我回上海之后，我真的可以帮助你！”

江婷说：“我知道。”接着，她对我说：“就说这些吧，刘哥，我不打扰你了！”

我说：“你没有打扰我。”

江婷说：“你放下电话，好好休息一会吧。”

我只好说：“好吧。”



我拿着电话没有放下，我想等着江婷先放下电话。但电话里静得很，我想了一下，轻轻地把电话放下了。

看了看表，我发现和江婷已经打了快一个小时的电话了。

躺在床上，我很久都不能平静下来。

五

下午，在股票大厅我见到了赵长宇。我向他使了一个眼色，他很聪明地就很快来到我的跟前。

我问：“你和你姐夫联系了吗？”

赵长宇说：“我还没联系呢。”

我和他慢慢地走到了一台电脑跟前，突然问他：“你的账户是多少号？”

赵长宇似乎不想告诉我，我又追问了一句：“多少号？”

赵长宇多少有点不情愿地说出他的账户，我马上将其输入了电脑，接着，我问他的密码，赵长宇碍于情势被迫告诉了我。

我从电脑里调出了他的账户，他买了四个股票。现在股票的市值大约在十万元。

我很快退出了电脑系统，我对他说：“你要是不放心的话，你可以马上把密码改了。”

赵长宇为了显示他对我的信任，急忙道：“我改密码干什么？”

我不再说话走出了股票大厅，赵长宇赶紧跟在我的身



发现机会

后。

在一个没人的角落，我没有表情地看着赵长宇。他对我解释说：“我看上午大盘往下走了，想等下午大盘反弹时，再全部卖掉。”

我说：“股票是你的，卖不卖是你的事儿！”

赵长宇说：“我卖我卖，我一会儿就卖。”

我叹了一口气，说：“老赵，我理解你，咱们萍水相逢，你凭什么要信任我，是不是？”

赵长宇赶紧表白：“小刘，你别往心里去，我相信你，我真的非常相信你！”

我看着他沒有说话，赵长宇说：“要不，我把账户密码都交给你得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老赵，我真的一点都没生气，我们这些人就是这个规矩，或者你完全听我的，或者你干脆就别听我的。”

赵长宇一个劲儿地点头，他说：“我明白，我明白。”

为了和我套近乎，他说什么也要我到 he 家里去吃饭。他的家就在证券公司附近，在他家里，我对他说：“这样吧，你最好今天把股票都卖掉，我可能明天上午，就告诉你一个股票。”

赵长宇高兴地说：“好好好，我现在就去卖掉。”

见到赵长宇这个样子，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为了让他更加相信我，我开始简单地谈了谈我对股票的各种看法。

赵长宇听得很认真，他一个劲儿点头。我说：“虽然现在大盘走得不好，但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机会。什么是机会，机会就是别人认为这不是机会的时候，这才是机会。现在大家都说股票难做，谁也不敢买，如果我们买了，这对于我们



来说,就是机会,你明白吗?”

赵长宇点了点头。

我说:“当然了,现在大势这么不好,买股票肯定有风险。这么多的股票肯定有个别要强烈反弹的,哪个股票能反弹呢?”

我看着赵长宇,他表示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

赵长宇问:“你怎么能知道呢?”

我说:“为什么知道,我就不能告诉你了,你放心吧,明天我就告诉你一个即将反弹的股票。”

六

人们为什么要买股票呢?

简单极了,为了赚钱。

怎么赚钱?更简单,买一人股票,接着,这个股票涨价了,就赚钱了。

很多炒股票的人,仅仅凭借这些知识就稀里糊涂地走进了股票大厅。

他们听别人说这个股票要涨了,就买了这个股票,结果这个股票就涨了。他们会以为,炒股票是这么回事。这可比干什么都强多了。他们继续买股票,当买的股票跌的时候,有人就告诉他:

“股票跌了,没关系,你现在只是账面亏损,只要这个股票不卖,等将来涨了之后,再卖,你就不赔了。”



发现
机会

这种说法太诱人了，没有人不愿意接受这种想法。于是，他就等啊盼啊。

据我了解的情况，那些每天都在股票大厅里游荡的众多散户投资者中，起码有一多半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并不以为自己赔钱了，他们总是对别人说：

“我的股票现在被套住了！”

言外之意，我的股票将来还会解套的。

至于将来为什么能解套，他不清楚，将来能否真的解套，他更不清楚。

有些人股票赚钱了，但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能赚钱，他只知道，他的运气好。结果，很快他赔钱了。他给自己找原因时，他说：

“我的运气不好。”

这哪叫炒股票啊！

我之所以能够在股市游刃有余，之所以能够得到我师傅对我的赏识，大概是我对股票有一种特殊的感悟吧！

股票每天几乎都要涨涨落落。

描述股票这种变化，炒股票的人都知道，是用一种 K 线图方式。

K 线图现在也叫阴阳图，因为其在图形上使用红色与黑色两种反差极大的颜色，用以区分其形态中间的不同意义而得名。

K 线本来是日本古代一个米商用来计算米市米价行情的每日涨跌状况的一种符号工具。因为它的形状酷似蜡烛，故而也叫“蜡烛线”。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方法又被人们引进到证券市场之中。现已成为股票及期货市场上运用得最多、最普遍、最实用的一种图形分析手段。



说白了，K线就是记录股票随时间变化而涨落的图形。

应该说，K线是一种记录工具，它记录着股票或涨或落。但从这种记录中，人们发现一些规律。有些人通过K线能够预测出股票将来的走势。

说句心里话，谁能真正知道这种规律，谁就是股市上真正的股神！

可惜，到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原因很简单，K线的走法没有科学依据，任何对它进行定性定量的解释，都是徒劳的。股票投资不是科学，而是艺术。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说句心里话，我的师傅徐孝荣他每天只让我做一件事儿：看K线图，再画K线图。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的大脑里全都是各式各样的K线图。

渐渐地，我对K线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任何K线只要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脑海里竟然幻化出这条K线即将出现的形态……

七

这些日子，我已经用麒麟短线王选出了我想要买的股票。这几个股票已经深深地钻入了我的脑海里，如果是在过去，我早就进行操作了。

但现在我却不断地犹豫，也许现在让我感到顾虑的东西太多了，这些顾虑使我不得不再三考虑。



发现
机会

但是,我不能再考虑了,转眼,已经过去一周时间。我和中南公司签定的协议是一个月的时间。

我还有不到四周的时间,所有的交易日加在一起也不过二十天,再不采取行动恐怕在时间上不宽余了。

八

早晨吃饭的时候,我对胡艳说:“今天我想买点股票?”

胡艳露出笑容,她问:“你想好了?”

我说:“我想好了。”尽管胡艳是笑着问我的,但我已经看出她笑容里的情绪。我跟她解释了一下这些日子,为什么我要进行这么多的思考而按兵不动的原因。最后我说:“胡经理,既然你们如此信任我,我就不能有任何闪失。”

胡艳说:“我相信,你这么大的高手,不会损失的。”

胡艳说的是事实,如果仅仅限于没有损失的话,我还是很好做的。我可以买一些较为稳定的股票,这些股票虽然不会亏损,但也不会有太大的涨幅。

我很清楚,中南公司让我来不是做这样的股票,而且我也不愿意做这样的股票。我喜欢那些股性活跃的股票。这些股票可以带来高回报。

胡艳见我说话,问我:“你准备买什么股票?”

我说:“金水股份。”

胡艳问:“就买一个?”

我点了点头。

胡艳又说:“你想买多少?”

我说：“到时候，我看看盘面再说。”

这个股票，我已经注意很长时间了。我之所以对它关注，是因为这个股票已经被人操纵了。也就是说，这个股票有人在做庄！

这些日子，我没事的时候，就观察这个股票，做这个股票的家伙现在仍在吸货阶段，根据我的判断，这个股票的吸货阶段很快就要结束了。

吸货就是有人在低价大量地购买股票。由于他买的量巨大，他很怕别人怀疑。所以，他要用种种手段掩盖自己吸货的目的。

我准备对这个股票采取一次突然袭击。我对这个股票采取行动，是有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中南公司对我高看一眼。

上午，胡艳陪着我来到了证券公司。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我见到赵长宇在门口的人群里向我张望。我装做没看见似的，和胡艳径直走进了证券公司。

在大户室的走廊里，我们见到了证券公司的经理赵少山。他不冷不热地看着我，问：“来了。”

我不以为意地应了一声。

赵少山和胡艳温柔地说着话，他恭维道：“胡小姐，几天不见你又漂亮了！”

胡艳马上就喜形于色地说：“都快成老太太了，还漂亮什么呀！”

赵少山最后结束了在我看来有些暧昧的寒暄，把目光移向了我：“刘先生，都买什么股票了？”

我笑着反问他：“我买什么你还知道吗？”

作为这里的经理，赵少山通过内部电脑系统，他肯定知



发现机会

道我是否进行了操作。他之所以这样问，显然是在讽刺我。

我曾经从他那里为中南公司弄回了五十万的佣金。他之所以向我屈服，无非是考虑到我能给他带来更多的佣金。可是，我长时间不进行操作，他在我们这里就没有什么佣金可言了。

于是，赵少山也就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告诉我，你好像什么也没买。”

我说：“我打算今天买点。”

赵少山问：“你打算买什么？”

我对他说：“你要是没事儿的话，咱们一起去瞧瞧。”

没想到赵少山真的答应了说：“好吧，我跟你们去看看。”

赵少山和我们一起来到了我们的大户办公室。进入办公室之后，我坐在电脑前，马上就进入了状态。

这时刚刚开市，市场上的交易一点也不活跃。我调出了金水股份，这支股票的交易却异常活跃。

现在这支股票的成交价是 13.54 元，可是在 13.53 元和 13.52 元挂有上千手的巨额卖单。胡艳看了这个股票之后，担心地问：“你要买这个股票？”

我点了点头。她接着说：“卖的人很多啊！”

我笑着说：“卖得少，咱们买什么呀！”

说完，我已经把 13.52 元和 13.52 元的单子全部吃进。两项交易一下子动用了将近 800 多万元。

胡艳和赵少山愣住了。他们吃惊地看着我，我对他们解释说：“这些大卖单全都是庄家的，他是故意挂在上面，让散户看到有这么大量的抛单，以为这个股票出了什么问题，好跟着把自己的股票往外抛。这个庄家乘机撤下自己的单子，然后把所有的抛单全部吃进，但他现在没承想有人把他的假



抛单给真买去了。”

胡艳问：“你怎么知道这些抛单是庄家假装挂上去的，他难道不怕别人抢吗？”

我说：“人们一般都会有这个心理，越是有大量的抛单，别人越不敢买这个抛单。这个手法，我们常用。”

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两笔巨额抛单又挂了出来。我愣了一下，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全部吃进了。

接着，新的抛单又飞了出来。我知道，这个控盘的庄家是生气了，他见到我抢他嘴里的肉，他要把我套住。

我谨慎起来，我没有全部吃进，而是吃进了一部分。

大约不到五分钟，我已经动用了将近 2700 多万资金。

胡艳和赵少山有点傻眼了。按正常来说，这个股票正处在下跌的势态，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卖股票，哪有买股票的？而我却如此果断地买了这么多的股票。

这时，由于我停止吃进股票，这个股票开始剧烈下跌。我心里很清楚，这个庄家故意打压股票，他要把我套住！

见到股票剧烈下跌，胡艳紧张起来，她说：“我看好像不是庄家在卖股票。”

这个时候，我不想再多解释。我对胡艳说：“我看今天就到这里吧，咱们回去吧！”

胡艳问：“回去？”

我说：“对。咱们回去。”

赵少山也看着我说：“今天就这么着了？”

他那意思说，你他妈的买了这么多一买就跌的股票，就这么回去了？

我没有表情地看着赵少山说：“我今天只是来买股票的，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





胡艳气呼呼地看着我没有吱声。这时，我看了一眼电脑屏幕，股票的价格继续下跌，已经跌了大约4个点左右，就是说，这么一会儿功夫，我已经在账面上亏损了百分之四左右的资金，也就是将近120万元了。

我见他们没有走的意思，我只好说：“我先走了。”

我就在胡艳和赵少山惊奇而不解的目光里，走出了办公室。

胡艳没有跟着我一起出来，她一定在继续关注这个还在下跌的股票。

我走出了办公室，来到了外面。这时，赵长宇还站在大厅的门口，我向他摆了摆手，他向我走了过来。

我问他：“你的股票全卖了吗？”

赵长宇点了点头，我说：“你现在回去盯住一个叫做金水股份的股票，它现在正在下跌，你把手机打开，我一会儿告诉你什么价位买进。”

赵长宇问：“准吗？”

我说：“你到底相不相信我？”

赵长宇赶紧说：“我相信，我相信。”

我缓和了一下语气对他说：“你不要担心，这个股票是我做的，它现在下跌是很正常的。”

赵长宇半信半疑地看着我。我继续神秘地说：“这个股票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九

我自己打了一辆的士回到了宾馆。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时，见到江婷正在细心地打扫房间。江婷问我：“你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早呢？”

我说：“没什么事儿就回来了？”

江婷把沙发整理好，她对我说：“你先坐在沙发上吧。”

我跃跃欲试地对她说：“我帮你打扫吧？”

江婷显得很高兴，但却摆着手说：“不用了。”

我说：“没事儿，我呆着也是呆着。”

江婷真心地婉绝道：“真的不用，你陪我说说话就行了。”

看了看江婷干的活，我也确实不知怎么插手，就只好坐下了。

这时，胡艳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金水股份继续下跌，已经跌了快6个点了。”

我轻描淡写地说：“没事儿。”

胡艳着急地问：“你在哪儿呢？”

我说：“我回宾馆了。”

胡艳还想说什么，就放下了电话。

江婷问我：“谁呀？”

我说：“是胡经理。”

“她找你干什么？”

我说：“是股票的事儿，刚才我给中南公司买了点股票？”

江婷没有问我她什么时候买股票，但我还是主动地问：



发
现
机
会

“这几天，我没让你买股票，你着急了吧？”

江婷一边手不停脚不停地干活，一边回答：“没有。”低着头，她有点幽怨地说：“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我深深地望向她的眼睛。我对她说：“我没有忘，而且，我已经把你买股票的事儿当做一件很大的事儿，你知道吗？”

江婷放下手里的活，迷惑不解地说：“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我说：“我要是让你买，会让你没有任何一点风险。”

江婷虽然似懂非懂，可她很善良：“我明白。”

我问：“你真的明白吗？”

江婷肯定地点了点头。

十

中午吃饭的时候，胡艳回来了。她来到餐厅坐在我的对面。服务员见状，很快给她拿来了一副餐具。

胡艳对服务员说：“给我倒一杯果汁。”

我悠然地说：“你喝一杯啤酒吧！”

胡艳摇了摇头。服务员给她倒了一杯汇源果汁。胡艳就拿着这杯果汁慢慢地喝着。

我平静地吃着饭。饭菜很可口，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吃东北菜了。

胡艳没怎么吃东西，她在想着什么。我知道她在想着股票的事儿。但我故作关心地问她：“你怎么了？”

胡艳心烦意乱说：“我没怎么的！”

我干脆地说：“你担心着股票的事儿吧。”

胡艳叹了一口气，说：“上午收盘的时候，金水股票又跌了。”

我说：“没事儿，下午我和你去看看。”

胡艳说：“真的没事儿吗？”

我说：“真的没事儿。”

我现在心情其实也很难过，现在账面上毕竟出现了很大的亏损，如果说我不闹心，那是不现实的。但我绝对不能表现出来，那样的话，就显得我太不成熟了。现在不管怎么说，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

胡艳和我吃饭的时候，她接到了一个电话。她看了我一眼，说：“我在吃饭呢，……和刘寒……上午不太好，跌了很多……一会儿，我再给打过去。”

我感觉出这个给胡艳打电话的人应该是总经理李正平。

胡艳放下电话，我故意问：“你爱人？”

胡艳点了点头。接着，她装出轻松的样子，问我：“我们这里你已经习惯了吧！”

我点了点头，说：“基本上习惯了。”

胡艳还想说什么，她看了看表，说：“你先吃吧，我出去一趟。下午咱们一起去证券公司，好吗？”

我说：“好的。”

我吃完饭回房间时，在服务台，江婷对我说：“刚才，胡经理问我你到哪去了？我说，你去餐厅吃饭去了。她后来找到你了吗？”

我说：“找到了。”

江婷说：“看她那个样子好像很不高兴，你和她吵架了？”

我笑了：“没有，我和她能吵什么架。”



发
现
机
会

江婷说：“你可别惹她，她可厉害了！”

我问：“她怎么厉害？”

江婷犹豫了一下，只是说：“反正，你最好别惹她！”

我也就不再问下去；但诚恳地谢了谢她。

下午，我和胡艳一起去证券市场。我们走进办公室刚刚坐下，证券部经理赵少山也推门走了进来。他拿出一副关心体贴的样子问：“现在怎么样了？”

我没吱声，他显然是来看笑话的。胡艳对他说：“还那样。”

我打开电脑冷静地观察着金水股份的动态，股票还没有完全冷静下来，不断出现很大的成交单子。

股票的价格继续走低，我想了一下，忽然调出了资金账户，胡艳急忙问：“你要干什么？”

我说：“我再买点。”

胡艳不高兴了，她声音较大地说：“你还要买？”

我平静地说：“我再补点。”

胡艳说：“它要再往下跌怎么办？”

我放下电话看着胡艳，这时，赵少山赶紧说：“你们忙吧！我先出去了。”

赵少山出去之后，胡艳说：“你还要买多少？”

我对胡艳说：“你要是对我不信任的话，我可以不干。”

胡艳的脸白了，这个时候要是不干，简直就像是杀了她一样。

我冷冷地说：“既然你们让我来做股票，你们就得给我做股票的权力。”

说完，我迅速地开始操作，我大约又动用了 1000 万资金。买完股票之后，我看到这时候胡艳的眼睛都直了。



我不再说话，而是密切地关注着股票价格的变化。这次还算可以，股价没有因为我的买入而出现大的变化。

胡艳察看了一下剩余资金，她说：“你差不多全买了这个股票。”

我说：“还剩点钱。”

这时，股价又出现了点异动，股价又开始下落。胡艳紧张起来，她说：“你看又下跌了。”

我还是平静地说：“没事儿。”

“怎么还没事儿。”

我真有点动气了，不由得也提高了点声音：“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

胡艳用一种奇特的目光看着我，也许她没想到，我会向她发火。

我缓和了一下语气说：“对不起，胡经理。我不应该这样，但我刚才说的也确实是事实。你放心吧，这个股票还会涨起来的。”

胡艳叹了一口气，说：“但愿吧！”

晚上，闭市后，我走出了证券市场，胡艳的表情很难看。我见到赵长宇站在不远处，就对胡艳说：“你先回去吧！我自己蹣跚蹣跚！”

胡艳问：“你要到哪去蹣跚？”

胡艳的眼里出现了警觉，我心里一动。她是不是怀疑我要跑啊！

我说：“我想去买件衣服。”

胡艳赶紧说：“我陪你去买。”

我故意犹豫着说：“你陪我去好吗？”

胡艳说：“那有什么不好的。”



见我不再吱声，胡艳顺势拉着我说：“走吧，我和你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好跟着胡艳上车了。胡艳把我领到了一个很大的服装商场。她显得很热心，不断地帮我试着各种高档衣服。我怕赵长宇这个时候，把电话打来，就把手机关了。

最后，胡艳帮我选中了一件价值 1000 多元的衣服。我心里有点着急。兜里没钱的滋味太难受了。

好在胡艳主动把钱交了，我说：“怎么能让你花钱呢，你陪我来，我就很感激了。”

胡艳显得很淡然，她说：“没关系，这是公司的钱。”

十一

回到宾馆，我马上给赵长宇打电话，他着急地问我：“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

我说：“你着急了。”

他说：“我急坏了，你说的这个股票也太吓人了，今天一整天都在放量下跌。这个股票能买吗？”

我说：“这个股票今天买不行，所以，我才没给你打电话。”

“那我什么时候买呢？”

我想了一下，说：“明天吧！”

“明天什么时候？”

我说：“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

赵长宇说：“好吧。”

我忽然对他说：“我在里面操作，说话不方便，你记住，你一看到是我给你打电话，你就在当时的即时价位上买。你不用接电话，明白吗？”

赵长宇说：“我明白。”

十二

晚上，吃饭的时候，总经理李正平和胡艳都来到了餐厅。

李正平说：“我这几天太忙了，一直没功夫陪你，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说：“没有关系。”

胡艳对我微笑着，她热情地给我和李正平拿筷子，擦揩碗碟。李正平还掏出香烟递给我，我摆了摆手，说：“我不会抽烟。”

李正平说：“不会抽好啊，我也准备戒掉它。”

胡艳说：“戒掉它干吗，你抽烟可有风度了。”

李正平不自然地笑了笑，解嘲道：“抽烟有什么风度啊？”

我在旁边也附和了一句说：“你抽烟的姿势确实很好看。”

我们一边闲聊着，一边吃着晚饭。我知道，他们来肯定是为我今天股票操作的事儿。我不想和他们解释太多。

李正平问我：“小刘啊，现在股票操作得怎么样了？”

我说：“今天，我才刚刚开始操作。”

李正平装出兴趣盎然的样子问：“是吗，战果如何？”

我说：“今天只是刚刚操作，还看不出战果。”



发
现
机
会



胡艳抑制不住不满的情绪了，她说：“今天你买的股票可是一直在跌。”

看来今天这关装糊涂是逃不过去的。我只好对胡艳说：“今天股票跌了一些是正常的。”

胡艳说：“明天能涨吗？”

我笑着说：“那就得看明天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也没有底。如果股票万一不涨，我也没办法。

李正平插进来问：“今天买的股票跌了？”

胡艳点了点头，说：“还没少跌呢！”

李正平继续问：“赔了多少钱？”

胡艳想了一下说：“四五百万吧！”

李正平吃惊地看着我，他问我：“真的吗？”

我非常平静地说：“现在在账面上看是这么回事！”

李正平说：“你是说，如果我们不卖，我们还有机会赚钱。”

我胸有成竹地说：“我们肯定会赚钱的。”

胡艳说：“如果赔了怎么办？”

我说：“不会赔的。”

胡艳坚持说：“万一呢？”

我笑了：“做股票不能这样想，我们不是在赌博，我们现在是操作。我说不会赔肯定有不会赔的道理。”

李正平说：“那你给我们说说。”

我笑了一下，索性问李正平：“李总，你对我是不是有点不信任？”

李正平急忙说：“没有。”

我不想再多费口舌了：“既然你信任我，你就放心吧！”

我说到这样的程度，也未能打消他们的顾虑。李正平叹了一口气，他说：“小刘啊，我不是不信任你，我以前和你说过，这些钱都是国家的，如果要是赔了，是要追究责任的。”

我说：“这我懂，如果赔了，我会负责的。”

胡艳突然接话道：“你拿什么赔啊！”

我愣住了。

李正平赶紧对胡艳说：“你胡说什么，人家小刘是高手，不可能赔的。”

我还是勉强笑了笑，算是对李正平的感谢。最后，我对李正平说：“李总，如果你明天没事的话，我希望你跟我们到证券公司去走走，你看看我们是否真的会赔？”

李正平说：“好，我肯定去。”

其实，我不说李正平也一定会跟着去的。他们公司炒了那么长时间的股票，也不过赔了二、三百万，而我一天就赔了四百多万，他们肯定会着急的。

其实我心里比他们更着急，这是我离开上海进行的第一次股票操作，成功了，我可能就东山再起，失败了可就彻底沉下去了。

我之所以在他们面前一直保持着镇静的样子，就是不想让他们看出我心里的恐慌。如果我也着急的话，他们就更害怕了。

离开餐厅，在他们的视线看不到我的时候，我就没那么冷静自信了。估计我的表情也肯定很难看，因为走过三楼服务台的时候，江婷关切地打量着我问道：“你怎么了？”

我疲惫地说：“没什么啊。”

江婷说：“别骗我，你脸色不好看。”

我心里竟然泛起了一丝委屈，很想将满腹的郁闷倾诉出



来。我对她恳求道：“晚上如果没事儿，到我屋来陪我聊聊天好不好？”

江婷温柔地点了点头。

回到房间里，我打开电脑，调出了金水股票当天的K线图。

我细心地分析着这支股票今天的所有变化。但我的注意力多少有些不集中，原因就在于我老担心江婷给我打电话。

在我上网时，传来了敲门声。我急忙打开门。果然是江婷，她手里拿着一只热水瓶。

我把她让进屋。江婷显得有点着急，她问：“你的电话是不是没放好？”

我说：“我正在上网查股票。”

江婷说：“我说怎么打不通呢！”

我说：“我不知道你会这么早打电话。”

江婷放下手中的热水瓶，拿起了另外一只朝房门外走。在带上房门之前，她对说：“你把电话放好，一会儿，我给你打过来。”

江婷的语气中充满了紧张和不安，我问：“怎么了？”

“没怎么的。”

江婷走出房间后，我就从网上下来了。我静静地等着江婷的电话。

过了好一会儿，电话响了。江婷的声音很小，她问我：“是不是出事儿了？”

我问：“怎么了？”

“刚才，胡经理和保卫来告诉我说，如果你晚上外出的话，要马上通知他们。”

我心里咯噔一下，他们这是怕我跑啊！看起来，如果我真



的把股票赔了，我可能就走不了了。

我镇静地说：“没什么事儿，他们这是关心我。”

江婷说：“不对，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到底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的。”

江婷说：“你不想告诉我是不是？”

我说：“没有啊。”

江婷说：“那你说到底因为什么？”

我想了一下说：“江婷，他们可能是对我不信任了，他们担心我要跑。”

“为什么怕你跑呢？”

“是因为股票上的事儿，他们认为我不会炒股票。”

江婷天真地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们不是把你请来的吗？”

听到江婷这样真诚地关心我，我突然觉得心里酸酸的。说真的，从鲁欣宁崩仓以来，我的心一直就没有舒展过。这些日子埋藏在我心灵深处的酸甜苦辣全都涌上了心头。

江婷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对江婷说：“我现在心里特别难受。”

江婷说：“我知道你难受，其实，你到我们这里来的第一天，我就觉得你心里有很多事儿。”

我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

江婷说：“直觉吧！”

我说：“你的直觉很准！”

我的声音变得低沉起来。在江婷的关切面前，我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情绪。我把自己的失意一股脑地全说了出来：“江婷，我跟你讲，以前在上海的时候我曾经非常风光。我帮助别人做股票，我自己也有将近亿元的资产。那时真是要



什么就有什么。可是，我的一个朋友却因为操作失误，把我的钱全部赔进去了。我的公司也不想要我了。你知道吗，我来你们这儿的时候，我差点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了……”

“你没钱了，所以，那个舞蹈演员就走了是不是？”江婷突然插话道。

我愣了一下，我赶紧说：“不是这么回事，她想要到国外去发展，她将来还会回来的……”

江婷沉默起来，过了一会儿，她问：“刘哥，你是不是挺想她的。”

我说：“怎么说呢，她当时走的时候，我确实很难过，但现在好像已经忘记了。”

江婷小声说：“你现在也想她，我能看出来。”

我笑了，我问：“你怎么能看出来呢？”

江婷说：“我觉得你是个重感情的人！”

我们都没再说话。我意识到，江婷对我是否有钱并不感兴趣，她却对我和王岚的关系很介意。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我知道，江婷的心中现在起码是有我的，否则她不会在江婷的问题上询问得那么清楚。这个发现使我的心情好了许多。

江婷在电话里忽然叹了一口气，转而问：“他们今天为什么怕你跑呀？”

我说：“今天我帮他们买了一个股票，这个股票我买完就跌了，所以，他们就不高兴了。”

江婷问：“你不是说过，你买的股票都能赚钱吗？”

我现在没法和她说清楚这个问题，我只是轻声笑了笑，声明道：“我是说我帮你买的股票都会赚钱的。”



十三

第二天去股市的时候,李正平果然来了。我们上车的时候,李正平让我坐到前面的座位上去。我推辞了一下就坐在了前面。

胡艳和李正平坐在我的后面。去证券公司的路上,我和他们平和地说着话,我们谁也没有提股票的事儿,好像昨天我赔钱的事儿,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胡艳还开玩笑地对李正平说:“小刘现在可是一个人,你得帮助人家找个对象啊!”

李正平说:“这个没问题。”他拍了我一下肩膀问:“小刘,你喜欢东北女孩吗?”

我笑着说:“我喜欢有什么用啊,得人家喜欢我才行啊!”

胡艳很敏感,她问:“你说你喜欢上谁了?”

李正平也问:“我们公司的女孩,你有没有喜欢的?”

我说:“我在和你们开玩笑呢,我现在哪有这个心思。”

李正平忽然问:“你住的三楼有个服务员长得挺漂亮的,胡经理,你把她给小刘介绍介绍就是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胡艳马上说:“那个小姑娘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装糊涂地问:“哪个小姑娘?”

胡艳说:“就是那个江婷啊。”

我想了一下,说:“啊,我知道是哪个了,就是个头挺矮、皮肤黑的那个。”





李正平说：“不是那个，我说的那个女孩个头挺高的。”

胡艳接话道：“李总，你怎么对这个女孩印象这么深啊？”

我心里想，这个胡艳怎么还敢调侃李总，我笑着把头转了过去，但我很快就把头又转了回来。我用眼角的余光，发现胡艳的手放在李正平的腿上，李正平的手像是在搂着胡艳的腰。

我说：“胡经理，你们说起的那个女孩，我想起来了，她好像还蛮有个性的！”

胡艳赶紧问：“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的，她好像不太愿意搭理我。”

胡艳笑着问：“你喜欢她吗？”

我笑着说：“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刚才我也是和你们开玩笑，其实，我有女朋友。”

接着，我就把王岚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胡艳还挺羡慕的。她说：“我也想到国外去。”

李正平说：“你得了吧，你还是呆在这里炒股票吧！”

李正平的话使得车里的气氛紧张起来，我们谁也不出声了。过了一会儿，胡艳问：“小刘，你觉得今天股票能涨吗？”

我说：“一会儿就知道了。”

十四

我自己一个人坐在电脑屏幕前，李正平和胡艳则坐在另外一台电脑前。

现在刚刚开市，大盘跳空低开，一片阴云笼罩在股市。

我们昨天购买的金水股份随着大盘走势又跌了一个多点。这就意味我们又赔了 40 多万。我用眼角的目光看了胡艳一眼，这时，她也正看我。她不高兴地说：“怎么又跌了？”

我平静地说：“跌得太少了。”

李正平抬起头看着我。我平静地解释说：“操纵股票的这个庄家，昨天生气了，他是特意把股价打下来把我们套住。”

胡艳说：“那为什么呢？”

我说：“这是一种本能，换成我也会这样的。我们昨天的行为等于从他的口袋里抢钱一样。”

胡艳问：“他套住我们想干什么？”

“他想拖垮我们，我估计，现在的这个股价至少要维持一个月以上。”

李正平松了一口气，说：“你的意思是这支股票将在一个月之后再涨回去。”

我肯定地点了点头。

胡艳也说：“一个月之后，要是不涨怎么办？”

我说：“我们根本也等不到一个月。”说着，我从电脑里调出了资金账户。

胡艳紧张起来，她问：“你要干什么？”

我平静地说：“既然这个股票不涨，我就卖了它！”

胡艳吃惊地喊道：“卖了它！”

她的声音像是从坟墓里飘出来一样。也难怪，我要是这么一卖，就意味着我们从账面亏损变成了实际亏损。

李正平愣愣地看着我，我没有表情地紧紧地盯住电脑。我知道，关键的时刻到来了。

我看了看盘面，现在出现在电脑上的买单大约有 500 万左右，我一个单子飞了进去，很快盘面上的买单没了。



发现
机会



更低股价的买单浮了起来，我毫不犹豫继续抛售。惊人的卖单像雪片一样飞了出去。

胡艳的眼睛张得大大的，她也许还记得我昨天买这个股票时那种飞快的速度，但她绝对想不到，我卖股票时竟然比买股票还要快。

她见到显示在盘面上的股价像瀑布一样直扑而下时，她走到我的跟前几乎喊着说：“你到底会不会炒股票？”

我一边迅速地挂单卖股票，一边问：“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别人都是涨的时候卖股票，你怎么……”

我打断她说：“我是我，别人是别人！”

说完这句话，我已经把昨天买的股票全都卖了出去。

卖完股票，李正平走到我的跟前，认真地看着我。我这时已经没有闲心听他们说话了。我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电脑屏幕上，他们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

这时，这个股票的走势更加恐怖起来，由于我猛烈的抛盘，使得这支股票的技术指标遭到了严重破坏。一时间，抛盘如潮，仅仅十分钟，这支股票的跌幅已经接近了百分之十一。

股市中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这句话里所蕴含的哲理不仅只是深刻，而且“放之四海而皆准”。凡是参与证券市场实战操作的所有投资者，每一个人也同样都是如此。他们除了都需要具有一种特别良好的实战操作技巧之外，同时还更须要有一种十分良好的投资心理素质。而作为证券市场上的一般投资者来说，特别是那样一些新参与的投资者，他们不同程度地都特别容易受到市场上其他因素的变化所左右，其中影响最深的心态从很多方面归纳而言，自然都是：涨时易“贪”，跌时易“恐”，盘整时易“躁”。

投资者在见到自己所买入的股票在不断稳步盘升，心情

一般都变得特别舒畅，心里自是不胜喜悦。可是，他们最常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往往在有了 20%左右的账面收益之时，心里就开始希望能够达到 30%左右的收益；待到他们真的有了 30%左右的收益时，心里早已经指望能够达到 50%左右了。目标总是在不断地提高，心态也同样与之同步地膨胀。结果所买入的股票可能在突然之间出现变故，连续性的几根大阴线接连不断，常常促使他们不知所措，但是心里却依然一厢情愿地希望是控盘主力庄家在继续洗盘，等到他们真正回过神儿来之时，股票的价格早已惨不忍睹，跌得不成样子。

股票价格一旦突然开始猛烈下跌，措手不及的投资者往往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本来还是赢利的股价此刻却已经将自己套得扎扎实实了，资金账面上突然在极短的时间就抹去了一大半，自己的血汗钱竟然可能会从此以后就化为乌有了，那种发自内心的恐惧实在是令人难以忍受。

记得我第一次到上海时，那时 1993 年 11 月 26 日。当时恩师曾给了我 2 万块钱，要我去准备一下，说：“这 2 万元是送给你的，你用你自己带来的那 4000 元钱生活，再用它去买股票。但是你在这一段时间里的买卖，不准自己随便乱进行。”

“你自己每天只准去看股票波动的价格与走势，然后在自己的脑海里多问几个为什么会这样？有空就多问问你身边的其他投资者对这种发展趋势的看法，再问一问自己要是处于主导股票价格作用的这个位置上时，应该会怎么办？”恩师要求非常严格，似乎有一点不近人情地说，“同时，你还要把那些自己有所发现和感悟的股票全部用 K 线画出来。而为师要你买什么股票，你就买什么；要你卖什么股票，你再卖什么，不准自作主张。一定要听为师的吩咐去做！”



发现
机会

当时，我以前还在家乡上班的时候，每个月的工资才不过 700 元到 800 元人民币左右。现在手里一下子就掌握有了 2 万元，这对我而言，简直就像天文数字似的。

按照恩师的吩咐，每天一大早，一个人就要赶到恩师安排的营业部的散户大厅里，就像是在上班一样。自己手总拿着一个小笔记本，每天都要按顺序抄下所有的股票走势数据。那时还好，股票远没有现在这么多，才那么几十只股票而已。并且当时在证券公司里进行交易的人，也远远没有现在的多。

1993 年 12 月 8 日，恩师正式让我出手买的第一只股票，就是上海市场上的第一食品，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买股票。当自己用颤动的手填写好股票的“买单”时，心里非常激动，在把“买单”反反复复地看过几遍之后，才很小心地交给了坐在柜台里的打单小姐。

但是，我心里却一直有点纳闷，恩师当时说的话实在让人费解，他老人家说：“现在这个市场将要进行一次大的调整。一些市场主力大户也纷纷在开始拉高之后，就准备撤出这个市场了。你现在去买一点第一食品，它昨天涨的还很不错，今天却最低都打到了 22.20 元，估计应该是要下跌了。”

“师傅，它要跌了，为什么还要我买呢？”我用充满疑问地口气，在电话里问恩师。

恩师不置可否地要我去做，也要我自己多用脑子想想。

从我用 23.00 元的价格买进第一食品之后，它真的像恩师所说的那样，一路开始下跌不停。在短短 7 天里，股票价格已经从 23.00 元跌落到了 20.50 元左右，但是恩师却丝毫没有一点要我赶快卖出止损的意思。我心里盘算了一下，这几天内，我手上的钱已经亏了 2000 多元，心里开始一阵阵有点



发紧。

后来，这只股票，恩师正式让我卖出的时候已经是到了1994年的3月份。也完全可以这么说，我自己每天都在计算着自己账户上已经要亏多少钱了，当时所“煎熬”过的日子，用一句度日如年来形容，相信是绝对不为过的。

在这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都坐在散户大厅里，看着第一食品的股价不断地下跌，更是眼睁睁地看着它从23.00元跌到15.00元左右，自己账户上的亏损因此也达到了近7000元左右。我的心就像是在流血一样，但恩师却似乎并没有一点心痛的意味。他老人家惟一的反应就是：允许我自己可以单独地买卖股票了。

在证券投资市场上，某一些股票一旦被市场上的主力庄家所看中，这些主力庄家在经过各种方式的研究和策划之后，一旦正式进场吸筹时，他们为了尽量不太早地露“马脚”，常常都会非常有耐心地慢慢吞吞地吸纳筹码，并同时会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大量资金，操纵股票上下震荡，以此达到影响一般投资者的目的。这样一来，自然就会促使这些目标股票在较长的时间里进行盘整。而场外那些不明真相的一般投资者，若是他们持有了这种股票，就好像是持有“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这样一种无利可图的“市道”之中，很难忍受如此“折磨”的痛苦，待到他们真正一出手时，往往扔掉了一匹即将奋蹄腾奔的千里马。

一位真正的市场投资者，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容忍风险的能力，同时也具有一定保持心态稳定的能力。而作为一般的市场投资者，却远非如此。

投资失败的苦痛，人们是很难无法承受的。相反，投资成功的喜悦，是无与伦比的。这自然会令人们的投资自信心极



发现机会

度膨胀。而过分的自信常常与高度的乐观连在一起。人们所抱有的目标期望值与风险容忍程度之间的差异，同样时刻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投资行为和方式。对投资市场的发展抱着一种十分乐观态度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都会更加愿意投入极大的资金。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风险的容忍程度极高，而是他们在投资操作过程中，并没有看到风险，也感觉不到需要承担着那么高和那么多的风险。

我的心开始紧张起来，趁着胡艳和李正平不注意，我偷偷地把手伸进了衣服兜里。我目不转睛地盯住电脑屏幕，在股价即将接近跌停板时，我猛地按动了手机发射键。

我估计赵长宇已经接到了我的电话。

我把手从兜里拿出来，飞快地敲击着键盘，我再次把资金账户调了出来。胡艳问：“你要干什么？”

我说：“买股票。”

“都快要跌过百分之十一了，你还要买。”

我平静地说：“真要是再跌的话，我们就买不着了。”

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我已经把账户里将近一半的资金全部冲了进去。

胡艳对我喊道：“刘寒，你是不是疯子？”

我说：“你现在有点像个疯子！”

这时，我已经把剩下的全部资金全都挂了上去，在我即将敲打确认键时，胡艳忽然按住了我的手，喊道：“你这是干什么呀？”

但她手上的压力反而使我更用力地敲了确认键。

一瞬间，我们账户里的全部资金全部买了这个股票。

没有人能够像我这样明白的。在股市实战之中，作为一般投资者的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与证券市场的市势发展趋



势同步进退，亦步亦趋，只要它的“交通指示灯”仍然显示的是绿色讯号，我们也就可以继续持有、并加码购入股票。更何况这盏“交通指示灯”是我们自己调节的呢。

在投机的证券市场之上，市场永远都是对的！倘若我们作出的预测与市势的发展不符，出错的永远都是我们自己的分析！我们需要最重视的就是顺势地进行买卖操作。一旦脱离这样一种常规，就算我们有天大的本事，也会因之而事倍功半，一无所成的！

我们所热衷的证券股票市场，其实就像是一间装饰得宏伟富丽、金碧辉煌的“免费的豪华快餐厅”。在这里，每天都可以让人们在其中大鱼大肉地尽情享受。只要它的“大老板”没有到来，你就不必考虑需要买单的事情，你尽管吃了、玩了、用了、拿了，就走好了，这里全部的开销暂时都是免费供应的。你并且可以随时随地、不受限时时间地重新回到这里来。同时，这里还允许，甚至于非常欢迎你带上你的父母、家属，以及你的朋友们都成为这里经常性的“贵客”，人数的多寡在这里也是同样不受限制的。只要你高兴，你爱怎么玩，怎么吃，怎么用，怎么拿，都行！

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时刻牢记于心，这里的“服务生”是不会让你买单的，但是，这里的“大老板”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他是不会“免费的”。所以，你需要时刻都明白，那就是千万不要让它的“大老板”碰上了。它的“大老板”虽然不经常来，但是，如果一旦来了的话，他便会马上命令他的随员们关上大门，然后再会一一去请正在厅内欢天喜地的食客们“买单”。既然是“大老板”，要结的自然也是“大单”。所以，这“买单”也就不仅仅只是要结食客们自己的账单了。而从上一次结账以来，所有来这里“吃喝玩乐”的众多食客们所有开销的



发现
机
会

总账单，都是需要他们一次性来结清的。

尽管“大老板”随时随地都是可能会出现的，但是，毕竟这里在没有“大老板”的日子里又是多么的快乐？！

虽然明知“丰盛的晚宴”是“鸿门宴”，尽管众人也明知道这里有高度的风险，而众人仍然还要纷纷聚集在门口向里面窥伺、观望、踟蹰不前。但也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抵御不了“富贵”的诱惑，不乏“麻着胆子”去赴宴，进去之后先是咬一口，点一个菜，扒一口饭就走；看看没事，再多点几个菜，多喝一点酒再走；再看看没事，便慢慢地坐下来，尽情地享受。

你只需要一边吃，一边玩，一边用，一边拿，一边还用眼睛紧紧地盯着大门口，心里随时都要有开溜的准备。稍有风吹草动，撒脚就要能跑是最好。股市的法则里不是有一条博傻定律吗？每一个人都会想：你看，我会是最傻的那一个吗？这么多人，我就相信我绝不是！

电脑屏幕上飞快显示出成交的信息，我现在就是最傻的那个人吗？

我轻轻地把胡艳的手从我的手上拿下来，胡艳的目光有些呆滞了。

我看了看屏幕，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这时，股票开始缓慢地反弹。

我对胡艳和李正平说：“你们看股票开始涨了。”

胡艳愣愣地看着，她小声地说：“它还得跌下去。”

李正平一直没有吱声，他默默地注视着电脑屏幕。这时，一个个巨大的买单飞快地飘了出来，盘面上的卖单接连被干净利索地吃掉。

随着即时价格上面的卖单减少，股价迅速地被拉抬起来。



我心里有些纳闷，我知道股价应该会升起来，但我没想到会升得这么快。可能是我的大量操作，引起这个股票的控盘庄家的过度反应所致。

我把电脑调到了大盘的K线，这时，大盘K线几乎沿着45度角在有力往上升。

我心里暗暗地喊道：“真是天助我也！”

我再次把电脑调到了金水股份，这么一会儿功夫，这个股票已经涨到了开盘价格，这就是说，我们刚刚买进的股票已经赚了将近百分之十了。

胡艳和李正平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目光。李正平情不自禁地说：“你看看还在涨呢！”

我笑着对胡艳说：“你看看是不是涨了？”

胡艳向我妩媚地笑了一下，她用手摸了我的手一下，但她很快说道：“就算涨了，我们也没赚到钱，我们现在只是把赔的赚回来了。”

我说：“你别着急啊！”

我的话音未落，电脑屏幕上再次飞出巨额的买单。我知道，有人开始迫不及待地抢了。盘面上的卖单一下子又被扫掉了。

这时，更高价位的卖单根本就没多少量了，我立即心花怒放。

我平静地说：“股价要创新高了。”

胡艳还在嘴硬：“不能吧！”

我说：“咱们打赌！”

胡艳笑着说：“赌什么？”

李正平接话道：“赌中午饭。”

这时，股价继续向上拉升，胡艳笑着说：“我不跟你赌了，



我已经输了。”

由于股价升得太快，我也不得不关注地看着这个股票的走势，我在心里分析着股票为什么会突然在冲了上去之后还有那么多的大单。

我很明白股票的趋势有时冲得快，下得也快。

我心里不免有些担心起来，现在股票交易规则是T+1，就是说，今天买的股票至少要明天才能卖。

如果今天股价跌了下来，我们今天还是空欢喜一场。

在我思考的过程中，股价还在上升，已经接近了百分之一十六。我心里多少宽慰了一些，我知道，在这个股票如此良好的人气中，没有人会再傻乎乎地卖了。

果然，一个巨大无比的买单挂了出来，所有的卖单几乎全都没了踪影！

十五

我利用上卫生间的机会来到了散户大厅，刚走进大厅，我就看到了赵长宇的笑脸。

我怕引起别人的注意，赶紧对他使了一个眼色。

赵长宇很聪明，他没有跟我打招呼。我们两个人来到了一个角落里。

我问赵长宇：“你买了么？”

赵长宇兴奋地说：“买了。”

他这么一说，我心里重重地松了一口气，某种程度上，赵长宇的成功购进得到的收入比我为中南公司的得到更让我



高兴。

赵长宇问：“你怎么知道股票会这么涨呢？”

我怕别人听到我们的谈话，赶紧说：“你别管那么多。”

赵长宇还在问：“你真神！”

我吹嘘道：“有什么可神的，这是我做的股票，我当然知道它会涨了。”

赵长宇不冷不热地说：“真是你做的？”

我说：“我骗你干什么？”

赵长宇忽然说：“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了？”

我愣了一下，我心里想，胡艳和李正平会不会也这么想呢？

我心里有点不痛快，如果那样的话，他们俩该以为我没什么本事了！

那样的话，就他妈的闹心了。

赵长宇还在问：“你是不是知道消息？”

我不高兴地看着赵长宇，我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赵长宇看着我说：“不高兴了，我没什么意思。”

我说：“就算我知道消息的话，你不也赚钱了吗？”

赵长宇一个劲儿地解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说，你真够神的！”

我平静下来，我说：“我神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发
现
机
会

第三章

胜者为王

人是现实的，股市是残酷的！

成者为王败者寇，相信这永远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于是，善战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之……



胜
者
为
王

回到办公室时，证券经理赵少山也在屋子里。他见到我之后走过来，主动握着我的手说：“大手，大手！”

我笑着说：“我的手还没有你的手大呢。”

李正平和胡艳都笑咪咪地看着我。

胡艳说：“我们已经赚了，赚了。”

我没怎么说话，我坐在电脑前，聚精会神地看着金水股份的K线走势。

现在已经涨过百分之二十了，这个庄家绝对不会再跟我斗气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所有不冷静的人都会变得理智起来。

何况作为一个操盘手，他早就应该具备这样的心理素质。

这时，马上就要到中午了，李正平说：“咱们不回去吃饭了，小刘，你说你想吃什么？”

我说：“吃什么都行。”

胡艳对赵少山说：“赵总，你也跟我们去吧！”

赵少山说：“什么去不去的，你们今天到我这儿来了，我安排。”

我笑着说：“赵总安排是事先给我们庆功。尽管现在我们挣的钱还没有到账户呢。”

赵少山嘿嘿地笑着，似乎想再说什么，胡艳赶紧把话题岔开。她对赵少山说：“你今天中午得请我们吃海鲜啊！”

赵少山说：“吃人肉都没问题。”

胡艳说：“那好，今天就吃你的肉。”

赵少山说：“我的肉都快臭了，有谁能愿意吃啊，我估计要是吃你的肉……”

胡艳说：“快闭上你的臭嘴。”说着，胡艳还温柔地打了一下赵少山。

我见到李正平的脸色有了点变化。我装做没看见。

这时，股市上午的交易已经结束了。我们几个人说说笑笑地往外走。

在走廊里，路过证券公司的食堂时，飘出了香味。胡艳说：“你们食堂今天做什么？”

赵少山笑道：“怎么的，你还想去体验一下。”

胡艳说：“我真想去，真的，每次我路过这儿，我都想进去吃？”

我接过话说：“真的，我也想进去吃。”

胡艳显得挺高兴，她说：“是嘛，咱们是知音呢！”她对赵少山说：“那今天就在你们食堂吃吧！”

赵少山说：“愿意吃你们明天再吃，今天可没有你们的饭。”

胡艳还想说什么，李正平对她说：“你们俩就是好的吃惯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回宾馆和服务员一起去吃。”

胡艳说：“那可太好了。”

赵少山说：“好了好了，你们说中午到哪去吃。”

胡艳一点也不客气，她选了一家据说是全市最豪华的饭店。

赵少山说：“好吧。”

当然了，吃顿饭能花几个钱，这两天，我来回动用将近一个亿的资金，证券公司已经得到了可观的佣金。



吃饭的时候,话题很快就说到了我买的股票上。

赵少山说:“你可真是大手笔,换成我早累死,我也不敢这么做啊。”

我说:“没什么,我们已经习惯了。”

胡艳也说:“你的手法太特殊了,就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胡艳的话里已经包含了我是不是知道什么消息之类的信息。我可不想让胡艳对抱我有这种想法,那样的话,她们将来就不会放心让我做更大规模的股票了。

我说:“其实,这个股票的操作手法非常特殊,技术也相当老练。我对这种操盘方式特别敏感,一到这证券公司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已经盯住它很长时间了。”

我说完,我见到他们几个人的目光都聚集我的身上。我不紧不慢地说:“主要是我以前用大资金用惯了的原故,什么东西我只要一看,就会非常明白、清楚。股票吧也跟人似的,人有什么性格,股票也有什么性格。特别是,有些已经被操纵的股票,更有人为的痕迹了。”

赵少山很同意我的说法,他说:“小刘,你说得对,我早就发现有这种现象了,但我就是摸不透。”

我说:“你摸不透是很正常的,这些操盘手都是你们不认识的人,他们的性格已经被隐藏在变化莫测的K线之中。”

李正平十分认真地看着我,我心想,我必须要好好表现表现,只有他对我充满信任,我才可能继续在这里开创事业。

我说:“这几天,我已经注意到,这个股票正在偷偷地压价吸筹。我通过分析控盘庄家的持仓量,基本上算出了他们吸货就要结束了,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买不到什么低价筹码了。”

胡艳说:“可是,昨天怎么有那么大的卖单呢?”



胜
者
为
王

我说：“那是庄家自己挂上的，他这么做就是想造成一种大势不好的景象，使得一些散户好跟着抛售自己手中的股票。”

赵少山说：“所以，你就毫不犹豫地大量购进。”

我点了点头。

胡艳又接着问：“那为什么你买完之后，股价又突然降了下来。”

我说：“咱们昨天的行为跟抢钱差不多，你想想，这是庄家所不能容忍的。说句心里话，换成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其实，这些话，我已经和他们说过，但在当时的情况，他们是听不进去的。

人间的事情就是这么回事，只要你赢了，说什么都行。

胡艳说：“那这个庄家是故意打压股价了！”

我说：“你真聪明。确实就是这么回事。”

我吃了一口菜，接着说：“现在看起来，这个庄家的脾气还挺大，他不仅要套住我们，他还想让我们有重大损失。”

李正平叹了一口气，说：“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说：“作为一个操盘手，心态好是最重要的，他这么做就在犯错误了。你想想，他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购买的股票，却因为和我斗气就如此大量地低价抛售出去，这是对炒作机构的严重不负责任。”

我觉得这么说似乎有点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嫌疑，我赶紧把话转了回来。

我说：“当然了，这些只是我对他个人的猜测，也可能，他这么做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做股票时，往往有很多想法，我是这么认为，无论有什么想法，只要能把钱赚来就是好的想法。”

李正平问：“你那意思是说，这个庄家也没损失？”



大 操 盘 手

我说：“现在看起来，不应该有什么损失。”

赵少山说：“反正你的手法够吓人的。大单子一个接一个，这在我们证券公司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笑着说：“我在上海时还不是天天都这样，习惯了。”

李正平问我：“那你今天为什么要突然全都卖了？”

我说：“我今天早晨已经和你们说了，这个庄家有的是时间，他想在这个价位上呆上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月，这是很折磨人的，他希望我们忍受不了这种折磨而割肉出场，然后，他再全部接过来，进而迅速拉升股票。”

胡艳不解地问：“这么大的盘子，他还在乎咱们这些筹码吗？”

我说：“这个庄家肯定是不在乎，但他看到我们果断地抢走本来属于他的股票，他已经估计到了我们已经看出他的行动意图，所以，他绝对不希望我们跟着他白白地赚很多钱，而且，我们的资金量虽然和他没法比，可是，作为一个散户也是相当可观的了，这些情况都是他要考虑的。”

我说的这些情况，我也没十分考虑清楚，我全部说出来，只是希望让李正平觉得，我采取的行动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我注意到，我说这些话时，李正平一直在倾听着。我继续解释道：“我也正是考虑到我们没时间等着他，所以，就采取了今天的突然行动。这几天，除了关注这个股票外，我一直格外留心大盘的走势。根据我计算的结果，今天，大盘应该往上走，可是咱们都见到了，今天一开盘，大盘就是跳空低开。但我注意到，大盘并没有出现一些可怕的迹象，我就判断出，今天的大盘将要产生极强的向上动能，就是说，大盘一旦开始向上涨的话，将会是非常迅速的。”

胡艳温柔地看着我，她偶尔还往我的碗里夹菜。赵少山



胜
者
为
王

为了显示他对证券市场的了解,不断地附和着我的话,他说:
“对对对,你分析得很有道理。”

我说:“既然这样,我就干脆再给这个庄家一个袭击。我们见到了,金水股份这个股票,这两天已经被人为地走坏了,各种技术指标都趋向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大量地抛售股票,肯定要引起人们的恐慌心里。我估计,我抛售之后,会有大量的跟风抛售……”

胡艳说:“你不是说这个庄家已经控制了这个股票吗?”

我说:“我所说的控制,也无非是说,控盘庄家能够拥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样子。他不可能也不敢逆市操作。股市中最大的力量,是市场的走势,这个力量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

李正平说:“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你是说就算你是庄家,也并不能为所欲为。”

我笑着说:“李总的眼光真是独到。不愧是领导,你能一下子就看到事物的本质。”

李正平谦虚地说:“我对股票是一无所知,你接着说接着说。”

我继续说道:“由于我突然抛售了大量的股票,使得股价急剧下跌。你们看到了,几乎就要跌停板了。应该说,这个股票是太不正常了,昨天这个庄家为了吸货还在偷偷地买股票,可是今天却有如此之低的股价没人要,这是不现实的。由于这个股票的突然异动,肯定会引起其他的中小投资机构的注意,送到嘴边上的肉谁能不要啊,所以,这个股票肯定会有人来抢的。但什么时候来抢是关键,我一直在注意大盘的变化,在大盘刚刚向上冲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机会来了。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几乎是第一个闯了进去,收购了大量的低价股票。”

胡艳看着我的眼睛问：“那么，你已经算到了这个股票会狂涨吗？”

我实实在在地说：“这是我所没有预料到了，我只知道，我们这个股票肯定会涨起来，因为就算没人要买这个股票，这个庄家也绝对不允许这个股票继续下跌的，那样的话，就意味着这个股票彻底走坏了，没有人再会关注这个股票，这个庄家辛辛苦苦培养的鸭子就等于飞了，这种损失是他所承受不起的，所以，这个庄家肯定会出面干预的。这也正是这个股票为什么一涨再涨。这个庄家很聪明，也是利用了大盘的启动，他借机发动了一轮新的行情……”

我不想说太多了，因为这里已经涉及做庄的技巧了。我要有所保留。

赵少山恭敬地对我说：“所以，这两天，你一点都不着急！”

我说：“如果你知道这些情况的话，你能着急吗？”

赵少山叹了一口气，说：“这些情况不是谁想知道就知道的。”

李正平也说：“小刘，你确实是这方面的人才啊！”

我说：“哪里哪里，这仅仅是刚刚开始。况且一次成功也说明不了什么。”

这时，我在心里还说，现在还不能说完全成功了。如果明天股价再突然下来了，我们还是白白欢喜了一场。



胜
者
为
王

二

晚上，回宾馆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好。但下车的时候，我心里却沉了一下。因为我见到了江婷正和一个个头高高的男孩，从台阶上走了下来。

台阶的边上停着一辆出租车。

江婷见到我们，她规规矩矩地站在旁边，给我们让路。胡艳和她说了一句话，李正平温和地看着江婷，说：“回家？”

江婷点了点头。

我想和江婷说话，但她没有把目光投向我，我有点失落地匆匆走进了宾馆。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后，马上来到了窗前。这时，那辆出租车已经走了。

我猜想，江婷一定是和自己的男朋友玩去了。他们会去玩些什么呢？

这么想着，我不知不觉地闹心起来。我明白，我这么想是没有道理的。但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每个人都有弱点，我的弱点就是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胡思乱想。

我回忆着刚才和江婷擦肩而过的情景。

江婷恭敬地和胡艳说着话，她温和地看着李正平，可是，她为什么不理我呢？

也许，我在她心里根本就没有任何位置。想想我为了让她没有丝毫风险炒股票而做出的努力，不禁有些伤心。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女人啊，都是这个样子！”



晚上,大约十点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江婷!我的心立刻兴奋起来。

江婷问我:“你今天股票炒得怎么样?”

我说:“还行。”

我的语气仍然流露出某些情绪,江婷察觉出了,她问:
“你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的。”

“我感觉你好像不太高兴。”

我说:“没有啊。”

江婷像审问似地说:“你肯定有什么事儿,快说,到底又怎么了?”

我很委屈地说:“我看你今天没理我,我心里挺难受的。”

江婷笑了,她说:“你说你这个人,不是你让我不要让别人看出咱们俩关系很好的吗?”

我也为自己的小心眼感到不好意思。同时,江婷的善解人意更让我惊喜。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耍赖地小声说:“那我也没说咱们见面连招呼都不打呀!”

江婷说:“那今天怨我,我向你道歉行吗?”

我开心起来,就逗她说:“你今天怎么这么温柔呢?”

江婷笑了,她忽然换了一个话题,问:“你今天见到他了。”

“谁呀?”

“装糊涂!”

我说:“你是指你的男朋友吧!”

江婷说:“你觉得他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

“他怎么好啊?”

“我看他长得挺精神的。”



胜
者
为
王

江婷没有出声。过了一会儿，我问：“你现在没和他在一起？”

“没有，我在家呢！”

“你们没出去玩呀？”

“玩什么呀？”

“玩什么不行啊，世界这么大，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可咱们这里可没什么玩的。”

我不吭声了。我想到，这么一个美好的女孩子，只能在一个很小很闭塞的城市里生活，而不能走出去看看外边的世界，那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我真想说，那我领你出去玩呀。这句话，我放在心里没有说出口，我想了想说：“江婷，我想请你吃顿饭行吗？”

江婷不吱声了，我有点难堪，我急忙解释说：“哎，你别多想，我只想请你吃顿饭而已……”

“什么时候啊？”听到她这样问，我心里高兴坏了，只觉得她的声音像仙乐般好听。我赶紧说：“看你时间！你说吧。”

“那就明天晚上吧，他这几天都是夜班。”

我差点没跳起来，一迭声地回答：“行行行，那你看几点呢？”

婷婷想了一下：“六点行吗？”

“太行了。”

三

早晨到股市前，我给赵长宇打了一个电话，我对他说：

“今天开盘你就把股票卖了！”

赵长宇说：“再等等吧，我估计还能往上涨涨。”

我不高兴地说：“你怎么回事？你今后还想不想合作了？”

赵长宇赶紧说：“好好好，我听你的，你别生气。”

我缓和了一下语气，说：“你就听我的吧，没错。”

赵长宇保证地说：“好好，我一开盘就卖它。”

事实上，我现在必须就把握这个快速赚钱的机遇。这么多年来，我心里同时也非常明白，“机会”在股市之中，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永远不会是“最后一次”，也不会是“时不我与”。想抓住每一个机会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是错过了一次机会，对自己实际上并没有损失，所以大可不必心理不平衡；一旦发热的头脑做出了决策，其后果却是极其恐怖、危险的，甚至将会使你最终丧失以后把握机会的实力。股市一年之中大的机会，不论行情如何，都有无数。只要我们能够在任何时候能保持冷静头脑，保持一颗平常心，真正地把握住其中的一次，就足以盆满钵满的了。

一般投资者都是在股价昂贵的时候想要买进，廉价的时候想要卖出，涨到巅峰时怕自己手上没有股票，跌到谷底时又想抛售，像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可能赚钱的。

我让赵长宇卖股票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今天，我要卖这么多的股票，弄不好还会引起下跌，另外，我也希望能尽快得到我的提成。

我现在太需要钱了，哪怕几千块钱，对我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和胡艳早早地就来到了证券公司。李正平上午有会，没有跟着来。我分析，他现在对我已经非常放心了。

我刚刚打开电脑，赵少山就走了进来，我见他在胡艳的胳膊上摸了一下，胡艳打了他一下，说：“讨厌。”



我装做没看见，赵少山问我：“今天卖股票吗？”

我说：“看看情况再说。”

赵少山有点疑惑，他问：“你今天不打算卖？”

我说：“咱们买了这么多的股票，不是说卖就卖的。”

赵少山点了点头，说：“这我明白。”

我不再和他说话，我打开电脑，分析着大盘的K线走势。今天很关键，只要大盘顺势走高，我就可以借高把股票全都卖掉。

上午开盘后，大盘走得很平稳，我们昨天买的股票，借着昨天的动能继续向上走。

我心里高兴坏了。

我调出了资金账户，胡艳知道我要开始卖股票了，她对我说：“你看这个股票是不是还要涨？”

胡艳太贪心了，也难怪，大多数股民中都普遍有两个弱点，那就是恐惧和贪心。

股票跌了就害怕，股票涨了就贪心！这种心理永远让自己处在被动之中。

在股市实战过程中，控制自己心中的那一些过分的贪婪，尽量相信自己所看到的真实现状，并正确理解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 and 技能，准确地、理性地判断研究，因此而作出的明智的推断，这也是一般投资者在市场之中，规避风险，成功致胜的最坚强保证！

我对胡艳解释说：“咱们有这么多的股票，要是等到最后恐怕就不好卖了。”

胡艳见我这么说，就不说什么了。

我开始聚精会神地挂单。为了不意外地引起股票的走势，我都是一批一批在少量地卖出股票。

比如，我要卖5000手，我就会800手、450手、670手……

分开挂单，这样，庄家一般不会察觉的。他以为这 500 手不是我一个人卖的。

大约卖了 40 分钟，我已经卖了快一半了。这个股票还在往上慢慢地走，比昨天的收盘价又涨 2 个点。

我注意到开始有大的买单要追风而上。

胡艳也看到了，她说：“你看剩下的是不是再等等。”

应该说，现在也确实是一个选择，我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一下子卖掉所有的股票，当然了，也可以利用这种上升的态势等等以便获得更大的利益。

胡艳见我犹豫起来，就鼓励我说：“小刘没关系，就算将来股票跌下来，我也不会埋怨你的。”

我心里想，得了吧。我操作股票历来是落袋为安。利润不到自己的账户上，是不叫利润的。

我对胡艳说：“咱们还是全都卖了吧！”

胡艳见我这么说，也不再说什么，她说：“那好吧！”

我不再犹豫，这次，我干净利落地把巨额卖单打了出去。

几笔大额股票成交后，股价立刻下来了。

但这时，这个股票的命运已经不是我所关心的了。

胡艳倒兴灾乐祸地说：“卖了就对了，你看股价下来了。”

我说：“咱们不管它了。”

说完，我就把电脑闭上了。我说：“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

说完，我站了起来。赵少山对我说：“你可真是个大手。”

我笑着说：“又怎么了？”

“你炒股票就跟玩似的。”

我说：“你别夸我了。”

我往外走的时候，胡艳问我：“你干什么去？”

我说：“我出去溜达溜达。”



胜
者
为
王

胡艳关心地问：“我和你去？”

我说：“你忙吧，我一个人去。”

胡艳还想说什么，见我这个态度，就问：“那你中午吃饭回去吃吧！”

我说：“再说吧！”

我现在着急去找赵长宇。尽管我现在已经给中南公司创造了几百万的利润，但我不能向他们提出任何要求。

我在他们眼里肯定早就是个富翁了。这个时候，我如果向他们提出要钱的话，他们又该怀疑我的身份了。

我现在只能去找赵长宇要钱。

我匆匆来到了股票大厅，走进去之后，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往常的这个时候，赵长宇早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了。可是现在，我四处看了半天，也没发现他的影子。

他干什么去了？

我心里有点发慌。我拿出电话拨打他的手机，他竟然关机了！

他怎么是这样的人呢？

我站在股票大厅里四处搜寻他的影子。我估计，现在他不应该走开的。

我看了看表，现在离休市不过1个小时，往常他都是等到中午闭市才离去，看起来，他是有意躲着我啊。

我想来想去决定到他的家去看看。

我走出股票大厅，外面的阳光温暖地照着我。我想着赵长宇曾经领我走过的路线，慢慢地沿着向北的道路行走着。

好在他的家离股票大厅不远，我找到了赵长宇家所在的楼房。我记得他家是在三楼。

我来到了他的家，按动了门铃，按完门铃，我就有点后



悔。如果赵长宇要是躲我的话，他就算在屋子里，也不会给我开门的。

我叹了一口气，正准备离开时，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屋子里传来了脚步声。

我屏住呼吸，脚步声在门前停止了。我故意大声地喊道：“老赵，是我，开门。”

门开了，赵长宇满脸通红地探出头，对我说：“你怎么来了？”

我说：“我找你有点急事儿，你的手机怎么没开呢？”

赵长宇问：“什么事儿？”

我说：“跟你姐夫联系上了吗？”

赵长宇说：“还在联系。”他忽然小声对我说：“你到楼下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下来。”

见我疑惑的目光，赵长宇解释道：“我屋子里有一个当事人。”

我点了点头，走下了楼。

我站在住宅楼的阴影里，默默地等着他。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一个身材苗条的女人从楼里匆匆地走了出去。她在我身旁经过时，用眼角的余光看了我一眼。

又过了一会儿，赵长宇走了出来，他对我说：“走，进屋呆会儿。”

我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在走廊里，我打趣他，说：“你的当事人挺漂亮啊！”

赵长宇嘿嘿地笑着说：“什么当事人，就那么回事吧！”

进到屋子里之后，我问赵长宇：“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不长时间。”

“股票卖了吗？”

“卖了，卖了。一卖完股票，我就跑回来了。”



胜
者
为
王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放心了。

赵长宇给我倒了一杯茶，他说：“这是黄山云雾茶，你品品。”

我喝了一口，觉得根本就不是什么名贵的茶叶。但我还是说：“不错，不错。”

赵长宇自豪地说：“是她给我拿的。”

我笑了笑，说：“你的胆儿太大了，你不怕被你媳妇堵住。”

赵长宇说：“你刚才按铃，真把我吓坏了，我真以为是我媳妇回来了呢！”

我说：“要真是她怎么办？”

赵长宇说：“她不可能在这个点儿回来。”

我又喝了一口茶，对他说：“这两天，你要抓紧时间和你姐夫联系联系。”

赵长宇问：“怎么了？”

“你就别问了，等到联系上，我再告诉你！”

赵长宇担心地说：“你不能和他联系上就把我甩了吧！”

我说：“不会。再说，股票这个玩艺儿不像别的，多买点少买点无所谓。”

赵长宇放心地说：“这我明白这我明白。”接着，他又开始吹捧起我来：“你可真神了！”

我说：“这有什么可神了？”

赵长宇说：“这个股票真是你做的？”

“我骗你有什么意义？”

我心里有点着急，赵长宇一直不提利润分成的事儿。他不说，我也不好说。我和他说了一会儿话。赵长宇忽然说：“刘先生，我得跟你说，我昨天，没有全部买这个股票。”

我问：“为什么？”

“我看那架势太可怕了，我怕套进去。”

我飞快地问：“那你买了多少？”

“我买了八万块钱的。”

我估计他在撒谎，他这样说的目的，是想少给我点利润。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既然这样，我还可以得到五、六千元。

赵长宇见我不说话，他说：“你生气了？”

我说：“没有。”我平静地说：“我不是和你说过嘛，你有这个想法是很正常的。换成我，我也得有所保留的。”

赵长宇似乎听出了我话里的话，他没有接茬，他说：“你放心吧，下次，我肯定听你的。”

我笑了，我说：“我希望咱们下次有更愉快的合作。”

赵长宇说：“这你放心吧，我们做律师的，最守信用了。”

说完，赵长宇看了看表，他对我说：“你现在有事儿吗？”

我说：“没什么事儿。”

他说：“你跟我回股市一趟。”

我和赵长宇很快又来到了股市，赵长宇在门口对我说：“你等一会儿。”

我看见他走进大厅之后，就向办理存取款业务的柜台走去。

我心里涌动着微妙的感觉。

过了大约十分钟，赵长宇来到了我的跟前，递给我一叠现金，他对我说：“这是你的利润，一共是六千，你点点。”

我平静自然地把钱塞进兜里，我说：“点什么呀！”

赵长宇显得挺认真，他说：“你点点。”

我说：“不用点了。”

赵长宇忽然小声问：“你看现在还有什么股票可以买？”

我想了一下说出了了一个股票。赵长宇掏出本记了下来，问我：“我什么时候买？”



胜
者
为
王

我说：“现在买就可以。”

“什么时候卖呢？”

我说：“这个股票将来会了不得的，你不要轻易地卖了。”

赵长宇见我这么说，就笑着说：“我明白了，谢谢你！”

我说：“不用谢。”

赵长宇见我是要离开，他实实在在地说：“中午，我请你吃饭吧！”

我说：“不用了，我回公司去吃。”

四

兜里揣着六千块钱，我觉得眼泪在眼圈里晃悠。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热泪盈眶。说真的，我曾经掌握上亿的资产都没有哭过，没想到，现在这区区的六千块钱却把我感动成这样。

也许是因为这六千块钱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获得的吧！

“在股市上输掉的是钱，赢得的是这一辈子也用不完的人生经验和经得起大起大落的精神财富！”这也许是曾经为上海滩第一代“股市大户们”的一个共同心声吧，也许他们是对的！但是，当你输掉了全部的金钱，你又能够得到些什么呢？你在拥有 100 万时，你也许能够有能力筹集到 200 万、300 万，甚至于 500 万的资金来开展自己事业！但是当你失去了这一切，成为了一个“穷光蛋”时，还有谁能够相信你，帮助你？你难道还能够筹集到几百万资金吗？

人是现实的，社会是残酷的！成者为王败者寇，相信这永

远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当你失掉了一切之后，纵然你能够拥有两辈子也用不完的人生经验和经得起大起大落的精神财富，又会有什么用呢？因为你早已丧失了再去运用它们的资格和能力！你的就是你的，别人看不到，也拿不去，更不相信！别人只不过仍然在重复着“你曾经的故事”而已！虽然世事如棋局局新，但是，历史却总是有“惊人相似”的一幕！我目前的好处，就是这里的人并不是十分清楚我在上海的具体情况，不然的话，“东山再起”的神话一定变得离我那么遥远不可及，那么缥缈。

我心情愉快地回到了宾馆的餐厅，心里默默地暗自念道：善战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之……

我想好了，中午吃完饭，回到房间好好睡一觉。

想到晚上和江婷约会的事儿，我更是感到幸福极了。

中午回到公司的餐厅时，见到胡艳已经在等我了。

胡艳显得很高兴，她对我说：“小刘，中午，喝点酒吧！”

我说：“好吧。”

反正下午也没什么事儿，稍微喝点酒，下午正好睡一觉。

胡艳给我倒了一杯啤酒，我对她说：“胡经理，我就喝这一杯啊。”

胡艳说：“你怎么又管我叫胡经理了，先罚你一杯再说。”

胡艳说话的语气很妩媚，我有点不知所措，我解释说：“别罚了，我喝酒不行。”

胡艳把酒给我倒上，并没有让我必须喝下去。她端起酒杯对我说：“为你今天的胜利，咱们喝一口，你随意，我干了。”

说着，胡艳喝干了杯子里的酒。看她这个样子，我想了想，一咬牙，也把杯中的酒喝了。

胡艳高兴地看着我说：“你干了！”



胜
者
为
王



我说：“我就喝这一个了！”

胡艳又要给我倒酒，我想要说什么，胡艳说：“这杯酒，我给你倒满，你喝不了，就摆在桌子上。”

我说：“这不是浪费吗？”

胡艳说：“浪费就浪费吧，多大个事儿呀，满杯酒放在桌子上好看。”

见她这么说，我也只好由她去了。现在的胡艳和两天前的胡艳判若两人。她说：“我发现你今天操作电脑的样子可帅了。”

胡艳说着，还把椅子往我身边靠了靠。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换了一个话题说：“我这两天的做法，你是不是在开始的时候有点不太理解。”

胡艳点头说：“有点。”

我说：“其实，我是故意这么做的。”

胡艳说：“是嘛！”

我解释说：“我本来可以找两个稳定的股票慢慢地做。但这样的话，我估计不会这么快就赚这么多的钱的。”

胡艳说：“你当时也确实把我们吓坏了。”

我说：“这你们也得理解，你们把我从上海请来，如果我按照常规做股票，你们也会觉得没什么意思的。”

胡艳说：“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稳当点，你要知道，我们赔不起啊。”

胡艳的话说到了我的心里。其实，我打算从明天就采取稳扎稳打的做法，宁可少赚点也不去冒太大的风险。

我和他们一样都是赔不起的。

我对胡艳说：“你放心吧，从明天开始，我肯定会小心谨慎的。”

胡艳温柔地看着我，她正想说什么，这时，她的电话响

了。

胡艳看了一眼手机显示屏幕，接通电话问：“什么事儿？”

胡艳边打电话边往我碗里夹菜。

电话里的声音很大，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胡艳说：“我现在过不去。”

胡艳看了我一眼，说：“没干什么，明天吧。”

电话里又说了些什么，胡艳不高兴地说：“还差这一天呢，我今天没心情……”

胡艳又说了一会儿，最后说：“你愿意有想法就有想法吧！”

说完，胡艳把电话合上了，接着，她又把电话拿出来。她把电话关机了。

她对我说：“来来喝酒。”

我说：“你有事儿的话，你就先忙去吧，我不用陪。”

胡艳说：“没什么事儿，再说了，我愿意陪你。”

胡艳把“陪”字说得很重。她端起杯说：“有时候，我觉得活着可没意思了。”

说完，她把杯中的酒干了。

我拿着酒杯不知怎么办好，胡艳放下酒杯用祈求的口吻说：“你能陪我把这杯酒喝了吗？”

我说：“好吧。”这时，我已经觉得不太舒服了。

我干了这杯酒之后，就更难受了。

胡艳说：“谢谢你。”

我说：“谢什么。”

胡艳又给我倒了一杯酒，我说：“胡……小胡，我实在是喝不下去了。”

胡艳也可能有点喝多了，她说：“小刘，我不强求你，我知道，你在心里可能瞧不起我……”



胜
者
为
王



大
操
盘
手

我说：“我怎么能瞧不起你呢！”

胡艳说着竟然眼里飘出了泪花，我说：“你别哭啊！”

我最看不得女人的眼泪！

胡艳强装笑颜说：“我没哭啊！我就是心里有点难受。”

说着，胡艳把杯中的酒又干了。她喝完，就用一种艾怨的目光看着我。

我心想，反正也难受了，也不差这一杯酒了。

我端起桌子上的酒杯，把酒喝了。胡艳高兴地在我的脸上摸了一下，她说：“谢谢你！”

胡艳的手很柔软，我感到身体里的血液快速地奔跑着。

我说：“谢什么？”

这时，胡艳又给我倒了一杯酒。我毫不犹豫地喝了。

胡艳也把酒喝了。

渐渐地，我看不清眼前的东西了，我的大脑也变得晕晕乎乎的，而胡艳一会像是王岚，一会像是江婷。

我说：“你今天怎么了？”

胡艳说：“没怎么的，我就想和你喝酒。”

我说：“咱们俩别喝了，这样喝下去，就得喝醉了。”

胡艳说：“醉就醉了吧！我一个女人都不怕，你一个小伙子还怕什么呀！”

我说：“我倒不是怕什么，我只是觉得很难受。”

胡艳说：“这说明你现在还是喝得太少，等喝多了，你就不难受了。”

这时，胡艳已经在我的身边挨着我坐下了，她身上名贵的香水味，刺激着我的欲望。在一种莫名的躁动中，我有点想伸手把这个女人搂在怀里。

我控制着自己，我残留的那一点理智还让知道她是谁，我也不想与这个女人发生任何关系。

胡艳和李正平的关系肯定不一般，我到这里不是来搞女人的，如果动了总经理的女人，就别想在这里干了。

何况她又不是我心里想着念着的那个女孩。哦，江婷，你在哪？

在一片模糊的状况下，我心神散乱得厉害。我觉得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做，可是我无法清楚地知道我身在何方，我应该往哪里去。

在恍恍惚惚中，我听见胡艳问我：“小刘，你在想什么？”

我口齿不清地告诉她：“我头疼得厉害！”

胡艳温柔地说：“那我给你按摩一下吧！”

在我说“不用了”的时候，胡艳已经站到了我的身后，她的手放在我的头上，轻柔地摩挲着。

说句心里话，确实非常舒服。

我对胡艳说：“谢谢你！”

胡艳嗔怪地说：“你老这么客气干什么！”

我说：“我不好意思让你为我服务。”

胡艳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愿意给你服务。”

过了一会儿，我说：“胡经理，不用了，我现在觉得好多了。”

胡艳说：“你怎么又管我叫胡经理呢！一会儿，再罚你一杯酒。”

这时，忽然传来了敲门声，我吓了一跳。

胡艳平静地坐在我的旁边，说：“请进。”

一位服务员走了进来，胡艳没说什么，服务员对胡艳说：“李总让你马上去一趟。”

胡艳不高兴地说：“你告诉他，我没时间。”

我现在清醒多了，我对胡艳说：“你有事儿你就先忙去吧！我现在已经吃饱了。”



胜
者
为
王

说着，我站了起来晃晃悠悠地走出了餐厅。

胡艳对进来的这个服务员说：“你扶着他点，把他送回房间。”

这个小服务员殷勤地走到我的身边，她大大方方地挽住我的胳膊，我赶紧说：“没事儿，没事儿，我能走。”

“我扶着您点。”

我心想，她要是江婷该有多好。

五

来到三楼的走廊之后，我就对服务员说：“你不用管我了，我自己能走。”

我轻轻地推开她，自己往前走，服务员担心地问：“先生，你能行吗？”

我说：“没事儿。”

我有点跌跌撞撞地自个朝房间走去。我不想让三楼的服务员看见我被别的女孩搀扶着。我害怕如果这个服务员知道了，她可能会在无意中告诉江婷，而我最不愿意让江婷误会。

回到房间，我重重地跌坐在了沙发上，我感到头仍然痛得厉害。

但大脑却格外地清醒。胡艳为什么要那么做？我觉得有些费解。

为了不心烦下去，我干脆站起来脱了衣服走进卫生间。在热水下的冲击下，我的醉意多少得到了点缓解。

刚洗完澡还没来得及走出浴室把衣服穿好，我听到门铃



响了。我只好披着大毛巾把门打开，却是胡艳站在门口。

我有点不好意思，刚想说请她在门口等一会，胡艳却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关心地问：“现在怎么样了？感觉好点了吗？”

我感激地说：“没事儿，洗个澡好多了。”

胡艳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摸了摸，她说：“我有点不放心你，你不能喝酒，今天看你喝了这么多，我真怕你有什么事儿。”

这时，我因为只披着毛巾站在她的面前，感觉浑身上下不自在。我说：“你先坐一会儿。”

说完，我拿着衣服，进了卫生间。

我擦干了身体，穿好衣服，走出了房间。这时，我见到胡艳已经把外衣脱了，穿着一套贴身的连衣裙。她的长腿裸露出来，刺激着我的目光。

胡艳笑着对我说：“房间里很热，我把外衣脱了，你不介意吧！”

我不置可否地说：“没关系。”

下边胡艳说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觉得太热了不舒服，可不可以在你这里洗个澡啊？”

我有点不知所措了。但我又不好意思拒绝。我既不想得罪她，就不能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再说或许她真的只是想用一下我的浴室而已。如果我拒绝，反倒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我故作大方地说：“你请便吧。”

听我这么说，胡艳莞尔一笑，走进了卫生间。

我听到卫生间的门被轻轻地关上了，但没有锁上。

卫生间里很快传来了淋浴的水声。

这种声音把我的心弄得乱七八糟的。这叫什么事儿？我



胜
者
为
王

很怕一会儿，胡艳出来会发生点什么事儿。

我坐在沙发上，头脑里紧张地思考着。说真的，我在理智上不想和胡艳有什么亲密的举动，因为他和李正平有着特殊的关系。想着想着，我惟一希望的是自己自作多情。

胡艳凭什么要和你上床啊，也许，她确实出于关心的角度。

这么一想，我渐渐平静下来。

过了一会儿，胡艳像我刚才似的，披着浴巾出来了，她自自然然地在我面前梳理着长发。

出于礼貌，我给她倒了一杯茶水，胡艳接过来说：“谢谢。”

胡艳偏偏要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白嫩的脖子和前胸隐隐地裸露出来。

我感到尴尬但身体却在不自觉中热了起来，为了镇定自己也为了提醒她，我故意问胡艳：“刚才李总找你干什么？”

胡艳撇了下嘴说：“没什么事儿，他喝多了。”接着，她又说道：“他找我主要是问问你的事儿，我把你好好夸了一顿。”

我说：“那就多谢了。”

胡艳说：“你咋老这么客气呢！”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这时，胡艳颇有意味地盯视着我，我装作没看见，她也不再说话。我们就这样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胡艳站了起来，她走到了桌子前，拿起了王岚的照片问我：“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女孩是不是？”

我说：“对，就是她。”

“她挺漂亮啊！”胡艳又把目光转过来看我，“小刘，你艳福不浅啊。”

我只是笑了笑。一提到王岚，我确实没什么可说的。

胡艳走到我的跟前，问：“你怎么不说话呢？”



我说：“我不知说什么好。”

“你现在一直忘不了她是不是？”

我笑着看着胡艳，胡艳更大胆地看着我，我说：“谈不上忘不了。”

胡艳坐在我跟前的床边，她说：“你别想她了，现在想她也没用。你现在要把全部心思都放在我们这里啊！”

在说这句话时，胡艳是用半开玩笑的语调说的。我顺水推舟地点了点头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有 any 杂念的。”

胡艳笑了：“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她忽然趴在床上，她对我说：“我的肩膀刚才好像扭了，你给捶捶行吗？”

我没有出声。

胡艳侧过身，对我说：“对不起，你现在很累是不是？”

实在没办法，我只能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替她捶了会儿肩膀，胡艳扬起身来说：“你要是累了就吱声，我可不想让你累着。”

这时，胡艳把双腿向两边分开，她身上的浴巾几乎掉了下来。

在这种被动的局势中，我一直在很辛苦地克制着自己。而胡艳这时几乎全裸出来的白皙的身子，让我的努力全部前功尽弃。

我能感觉到男性的本能让我痛苦得几乎要叫出声来。我很想逃开去，但是双腿却有如千斤重，让我移不动步子。

挣扎中，我听见胡艳娇声娇气地问：“你想要我吗？”

我压抑很久的欲念终于在她的公然挑逗下，像火山一样迸发了出来。

.....

随着高潮过去，我心里变得不安起来，刚才被情欲左右的思想，现在又变得清醒起来。



胜
者
为
王

我有点害怕了。

见我不说话，胡艳问：“你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的！”

胡艳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继续追问：“你到底怎么了？”

我说：“真的没怎么的。”

我不想用因为醉酒才发生这样的事为自己找借口。我不是柳下惠那样的君子，我只是个平凡而有血有肉的男人。但我确实不想和她发生这样的关系。不仅因为我并不喜欢胡艳，还因为自己的处境。

可是事情还是发生了，我把目前所处的微妙而复杂的环境，弄得更麻烦了。

我后悔没有能控制住自己。尤其在想到了江婷的时候，我几乎有了羞愧难当的感觉。

但我又不忍心让胡艳觉察到我这样的情绪，那样对她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羞辱。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样是不公平的。既然发生了这事，我是个男人，我必须承担起来，即使面对的是天崩地裂。想到这里，我觉得也该关心一下眼前这个与自己有了鱼水之欢的女人。为了缓和气氛，我问胡艳：“你今天心情是不是不太好？”

胡艳的脸色阴沉了一下，说：“你看出来了。”

我说：“有点。”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地问：“怎么了？”

“没什么，你别问了。”她落寞地对我说，“小刘，我的事儿，你今后不要问。”

我无所谓地答道：“我明白。”

胡艳说：“另外，咱们的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

这倒是我希望的，听到她这句话，我心里顿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说：“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胡艳接着说：“我今后不找你的话，你别主动给我打电



话。”

我心里很不痛快，她拿我当什么了？我没有吱声。

胡艳看出我不高兴了，便柔和了语气说：“你不高兴了？”

我说：“没有。”

胡艳说：“小刘，有些事儿，我不想说了，其实，我自己并没有什么自由。”

我明白胡艳所指，我故意地问：“你丈夫对你管得挺严是不是？”

胡艳摇了摇头，说：“他什么也管不了，小刘，你别问，我现在心里又闹起来了。”

见她这个态度，我就不再吱声。胡艳看了看表，说：“我得走了。”

胡艳爬起来穿衣服。穿上了衣服，胡艳又变成了我眼里过去的胡艳了。

化好妆，胡艳稳健地迈脚步走出了我的房间。

我躺了一会儿，起来走进了卫生间。卫生间依稀还留着胡艳的体香。

我打开水龙头，拼命地冲洗着。那种懊恼的情绪还一直攫取着我。

等洗完澡出来，我看了看表，已经下午五点多，我猛然想起，晚上六点和江婷约会的事儿。想起江婷，我的心再次变得愧疚起来。一种不洁的感觉，让我不能心安理得。

我甚至觉得我好像背叛了她。

可我算是江婷的什么人啊？我想起了江婷的男朋友，想起了我现在和江婷的关系。

其实我和江婷之间，什么都不存在。我只是喜欢她，而这种喜欢目前充其量还只是一种单相思。想到这里，我才稍许有了点宽慰。



胜
者
为
王

六

江婷怕我对周围环境不熟悉，她和我约在宾馆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上见面。我提前来了十分钟，但我来的时候，江婷已经婷婷玉立地站在路口了。见我过来，她主动地迎了上来。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来晚了。”

江婷说：“没有。是我来早了。”她沉静地解释道：“我担心你路不熟，就先来了。”

望着她那娴静而真诚的笑脸，我感到了一种迷失。

女人与女人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尤其是我刚从另一个女人的身边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的感触很深。不说我有意忘却的王岚，胡艳是一个风情万种让你有强烈的压迫感的女人。而眼前的江婷却能使你在浮躁的尘世中获得宁静。你的目光不能不被她牵制和左右。因为她的纯净，当我看着江婷美丽的眼睛时，竟然产生了一种要向她坦白的冲动

我安静地走在江婷的旁边。温情这时注满了我的心。我真想永远和她这样充满幸福感地走下去。江婷说：“咱们到哪去呀？”

我说：“你说吧，这里你比我熟。”

江婷问我：“你现在饿吗？”

我没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说：“你饿了吧！”

江婷说：“我不饿，如果你不饿的话，咱们就不吃饭了！”

我说：“为什么呢？”

江婷抿着一下嘴，说：“不为什么。”



我想了一下，敏感地问：“婷婷，你是不是不想和我吃饭啊？”不自觉间，我叫出了在心里叫了无数遍的那个亲昵的称呼。

见她没有责怪我的意思，我说得更诚恳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婷婷，我不勉强你！”

江婷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今天要是吃饭的话，得我请客。”

我奇怪地问：“为什么呢？”

江婷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她红着脸地说：“你现在不是没钱吗！”

我心里涌过了一股暖流，多好的女孩子啊！我略带了点鼻音说：“谢谢你为我着想，但我现在请你吃饭的钱还是有的。”

我觉得没必要对这个真诚地为我考虑的女孩子保密，于是详细地和她讲了我帮赵长宇炒股票而得到了六千块钱的事儿。

江婷在我讲完后，睁大了眼睛不加思索地问我：“你刚才说的那个股票，怎么没告诉我呢！”

看着她那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我说：“婷婷啊，你真是个小女孩啊！”

江婷疑惑不解地看着我。不容她继续说下去，我带着她走进了路边一家叫做“情人岛”的高档酒家。

我一直等到服务员把我点的菜都上齐了，才打算把其中的道理讲给江婷听。

我给她面前的玻璃杯倒满了饮料，缓缓地说道：“炒股票这个事儿，虽然说我比较明白，但直到目前我还不敢说，我就能做到百分之百成功。当初，我看到你那么相信我，婷婷，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感动啊。”



胜者为王

在她温润的眼睛的注视下,我不再想掩饰下去了。我不顾一切地说下去:“婷婷,你知道,我非常非常喜欢你!”

见到江婷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赶紧说:“你别怕,我喜欢你就是单纯地喜欢,我并没有什么非份之想。”

江婷抬起了头看着我。我继续说道:“婷婷,你知道吗,我让你炒股票后心理上就有了负担。说句心里话,我非常怕你因相信我炒股票却赔了钱。”

江婷点了点头说:“我明白。”

我说:“如果在以前,我不怕。那时,我有的是钱,就算你赔了的话,我给你补上就完了,可是前几天,你也知道,如果你真赔了,我连这些钱都没有……”

江婷明白了,她感动地望着我说:“你不让我买股票,就是想先赚点钱再说,是不是?”

我点了点头。

江婷继续说:“你帮助那个律师炒股票都是为了我对不对?”

我再次点了点头。

江婷的眼里湿润了:“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

我说:“婷婷,你是个美丽而善良的女孩,换成别人也会这么帮助你的。你不必有任何负担,我只是希望你获得最多的幸福。而对于我来说,你能相信我,能接受我的帮助,就是我的一种幸福啊。”

江婷脸红了,红得像一朵美丽的桃花!

可我真的只要这么多吗?看着她美丽的脸,我知道自己并不像说的那样高尚无邪。

我要她,这个女孩子是我的理想啊,我呻吟着从心底里喊出来。可是我配吗?我能吗?



七

早晨,吃饭的时候,胡艳和李正平也来到了餐厅。

我客气地对李正平说:“李总这么早就来了?”

李正平说:“我昨天晚上没回去。”他笑着看着我说:“感谢你为我们公司做的贡献。昨天,我本来要过来陪陪你,但我有事儿就没来,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说:“您太客气了。”

胡艳平和地望着我,她的表情很自然,仿佛我和她之间什么也没发生过。

我同样平和地望着她,我问胡艳:“你也来这么早?”

胡艳说:“我昨晚加班来的。”

我心里有数。我估计,昨天夜里他们两个人可能是在一起的。胡艳用“加班”这个词确实很有点意思。

吃饭的时候,李正平问了我今后的打算。我说:“我下一步主要是稳扎稳打,在咱们说好的一个月内,多为公司创造利润。”

李正平一个劲儿地点头。

胡艳坐在李正平的边上,我和她是面对面地坐着,我和李正平说话时,胡艳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我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好在早餐很简单,我们很快就吃完了。走出餐厅时,胡艳对李正平说:“上午,我陪刘先生到证券公司去,我得抓紧时间向他多学习学习。”



胜
者
为
王

李正平点着头说：“好啊！”

然后，他诚恳地对我说：“小刘啊，我希望你能把自己的本事，多向我们的胡经理传授传授啊！”

我说：“谈不上什么传授，我一定会多多地和胡经理切磋的。”

我和胡艳来到了证券公司后，关上房门，胡艳从后面抱住了我。她说：“你刚才要和我切磋，怎么切磋呀？”

我心里紧张起来，这不是在宾馆的房间里啊。拿开她抱在我腰上的两只手，我对胡艳小声地警告说：“你注意点！”

胡艳不解地看着我。我故作神秘地用笔在纸张上写道：“像这种房间的大户室里，证券公司一般都装有监视设备。”

胡艳看完之后安静下来，她坐在了我的对面的椅子上。

她也写了一个纸条递给我，上面问我：“真的吗？”

我说：“很可能。你记不记得前两天，咱们刚刚卖了股票，赵少山就来了，我怀疑，他在一直监视着咱们。”

其实，赵少山就算监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连接在一起的电脑网络，他用不着这样监视我们的。我这么说的目的，也只是想让胡艳在这里老实点。

胡艳果然不再有所动作了。

我一边看着电脑屏幕，一边问胡艳：“你昨晚加班都干什么了？”

胡艳笑了，她说：“缺德。”

我说：“我怎么缺德了？”

胡艳说：“讨厌，别说了，快炒你的股票吧！”接着，她认真地问我：“今天，你打算赚多少钱？”

我说：“这可不好说。”

“怎么办呢？”

我说：“我得看情况再定。”



胡艳趴在桌子上看着我，用她那自认为妩媚的眼神盯着我说：“我发现你可狡猾了！”

我奇怪地问：“我怎么狡猾了？”

“你心里想的事儿，从来不会说出来。”

我说：“我想什么没告诉你啊？”我心里有点闹得慌。看起来，昨天一时把持不住而和胡艳上床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麻烦。

我不由得叹了口气，胡艳问：“怎么了？你叹什么气呀？”

我只是说：“没什么。”

胡艳也算是个聪明女人。她想了一下，问：“昨天和我上床你后悔了是不是？”

我心里一惊，但还是装作疑惑的样子抬起头看着胡艳：“你说什么呢？”

胡艳也叹了一口气，她说：“其实我看出来了，你并不喜欢我。我昨天有点太贱了是不是？”

胡艳露出了委屈的表情，她这个样子，让我很不好受。为了不让她有受伤的感觉，我赶紧说：“你别多想，我刚才叹气是因为这个股票。”

我走到胡艳的跟前，在她前面的电脑里，调出了一个股票。我对胡艳说：“你看看它昨天的K线还那么好，今天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成交量太小了。价跌量减现象的出现，一般多为股价行情发展到了一定的上升幅度之后，开始需要调整的迹象日益明显，股价在控盘主力庄家的有效调控之下，开始逐步有计划地回档调整，但是，由于市场上的流通筹码基本上都被控盘主力庄家收藏，故此，筹码的锁定性能也就相当地良好。成交量随着场外浮动筹码的进一步减少而渐渐萎缩，后市趋势的发展主要要视控盘主力庄家的操作意图而定。若是价跌量减出现在跌势初



胜者为王



大 操 盘 手

期,则后市仍将会继续下跌一段距离,直至市场在新的资金愿意介入之时为止,短期内将会继续保持盘软的状态,后市在某种意义程度上是不容乐观。如果价跌量减出现在跌势已经持续一段时日之后,则表明此时市场上的买气依然不足,但是多头已有惜售的心理存在。虽然他们的实力还远不能左右行情趋势的发展,但是力量却同样不可忽视,行情虽然短期内不容乐观,但反弹已经在酝酿之中,一旦有新的资金进入市场开始吸纳,股价就会迅速地扭转颓势,摆脱目前所处的暂时困境。”

我心里非常明白,股票成交量的变化在无主力庄家资金有效地介入时,是无任何意义可言的。一旦有实力主力集团资金介入其中,其股票的形态组合与成交量的各种变化状态,都会处在控盘主力庄家的微妙调控之下。主力庄家的操作意图在整个操作运行全过程之中,或多或少地都会在成交量的细微变化中有所透露。其中,主力庄家也可以通过对成交量配合状态的调控,展示其相当熟悉的操盘技巧与做市目标,与之同时,又能用其影响力去强化已定趋势,充分调动、影响场外散户投资者的跟风热情或恐慌心理,为自己日后既定目标的实现奠定扎实的基础。

一般情况下,一段行情刚刚开始时,配合股价上扬的成交量是逐步增加的,直到无法再增加为止,行情也因之而暂时告一段落。遂后股价便开始进入了整理调节阶段,成交量则逐渐减少至一定的量后,基本上就会继续在一定的活跃状态下保持不变,直到另一轮行情再度升起,股价又继续开始上涨,成交量也开始逐渐增加。

股价在高位上维持不落,必须有相应的成交量为之奠定基础。股价在下跌之初,成交量就开始迅速或缓慢地萎缩下来,直到无法再萎缩为止,行情也因之而告一段落,遂后便开

1B保持
量度值

始进入整理调节状态。成交量在人气四散的情形下,交投则相对低落清淡,但仍保持一定的量度值,以用来维持股价。直到另一轮行情再度下挫,股价又继续下跌,成交量也开始再度收缩,直到出现地量。

市场上所谓的“天量天价,地量地价”,只是相对某一段时期而言的,具体的内容则需要看其当时的盘面状态,以及其所处的位置,才能够真正地确定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我接着说着股票技术分析的各种术语,显得一副完全进入股票世界里的表情。胡艳见我这样,也认真地听着,但我估计,她不会真正听懂什么的。

股票有时候就是这么回事,说起来可以头头是道,但做起来却是两码事儿。

我最后说:“本来,我以为今天可以在这个股票上大赚上一笔,现在看起来是没戏了。”

我说完,胡艳反过来安慰起我来了。她说:“没事儿没事儿,今天赚不着就赚不着呗。你这么有本事儿,还怕赚不着钱啊!”

我叹口气说:“话是这么说,但我还是觉得挺可惜的。”

见胡艳已经平静下来,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我把注意力真正地放在了股票上。

我很快调出了用麒麟短线王选出来的并打算今天要买的股票,这是一个我真正看好的股票,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它这两天就应该涨了。

我察看了一下这个股票的各种技术数据,觉得没什么大的风险之后,就开始慢慢地买起来。

胡艳走过来,见我已经打开资金账户,就问:“你要买股票啊!”

我点了点头,在工作的时候,我特烦别人来打扰我。



胜
者
为
王

胡艳说：“你怎么买这个股票呢？”

我说：“我估计它要涨了！”

“是嘛？”

胡艳坐在我的身边，认真地看着这个股票，她问：“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它要涨呢？”

我只好向她简单地讲解起这个股票要涨的原因，我一边说还一边继续下单购买。

我采取的是谨慎的对策。为防止被庄家识破，我基本上都是分批进行很少量的购买，也就是把大单子都完全分散成小单子。正如《孙子兵法》里所说的：“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知己，每战必殆。”

胡艳问：“这回你怎么买这么少呢？”

我说：“你不是让我谨慎点嘛！”

胡艳说：“你还挺听话呢！”

胡艳用撒娇的语气和我说话，我心里更烦了。

这个时候，我需要的是冷静而不能在情绪上有任何波动。我不再答理胡艳，而是静静地看着屏幕。

胡艳见我不和她说话，她知趣地坐回到她自己的座位上去。

在买股票的间隙中，我一抬头就能见到胡艳深情地注视我的目光。

我说：“你干吗这样看着我？”

胡艳说：“你现在的样子可帅了！”

我说：“说什么呢，你？”

我怕胡艳趁机和我说那些没用的，赶紧把头低下，继续



摆弄电脑。

按计划买完股票后，我站了起来。胡艳这时却认真地盯着电脑。我对她说：“我出去转转。”

胡艳抬起头问我：“你到哪儿转？”

我说：“我不走远，就到股票大厅去看看。”

我不想继续和胡艳单独地呆在这样的环境中。

胡艳知道我经常到大厅里转悠，就点了点头问：“中午回不回宾馆？”

看着胡艳有点暧昧的表情，我心头一紧，一边说“我看看吧”，一边赶快走出了大户室。

我来到了大厅里，刚刚走了进去，赵长宇从人群中窜了出来。在我还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他走到跟前拍了我一下肩膀，我吓了一跳。

赵长宇笑呵呵地问：“你还想昨天晚上的事儿呢？”

我愣愣地看着赵长宇，我心里紧张起来，昨天我和江婷约会，他知道了？

赵长宇见我不说话又问：“你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的。”

赵长宇说：“没怎么的你愣愣地看着我干吗？”

我说：“我被你吓着了。”说完，我自己也不由得笑了起来。

赵长宇很聪明，他说：“你昨天晚上肯定没干好事儿！”

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明白，他刚才是诈我。我故意问：“没干好事儿是什么意思？”

赵长宇笑了，他说：“我那天被你堵在我屋子里时，就没干好事儿。”

我会意地和他一起笑了起来。

我们又随便聊了聊，赵长宇就把这个话题放在了一边。



胜
者
为
王



大 操 盘 手

他对我说：“你告诉我的股票，也没怎么涨啊！”

我说：“你不能着急啊！”

赵长宇说：“你估计什么时候能快涨啊？”

我心想，他也太贪心了。我说：“我也说不好。”

我和赵长宇说话的时候，旁边有人不时地向我们张望。我心里警觉起来。这个赵长宇是不是和别人吹牛了！

这要是传到中南公司就不好了！

我对赵长宇使了一个眼色，赵长宇跟在我的身后，走出了股票大厅。

来到了一个角落里，我对赵长宇说：“我和你说的事儿，你一定不要告诉别人，那样的话，对我太不利了。”

赵长宇有点不高兴了，他说：“我知道。不早就和你说过了吗，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我见他不高兴了，就不再说这个话题。赵长宇很快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他问我：“这两天我和我姐夫联系上了，他想见见你！”

现在我可没心情见他姐夫了，但我还是说：“好啊！”

赵长宇说：“你见到我姐夫的时候，你要客气一点。”

我说：“怎么了，他是不是不相信我？”

赵长宇说：“有点。”

我问：“他怎么不相信我了？”

赵长宇想了一下说：“他说如果你真要是操盘手的话，绝对不会和我这种小人物合作的，连六千块钱都赚的人，绝对不会是操盘手的！”

我估计这些怀疑可能就是赵长宇自己的，我装糊涂说：“那你怎么和他解释的？”

赵长宇说：“我没怎么跟他解释，我就把你炒股票的事儿说了，我姐夫后来竟然认为你只不过知道这个消息罢了。”

我对赵长宇说：“既然你姐夫是这个样子，我就不见他了。”

说完，我就向大户室的门口走去。赵长宇问：“姐夫你不见了，那你今后还告诉我股票吗？”

我停下来，问他：“你现在是不是也在怀疑我呢？”

赵长宇说：“我其实早就怀疑你，但我觉得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已经帮助我赚钱了！”

我说：“赚钱和信任都是重要的，如果你不信任我，我今后再说什么，你也不会信的，我让你全买，可你非得买一半……”

赵长宇脸红了，我知道，上次，他没有和我说实话。

赵长宇说：“你是不是对我也不信任？”

我说：“我对你非常信任，不然的话，我也不会和你合作的！”

赵长宇说出了心里话，他说：“这几天，我在寻思，你这么个大个手，怎么竟然会和我合作呢？”

我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这你猜不出来吧！”

赵长宇说：“我确实猜不出来。”

我说：“猜不出来你就别猜了。”

这时，胡艳从门里走了出来，她向我们打着招呼，我对赵长宇说：“我得回去了。咱们今后再联系吧！”

赵长宇笑着点了点头。

我和胡艳上车之后，胡艳问我：“这个人是谁呀？”

我说：“他自己说他是律师。”

胡艳问：“他要干什么？”

我说：“他要帮我炒股票。”

胡艳不相信地问：“他要帮你炒股票，他是不是有毛病啊？”



胜
者
为
王

我说：“他没毛病。他帮我炒股票不是白炒，他要收取费用的？”

胡艳笑道：“他想要收多少？”

我说：“收取百分之三十！”

胡艳笑出了声，她说：“这个律师肯定是个骗子！”



大 操 盘 手

第四章

无情未必真豪杰

这个市场的投资者口口声声要战胜庄家，
其实战胜的又有几人呢？

根本就没有人能够了解职业操盘手“独立个体”的思想；也没有人能够体量他们在实战过程中所受到的那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压力；更没有人能够领会到他们手握着大资金时的那种煎熬般的痛苦！

风险大未必收益大，风险小收益未必小。风险与收益成正比，可以用在赌博上，但在股市中却未必是这样。

股市有股市的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可以在自己有充分把握时，下大赌注。我就是这样，只有自己能保证百分之九十九获得成功时，我才会下最大的买单。

现在，我之所以采用稳扎稳打的做法，不是躲避风险，而是我尚没有找到获取最大利益的机会。

像金水股份，我抓住了就狠狠地赚了一笔，这在胡艳等人看来，是冒很大风险的。

股市就是这个样子，越看似风险，其实就越没什么风险。有时，认为没什么风险时，却内含极大的风险。

股市里的学问有的可以学书本上的，也有很多不可能从书本上得到。

谁了解明白了股市，谁就可能成为股市里的骄子。

这些日子，我每天利用麒麟短线王选出来买的股票都不是很多，但是每天我都能赚取大约二十万到四十万之间，按理说，这样的成绩也算不错了。但我一直在股市众多的股票里，寻找一匹即将腾飞的黑马。我明白，要想快速增加利润，只有骑上黑马才能实现。

这么做，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需要凭借他们的实力迅速完成自己的计划。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仅仅给他们炒股票的，我必须实实在在地做一个股票，并使自己从中实实在



无情未必真豪杰

在地获取一笔巨额资金。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我必须表现出和别人不一样。

稳稳当当不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像开始我狙击金水股票时，如果当时没有那些惊心动魄的买卖，李正平和胡艳绝对不会对我另眼相看的。

我现在需要的还是这样的感觉。

当然了，在我更多理性的思考中，也潜伏着一种虚荣的想法。那就是，我想获得江婷真正的青睐。

我要让江婷知道我在这方面的特别才能，这也是我一直没有让她买股票的主要原因。

我要把最好的股票推荐给她。

为了让江婷对我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劝说江婷在不当班的时候，多到股市上去转转。

我要让她知道，炒股票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这样的话，将来她因为我而在炒股票上赚到钱之后，会对我另眼相看的。

我对江婷的这种感觉，某种程度上似乎仅仅是心灵的一种寄托。说真的，我不敢想象我会和她有共同的未来。

特别在我和胡艳有过亲密关系之后，我更对和她的关系不抱什么希望了。

人生有时就是这么回事。

当对美好的事物不抱太大的希望时，就会有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

这些日子，我一直过着简单的生活。在那天下午和胡艳发生关系之后，胡艳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我也不想去找她。

我们见面大都在股市的大户室里。但胡艳也不是天天跟



着我，她对我已经完全放心了。

二

这天下午卖完股票之后，我算了算约赚了二十七万。

我在电脑桌前刚刚站起，就接到了胡艳的电话。她问我：“你在干什么呢？”

我说：“我在股市呢？”

“今天怎么样？”

“还行。”

“赚了多少？”

“大约三十万吧！”

胡艳倒吸了口气说：“你可真厉害。”

过了一会儿，胡艳突然问：“你想我吗？”

胡艳挑逗的语气让我不能不有所反应，但我没有回答她。

但胡艳紧接着就用温柔的口气问我：“你晚上有事儿吗？”

我实话实说：“没有啊。”

“咱们在一起行吗？”

我心里有点不太情愿，今天是江婷值班，她要是看见胡艳夜里进我的房间，会怎么想呢？

胡艳说：“咱们俩不在你房间了，让别人看见不好。”

她很快说了另外一家宾馆的名字，并告诉我：“晚上，你打个车和司机说这个宾馆的名字，司机都知道。”



无情未必真豪杰



大
操
盘
手

我心里很矛盾，说我没有欲望这不太可能，我毕竟是个血气方刚的正常男人。在每天紧张的股市操作后的闲暇，我还是很想有个女人能滋润一下我枯燥的生命的。

我不敢这样去想江婷。她是我心中的纯洁的女神，我不会亵渎她。而且她有自己的人生，她可能永远也不会属于我。

胡艳怕我找不着，絮絮叨叨地嘱咐着我：“我晚上电话一直开着，你要是找不着，给我打手机就行。”

我想到我和胡艳已经这样了，那么就这样吧！

我干脆破罐子破摔道：“为什么不是现在呢？”

胡艳娇嗔道：“你这么着急啊！”但语气中并没有埋怨我的意思。

她沉吟了一会才说：“这样吧，你先回去呆会儿。五点钟你再出来行不行？”

我答应了，然后坐公司的车回到了宾馆。

在三楼，江婷站在服务台和我打着招呼：“回来了，刘哥！”

我没话找话地问了一句：“你今天值班？”

江婷点了点头。看着她端庄的样子，我心里叹道，今晚要是和江婷约会该有多好！

江婷见我不说话，便问我：“你在想什么呢？”

我只能对她说：“没想什么。”

我回到了自己房间，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换一件衬衣，就走出了房间。

江婷问：“你要出去？”

我点了点头。

在我即将走过她的身边时，江婷突然问我：“刘哥，你要干什么去？”

我有点窘迫地不敢抬头看她，含糊地说了一句：“我出去转转。”

“你到哪儿去转？”

见江婷今天从未有过的步步紧逼，我心里涌动着复杂的情绪。她真的这样介意我的行踪吗？如果是，她对我应该不是没感觉的。为了不至于太失态，我尽量轻描淡写地对她说：“我随便出去走走。”

然后我很快地转换了一个话题，“这两天去股市了吗？”

江婷说：“去了，有不少人对我可热情了，都向我推荐股票。”

我说：“向你推荐股票的人大都是男士吧！”

江婷眨动着美丽的眼睛说：“是啊，怎么啦？”

我没有直接回答她的提问，而是问她：“他们向你推荐的股票都涨了吗？”

江婷说：“没有。事后我还想，亏得开始时没买他们的股票。”

江婷说话的时候一直定睛看着我，她继续说道：“有个人热情简直过头了，他向我说有一个股票怎么好怎么好，说是马上就要拉高了，可是结果，他说的股票跌得最厉害。”

我问江婷：“你现在着急买股票吗？”

江婷充满了信任地对我说：“我不着急，一切都听你的。”

我点了点头：“你放心吧，这几天，我就会让你买了。”

这时，走廊里来了几位客人，我趁机对江婷说：“你先忙吧！”

江婷似乎还想说什么，见客人已经来到了跟前，她只好去和客人打招呼。这时我正好悄悄地离开了三楼。



无情未必真豪杰

三

我打车来到胡艳所说的宾馆，乘电梯来到了五楼。胡艳告诉我，是 506 房间。

我按动了一下门铃，门很快开了。

胡艳一下子就扑进了我的怀里。我推开她，说：“我得先去洗个澡！”

我开始脱衣服，胡艳撅着嘴说：“你跟我之间，就只有那一层关系吗？”

我无动于衷地在心里暗想：难道除此之外我和你还有其他的干系吗？当然，我叹道，还有雇佣关系，至少目前我还不能得罪胡艳。

没有回答她的话，我径直走进了卫生间。

洗完澡之后，我披着浴巾走出了卫生间。

我走到床前，坐在胡艳的身边。胡艳近身来亲我，但我躲开了她的嘴唇，直接把她按倒在床上，没有温柔也没有过渡地进入到我想要的程序。

在欲望的浪潮中，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丝悲哀，胡艳不是我爱的女人。但在我寂寞的时候，我又能怎样？记得曾有一个朋友过去对我说过，性是最好的运动。而现在性正是使我忘忧的最好的工具。我在这么想的时候，我想自己已经堕落了。

但堕落的责任我想是完全在我。



四

我和胡艳约会的这家宾馆的二楼，有一个不错的海鲜饭店。晚上十点多钟，我和胡艳来到了这里。

胡艳点了四样海鲜。她问我：“你们南方人都喜欢吃海鲜是不是？”

我说：“吃什么都行。”

我和胡艳相对而坐，我对胡艳的感觉就是这样，一旦和她发生完关系，我对她的感觉就减少了许多。

也就是说，我对她仅仅只有欲望。

我们要的菜陆续上来之后，胡艳对站在旁边的服务员客气地说：“你忙去吧，有事儿，我们再叫你！”

服务员笑了一下离开了雅间，临出门前，她客气地说：“两位请慢用。”

胡艳给我倒了一杯干红，说：“这个酒没什么度数，你喝点没关系的！”

我没有拒绝，我拿起酒杯，和胡艳碰了一下。我见到胡艳没有干杯，只是喝了一小口。我见状也喝了一小口。

这种酒虽然没有白酒那么辣，但也不怎么好喝。

胡艳拿着酒杯，问我：“这酒怎么样？”

我说：“还行。”

我低下头开始吃菜，说真的，我现在也确实饿了。

胡艳见我吃得香甜，就问我：“我点的菜好吃吧？”

我说：“好吃。”



无情未必真豪杰

胡艳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着闲话，慢慢地吃着，一点也没有急着要走的意思，与上次她事后急着要走的情形完全不一样。

我纳闷地问她：“你回去晚，你丈夫不着急吗？”

胡艳没有吱声，她拿着酒杯愣愣地看着我。我有点不知所措。我问：“怎么了？”

胡艳说：“我丈夫要是着急就好了。”

我没明白，我继续问：“这是什么意思？”

胡艳说：“我在外面干什么，他根本就不管。我死了，他都不会出来找我的。”

胡艳的眼里湿润了，女人的眼泪真是了不得，说来就来。

我说：“他怎么是这样的人呢？”

胡艳说：“这也不能怪她。”胡艳用餐巾纸擦了擦眼泪。

这时的胡艳显得很无助，我心里隐隐地产生了些许同情。

我说：“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胡艳摇了摇头说：“别说吵架，我连看他一眼都觉得窝心。”

我问：“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一个让自己不舒服的男人呢？”

胡艳当时没有吱声，她低下头，慢慢地喝了一口酒后，才缓缓地说出：“我跟他都是为了另外一个男人！”

我露出一副吃惊的表情看着胡艳。胡艳抬起头，没有表情地看着我，接着说：“我和一位永远不能娶我的男人好上了，我找现在这个丈夫主要是遮人耳目。”

尽管我多少已经猜出一些原因，但当胡艳亲口说出来时，我还是感到了震惊。



我愣愣地看着胡艳。

胡艳往我的酒杯里倒满了酒，她问：“你想知道这个男人是谁吗？”

我摇了摇头，胡艳问：“为什么？”

“因为你想告诉我的话，你自己会说，而你不想告诉我的话，我问你你也不会说。”我很客观地答道。

胡艳想了一下说：“这个男人是我们集团的，是谁我就不说了，我想，你也没有必要知道。”

我冷冷地想，你最好别说出来，说出来，反倒让我难做人了。我连忙转了一个话题问：“你丈夫知道你和这个男人的事儿吗？”

“他应该知道，但他一直装糊涂。”

“装糊涂？还有这样的男人？”我不解地问。

胡艳叹了一口气，说：“这么说吧，我等于养着他一样。我们结婚的房子、家具等等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拿钱买的。”

我心里为这个男人感到可悲。我不知道她丈夫会怎么想，反正我是不会做这样的男人的。

我问：“那今后你打算怎么办啊？”

胡艳看着我的眼睛，问：“你说呢？”

我心里一惊，胡艳不会趁机赖上我吧！我装作诚恳的样子说：“既然你和你丈夫是这样的状态，你就干脆离开他算了。”

胡艳说：“我曾经想过，但那个男人不让。”

“为什么？”

胡艳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她说：“他说我丈夫老实……”

胡艳不往下说了，我明白她的意思，这个男人想要把和



无情未必真豪杰

胡艳的关系长久地维持下去。

胡艳最后说：“我真想离开他。”

胡艳看起来是真想离开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胡艳的眼里又湿润了。

吃完饭，我本以为我们就此分手了。胡艳却说：“咱们俩今天都不回去了！”

我说：“你不回去能行吗？”

胡艳说：“没事儿。”

我和胡艳又回到了房间。

夜里，胡艳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我尽管困得要命，可就是睡不着。胡艳睡着以后，发出了轻微的鼾声，这种声音虽然不大，却使我无法入眠。

我心里装着太多的事儿啊。

大约天快亮的时候，我才进入了梦乡。

待我醒来，天已经大亮了。胡艳正坐在床前梳头。我问她：“几点了？”

胡艳看了一眼手表说：“快七点了。”

接着，她又说：“你起来吧！你先回宾馆，然后去餐厅吃饭。”

我问：“你呢！”

胡艳说：“我上午有点事儿，就不回宾馆了。”

我心想，她不回去更好。

我从床上爬起来，来到卫生间，迅速地洗漱了一下。

临出门前，胡艳忽然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她温柔地说：“亲爱的，我爱你！”

我匆匆地离开了房间。

在走出宾馆大门时，门童异样地看着我。我不以为意地



对他说：“给我要辆车。”

我上了出租车时，司机也异样地看了我一眼。路上，司机看着我的脸上问：“你脸上怎么了？昨晚是不是挺幸福啊！”

我把车里的后视镜转了一个角度，通过镜子看见自己的脸上留下了口红印。我赶紧笑着说：“我说别人怎么都瞅我呢？”

然后我用纸轻轻地擦着口红印，擦完之后，司机问我：“你是南方人？”

我说：“对！”

司机又问：“我们东北小姐漂亮吧！”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他说：“现在的小姐可坏了，临走时，故意在男人脸上留下什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回去之后让媳妇发现了，差点离婚。”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说真的，我也说不出什么。

我心想，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把脸上的口红擦掉了，不然的话，一会儿让江婷看见，不知她会对我产生什么看法。

让我没想到的是，江婷已经对我有看法了。我来到三楼，江婷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我。我有点发毛。

我对她说：“早晨好！”

江婷没有吱声，只是草草对我点了点头。

我有点莫名其妙，我怀疑，我脸上是不是还有没擦掉的口红。等走回到自己的房间，我马上来到卫生间，对着镜子仔细观察我的脸。

我的脸干干净净呀！

江婷为什么对我这个态度呢？

这时，电话响了，我赶紧跑出去接起了电话。是江婷，她不高地问：“你昨天晚上怎么没回来呢？”



无情未必真豪杰



大
操
盘
手

刹时我的心翻江倒海起来，但我还是平静地问：“怎么了？”

江婷说：“没怎么。”

我继续问：“婷婷，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我是怕你出事儿！”

我心中涌过了一阵热流。但经再次思量，我又觉得可能是我自作多情。但愿她担心我，不是怕没人给她炒股票。想到这，我轻叹了一口气。我说：“婷婷，昨天上海来了一个朋友，我一直在陪着他。”

婷婷说：“啊，是这么回事呀！”

接着，她又问：“是哪个朋友？”

我说：“你不认识。”

江婷笑着问：“是不是那个舞蹈演员呐？”

听出了她话语中的些许醋意，我开心地笑了。我说：“不是。那个舞蹈演员永远也不会来看我的。”

我这样声明是想让眼前这个姑娘明白些什么。停顿了一会，我考虑了一下对她说：“上海来的这个人很特殊，他会帮助我炒股票的，所以，我不想让你们公司的人看见，你明白吗？”

江婷说：“我明白了！”她歉意地又道了一句：“对不起！”

我疑惑地问：“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

江婷说：“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去找……”

我问：“找什么？”

江婷大大方方地说：“我以为你去找小姐了呢！”

怕我找小姐？那么她心里肯定已经有我了。证实了这个信息，我真是高兴坏了。我急着就问江婷：“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打手机问问我呢？”

江婷说：“我真想给你打来的，但我没好意思。”

我说：“那怕什么？”

江婷也笑着用南方人说话的语调，说：“我怕破坏你的好事儿呀！”

我轻轻地说：“小坏蛋！”

江婷也轻轻地说：“你才是坏蛋呢！”

我大胆起来，问：“你昨天是不是一直等着我来着？”

江婷说：“可不是怎么的。我真怕你被坏人骗了！”

我更加感动了。在如此落魄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女孩的关切，我刘寒实在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顾了。

江婷继续说道：“你那么老实，心眼又那么实在，我在想，你可别上坏人的当啊！”

看着她那纯真的模样，我差点失笑。我心想，我怎么竟然在她心里留下这样的印象呢！要知道，在股市做操盘手的人，大多是有着非凡思维的人，他们总是在与散户斗智斗勇，所以常常是他们玩别人，而不会让别人玩他们的。但我却诚恳地问：“你们这里有那么多的坏人吗？”

江婷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不和你说了，你去吃饭吧！”

说完，她挂了电话。我拿着电话呆呆地楞了好一会儿，才想到要把电话放下来。

走出房间去餐厅的路上，我又碰到了江婷，她拿着一个白色的瓷盆正下楼。

我问：“你打饭去吗？”

江婷点了点头。我说：“跟我到餐厅去吃吧！”

江婷笑着摇了摇头。我们沉默地并肩往楼下去。

江婷忽然问：“你那个上海的朋友走了吗？”



无情未必真豪杰

我有点心虚地回答：“走了！”

接着，我赶紧煞有介事地对她小声说：“你等我的电话，这两天，我就会让你买股票了！”

江婷好像还想说点什么，但最终她只是点了点头。

五

上午，我一个人来到了证券公司。刚刚走进办公室，经理赵少山就走了进来。

我们之间客套一会儿，我就坐在了桌子前，打开了电脑。

赵少山坐在了我的旁边。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脑屏幕，开市之后，我注意到，我前天买的股票已经有了一定的涨幅，我等待了一会儿，见到有足够的买单之后，我把曾经偷偷买进的股票，一下子就卖掉了。

赵少山没话找话地说：“你净干大手笔。”

我说：“这样省事儿。”

卖完股票之后，我马上开始留意下一支股票。

赵少山继续和我说话：“你刚才卖的股票，换成我，我就会一部分一部分的卖。”

我说：“我和你不一样。”

赵少山说：“我知道你比我厉害，我就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怀疑赵少山是装糊涂，这样的手法太简单了。我笑着说：“这是习惯吧！”

赵少山问：“一点一点卖不是会有更大的收益吗？我知道



你是一点点地买的。”

我笑着说：“我一点一点地买是为了防止让庄家识破，我一下子卖出去是用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多的财富，就是这样的。”

赵少山若有所思地说：“我明白了。”

我怀疑他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他这么说，可能是想来拍我的马屁。过了一会儿，赵少山果然问道：“你什么时候做庄啊？”

我笑道：“你着急了？”

赵少山说：“没有，我是想和你学学！”

我说：“那你可要交学费的呀！”

赵少山说：“这你放心，该交的我保证一分钱都不少拿。”

我明白了赵少山的意思，他是怕我将来不在他这里做股票。

“赵总，你就放心吧。只要在我做股票时你能完全配合我，我肯定会在你这里做的。”我许诺道。

赵少山果然兴奋起来，忙不迭说：“那我就先谢谢你了！”说着，赵少山从兜里拿出了一个信封。他递给我：“不好意思，一点小意思，请一定收下。”

我拿起信封看了一眼，按照厚度，我估摸着里面是一万块钱。我毫不犹豫地马上把信封重新塞回赵少山的兜里，我说：“老赵，你这是开的什么玩笑啊？”

说的时候，我的口气好像是很不经意的，但表情却显出了鄙夷和不屑。这使得赵少山有点不好意思。

赵少山搭讪着和我又说了一会儿话，就离开了办公室。

赵少山走了之后，我心里不由得想道，如果前些日子赵少山给我这个信封的话，很可能我会毫不迟疑地收下了，但



无情未必真豪杰

是现在已经与刚来的当初完全不同了，我已经不再太缺钱用。同时我也知道，收下这个信封是要冒着很大风险的。

估计赵少山也是一番好意，但如果我真的收下的话，他肯定会在心里瞧不起我。如果我连这点小钱都看在眼里的话，他会认为我能做大事儿吗？

就像那个赵长宇似的，我帮他炒股票赚了钱，他却对我很不信任。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收下他给我的钱。

可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在那种情况下，我只能那样做。

我不愿意在和我心爱的女孩第一次约会时，显出一副困窘的穷酸样。

我时刻想到我是个男人，男人就得有个男人的样子。

现在想来，我觉得自己还是相当幸运的，如果赵少山前些日子给我钱，我因为无奈而收下的话，我就非常被动了。

赵少山毕竟是和胡艳先认识的，胡艳这样的女人，很难说她和赵少山是什么关系。如果赵少山把给我钱的事儿告诉胡艳，胡艳肯定会对我产生怀疑的。那样的话，有很多事就不会像现在这种样子了。

只要胡艳到上海进一步调查一下，她很可能就会知道，我曾因崩仓而损失惨重……

我不敢往下想了，毫无疑问，那样的话，我将失去下边可能有的所有机会。

没了这些机会，我也可能永远就这么沉下去了！

想到这，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赵少山又来到了我的屋子里。我笑着调侃道：“你又来了？这次来干什么？”

赵少山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他说：“中午我想请你吃饭。”

我推辞道：“不用了，我回公司去吃就行了。”



赵少山赖着不肯走，他和我又聊了一会儿，半晌才说到正题：“刚才的事儿，你不要往心里去，我没有别的意思。”

看起来，我驳了他的面子让他想多了。我赶紧安慰他说：“赵总，你别多想，这个世界上，哪有不喜欢钱的，我不是不想要你的钱，而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要你的钱！干我们这行，都有规矩，不属于我们的钱，我们不会要的。”

听我这么说，赵少山的表情才轻松了许多，他吁出一口气来说：“是这么回事啊，刚才我还以为你嫌少呢？”

我接着又笑着问：“那么赵总，你刚才给我拿了多少钱？”

赵少山有点尴尬地说道：“一万美元。”

我故作惊讶道：“是吗，我以为是一万元人民币，要知道是美元，我早就收下了！”

赵少山见我这么说，又把手塞进兜里。我按住他的手说：“老赵，你也太实在了。你的心意，我领了。你放心吧，将来只要我做股票，我肯定会在你这里干的。”

赵少山很感动地说：“那我就先谢谢了。”

我摆了摆手：“哪用得着谢啊，咱们不已经是朋友了吗？”

见我说到这份上，赵少山坦白地对我说：“其实，这件事儿，我不是怕你，我主要是担心胡艳。”

我心里一动，但努力不动声色地问：“你怕她干什么？”

赵少山说：“你不了解她！”

我说：“我觉得她对你挺好的呀？”

赵少山有点不屑地说：“那都是表面的，女人的心说变就变的。”

我心里警觉起来，难道胡艳真的和他也有一腿。我装糊涂地说：“你想多了，我们在哪家做股票都没大碍的。再说，将来我只不过是一个操盘手，我说的话，胡艳会听的。”



无情未必真豪杰

赵少山说：“我的意思也就是让你跟他们提提建议什么的，我相信，只要是你说的，他们肯定会听的。”

我点了点头：“那是那是。”

赵少山还想说什么，但我抢在了他前头：“当然，赵总，我在这里也不能把话说死。我这方面，你就放心吧，我肯定会替你说话的，同时你也得做做胡艳的工作。”

赵少山问：“你看我怎么做好？”

我说：“你把这个信封送给胡艳不就完了！”

赵少山毫不掩饰对胡艳的轻视：“给她一万美元有点多了。”

我问：“那你觉得给她多少合适呢？”

赵少山刻薄地答道：“给她一万人民币吧，我看够了。”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

胡艳在赵少山眼里仅仅值一万元人民币，那么，我他妈的在赵少山眼里也就值一万美元而已！

赵少山似乎察觉了什么，他最后说：“小刘，你放心吧！我们这里因你取得的所有的利润，都会有你的一份的！”

我打断赵少山的话，说：“老赵，我不是说过了嘛！属于我的，我肯定要。不属于我的，你给我，我也不会要的。”

六

下午，我还是一个人呆在大户室里。我怕赵少山再来打扰我，就在里面把门锁上了。我坐在电脑前，调出麒麟短线王对所有股票进行全面搜索，认真地查找、分析着下一个目标。



应该说，在这之前，我已经确定了好几个目标。我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筛选出最有可能快速拉升的股票。

我记得很清楚，下午两点十六分的时候，我见到我过去不太留心的一个名叫“永力化工”的股票，突然连续出现尾数为4的买单。

我愣住了，接着我便开始密切地注意这个股票。

在做股票的时候，我们这些操盘手尽管不断地变化手法，但有一些行为细节，却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反复出现。

比如在我买卖股票的时候，常常喜欢用尾数为7的数量，像117、87、2177等，这是一种个人喜好。一般来说，大多数人喜欢用尾数为8的数字。

很少有人用4，因为4表示不吉利。但我在上海时认识的一个操盘手，却非常喜欢用4，而且他还总用114、514等这些更忌讳的数字作为自己买卖单的数量。

这个人名叫谭峰。他比我岁数稍大，在我刚到上海的时候，我和他关系甚好。

谭峰做股票十分凶狠，有个外号叫涨停板。以前，他在国外市场做过的股票，在拉升阶段，大都以涨停板的形式出现。

就是说，如果这个“永力化工”的股票是他做的话，我将会大大方方地乘上这个狂涨的快车。

我立刻密切地盯住了这个股票。看着这个股票K线图上变化莫测的形态与趋势，透过仔细研究了它前一段时期各种细微的数值的之间变化，我越来越有把握。我很快兴奋了起来。

从“永力化工”在K线上所反映出的各种数据上，我敏锐地觉察到：它已经结束洗盘阶段，马上就要拉升了。

这可是个太大的发现！这不仅能为我轻易创造利润，而



无情未必真豪杰

且，我也总算找到了一个能够向江婷推荐的股票了。

我曾经对江婷说，我告诉她的股票，可以每天上涨百分之十。我当时之所以和她这么说主要是让她信任我而走进炒股票的行列。

在茫茫股市中，找到一个连续多日能够疯涨的股票，实在是难上加难。

这个市场的投资者口口声声要战胜庄家，其实战胜的又有几人呢？根本就没有人能够了解职业操盘手“独立个体”的思想；也没有人能够体量他们在实战过程中所受到的那一种巨大而又无形的压力；更没有人能够领会到他们手握大资金时的那种痛苦！人们更多地只是看到他们曾经所运作股票的涨升幅度的大与小，以及他们所获取市场利润的多与少；却忘却了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群”，其工作性质、操作行为和处事方式等等方面，均要求他们必须经历的那一种非常人的磨砺与煎熬；以及他们在整体操作时须要顾及目标公司的态度、自身在市场中的形象、公司高层的压力等等各种情形的操纵与影响；还有他们须要虑及日后“功成身退”之时的待遇，能否与自身所付出的“智慧”与“辛苦”相符合。如果在他们为了一件“投资项目”的准备、策划、落实、操作，直至最后的出局而呕心沥血，费尽千辛万苦后，却这么轻而易举地就让人战胜了。是不是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真正的庄家，是不可战胜的，也是不可能战胜的！为什么每到结账的时候，就总有那么多亏损的投资者呢？战胜庄家只不过是某些人出于某种目地，所故意编排的一个美丽的“谎言”而已！

为了确保自己的推断是对的，凭着记忆，我回忆着谭峰过去做过的几个股票。我马上从电脑里，调出了这些股票的



大 操 盘 手

原始数据、信息发布方式以及K线走势，我用这些K线所形成的“态势”与现在的“永力股份”进行了一番对比，结果我乐了。

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主力庄家做庄成功的关键主要是必须看准市场的趋势方向，同时尽量为以后多创造一些条件。只要看明白了形势的正确发展，不管是“利多”还是“利空”都可加以利用。

做庄的主力庄家在很多的情形之下，始终都掌握着主动权。市场上的一般投资者在资金、技术、信息上都永远处于一种相对的劣势，所以，他们在对行情的分析、判断上，也就总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这是导致他们群体表现被动的客观原因。这个因素在市场上永远都会存在，也就永远会有这种被动性可以被庄家充分地利用。故此，许多大操盘手往往在习惯了某种具体的操作模式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就总是难以避免重复以前的操作技巧与方式。

这个股票应该是谭峰所为。跟庄须跟强势股，做庄须做弱势庄！这是我实战中至高无上的操作原则。我马上打开资金账户，开始偷偷地买进这个股票。

与此同时，我把电话打到了宾馆，转到了三楼服务台。

是江婷接的电话。

我对江婷说：“你现在能出来吗？”

江婷问：“干什么？”

我说：“你到股票大厅来，一会儿，我可能会让你买一个股票。”

江婷为难了：“我现在出不去啊。”

我知道，她们宾馆管理很严，一般情况，工作人员是不准请假出去的。



无情未必真豪杰

我想了想马上说：“这样吧，你把账户和密码告诉我，如果需要，我给你去买。”

江婷很快把账户和密码告诉了我。

放下电话，我没有马上给江婷买股票。她的资金量很小，我可以随时随地买进。我很贪心地想让江婷满意，我要给她买个最低价。

其实在股市中，最低价和最高价都是极偶然的，故意寻找最低价和最高价很不现实。

但为了江婷，我打算试试。我之所以敢于这样想和做，还在于我对谭峰的手法很熟悉。

为了确保成功，我想给谭峰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我已经有几个月没和他联系了。按理说，以我目前的情况，没什么特别的事儿，我是不会给这种人打电话的。

但为了现在的利益，我毫不犹豫地拨通了他的电话。

谭峰接到我的电话，显得很意外。电话里我的声音显出我的情绪非常低落。

谭峰说：“老弟，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无所谓啦，干咱们这行都免不了的。别灰心，机会总是有的。”

我表示接受：“那是那是。”

我像是没话找话地换个话题问他：“你现在一直还在做股票吧！”

谭峰说：“咱们这种人不做这个还做什么，做别的咱们也不会啊！”

在谭峰说话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听到了敲打计算机键盘的声音。我用眼睛扫了一下电脑，这时候“永力化工”的成交回报上弹出了一笔 384 手的扫单，随即将股票价格向上拉起了 9 分钱，这更加证实我的判断，刚才那些尾数为 4 的买单



极可能就是他买的。

我继续夸奖他：“谭哥，你是大手笔，和你在一起的日子真开心啊！”

谭峰听了我的话很高兴。其实，我后来和他也不怎么来往，因为我觉得自己比他做得更好。谭峰故作谦虚地说了一句：“什么大手笔，我也是在混日子！”

这时，我清楚地听到一声清脆击打键盘的声音。我感觉谭峰是又按了一下回车键。

这就是说，他可能又进行了一次买卖。

我秉住呼吸认真地注视着电脑屏幕，果然，屏幕上出现了一个744手的买单，再一次在图形走势上将“永力化工”股票价格向上拉升了一角钱。

现在可以毫不怀疑地判断，是谭峰在做这个股票，他现在已经完全将这个股票控盘了。一般而言，主力操作最重要的就是控制浮动筹码，场外股票的流动性越大，那么其参与者也就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会增加主力庄家控盘的难度；场外股票的流动性越小，那么人为影响的因素越大，就越容易出现忽涨忽跌的变化无常和跳跃性的走势。因此，控盘难度大小决定于留在场外未锁定筹码的绝对规模，未锁定筹码越多，控盘也就越困难，通过锁定筹码减少外面筹码的规模可以使盘子变得容易控制一些。

这时谭峰问我：“你最近在忙什么？”

我低沉地说：“现在我还能干什么，只能一个人呆着！”

谭峰叹了一口气，说：“其实，你现在的状态也很好。我有时就想好好呆上一阵子！”

我心中不以为然地“嘁”了一句：如果真到了我这个地步，你就不这么想了。



无情未必真豪杰

我由衷地苦笑了一下说：“咳，你可别这么说。”

谭峰最后说道：“老弟，我别的帮不了你什么，你也知道咱们这行的规矩。如果将来你需要用钱的话，你和我说一下……”

我谢过了他，就把电话挂了。

谭峰以为我给他打电话是想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情报，但他不会告诉我什么的。所以，他只会这么说。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他能慷慨地开口说让我有困难找他，我觉得谭峰这个人已经不错了。当然，他也很清楚，我绝对不会像要饭似的愿意接受别人的施舍。

七

晚上，回宾馆路过三楼服务台时，江婷站在那里。她笑着点头向我示意。

我也点了点头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周围还有别的女孩，我不适宜和她说什么。

在房间里，我不得不想自己为什么要对江婷如此偏爱的
问题。

难道仅仅是因为她漂亮吗？

我在心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不是！

我已经被这个美丽沉静而单纯的女孩彻底地迷住了，从第一次见面起，她所带给我的震撼，其实是上天赐予的命中情缘的一种启示。我们肯定会发生些什么，我越来越肯定地认识到这一点。起码，我现在早已无法割舍对她的牵挂和在

意了。

我想这应该就是爱情了。

我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等着江婷打电话过来。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有人按响了门铃。我打开房门一看，却是江婷拎着水壶笑咪咪地站在门口。关上门后，江婷把热水瓶放下，然后大大方方地坐在了我对面的沙发上。

见她定睛地看着我不吭声，我笑着问她：“股票着急了是不是？”

江婷却说：“我才不着急呢。”

我逗她说：“你的同学可要催你还钱了，你还不着急？”

她笑着很有信心地说：“有你在，我才不担心呢！”

见她这样说，我就正色地对她说实话：“我明天想给你买一个叫做‘永力化工’的股票，可能会买到最低的价格。”

说着我站了起来，来到了桌子前，打开了电脑。江婷把凳子搬到了我旁边坐下。

我从电脑中调出这个股票。我不断地调整着各种K线图，向江婷讲解着这个股票现在到了什么地步。

我清楚，江婷对我的讲解肯定不会懂得多少的。但她还是很认真地听着。

我这么给她讲可能是一种多余。但我还是想说给她，把我现在能讲给她听的话都说给她。

讲着讲着，注意到，江婷的脸向电脑屏幕接近了。这样，她的身体几乎靠着我了。

我心里沸腾起来，一时难以自制地把手搭在了她的肩上。

见江婷的身体微微颤动了一下，我就赶紧把手拿了下來，一边还在心里埋怨自己的唐突。



无情未必真豪杰

我对江婷说起了谭峰，说起了他操作时喜欢买卖的数字尾数为4。

江婷马上问我：“那你喜欢几？”

我说：“我喜欢7。”

江婷就笑了。

我疑惑不解地看着她。

江婷说：“7是不是表示妻子呀，是不是说明你非常喜欢你妻子啊？”

我说：“没有这个意思，我现在还没妻子啊！”

这似乎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我和江婷很快都回避了。

最后，江婷问我：“大户室里是什么样子啊？”

我想了一下问：“你明天是不是休息啊？”

江婷点了点头。

我就说：“这样吧，如果明天胡艳不去，我就领你到大户室看看。”

江婷点了点头。

江婷走了之后，我坐在椅子上呆了好长一段时间。

吃晚饭的时候，胡艳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问我：“今天股票怎么样？”

我知道，她心里关心的只有赚没赚钱一件事。

我说：“今天很一般。”接着，我讲了这两天大盘走势不算太好等等。为了让胡艳明天别跟我到股市去，我说：“我估计这两天都没什么戏，我寻思明天就不操作了，我怕逆势操作有风险！”

胡艳听我这么说，就不加思索地表示了同意。

最后她问我：“那你明天干什么？”

我说：“没什么事儿，我就上街蹓跶蹓跶买两本书吧。”



胡艳勉强地问：“用不用我陪你去？”

我连忙说：“不用了。”

第二天，果然胡艳没有去。我来到了股票大厅门口时，见到江婷已经站在那儿了。

等到送我的公司的车走了之后，我走过去领着江婷走进了大户室。

江婷显得有点拘谨。直到进了办公室，我把门关上之后，她才放松下来。

江婷坐在沙发上四处扫视着。她满脸稚气地说：“这就是大户室啊！”

我笑着看了她一眼，就准备开始工作。我打开电脑察看了一下资金账户情况，接着又去打开江婷的账户。

奇怪的是，竟然没有打开。我想了一下才明白，江婷的是散户账户，在大户室的电脑里是禁止操作的。

我马上给赵少山打了一个电话。我找了一个巧妙的借口，吩咐赵少山通知有关部门把江婷的账户调进大户室管理系统。

在我打电话过程中，江婷就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放下电话后，江婷问我：“我的账户在这里不能用是不是？”

我说：“没事儿，我已经打电话安排完了。”

江婷脸上露出了不想给我添麻烦的表情。

一个善良的好女孩啊，我在心里感慨着。

这时，我再次调出江婷的账户时，账户已经可以开通了。

为了减轻她心理上的负担，我急忙对江婷说：“你看已经可以用了，一会儿你就可以在这里买了。”

江婷很认真的说了句：“谢谢你，刘哥！”

这是她第一次直呼我的名字。虽然她客气的口吻让我心



无情未必真豪杰

中有些不快，但我还是为她不再客气地称我“刘先生”而高兴。

江婷站起来，坐在了我的旁边。她突然像想起什么似地问我：“胡经理不会突然进来吧！”

我说：“不会。”接着，我把昨天对胡艳说的话告诉了她。

江婷天真地看着我说：“你还会说谎啊！”

我赶紧申辩道：“我这可是为了你啊。我怕她来打扰你！”

江婷定睛看了我好一会儿，她微叹了口气说：“刘哥，你咋对我这么好呢？”

我装作没听见地对她说：“一会儿，到最低价位时，你自己操作电脑进行交易。”

江婷说：“你给我买吧！我在旁边看就行！”

我说：“没事儿，这里和散户买股票都差不多。”接着，我详细给她讲解了操作买卖的过程。

开市以后，我的大脑立刻严肃起来。昨天，我已经偷偷地买了一千多万元股票，今天，我打算再买一些。这次我不会像上次那样买得太多，我不想过早地暴露目标。

在我买股票的时候，江婷看着屏幕惊奇地说：“天呀，你买这么多呀！”

看着她那兴奋的小模样，我心中一阵喜欢。

为了转移自己想把她搂进怀里的突如其来的欲望，我打岔说道：“你看着这个‘永力化工’，一会儿它还要往下跌。等到跌的时候，你就用你的账户去买。”

江婷疑惑地问：“你怎么知道它一会儿还要跌呢？”

我说：“我太了解这个谭峰了。”

我和江婷讲起了我刚认识谭峰时候的事儿。

当初我在上海时，我见过谭峰做一个股票的情形。经过



吸货、洗盘，在马上要拉升的时候，他却突然把股价打了下来。

我当时特别疑惑，曾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你不怕别人跟进来抢你的股票吗？”

谭峰就给我讲了一部电影里的情节。他对我说：“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南征北战》。在那部影片的最后，当敌人准备逃跑的时候，敌人却突然发动猛烈的炮击，这是为了让我军以为他们要进攻了，其实，却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逃跑。他们要为自己的逃跑创造时间。看电影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些敌人可真他妈的狡猾。而现在我也学会了这样的手法，在拉升前我就要突然把股价打下来。你看着吧，没有人敢跟进来的！”

对我的叙述，江婷可能没有听明白，她说：“我没看过那部叫《南征北战》的电影。”

于是我继续对她解释说：“我说的意思是这个谭峰在让股票涨起来之前，为了转移别人的视线，他会故意降低股票的价格！”

江婷明白了，她说：“他会吗？”

我说：“你看着吧！一会儿，股票就得降下来。”

说完这些话，我也有点后悔。我说得太主观了。一般来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变化无常的，作为谭峰，他也不见得总重复着自己过去的手法。

如果一会儿股价始终不下来，我可就丢丑了。我发现我很在乎江婷对我的看法。

而为了让她对我有个好印象，我可真是费劲心机啊。

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这又是何苦呢？我这么做无非是想让江婷买到最低价，其实，这对她来说，确实没有太大的必



无情未必真豪杰

要。

我在她的身上是不是有点太细心了，我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呢？

在我这么想的时候，江婷忽然指着电脑屏幕说：“你看股票的价格下来了！”

这时，一个个巨大的抛单飞了出来，股价一下子被打下去4个多点。

我看了一下盘面，站起来，把座位让给江婷，对她说：“你坐在这儿！”

江婷问：“干什么？”

我说：“买股票呀！”

江婷有点不好意思，我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拽到椅子上，我说：“快点。一会儿赶不上趟了。”

江婷赶紧坐在椅子上，她笨拙地敲打着键盘，我不断地提示着，把她的资金账户调了出来。我让她输进去一个价位，她那点微不足道的资金很快就成交了。

我指着电脑上一个小量的成交显示，对她说：“婷婷，这就是你买的。”

江婷显得很兴奋，她站起来，把座位让给我说：“你快给公司买吧！”

我笑着说：“不买了。”

江婷不解地问：“为什么？”

我说：“我要买的话，就非常多，我要是买多了，这个谭峰该察觉了，他可能会改变主意不把股票拉起来了。”

江婷看着电脑上刚刚完成的一笔笔大的成交量问我：“你看不是有很多在买吗？”

我说：“这是谭峰自己卖又自己买回去了，假如这些股票



让别人买走了，他一定不高兴的！”

江婷理解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不是说过了嘛，这就叫敌人逃跑前要轰一阵大炮一样。他就愿意这么做。你这时候买是最合适的。”

江婷可能还是不太理解，我认真地给她讲解着。我心想，如果换成别人，我可能就没这个耐心了。

江婷看着电脑上那些巨大的卖单，又问：“那怎么还有这么多的卖单？”

我说：“这些卖单大都是谭峰自己挂上去的，他就是想吓唬别人，他在心里是不想真的卖的。你看着吧，一会儿，这些卖单就没有了。”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这些卖单真的就没有了。江婷瞪大眼睛说：“你看真的没了！”

我心里也在奇怪，今天我这是怎么了？简直快成神仙了！

江婷佩服地看着我说：“刘哥，你可真了不起！”

江婷说完就笑了，我问她：“你笑什么？”

她说：“那我说了，你可别不高兴。”

我说：“你说吧，我不会不高兴的。”

江婷一边用眼睛瞟着我，一边吞吐地说：“动画片《西游记》里，猪八戒总对孙悟空说，猴哥，你可真了不起！”

原来这个沉静的女孩子还有这么活泼的一面啊！我开心地看着她：“行，我是孙悟空，你就是猪……美人！”

在我们说笑的时候，这个股票像飞起来一样很快逼近了涨停板。我算了一下，然后对江婷说：“婷婷，你现在已经赚了大约 400 多块钱了。”

江婷看着升起的 K 线，平静地说：“是吗，我一个月的工资，才 400 块呀！”



无情未必真豪杰

我为江婷面对金钱的定力感到钦佩。我想我认识了一个难得的好女孩。之所以她对我产生了魔一般的影响，可能除了彼此生命信息的碰撞以外，还有她的美丽、善良和人品。虽然我是在用金钱涨落去表现我的事业，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是在这个特殊的行当中，用金钱的涨落，去表现和实践自己的天赋才能的。

过了一会儿，江婷似乎想起了什么，她小声问我：“刚才，股票低的时候，你没有买，是怕股票不涨吗？”

我点了点头。她这么说是猜中了我的心理的。

接着，江婷更直接地触及到了底里：“你是为了我才不买的吗？”

我愣了一下，当时我确实是这样想，于是也那样做了的。我再次肯定地点了点头。

这时，靠我很近的江婷忽然在我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她感动地说：“谢谢你，刘哥！”

这一个吻让我心里美极了，我心想，我为婷婷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中午，快到吃饭的时候，胡艳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她问我：“你在哪儿呢？”

我看了江婷一眼，还是决定实话实说：“我在股市！”

胡艳问：“你不是今天不去吗？”

“我在街上蹒跚没什么意思，就来了。”

胡艳说：“你撒谎！”

我心里一惊。我说：“我没撒谎。我真的很在股市。”

江婷见我这么说，愣愣地看着我。

胡艳在电话里用审问似的口吻说：“我问司机了，他说你今天早晨是坐车去的股市，你根本就没上街。”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用不高兴的语气说：“这有什么关系呀，我今天是先到的股市，然后上的街，最后我又回到了股市，就这么回事，我有必要撒谎嘛！”

我说话的声音很大，胡艳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下，说：“你喊什么？”

我见江婷愣愣地看着我，我把语气缓和下来，说：“我没喊啊！我就是觉得你挺有意思。本来，今天我是想告诉你点好事的！”

胡艳带着委屈的口吻说：“我也只是问一问吗。”

然后她赶紧问：“哎，你要告诉我什么好事儿！”

我说：“我现在没心情和你说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再说吧！”

胡艳的口气明显地软了下来，她问：“那你回来吃饭吗？”

我冷冷地说：“回去吃饭。”

说完，我关上了手机。

江婷紧张地注视着我，问：“怎么了？”

我有点气不过地说：“没怎么的。胡艳说我跟她撒谎了。其实，我真的没撒谎。”

江婷笑了。她调皮地向我挤了下眼睛说：“你本来就撒谎了嘛！”

我真想说：“那还不是为了你吗！”但话到嘴边，我没说出这句话。我相信就是不说出来，江婷也会明白的。

江婷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本来中午我想请你吃饭的，现在看来，只有等到晚上了。”

我说：“晚上你真的请我吃饭吗？”江婷点了点头。

我兴奋地问：“那几点啊？”

江婷温柔地看着我：“随便，几点都行。”



无情未必真豪杰

八

中午在餐厅吃饭的时候，胡艳还在埋怨我：“你跟我喊什么？”

我抬头扫了她一眼，根本不想再说什么，就低下头继续吃自己的饭。

胡艳给我倒了一杯酒：“看不出啊，刘寒，你的脾气还不小呢！”

看她一脸幽怨，我也忿然，“不是吧，我看你脾气倒是挺大的，无缘无故说我撒谎！”

胡艳叹了一口气说道：“也可能是我弄错了。我上午闲着没事儿问司机你上午去没去股市，他很肯定地说你坐他的车去了。我就想，你这个人怎么还会撒谎呢？”

我说：“你也是太多疑了，就算我上午没去逛街，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胡艳说：“也是。可是当时我只想，就这么点事儿你都骗我，那么你会不会从一开始就在搞鬼。”

听了她的话，我不由得紧张起来。我反问道：“你说我能搞什么鬼？”

胡艳却笑了，她用娇嗔的口吻说：“谁知道你在搞什么鬼呀！”

我定定地看着她：“你这么聪明，就算我搞鬼，也瞒不过你呀！”

胡艳扁了下嘴：“那可不一定。”



为了转开这个话题，我谈了今天购买了“永力化工”股票的事儿。胡艳一下子高兴起来：“好啊，刚才我看电视，好像看见这个股票上排行榜了，今天涨了百分之十四吧！”

我淡淡地答了一句：“对。”

胡艳急切地问我买了多少，我告诉她约买 1600 万元。

胡艳惋惜地问我：“你怎么没多买点呢？”

我解释道：“我怕买多了让庄家察觉，他一不高兴就会把我套住。”

接着我就这个股票进行了技术分析。我要让胡艳感觉，我买这个股票是有着充分考虑的。

胡艳一个劲儿地点头，其实我说的很多话，她未必能听懂。她的神态让我感到她有点心不在焉。

我问：“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不太舒服？”

胡艳说：“没怎么的。”她把杯中的酒喝了之后，忽然说：“我想离开他！”

我心里一动，装糊涂地问：“你想离婚！”

胡艳看了我一眼，说：“我想离开那个男人。”

我小声地问：“你们吵架了？”

胡艳摇了摇头，她不再说话。过了一会儿，她问我：“你住的三楼有个服务员叫江婷的你认识吗？”

我心里一动，但却拿出一副思考的样子问：“你说的是不是那个长得挺漂亮的女孩？”

胡艳点了点头，她笑着说：“我估计你能认识。”

我说：“我们见面总会打个招呼什么的。这个小女孩挺文静，也挺有礼貌的。”

胡艳饶有兴味地说：“我给你们介绍介绍怎么样？”

我反问道：“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把她介绍给我，你什么



无情未必真豪杰

意思啊？”

胡艳又叹了一口气：“不说了。”

我和胡艳都低下了头，闷闷地吃着饭。我心里泛起了嘀咕：胡艳察觉什么了？

快吃完饭的时候，胡艳还是忍不住地开了口：“那个男人看上这个江婷了！”

我急忙问：“就是你说的那个挺有身份的男人？”

胡艳点了点头。我继续问：“你是不是惹他不高兴了？”

胡艳又不说话了。

吃完饭时，胡艳问我：“今晚我和你在一起，好吗？”

我沉默着没有回答。胡艳马上问：“你晚上有事儿？”

我不得已地说：“没事儿。”

胡艳狐疑地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半天，最后她问我：“你有女人了？”

我一脸平静地笑了笑，问她：“那你说吧，晚上咱们到哪？”

胡艳看着我想了一下说：“还是那家宾馆吧。”

为了打消她的疑虑，我飞快地问：“几点？”

胡艳想了一下，说：“晚点吧！十一点怎么样？”

我点了点头：“好吧！”

我估计，这个时间，我和江婷也该吃完饭了。

九

晚上见到江婷的时候，我故意问她：“今晚，你想请我吃

什么？”

江婷说：“你想吃什么？”

我真想说：“吃什么都没关系，只要和你呆在一起就行。”

但这种话，我只能在心里想想，我不会真的说出来。

我问：“婷婷，告诉我，你想吃什么？”

江婷说：“我想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吃什么？”

我笑着问：“你今天还真的是要请我呀？”

江婷认真地说：“你以为我在和你开玩笑啊？”接着她就解释道：“刘哥，其实我早就想请你吃饭了，但你别多想，我可不是因为你帮我炒股才想请你吃饭的。”

我说：“那是因为什么呀？”

江婷乖巧地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你对我挺好的。”

我和江婷边说边走。后来，我领着她来到了路边一家简陋的小吃店的门口，江婷拒绝道：“不，咱们别进去了，到一个好一点的饭店里去吧！”

我骗她说：“我想尝尝你们这儿的小吃。”

进了饭店，我点了两样非常普通的小菜，江婷说：“这么点菜，你能吃饱吗？”

我说：“我一点也不饿。”

我和江婷慢慢地吃着饭。我想起胡艳说李正平喜欢江婷的事儿。我心里觉得堵得慌，真要是那样的话，江婷将来的命运就不知道了会是怎样的了。

我问江婷：“你晚上出来，你男朋友知道吗？”

江婷说：“不知道。”

“他没问吗？”

“问了。”江婷吃了一口菜后，接着告诉我：“我对他说单位有事儿。”



无情未必真豪杰

我说：“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江婷说：“今年，或者明年，谁知道呢？”随后，她微叹了口气，幽幽地说：“可我一点也不想结婚。”

我刚想继续这个话题，江婷忽然问我：“胡艳中午没生气吧！”

我说：“她生什么气呀？”

江婷笑着说：“她这个人就是爱生气。你没跟她说，我上午到你们大户室去了吧！”

我逗江婷说：“我说了！”

“你说了！”江婷瞪大了眼睛，她说：“你跟她说这个干什么呀？”

我说：“我说怕什么的，我就说咱们在门口碰到的。”

江婷的脸红起来，她说：“你怎么跟她说这个呢！”

我笑了：“你还真信啊？如果我真跟她说的话，那我不就成了傻子了吗！”

江婷攥起小拳头，轻轻地捶了我一下：“你骗人，我刚才真以为你和她说了呢！”

我有点好奇地问她：“你好像有点怕她似的。”

江婷说：“我不是怕她，她这个人挺怪的，特别最近看我们时总不用好眼神，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得罪她了！”

我问：“她这个人是不是挺坏的？”

江婷笑着说：“坏不坏我可不知道，反正，刘哥，你最好离她远点。”

我心里微微一动，我问：“怎么办呢？”

江婷说：“不怎么的，我怕你被她迷住，你说，胡艳是不是挺漂亮的？”

我说：“那得跟谁比了，胡艳跟我比是漂亮，但跟你比她



就……”

江婷说：“你别说了，她其实比我漂亮，我就是比她年轻。”

我说：“不仅仅是年轻，最主要的是你比她可爱。”

听了这话，江婷显得非常高兴。

我们有说有笑地吃完了饭，抬起手背我看了看表，发现时间还早，我就问江婷：“你着急回去吗？”

江婷说：“不着急，问这个干什么？”

我说：“我想领你去玩玩！”

“玩什么呀？”

我说：“你想玩什么呢？”

江婷小小的脸上带着点喜悦，羞怯地说：“玩什么都行。”

我开心地征求她的意见：“咱们去打保龄球，行吗？”

江婷说：“我从来没有打过呀。”

我不相信地说：“是吗？你男朋友没领你去过？”

江婷情绪低落地说：“他从来没有领我出去玩过。”

我心疼地安慰她说：“别埋怨他了，我领你去玩就得了！”

江婷的话让我对她更多了一种爱怜和呵护的心理。

江婷忽然有点疑虑：“我们一起去别人不会看到吧！”

我开解她说：“就是看到了又怎样？咱们俩又没做什么坏事儿，你说是不是？”

江婷释然道：“你说的也是。”

江婷和我高高兴兴地来到了一家很不错的保龄球馆。

球馆里的人不是很多，我先买了十局。其实，我对玩这些东西也很外行，但做江婷的初级老师还是有资格。

江婷玩得很投入，起初，她只是对球馆豪华的设施感到新鲜。她说：“以前我曾经想来这里玩玩，可我男朋友就是不



无情未必真豪杰

带我来。他就怕花钱。”

我劝慰她：“他这么做也对，要不他拿什么娶你呀！”

江婷低低地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

我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也许将来江婷可以做我的妻子。想到这儿，我若有所思地看了江婷一眼，正好碰上了江婷专注的目光。

我们像触电了似地同时避开了目光的交织。

我开始手把手教她打球。

江婷很聪明，她很快就能把球打得有模有样了。打完十局的时候，她还打出了两个全中。我用她喜欢说的话，夸道：“婷婷，你可真了不起啊！”

她笑了，歪着头看着我说：“你才了不起呢！”

看着江婷那不加修饰的天真，我建议再打十局。

婷婷猛醒了似地看了看表，犹豫着说：“算了吧，刘哥，如果回去太晚，我妈该惦记我了。”

我只好作罢。

我把江婷一直送到她家的楼下，婷婷下车之后，我对出租车司机说：“你等一会儿，我马上下来。”

出租车司机说：“那你得把车费付了！”

婷婷对我说：“刘哥，你不用去送我上楼了，我不害怕。”

这时，我已经把一张五十元的交给了司机，我对他说：“你先等我一会儿！”

我和婷婷向楼里走去。楼道里因为没有灯亮而一片漆黑。在上楼的过程中，江婷一直挨着我，直到走到她家的门口。

在她掏出钥匙要去开房门的时候，江婷小声地问我：“你说那个司机会不会现在已经走了？”



我意味深长地大胆地说：“他走就走吧！只要婷婷不走就行了！”

江婷没有说什么，她只是温柔地注视了我一会，对我说：“刘哥，你回去吧。”

我点了点头，慢慢地又走下了楼。楼道还像刚才那么黑，但我的心却已经变得亮堂堂的了。我兴奋地想，我前面的路或许也会像我的心情一样，变得越来越明亮吧！

十

晚上十点多钟，我来到了胡艳所说的宾馆。这时，胡艳已经来了。她问我：“怎么才来呢？”

我说：“你不说让我十一点来吗？”

胡艳说：“你晚上干什么去了？”

我说：“没干什么。”

胡艳微微笑着，我估计胡艳往我的房间里打电话去了，我就说：“我闲着没事儿就到附近蹓跶去了。”

接着，我向她讲了我一个人去打球的事儿等等。胡艳问：“你一个人打保龄球有意思吗？”

我敷衍道：“没意思又能怎么办？”

胡艳看着我说：“如果我想和你去的话，你愿意和我一起玩吗？”

我又用我惯常的沉默作答。我很清楚，如果她真想和我一起出去，我的回答可能是“不”。

胡艳过来吻了我一下，牵着我的手往床边走。但我却兴



无情未必真豪杰

致肃然。

胡艳不高兴地问：“你今天怎么了？”

见我又不回答，胡艳有点火了，她坐了起来，说：“你肯定是找小姐去了。”

我也不高兴了：“我到哪里去找小姐？你要是这么想我，就太没劲了。我不愿意被人这样不信任。”说着，我站起身来，要往房门处走。

胡艳看着我没有吱声，在我拧动门把手的时候，胡艳忽然哽咽起来，大声问我：“你就这么走了是不是？”

随之哭了起来：“你们都不要我了。”

听到她这样说，我的心里实在有些不忍。想了想我又走回到了胡艳的身边。

在激情的刹那，朦胧中，我觉得胡艳的侧面很像江婷的样子，我心里于是叹息着泛起了一丝柔情。

我闭上眼睛把胡艳紧紧地嵌入了胸口。

十一

“永力化工”第二天果然又暴涨了！和我一起在大户室里的胡艳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刘寒，你可真了不起。”

这句话从胡艳的嘴里说出来，让我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我集中精力注视着这个股票。

胡艳问我：“你今天想卖它吗？”

我说：“再等等，看看情况。”

胡艳却有点着急了。她说：“我看卖了算了，反正我们已



经赚钱了。”

我讨厌看到胡艳那一点气沉不住，而又颐指气使的样子。但我不动声色地说：“卖不卖不能凭感情用事！”为了让她别再烦我，接着我又补充说：“永力化工已经完全被庄家牢牢控制了，现在市场人气旺盛，这个股票，我估计再有个百分之二十也没问题。”

胡艳不相信地看着我说：“真的吗？”

我说：“我看没问题。当然了，我每天都得全力监视这个股票的一举一动。”

胡艳说：“这有什么可监视的？”

我说：“有时庄家出货时，也用涨升的方式。”

见胡艳疑惑的样子，我对她解释说：“你看买单这里出现有这么大的买单，很多散户肯定也没少挂。如果控盘庄家认为有必要出货的话，他把价位一压，就会偷偷地把自己的买单撤下来，这样散户的买单就挂在了前面，这时庄家便可以大量地抛售股票了。”

胡艳听我这么一说也紧张起来，她仔细地观察着电脑屏幕问我：“那你看现在像庄家在出货吗？”

我说：“现在还没有这个迹像。”

其实，我这么说的目的还是让胡艳相信我是凭能力在炒股票而不是凭机遇。

胡艳说：“那你可得看好啊！咱们好不容易赚的钱别再没有了。”

我说：“你就放心吧！不会的。”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表面上依然显示出紧张的样子，但我心里一直非常自信。我知道，谭峰的性格，他一旦拉升股票，没有百分之四五十的利润，是不会住手的。



无情未必真豪杰

婷婷在这几天里，每天的脸上都挂着美丽的笑容。她见到我，总是偷偷地说：“刘哥，我今天又赚了400多块钱。”

我也笑着对她小声说：“你明天还能赚400多块钱。”

在这个股票真的向上涨到百分之四十五的那天，我觉得差不多了。

当时，胡艳也在大户室，胡艳说：“今天又是一个百分之十几，这个庄家好凶悍哟。”

我算了算利润，我大约已经给中南公司赚了将近1000万了。

我对胡艳说：“我看今天咱们就应该把股票卖了。”

这时，胡艳已经变得贪婪起来，她说：“我看明天还能涨。”

我说：“可能，但我现在没有这个把握了。”

看到我坚持的样子，胡艳最后还是无奈地点了点头：“既然你要卖，我听你的。”

我说：“再等等也行。”

过了一会儿，我来到了卫生间，我给江婷打了一个传呼。江婷很快回了电话。我问她：“你在哪儿？”

江婷说：“我在股票大厅呢！”她高兴地说：“今天，又涨了。”

我对她说：“婷婷，明天可能还涨，但我没有把握了。为了安全，我建议你今天就把股票卖了，你同意吗？”

江婷很干脆，她说：“行。我什么都听你的。”

于是我就对江婷说：“那你现在就去卖了吧。”

江婷说：“好的。”

回到了大户室，我密切地注视着“永力化工”的交易情况。



我估计差不多江婷已经把她的股票卖了之后，就调出了资金账户，把我曾经偷偷购买的这个股票一下子全部抛售出去。

我的单子很大，这几天，由于没有多少抛单，谭峰没有用特大单挂在下面的中途位置上。所以，我的一个大单子飞出去，一下子把股价打了下来。

股价立刻出现波动！

我心想，就算股价完全掉下来也跟我没关系了。我刚才之所以让江婷先卖也是考虑到我出手之后，股票可能马上就会发生变化。

不让江婷有任何损失，是我在让她进入股市后的放在第一位的原则！

事后，江婷在见到我时满脸崇拜地对我说：“刘哥，你真神了，我刚把股票卖了个最高价，股价就下来了！”

我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



无情未必真豪杰

第五章

大手笔

就市场的实战而言，自身所控制资金总量的多与少，是决定控盘主力庄家命运的关键所在！事先目标操作策划时的周与密，则是决定控盘主力庄家日后利润状态优劣程度的根本问题！而控盘主力庄家操作目标股票的主要负责人的经验程度与应变能力的好与坏，则是决定目标股票图形形态走势的重要因素。



江婷在“永力化工”这个股票上大约赚了 2400 多元。股票卖了之后，江婷对我说：“刘哥，我当时如果把我妈的那 5000 块钱也拿来，肯定会赚得很多哦。”

如果换成别人说这话，我肯定得训斥她。但对江婷，我只有柔情。对这个还没搞懂股市是什么就赚了钱的清纯的女孩子，我有足够的宽容和耐心：“婷婷，没关系，今后有的是机会。”

江婷说：“有机会你还能告诉我吗？”

我说：“只要有把握，我肯定会告诉你的。”由于我不打算再操作了，我劝江婷先把钱都取出来，把借别人的钱先还掉，江婷照办了。

我闲着没事儿，就陪着她来到了股票大厅。江婷取出钱之后，她很高兴地一个劲儿地说：“刘哥，我一定得好好请你！”

江婷用这种方式感谢我，我心里不知怎么产生了一种酸楚。

我摆了摆手说：“算了吧！”

江婷看出了我的情绪，她关切地问我：“刘哥，你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的。”

江婷看着我还问：“刘哥，你不高兴了！”

我说：“没有啊。”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我对江婷说：“最

近，我可能还要炒股票，等到炒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江婷看着我说：“刘哥，你是不是要走了？”

我说：“我现在还走不了。但是，你放心吧，就算我走的话，我将来也会用电话告诉你买什么股票的。”

在股票大厅说话的时候，周围有一些人瞅着我们。我对江婷说：“你先回去吧！别把钱弄丢了。”

江婷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大厅。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走远了。我想，我这是干吗。我让江婷难受了，再说我帮她真在图什么吗？那我可太小人了。

正想着这件事儿的时候，赵长宇来到了我的跟前，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问我：“这个女孩是谁呀？”

我平静地看着赵长宇说：“我妹妹。”

赵长宇坏笑道：“什么妹妹，是表妹吧！”

我说：“是我亲妹妹。”

赵长宇撇了一下嘴，不再说这事儿。他问我：“最近，你都买什么股票了？”

我说：“我什么也没买。”

赵长宇见我不大搭理他，就说：“刘先生，我想谢谢你！”

我奇怪地问：“你谢我，谢我干什么？”

赵长宇说：“你忘了告诉我那两个股票了，它们现在都涨得很好。”

我这才想起曾经告诉过他两个一般的股票。这两个股票虽然一般，但也都会有一定的涨幅。我说：“那你好好留着吧！”

赵长宇问：“你看我留多长时间？”

我说：“半年吧！”说完这话，我离开了大厅。

我来到证券公司找到了经理赵少山。



在经理办公室，赵少山见到是我来找他，他显得很高兴。他说：“你买的股票简直涨飞了，你可真了不起。”

我说：“没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我的运气好一些罢了。”

赵少山说：“你太谦虚了。”他煞有介事地说：“我发现越有学问的人越谦虚。”

我不愿意和他说那些没用的，我对赵少山说：“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股票全都卖了，最近我想休息休息。”

赵少山看着我问：“需要我做什么吗？”

我说：“你把这些日子经我手交易的所有股票，打出一份详细的清单。在这个清单里，要特别盖上你们的公章。”

赵少山说：“行行行，我马上就给你办。”

说着，他立马打了个电话，把我说的要求告诉了手下人。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你坐着等会儿，一会儿，就出来了。”他颠颠地走到饮水机旁给我泡了一杯茶水。待我端起杯子后，他问我：“你现在怎么不炒了？”

我告诉他：“我太累了，想休息一下。”

赵少山问：“你不是要走吧？”

我说：“我一时半会还走不了。”

磨蹭了半天，赵少山问了他早想问的问题：“你们什么时候做股票？”

我不确定地说：“大概是快了吧。”

在我和赵少山说话的当口，一位小姐拿着厚厚的一叠计算机专用纸走了进来，她对赵少山报告说：“赵总，我都打出来了。”

赵少山看了一眼，把这些纸递给了我。我大概浏览了一下，就放进了兜里。我对赵少山说了句：“谢谢你了”，然后站起身来。



赵少山挽留道：“中午别回去了，在我们食堂吃饭吧！”

我推辞道：“不了，我回宾馆去吃。”

赵少山说：“我让我们张小姐陪你吃怎么样。”

刚才进来送纸的那位女孩也便温柔地看着我。我笑着说：“你这什么意思啊？”

赵少山大笑道：“我想给你使美人计呀。”

我也笑道：“那你不怕我将计就计呀！”

这时，赵少山一边笑着，一边放肆地把手放在了女孩的脸上。他说：“那可太好了。”

可那个女孩却有点不高兴了，她把赵少山的手打了下去，还说了声：“讨厌。”

二

离我和中南公司签定的协议的完成大概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我知道，这段时间如果我继续炒股票，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收入。但我不想再操作了。现在我已经完成了预定的计划。

做任何事都应该见好就收。股市是最能体现风云突变的地方，我可不想因小失大。

我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把一个月来如何运作中南公司近五千万资金的过程一五一十地写了出来。

在这个报告里，我运用专业知识，分析了我运作过程中所运用的各种技巧和方法。其中最主要的目的，是想把自己巧妙地美化了一下。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现在我虽然已为中南公司创造了很高的利润,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我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

我们这些人有时最担心的不是怕做不好股票,而是怕最后投资方背信弃义,不给我们应得的利润分成。

这种事儿我们经常碰到。很多公司在开始的时候,都答应得很好,可是,到了结算的时候,却以种种理由少给甚至不给我们应得的部分。

对于我们来说,也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与这些机构签定的协议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而我们自己又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和。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人们在看到巨额利润之后,往往心态都会发生变化。

连一个小律师赵长宇本来答应好好的事儿,在见到利润之后,也想方设法地少给了我一些利润。

我已经早就懂得了,人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现在我对中南公司能否兑现我该得的大约 100 万的利润,心里确实没有什么数,但我不是轻言放弃的人。

晚上快到吃饭的时候,我打了个电话给胡艳。一听是我,她便问:“什么事儿?”

我说:“晚上咱们一起吃饭吧。”

胡艳有点犹豫,我赶紧追加了一句:“咱们在餐厅吃饭。”

胡艳同意了。

吃饭的时候,我把我写的报告及那些记录炒股成绩的纸张一起交给了胡艳。胡艳简单地看了看问我:“现在不是还有一个星期吗?”

我说:“我已经提前完成任务了。”



大手笔

胡艳说：“你再多赚点怕什么？”

我说：“我现在再怎么赚，也都是赚的小钱，如果让我做一个股票，咱们可就赚大钱了。”

接着，我说了我酝酿已久的相关计划。看上去胡艳听得很认真。

听完了我说的所有的话后，胡艳说：“我会尽快把这些材料报告给李正平的。”

我加重了语气道：“你最好快点。现在，很快就要出现新的行情了。”

胡艳又具体问了一些细节。吃完饭，胡艳一点表示也没有。我知道，她今天晚上一定会很忙，也难怪，她周旋在三个男人之间，能不忙吗？

第二天中午，胡艳打电话给我，说李正平中午要陪我吃饭。我估计，李正平已经看完我的报告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李正平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看到他这样，我心里才算踏实下来。李正平说：“小刘啊，你挺了不起啊！”

我谦虚地说：“这没什么。”

胡艳坐在我和李正平之间，不断地给他倒酒。李正平劝我道：“小刘，你也喝点。”

我象征性地喝了一点点儿。胡艳说：“小刘，我们李总全干了，你可没干啊。你是不是不想要奖金了！”

听胡艳说得半真半假的，我心里也不由得有些打鼓，我端起了酒杯赶忙说：“好好好，我干就是了。”

把酒干了之后，我开始对李正平说正事儿：“李总，我之所以提前把任务完成，主要是因为我想尽快为咱们公司自己操作一个股票，就是说，咱们亲自做庄。”



见李正平认真地看着我，我说：“根据我的预测，股市将
要出现新的行情，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会给我们做庄造成一
定的麻烦。”

李正平问：“你做股票还要依靠大势吗？”

我说：“倒不是说我们要依靠大势，但我们必须要顺应大
势。如果逆市操作，我们也能取得一定成效，但那样我们会付
出很多不必要的代价。咱们做股票是为了要赚取最大的利
润，如果代价太大，我们不是就亏了吗！”

李正平点了点头，他问：“如果你做这个股票，需要我们
做什么？”

我说：“很简单，得马上筹集足够的资金。”

李正平问：“得需要多少钱？”

我说：“最低二个亿。”

李正平沉默了。

胡艳又把三个人的酒杯都倒满了，她举着杯子站起来
说：“来来来，咱们先干一杯。”

我不知道，李正平在想什么。也许，他已经满足于我给
他们创造的近千万的利润，他们不想再冒风险了。

我们三个人慢慢地喝着酒，李正平没有再继续问我做股
票的事儿。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也许，他们从来就不曾有过
这样的打算。

我有点明白了，胡艳让我来可能就是让我给他们炒股
票，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实力去做庄。

他们可能只是以做庄为诱饵，其目的是要我在前边的替
他们炒股的阶段，能够尽心尽力。想到这儿，我干脆直接问李
正平：“李总，我刚才说的建议，你是怎么想的？”

李正平正色地说：“你说的这个，我们先得开个班子会研



大
手
笔

究一下。”

他的这种语气，让我感到有点不适应。在以往让我们炒股的机构中，有一些领导这么说时，往往就是为自己不同意找个借口。

我想了一下，决定以退为攻，我说：“李总，当初你们请我来的时候，是准备做一个股票的。我之所以答应给你们炒股票只是为了取得你们的信任。现在，我已经百分之百地按你们的要求完成了任务，下一步，我希望我们都能实实在在地面对这件事儿。”

我的语气很冷，李正平和胡艳都愣愣地看着我。李正平说：“小刘，你多虑了，我们请你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好好做一个股票。”

我说：“这我相信，如果我认为你们没有这个实力，当时我来了之后，可能很快就离开了。但我现在想说的是，如果你想现在做，我希望能及早动手，如果你们没这个打算，那我就尽快离开这里了……”

胡艳赶紧说：“你着什么急呀？”

我说：“我不是着急，李总你最清楚时间就是金钱。如果你们没这个意思的话，我想尽快回上海。”

我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把我赢得的利润尽快给我。

李正平忽然说：“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尽快融资吗？”

我心里暗喜。看起来，李正平也在认真地考虑这件事儿。我说：“现在融资的办法一般都是把自己的房产抵押给银行，从银行那里取得贷款。”

胡艳说：“但现在银行有规定，一般用房产抵押不再给抵押贷款。”

我笑了：“这就得看你们的能力了。我直说了吧，在我过



去做的股票中，大多数都是银行贷来的钱。”

李正平一边思考，一边点了点头，他问我：“我把钱交给你，你得运作多长时间？”

我说：“半年左右吧！”

李正平皱了一下眉头，问：“能不能短点？”

我回答道：“我们做股票的周期大多是半年的时间。当然在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提前一些的。时间安排稍长一点是为了更好地防范风险。”

在这个市场中进出的人们，总是过多地希望自己能够迅速地“挣”到很多的利润，却因此而忽视了市场的巨大风险，它随时随刻都可能对自己构成极大的伤害！

我们在拥有 10 万元的资金可供投资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买到一个涨百分之十，那么，我们的资金就会因之而变成 11 万元；如果我们不小心再买到了一个跌百分之十，那么，我们的资金也就会因之而变成 9 万元。一个人如果要把自己的 10 万元投资资金做到 20 万元，那真是太难了，这需要去挣 100% 的利润才可以达到；而一个人如果要把自己的 10 万元投资资金亏损成 5 万元，那就太容易了，只要亏掉 50% 就行了。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先赚到了 100% 的利润之后，再亏损到原来的位置，只须要亏损 50% 就行了！如果我们先亏损了 50%，而要再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却必须要赚够 100% 的利润才行。

由此可见，风险的防范，对我们广大的投资大众来说，该是何等重要的大事，更不用说是作为主力的庄家了。“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古人诚不欺我也！

“庄家”是不可战胜的，我们惟一能够战胜的只有自己！



大
手
笔

李正平又说：“风险是多少？”

我说：“应该说没有风险。”

其实，作为主力庄家的投资者，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就在入市之后的巨大风险。而如何去处理好利润与风险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他们而言，又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们对入市后大资金的安全性，没有一个十分周密、详尽的预测和应急方案，那么，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十分难以预料了。

李正平诧异地看着我。我继续说道：“你们投入这么大的资金，一旦有风险，我知道，你们将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一旦我为你们做股票，就意味着零风险。”

我这么对他们说，主要是为了让他们更放心。其实，在股市中，不可能一点风险也没有。但如果真和他们说了，他们可能就不干了。我现在心里非常渴望自己独立完成一次股票运作。

李正平说：“那我怎么相信你一点风险也没有呢？”

“做庄的风险，主要是来自出货出不了。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市场主力的庄家，绝对不能仅仅只凭自己的好恶去感情用事，而是要紧跟时代的潮流，领先于市场投资者的兴趣与‘时尚’。因为我们的爱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广大投资者的爱好，以及他们的所思所虑，他们才是我们的利润所在！只要是广大投资者喜欢的，我们就努力地去挖掘、制造、推荐给他们，并尽量地平衡他们的心态，满足他们的欲望。”

我望着李正平的眼睛，满怀信心地继续说：“在我即将实行动前，我会向你们提交一份详细的运作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你们会十分清楚的。”

胡艳催促道：“那你现在就交出来吧！”

我笑了笑，说：“对不起，现在我还不能交出来。”



胡艳脸上有些挂不住地问：“为什么？”

我直言相告：“这里涉及一些机密的事儿。”

其实，就算我撰写了报告的话，我也不可能用一支笔就能把风险抹去。我现在所能做的是走一步看一步。

我有我的想法，我得首先让他们相信我完全能够胜任这个工作。

李正平最后说：“我们会尽快给你答复的。”

在李正平站起来的时候，他说的话让我心花怒放。他说：“一会儿，你把你的账户告诉胡经理，我们马上把你应得的利润划给你。”

我由衷地向他道了声谢。

三

夜里，我睡得正香的时候，房间的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我迷迷糊糊地拿起电话，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你睡着了吧！”

我听像江婷的声音，马上温柔地说：“没有呢。你在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我想你了。”

我一下子全醒了，不是江婷是胡艳。我愣了一下，问：“你在哪儿呢？”

“在宾馆呢？”

我问是哪个宾馆，胡艳说她现在在办公室呢。

我真想问：“你这么晚了，你在办公室干什么呢！”我还没说出口，胡艳说：“我现在到你屋去，你把门给我打开。”



说完，胡艳放下了电话。我心里有点乱，幸好今天不是江婷的班。

我下了床，把门打开并虚掩上。过了一会儿，隐隐约约地传来了脚步声。

胡艳推门走了进来，她穿着拖鞋来的。

胡艳解释说：“我今天在单位加班，加完班，我就住下了。”

我心想，刚才肯定是和李正平在一起加班吧。我问：“刚才，没碰到服务员吧！”

胡艳说：“没有。”

这个宾馆的服务员晚上一般都回自己的房间休息。

胡艳在我说话的时候已经脱光了衣服，她抱住了我，热烈地吻我。

我有点心不在焉，胡艳察觉出来了，她问我：“你怎么了？”

我说：“没怎么的，只是觉得挺累的。”

“你干什么了那么累？”

“我今天想了一天的事儿。”

“你想什么了？”

我说了一大堆关于股票方面的事儿，胡艳没怎么说话。她只是搂着我没有进一步的表示。我想，她才是累了呢！

很快地，胡艳呻吟起来，在我达到高潮之后，胡艳的呻吟也马上没了。

我躺在床上心里别扭极了，我知道，刚才胡艳兴奋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

也许，她这么做是为了让我更愉快，但我却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产生了一种我是嫖客的感觉。

这种感觉深深地潜入了我的心里。往常在这个时候，我会很快进入梦乡的，但现在我没有了困意。

我去了一趟卫生间。回到床上后我对胡艳说：“我什么时候把账户告诉你。”

胡艳愣了一下问：“什么账户呀！”

我说：“是我的股票账户。”我接着说：“是这么回事，我在证券公司，开了一个我自己的个人账户。你把中南公司应该给我的钱划入我的账户就行了。”

胡艳没有出声，过了一会儿，说：“你着什么急呀！”

我心里不高兴了，我说：“按我们的规矩，这种事儿要尽快了结。”

胡艳似乎也有些不满，她说：“你那么有钱，还在乎这么点钱啊！”

我心里别扭死了，我说：“这是两码事儿。”

胡艳用半真半假的语气说：“你把这些钱给我得了。”

胡艳的话像惊雷一样炸入我的大脑，我有点感觉出这个女人可能不是一般的凶狠！她也许比王岚更厉害。

我说：“这些钱都不是我的，我得马上给我们公司汇去。”

胡艳说：“这些钱不是你自己的嘛，你干吗要给公司汇去？”

我说：“我和别的操盘手不一样，我出道完全是靠我师傅带出来的，所以，我的钱都得先拿到我们公司的总部。”

我说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胡艳也感觉出我在撒谎了。

她说：“是这么回事，我想干个服装品牌，现在还差点钱，你看你能不能不把这些钱汇走，先借我用用。”

我感到胃里一阵翻腾，我想要吐。我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大手笔

我想，无论如何我得把钱弄到手再说吧！

我说：“但我已经和公司说了，你们已经给我钱了。”

胡艳说：“你撒个谎呗！”她主动搂着我，我觉得她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一条蛇。见我不说话，她用撒娇的语气，说：“亲爱的，为了我，你就和公司撒一次谎呗！”

我只好说：“我看看吧！”

胡艳吻了我一下说：“谢谢你！”

我不再说话，我感到心里乱极了。我好不容易得到的钱，难道就这么被这个女人弄走了？

胡艳说是借，我明白，钱一旦到了她的手里，就别想再要回来了。

胡艳变得更加温柔起来，她深情地说：“亲爱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干服装吗？”

我机械地说：“不知道。”

胡艳说：“我干服装的目的，就是想离开我说的那个男人。”

我说：“为什么你要离开他？”

胡艳说：“我不想和他在一起了。我现在看出来了，他和我在一起就是为了玩弄我。”

胡艳说了很多这样的话，但我现在一句也听不进去。胡艳最后说：“刘寒，你说我跟他有什么意思，这些年，虽然他给我买了房子什么的，可我算了算，他不过是给了我几十万块钱。说真的，我跟他，还不如跟你呢！……”



四

胡艳早晨四点钟离开了我的房间，她走了之后，我就在床上胡思乱想着。

快到早晨七点时候，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刚刚进入梦乡，电话又把我弄醒了。是餐厅让我去吃饭。

我爬了起来，到餐厅吃了口饭。我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宾馆门口等着凌志轿车送我去股市。车来的时候，我才想起，我今天可以不用去了。当我打算回来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主意。

我上了凌志轿车，对司机说：“你拉到第一百货商店去吧！”

司机问：“今天不到股市去了？”

我说：“不去了。”

到了百货公司，我对司机说：“你回去吧！”

司机说：“我在这儿等你吧！”

我说：“不用了，我今天中午不回公司去吃饭了。”

我等到凌志轿车走远之后，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很快来到了股市。

我没有回自己的大户室而是直接来到了赵少山办公室。

我敲门走了进去，屋子里只有两个人。赵少山和那位漂亮的女职员正在亲密地说着什么，我作出退出的样子说：“对不起，我打扰你们了吧！”

赵少山笑着说：“没打扰，我们已经办完事儿了！”

女职员瞪了他一眼，走了出去。赵少山又给我亲自倒了



大
手
笔



一杯茶水，他问：“刘先生，有什么指示？”

我说：“没什么事儿，我过来看看你！”

我和赵少山随便聊着，在谈话中，我对赵少山说：“你放心吧，我们很快就要动手了，到时候，我一定会建议在你们营业部干的。”

赵少山说：“谢谢，谢谢。”接着他问：“你们大约什么时候动手？”

我说：“快了。”

我准备离开他时，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问：“在你们营业部各个账户之间转钱的话，是不是你说话就可以了？”

赵少山肯定地说：“可以，只要当事人同意就行。”他似乎猜出了什么，他急忙问：“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我想了一下，慢慢地说：“中南公司账户里有一笔钱想要转到我的账户里。”

赵少山说：“我明白，你说吧，你要转多少？”

我说：“要是转的话，是不是得经过他们批准？”

赵少山说：“这个简单，只要胡艳和我说一声就行。”

我犹豫了一下说：“不通过胡艳行不行？”

赵少山露出了为难的神情，他说：“最好是让她和我说一声。”

赵少山提出的条件已经很宽松了，我说：“这件事儿，中南公司的经理李正平已经答应了，但我不想通过胡艳来办。”

赵少山说：“这就好办了。”接着，他在桌子上翻动着自己的电话记录本。他边翻边说：“老弟，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办。”

我问他：“你是不是找李正平的电话？”

赵少山问：“你知道吗？”

我很快告诉了他，并告诉他怎么说。赵少山马上用桌子上一台很高级的电话，这种电话是可以录音的。他拨通李正平的电话时，我见他轻轻地按下了录音键。

赵少山问得很婉转，他说：“李总，有件事儿我想问你一下，转给刘寒的钱，是直接转一个整数，还是把零头都一起转给他……好好好，我明白了，那么，我一会儿，就直接把钱转给他了。”

赵少山放下电话对我说：“李正平说把零头也转给你！”

我在心里重重地松了一口气，我对赵少山说：“零头都给你。”

赵少山说：“老弟，这么点事儿，是我应该做的。说句心里话，我巴不得能给你做点什么。”

赵少山很快打电话告诉手下从中南公司账户里划出944675元转入了我的账户。

赵少山问我：“胡艳要是知道了，是不是会不高兴啊？”

我说：“你放心吧，胡艳不会来找你的，她要是找你的话，你把责任都推在我的身上。”

赵少山却说：“我才不在乎她来找我呢！”

我想了想觉得他这么说是对的，赵少山手里有李正平的话，胡艳就是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的。

临出门之前，我笑着转头对送我的赵少山说：“过一段时间，你帮我去找一笔5000万的资金做半年如何，我想私下跟你合作一次。”

赵少山一楞，马上明白过来了，喜出望外地道：“是吗？什么时候开始，资金我在一周之内就可以搞定。”

“不急，不急。”我说，“赚到的利润我们平半分，如何？”

“那还不是你说了算。”赵少山惊喜地赶忙说道。



我高高兴兴地走出了赵少山的办公室。我来到自己的大
户室，从电脑里很快调出我的资金账户。见到钱已经完全到
位后，我马上又来到了营业窗口。

我用自己的身份及相关证明材料，办理了提款手续。当
然我没有提现金，只是把这些钱都存在了信用卡里。

这样，就算胡艳找到赵少山强行从我的账户里划资金也
来不及了。

我拿着信用卡走出股市时，终于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在回公司前，我到一家银行开了户头。

中午吃饭时，我把胡艳叫到了餐厅里。我对胡艳说：“小
胡啊，我和公司商量了一下，他们不同意我把钱借给你。”

胡艳明显地露出了不高兴的神态，她看着我说：“这是你
的钱，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呢？”

我说：“你也别生气，过些日子，我再想想办法。”

说着，我从兜里拿出一个五万元的存折递给胡艳。胡艳
疑惑地接了过去，我说：“我现在手里也没多少现金，你马上
要开服装店，一点小意思。”

胡艳看到钱之后，仍然没有表情地说：“你对你们公司
说，就说钱已经借出去不就完了。”

我说：“我不能对公司撒谎，再说，上午我已经把钱汇走
了！”

“汇走了？”胡艳愣住了。

我平和地把上午的事儿拐弯抹角地说了一遍。胡艳有点
恶狠狠地盯视我问：“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大声地说：“什么叫我怎么干呢？这
些钱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

胡艳低下了点声音说：“你怎么又跟我喊了？”



我说：“不是我喊，我看你有点太过分了。如果我有能力借给你，我肯定借给你，现在我没能力，你逼我也没用啊！”

胡艳也许觉得大局已经无可挽回了，就很快平静下来。她笑着说：“小刘，我没成想，你还会发怒呀！”

我心想，这个胡艳可真不一般啊。我也赶紧说：“胡经理，不是我发怒，我只是觉得有点窝囊。”

胡艳问：“你窝囊什么呀？”

我叹了一口气，心想还需要我说出来吗。我只能说：“没窝囊什么。”

过了一会儿，胡艳说：“你是不是认为我向你借钱，就再也不给你了！”

我表白道：“我可没这么想！”

这时胡艳用多情的目光看着我。她说：“小刘啊，你最好别这么想，你要是这么想了，你可就太令我伤心了！”

我马上改变话题说：“我没这么想，我只是想到我们公司了。你想想，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还得给公司汇去。你说得对，看起来，谁也不能依靠，只能依靠自己。”

胡艳一声不吭地看着我，我猜想，她大概在捉摸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吧！

五

回房间时，我见门开着，门口放着宾馆打扫房间用的小推车。

我进屋后，看见江婷正在认真地给我叠被。她见我进来



了，便笑了：“回来了，刘哥。”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江婷干活，我的脸上大概露出了笑容。江婷问：“刘哥，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高兴？”

我说：“你猜猜？”

江婷想了一下说：“是不是王岚给你打电话了？”

我笑了：“她就是给我打电话，我也不会这么高兴的。”

江婷说：“那就是你现在有新女朋友了！”

我看着江婷没有吱声。这时，她走到门口，把门轻轻地掩上，然后回过身拿出一件很漂亮的衬衣，对我说：“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你试试看合适不合适？”

我心里感到有些异样。我怀着说不出的心情，走进卫生间把衬衣换好之后再走出来。江婷一边帮我拉扯着衬衣一边高兴地说：“正好啊，刘哥，你觉得呢？”

我看着身上的衬衣说：“太合身了，你怎么知道我穿多大号的衬衣？”

江婷没有回答，她笑着问：“你猜猜？”

我说：“我是不是和你的男朋友穿一样……”

江婷打断我的话说：“不是，你没有他的个头高！”

江婷的话让我有点不好意思，江婷察觉到了我的反应，她马上说：“你猜不出来吧。你忘了我有你房间的钥匙啊，我趁你不在的时候，就可以看你衬衣的号码了嘛！”

我掩饰着心中的那点难受说：“那你还看什么了？”

江婷赶紧说：“你别乱想啊，别的东西，我可没看。”

我笑了。江婷问：“你笑什么？真的，别的东西，我什么也没看。”

我说：“你看也没事儿，我这里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对你敞开，没有秘密。”



说完后，我到卫生间把衬衣脱下来，换上原来的衬衣。走出来后，我看见江婷的脸色有点不自然，她小心翼翼地问：“这个颜色，你是不是不喜欢？”

我说：“喜欢啊！”

江婷好像还想说什么。她从兜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我想可能是她写给我的一封信，就高兴地接过来，把信放在了衣兜里。

江婷没有再说什么，她随便地又和我闲扯了一会，然后离开了我的房间。她一走，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信封。

里面有一小叠人民币，我的心一下子掉到了冰窟里。

我马上给江婷打电话，我说：“你过来一趟。”

江婷问：“怎么了？”

我不高兴地说：“你给我叠的被不好。”说完，我就把电话放下了。

江婷很快走了进来，她愣愣地看着我，我把信封递给她，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江婷看着我沒有吱声。我接着问：“你说呀，你这是什么意思？”

江婷说：“刘哥，你怎么了？我给了你一千还不行吗？”

江婷以为我是嫌她给我少了！

我心里想，看起来，江婷根本就没把我当成一个好朋友啊！

我伤心地说：“婷婷，我现在都不知说什么好了。但婷婷，我一点都不怪你。我帮你炒股票，绝对没有想从你身上得到钱什么的想法。婷婷，你可以不喜欢我，可以讨厌我，但你不应该侮辱我！”

江婷慌乱起来，她走到我的跟前，说：“刘哥，你怎么了？”



我没有侮辱你的意思！我就是想报答你！”

我缓和了一下语气说：“你为什么要报答我呀？”

江婷的眼睛湿润了，她小声地说：“我看你这两天对我不太高兴。我也不知道，我哪儿惹你不高兴了，我就想，你们是不是有规矩啊？”

我心疼地想用手去触摸了一下江婷沮丧的脸，但我没有这么做，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这个小傻瓜！”

江婷委屈地说：“我本来就傻嘛！”

我解释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心情不太好吗？”

江婷摇了摇头。我诚恳地说：“我帮你赚了点钱，你竟然和我说谢谢，这就是我伤心的原因。”

江婷笑了，她说：“这你伤什么心呀，你帮我赚了这么多的钱，我难道说声谢谢你都不行吗？”

看着江婷可爱的小模样，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你说话。我是这么想的，婷婷，我本以为咱们现在的关系已经挺好的，我觉得我为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但你这么一谢我，我就伤心了。婷婷，这说明你把我当成外人了！”

江婷要说什么，我赶紧说：“婷婷，你也别多想，我帮你绝对不是想要得到什么，更不是要你为我做什么。真的，婷婷，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反正，我非常非常地喜欢你，我愿意为你任何事儿，如果你觉得我这个人还有点用处的话，婷婷，我只希望在我今后再帮助你时候，你能接受就行了！”

见我说得情真意切，江婷的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她问我：“刘哥，你真的喜欢我吗？”

我愣愣地看着江婷，叹了口气说：“小傻瓜，我不喜欢你，还能那么伤心吗？”

江婷哽咽着说：“我不相信。你说你喜欢我，那你刚才为



什么要把我给你的衣服脱下来，我跑了一上午……”

我冲动地用手抬起了江婷的脸，温柔地用指尖擦去上面的泪滴。我说：“过些日子，我可能就要采取一个很大的行动了。这次行动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做好了，我可就彻底翻身了。所以，我想等着那天再穿你给我的衣服，我相信，这件衬衣一定会给我带来好运气的……”

江婷破涕而笑，她哽咽着：“你在骗我。”

我轻轻地将她揽进了怀里，发誓道：“我要是骗你，我就是小狗！”

六

李正平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看情形他要和我进行正式谈话。当我走进去时，看见胡艳正坐在沙发里，她不冷不热地看着我。

起初，我们只是随便地聊着。聊了一会儿，李正平说：“我们基本上决定做一个股票。”

我没有表现出任何欣喜来。现在我已经有一笔钱了，如果他们不做，我也可以走了。当然我在心里仍然十分希望他们能让我做这个股票。

我对李正平说：“现在要找一家上市公司，最好是咱们本地的公司。我们做股票不能离开他们的配合！”

我具体地向他们谈了操作股票需要什么样的上市公司等问题。

实际上不论是何种控盘主力庄家，他们一旦决定正式入



大
手
笔

庄某一目标股票之时，摆在他们前面的最为主要问题就是操作时所需的资金是否能够完全到位。而在这些操作资金之中，除了他们自身所拥有的那一部分能够自主调控资金之外，其他最主要来源就要根据其自己的真实身份来决定了，但一般都不外乎是如下几种渠道：(1)要求操作所在的券商配合融资做庄；(2)用股票向友好银行抵押贷款做庄；(3)几大市场操作机构联手共同做庄；(4) 券商挪用用户保证金做庄；(5)上市公司上市时做自己股票的庄。

就市场的实战而言，自身所控制的资金总量的多与少，是决定控盘主力庄家命运的关键所在！事先目标操作策划时的周与密，则是决定控盘主力庄家日后利润状态优劣程度的根本问题！而控盘主力庄家操作目标股票的主要负责人员的经验程度与应变能力的好与坏，则是决定目标股票图形形态走势的重要因素！

李正平说：“我们将尽快筹集 2 到 3 个亿，你现在能否告诉我们，将来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利润。”

我说：“半年之后，利润在 100%到 180%之间，也就是说，将有二、三个亿的利润。”

李正平的脸上露出了憧憬。在最后谈到利润分配时，我坚决地说：“我个人将得到总利润的 30%！”

听完这话，我见到胡艳用吃惊的眼神看着我。半晌她说道：“这就是说，你将得到几千万。”

我平静地说：“几千万也不是什么大数目。”

李正平没有吱声，他想了一下说：“小刘，你要的太多了，我们承受不起。”

我说：“这谈不上承受不承受的问题，我将给你们创造更高的利润。”



李正平脸上出现了阴影。胡艳说：“小刘，你拿 10% 怎么样？”

我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之间最好不要讨价还价。几千万现在看起来似乎挺多，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地把股票做好，我们很可能会多创造出几个几千万。”

我的言外之意是说：“没有我，你们连一千万也赚不到。”

李正平没有吱声，他在认真地琢磨。胡艳不断地胡说八道。我注意到，她的话不时地让李正平微微点着头。

最后，李正平问我：“小刘，你能不能把利润分成降一降？”

我想了一会儿，说：“我再想想。”

其实，我降一降也无所谓。这么大的利润就算拿个 15% 也是相当可观的。但我不能就这么容易松口。

李正平最后说：“好吧。”

晚上，吃饭的时候，胡艳给我打电话，问我：“晚上有时间吗？”

我冷冷地问：“有事儿吗？”

胡艳想了一下说：“没什么事儿。”说着胡艳就放下了电话。

我现在不想和胡艳再有什么关系了。这种女人会让我付出代价。当然了，目前，我还不能和她闹僵，她现在毕竟还是中南公司证券部的经理，如果这个股票真是由我做的，将来少不了和她打交道。

晚上吃饭的时候，胡艳来到了小餐厅和我一起吃饭，胡艳很少晚上来陪我吃饭。

我客气地说：“你今天晚上加班？”

胡艳说：“不是，我特地来陪你吃饭的。”她说得很温柔，



她说：“你又不想和我约会，我陪你吃顿饭总行吧！”

我说：“那我太荣幸了。”

吃饭的时候，胡艳对我说：“李总可能要取消做股票的计划了。也许，你很快就得回上海了。”

我平静地说：“那好啊。我回去正好可以休息休息。”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我心里很难受。

胡艳得意地说：“李总还是很听我的意见的。你要的太高了，换成别人也不会答应的。”

我说：“没关系，既然你们不想做这个股票，我就只好回去了。”

胡艳说：“就这么走了，你不觉得遗憾吗？”

我说：“遗憾我也没办法。”

胡艳站起来，走到门边把门关上之后对我说：“我们李总准备到上海另找一个操盘手。”

对胡艳说的这话，我还是相信的。我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起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就丢脸了。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用我？”

胡艳说：“这还用我说嘛！”她用目光瞪着我说：“小刘，你太没良心了！”

我没有吱声，胡艳一定没少在李总那里说我的坏话。胡艳又说一些类似这样的话，最后，她提出了一个条件诱惑我：“现在你也可以留下，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问是什么条件，胡艳大言不惭地说：“你要完全听我的指挥。”

我询问地看着胡艳，说：“听你的指挥，你明白股票吗？”

胡艳说：“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指导我啊。这么说吧，股票还是由你来做，但最后的成绩得算我的。”



我心想，就是让我当傀儡啊！我冷静地问：“那我从中能得多少好处？”

胡艳说：“你将得到总利润的10%。”

我没有吱声。我心想，如果胡艳真的那样控制我，就算将来赚了钱，胡艳也不会兑现的。

胡艳说：“你好好想想。你要是觉得行的话，就和我签个协议，不行的话，你明天就可以走了。”

说完，胡艳站了起来，临走的时候，她突然对我说：“我的意见就是李总的意见。”

七

胡艳的条件，我是不可能答应的。我想了很长时间，我觉得有必要和李正平谈谈。我知道，胡艳在这之前，肯定和他说了很多话，但我猜想，胡艳绝对不会告诉她已经和我上床的事儿。这种事儿对她胡艳来说，同样没什么好处。

既然如此，我很可能会和李正平达成某种协议。

李正平见我突然走进他的办公室觉得有点突然，他问：“你有事儿吗？”

我说：“我想和你谈谈？”

李正平一本正经地说：“你要谈什么？”

我说：“利润分成。”

李正平严肃地问：“那你想要多少？”

我说：“在问这个问题之前，你觉得我有没有能力做好这个股票？”



大
手
笔

李正平说：“这个嘛，我们先不要谈，你还是先说说你要多少吧！”

我说：“我还是要 30%。”

李正平说：“你还要这么多，咱们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我平静地说：“其实，按我们的规矩，本来也用不着要这么多，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将来得到利润之后，我仍然得到 30%，但这里将有一半是属于你的。”

李正平愣愣地看着我，我继续说：“你事先可以在股市开一个个人账户，我把得到的钱划出一半给你就得了，谁也不会知道的。”

李正平突然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果断地说：“第一，为了能够顺利地做这个股票；第一，为了能够将来顺利地得到总利润的 15%。”

李正平不吱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得写个操作股票的意见书，写得详细点儿，然后尽快交给我。”

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我长舒出一口气说：“好吧。”接着，我对李正平说：“我希望在我做股票的时候，胡艳能少干涉我的事儿。”

李正平说：“这你就放心吧！”

看起来，钱已经把李正平给摆平了。也是，尽管他是这个单位的总经理，但如此容易得到几千万的好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这么做应该说是万无一失的，李正平为了得到他的钱，他必须得先给我钱。这样，我将来就保险了。



八

我知道，胡艳肯定不高兴，但我没想到，她几乎要和我撕破脸皮。她到我的房间质问：“你和李正平都说什么了？”

我装作委屈地说：“我没说什么呀！”

“刘寒，你给我少装糊涂。”

胡艳大声地说着话，我赶紧打开电视机，胡艳依然大声地说：“你开电视干什么，我们又不做爱。”

我也提高了点声音地说：“你喊什么？”

胡艳说：“姓刘的，你想要我是不是？”

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和胡艳闹翻，我对她说：“胡艳，你说吧，你什么意思？”

胡艳说：“我没什么意思。”

我直截了当地说：“胡艳，别遮遮掩掩了，我很清楚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无非就是想要钱对不对？”

胡艳的脸色有些不自然，我接着说：“你这么跟我喊什么也解决不了，说白了，我是来给你们打工的，你们要是不满意，我可以走。但我也告诉你们，我要是走了，对你或者对中南公司一点好处也没有。”

胡艳愣愣地看着我，她大概没有听懂我的话，她说：“你别以为我治不了你，我告诉你，在中南公司我说了算。”

我很坦然地说道：“我知道你说了算，我也知道，你说的那个男人是谁。”

胡艳愣了一下，她说：“你知道更好……”



大
手
笔

我打断她说：“胡艳，我劝你冷静点，别忘了你是一个女人，男人有时为了利益会翻脸不认人的！”

胡艳不吱声了，我说的情况应该是存在的。胡艳绝对不敢把我和她的关系告诉李正平。现在，李正平对胡艳已经没了兴趣，那样的话，李正平很可能趁机把胡艳甩了。

胡艳看着我骂道：“卑鄙。”

我心里不高兴了，她竟然说我卑鄙。但我不能发火。既然已经决定在这里做这个股票，就得和她继续处好关系。

我心平气和地说：“胡艳，我知道你在心里很恨我。这令我很难过。我也不知道，我们俩怎么会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胡艳不管不顾地继续撒泼：“你是个小人，是个南方小人。”

我说：“你别骂我了，你骂我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向你提个建议怎么样？”

胡艳问：“什么建议？”

我说：“我们马上要做股票了，做这个股票期间，肯定要有巨大的资金流量，我估计在这个过程中，咱们得到的佣金返回是很惊人的。”

胡艳的眼睛亮了，这才安静下来直视着我。我继续说：“我算了一下，大约能有 500 万左右，到时候这笔钱你可以占有。”

胡艳小声地说：“不可能吧，这是公司的钱。”

我说：“这你就不用管了，到时候，我可以用一种技术手段，把钱划到你的账户上！”

胡艳的情绪已经彻底好转了，她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似地问：“这可能吗？”



我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怎么做，你就不管了。”

胡艳的目光终于柔和了起来，她说：“那我谢谢你了。”

我说：“谢什么呀！”

胡艳坐在我的身边，她叹了一口气，说：“小刘，你可能也知道了，我就想自己能有钱，我不想再靠男人生活了。”

我说：“我明白，你放心吧，我会帮助你实现这个目标的。”

胡艳把身体靠近了我，我没有进一步的表示，我现在已经被她吓坏了，我可不想再被她缠住了。

我把胡艳的身体摆正，一本正经地说：“胡艳，你在我生命里是一个重要的女人，就算你什么也不提，我也会帮助你的。但现在的前提是，我必须要把这个股票做好，如果这个股票做不好，或者不是由我来做，那我对你的承诺，将无法实现。”

胡艳温柔地说：“我知道，亲爱的，你放心吧，从今往后，我一定完全听你的，你让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笑了。胡艳撒娇地问：“你笑什么呀。”

我说：“胡艳，我可真服你了！”

胡艳说：“你服什么呀？”

我说：“你可真了不起！”

九

胡艳从我的房间刚出去，江婷就把电话打了进来。我心里有些发毛：今天这是怎么了？



大
手
笔

江婷问：“胡艳到你房间干什么？”

我说：“她来看看我。”

江婷继续问：“你们俩吵架了？”

我心里一惊说：“没有啊。你为什么要这么问？”

江婷说：“我刚才见到胡艳是气势汹汹地到你房间去的。”

我说：“是因为股票上的事儿，我对李总说，胡艳不懂股票，我不想让她做我的助手了，胡艳不高兴了，她来质问我。”

江婷说：“那后来呢？”

我说：“什么后来？”

江婷说：“我见到胡艳从你房间出来，是露着笑容走的。”

我说：“我最后答应她可以继续当我的助手。”

江婷说：“你为什么要答应她？”

我说：“我看她挺可怜的。”

江婷有点不高兴，她说：“她可怜，她有什么可怜的？她是不是对你使用……”

我心里紧张起来，我问：“使用什么？”

江婷叹了一口气，说：“我不管了，刘哥，你对她得小心点，这个女人不一般，你可别被她迷惑住。”

我温柔地说：“婷婷，你就放心吧。今后，任何女人也不会把我迷住了！”

江婷似乎有点不高兴，而我不自禁轻声吐出了下边的话：“只有你除外。”



十

我和中南公司签订新的协议后,很快就开始了运作。

我反复地分析了当地所有的上市股票,觉得其中一个名叫“天水股份”的股票具有可操作性。这个股票流通盘 3200 万,属于小盘股,容易控制。

从这个股票的技术分析上,也不难看出,它从来没有被操作过。它现在的股价在 10 元左右,属于低价股。这样的股票将来很容易拉升。

选定股票后,控制相当的流通筹码就成了当务之急。证券市场,主力庄家的利润主要来自对股价的垄断操纵。特别是在新兴的证券市场里,主力庄家对股价的垄断,往往都是一般常人难以想像的。假若一个主力庄家已经控制了一只股票流通股份的 30% 左右,那么,它就完全有可能通过各种手段,将这只股票的股价拉抬到一个新的高点;而假若一个主力庄家已经控制了一只股票流通股份的 60% 左右,那么,它就完全有可能无法无天,并为所欲为地将这只股票的股价捧上天,而可以完全不去管它的经营业绩的好坏和流通股本的大小。当然,还有一个剩下的任务就是要和这家企业的老总建立密切的关系。我们要炒这个股票,没有他的支持和配合是很难做好的。

一般来说,我们在上海做股票的时候,与上市公司建立联系往往都是由邀请我们的机构事先完成了。就是说,是他们首先发现了一个可以操作的股票,然后让我们帮着来做。



大
手
笔

像中南公司这样的什么都得靠操盘手的属于少数。

我问李正平：“你和天水公司的老总有没有关系？”

李正平说：“有关系，这个老总叫田波，是我的战友。”

我一听，立即兴奋起来：“这么巧，你们关系怎么样？”

“非常好。”

我便把我的意图告诉了他，李正平听完后一口答应了下来：“没问题。”当天晚上我们就和这个田波见面了。

田波戴着眼镜，满脸的精明。他显然和李正平及胡艳都非常熟悉。他和他们随便地开着玩笑。宾主就座后，我们的谈话很快进入了正题。田波知道我的身份后，对我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说：“什么时候，你也把我们的股票往上做做啊！”

我说：“没问题。”

李正平说：“我们今天找你来就是这件事儿。”

田波很高兴。

我说：“田总，既然你很高兴我们做你的股票，那么将来少不了要麻烦你。”

田波说：“麻烦叫什么话，你们这是为我们企业做好事啊。”

李正平说：“田总，你想不想赚点钱啊？”

田波说：“当然想。但要在不违反组织纪律的前提下。”

我说：“田总，既然这样，那你投点钱吧！”

田波说：“我投多少？”

我说：“你有多少就投多少。”

田波没有马上回答，他陷入了思考状态。也难怪，换成我也不会马上答应的。过了一会儿，他问李正平：“你们投入多少？”



李正平说：“我们投多了，大约三个亿。”

我对田波说：“我们将来的收益是很可观的，而且，有一点你放心，我们虽然炒你们公司的股票，但绝对不会把这个股票做坏的。通过我们的操作，你们公司将在这些上市企业中会变得很出名的。”

田波说：“这我知道。”但他还是没有说他要投多少钱。

我说：“田总，我们操作你的股票应该说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儿，如果你不投入的话，我们一点安全感也没有。你投入之后，我们第一保证你的钱是绝对安全的，第二保证你将来绝对有良好的收入。”

李正平对如何担保做了说明，田波的思想包袱放下了，他这才慷慨地说：“我投两千万吧。”

我说：“好啊。”

但李正平觉得还不够，就说：“你再多投点，多投多赚吗。”

田波说：“我现在没那么多流动资金。”

我对田波说：“你放心吧，将来得到的收益，如果你需要，我可以通过一些途径直接转到你需要的账户上。”

田波高兴地说：“将来再说，将来再说。”

我嘱咐田波说：“这件事儿，只能少数人知道，尽可能别告诉别人。”

田波说：“这我明白。”最后，他问我：“现在需要我们做什么？”

我说：“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你的股票建仓，我们得首先购买你们大量的股票，但现在你们的股票价格偏高，现在我们要买了，将来不好做。所以，你得帮助我们散布一些坏消息，让已经购买你们股票的投资人产生恐慌心理，大量抛售



大
手
笔

你们的股票。这样，股票价格一下来，我们就可以趁机低价买入。”

田波说：“散布什么样的消息行呢？”

我说：“主要是你们将要亏损了等等。”

田波说：“这得做很多手脚。”

我说：“这就是你们要干的活了。”

田波显得有点为难，他说：“这么做倒没什么，但要在短时间做出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你也知道，我们要是乱搞，让证监会查出来，会处罚我们的。”

我说：“既然你答应我们做你的股票，有些风险，你就得冒一冒，不然的话，这个股票我们也没法做。”

在一般的情形之下，主力庄家的炒作永远都是出乎广大场外投资者的意料的，他们可以凭借自己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优良的信息优势，“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熟悉具有中国特色股市的投资者，他们大都可能领略过这样一种十分明显的奇特现象：某一上市公司的“利好”开始兑现，在大多数的情形之下，往往就是该个股票进行逢高派发之时；而某一上市公司的“利空”开始兑现，则在大多数的情形之下，往往都是某一主力庄家逢低入货之优良时机。这完全是主力庄家在资金实力、信息优势和操作技术等各方面所占据的明显优势所致。因为，在一个股票的所谓“利好”兑现的前几个月，作为主力庄家的他们便已经掌握了这种所谓的“利好”。于是，他们便利用“利好”消息的朦胧题材开始拉抬、操纵股价，待到这个“利好”正式公布之时，股价也早已上了“九天”。此时如果场外投资者意图大举追入，则恰恰正合主力庄家大肆派发之下怀。



同样如此，在一个股票的所谓“利空”兑现的前几个月，作为主力庄家的他们便已经掌握了这种所谓的“利空”。于是，他们便开始乘“利空”消息尚未正式传出，便陆续在该股股价缓慢下滑的途中派发股票，待到这个“利空”正式公布之时，股价也早已下了“地狱”。此时如果场外投资者意图大举逃亡，则恰恰又正合主力庄家大肆搜集之下怀。正因为如此，证券市场上时常出现该跌不跌、该涨不涨的奇怪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田波陷入了沉思。

我说：“你们单位现在有没有什么倒霉的事儿？”

田波说：“你指的是什么？”

“有没有告你们的，比如你们被别人起诉了什么的。”

田波眼睛一亮，说：“还真有。”但接着，他又叹了一口气，说：“可惜，我已经和他说好了，他准备不起诉我们了。”

我还没有问。胡艳插话问：“案子涉及的金额是多少？”

田波说：“没多少，也就 20 万左右。”

李正平也说：“少了点。”

我笑了。我说：“少没关系，只要这个事儿是真的就行。”

十一

李正平没想到我让田波还投入了 2000 万。在回公司的路上，他对我说：“小刘，你还真有两下子。”

我说：“李总，田波拿钱是心甘情愿的。现在没有傻子，如果这件事儿没有利益的话，他绝对不会投入的。”



大
手
笔

李正平点了点头。其实，这些道理，李正平应该比我更清楚。

我又补充了一句说：“李总，请放心，现在我们的利益已经绑在了一起。我绝对不会自讨苦吃，如果我要玩什么花样，对我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

李正平说：“你说得对。这样吧，从现在开始，你可以代表我们公司直接处理关于股票方面的事儿。”

其实，他们一点都不明白，在这个市场上，想多要一点用来做庄的资金真是太容易了。只要有能够启动的前期资金就行了，后面的资金完全可以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途径来获取。例如自己可以先用自有资金通过慢慢吸筹，在已经锁定的目标股票较低价位买入流通股并控制其份额到 30% 左右，这部分股票在市场上一般都称之为庄家的“底仓”。当打“底仓”的操作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控盘主力庄家们就完全可以开始联络在市场上各路做中介的资金贩子了。打个比方，如果自己手中已经有 5000 万元市值的股票，那么完全就能以此笔市值作为抵押，要求各路资金贩子帮助融资到 5000 万到 1 个亿左右的资金，然后再用这批融来的钱继续下一步的动作，或者继续建仓，或者推高股价。而对于那批资金贩子来说，找到符合控盘主力庄家所要求的资金，以保证整个做庄计划的成功基本上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了。

像这种通过各种各样途径融来的资金，其一般的抵押比例为 1 比 1，也就是一元钱市值的股票配一元钱的现金。有时候个别情况下比例可以放大，一元钱市值的股票也可以配两元钱的现金，不过这时候资金方往往会对控盘庄家手中抵押的筹码要求很高，一般要求是在两年内涨幅不能超过百分之一百，半年内涨幅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十左右，也就是说抵押



大 操 盘 手

的股票一定要是股价处于底部的股票,否则资金方的风险就会太大;这时候的平仓线也会相对较低,大多会定在亏损总市值(包括资金方与融资方的市值总和)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而对于一些涨幅已大、风险较高的股票要求高比例融资时,资金方如果也愿意做的话,那么其日后的平仓线就会较高,大都在总市值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一般来说这种融资款时间基本上为一年左右,有时也有半年的。而相关资金供应充裕的时候利息就低,反之亦然。一般而言,年底的时候资金供应普遍比较紧张。

这种融资做庄的方式在市场上比较通常的做法是,由资金方指定某地某家比较熟悉、安全的营业部作为“监管方”。主力庄家将其用来融资的股票账户移仓至该营业部账户 A,资金方也将相应的配额资金同时存入该营业部另一账户 B。然后再由主力庄家、资金方与营业部“监管方”三方签定共同协议,约定账户 A 和 B 都由主力庄家支配交易,但这两个账户在“项目”规定的某一期限之内任何一方都不得从中提取现金,也不得转移资金。如果账户 A 与 B 中的股票市值总额亏损超过了融资方与资金方约定的平仓线,作为“监管方”的营业部就会马上通知融资方增加相应比例的抵押保证金。否则,营业部有权对双方股票账户进行强行平仓,并将融资方账户 A 中的资金转至资金方的账户 B 中,以此来补足由于融资方在市场上操作失误所带来的资金方账户 B 中的亏损部分和利息。如果到期后资金方控制的两个账户内市值与资金总和有盈利,并且已经完全套现,那么,营业部则须在扣除资金方本金和利息之后将其账户 B 中的剩余资金全部转移至融资方的账户 A 中。

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则稍为显得繁琐一些。这



一般在资金方对于其自有资金安全程度要求更高时才采用。主要是融资方为了更好地让资金方充分放心，做中介的资金贩子就会安排指定的证券营业部为资金方做一笔国债回购业务，再由资金方购买营业部手中的国债，并约定在一定期限后由营业部全部购回。这样，资金方手中有国债作为抵押，风险也就进一步大大地降低。而营业部在得到这笔资金之后，仍然可以继续按照上述方案操作，资金方的利益也完全不会因之而受到什么较大地损失。

我心里挺高兴，但我还是说：“这倒没必要，有什么事儿，我还是会和胡经理一块儿商量着办的。”

胡艳笑着说：“刘先生，你真抬举我。”

十二

第二天，我和胡艳来到了田波的公司。田波的办公室要比李正平的气派多了。

田波很热情，他告诉我们，资金很快就要到位了。我对他说：“别的我不要求，你的资金来源一定要没什么毛病啊！”

田波很明白，他说：“这你放心吧。”

我心想，只要不是抢来的就行。我们做股票不能用来历不明的资金，一旦用于操作的资金出事了，就会引起连锁反应。

田波知道我们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接触一下曾经准备起诉他们公司的另外一家公司。田波介绍说：“这是一家小公司，经理叫段斌。说句良心话，我们过去都是相当不错的朋

友。我们单位也确实欠他点钱，但我没想到，他会起诉我，我做了做工作，他现在打算撤诉了。”

我说：“咱们现在就去见见他。”

田波说：“咱们不用去，他一会儿就能过来。”

我们在田波办公室等着段斌，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段斌才来。

田波不高兴地问：“你怎么到现在才来？”

段斌说：“有点急事儿。”

看起来，田波还没有和段斌说这件事儿。田波缓和了一下语气问：“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段斌叹了一口气，说：“我去卖股票了。他妈的，今天又跌了。”

我心里乐了。田波说：“你还会炒股票呢！我向你推荐我们公司的股票。”

段斌说：“你快得了吧！”

这时，田波向段斌很郑重地介绍了我，胡艳也在旁边添枝加叶地吹捧。这下可让段斌的眼里放出了光亮。他急切地对我说：“刘先生，你也帮我炒炒股票吧！”

我笑着爽快地答应道：“没问题。”

紧接着，我就具体地问了一下段斌都买了什么股票。然后，利用田波办公桌上的电脑上网调出这些股票的资料，我有点故弄玄虚地讲述了对这些股票的看法。

段斌听得不住地点头，他佩服地说道：“你是真明白啊。”

随后他就问我：“刘先生，你说我现在是留着它们还是干脆卖掉。”

我说：“根据我的判断，这两个股票近期会有反弹，估计还能涨一涨，但我劝你现在马上把手里所有的股票卖掉。”



大
手
笔

段斌疑惑地看着我问：“为什么，你不是说它们还要涨吗？”

这时，田波向段斌把我们要进行的事儿说了一遍。段斌说：“真的？”

我说：“我们今天找你来就是这件事儿。”

段斌显得很高兴，但他随即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找我呢？”

我说：“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段斌问：“什么配合？”

我说：“继续起诉天水公司。”

段斌疑惑地望着我问：“为什么？”

我把情况简单地一说，段斌就明白了，他说：“这你放心吧。这事儿好办。”

我说：“也没那么简单，我看了一下你过去起诉天水公司的案卷，有点太简单了，你还得回去好好想想，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大的案子！”

段斌说：“这就不好办了，天水公司就欠我们这么点钱啊！”

我说：“欠多少无所谓，关键是你们要把索赔额大幅度提高一下。”

段斌说：“提高多少合适？”

我说：“最低两千万吧！”

段斌说：“这么多能行吗？”

我说：“你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要干了，你马上请律师咨询这个问题，你记住，这个官司能不能赢都无所谓，关键是，我们要让广大投资者知道，天水公司被巨额官司缠身就行了。”



段斌已经完全领会我的意思，他不断地点着头。我对他说：“你要把这个官司打得像模像样，绝对不能露出丝毫破绽，明白吗？”

段斌说：“我知道了。”

我说：“如果让别人知道咱们在作假，咱们可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脑袋了！”

段斌说：“你就放心吧！”

最后，段斌提出了要求，他说：“我要参与进来，我得投点钱。”

我笑着说：“不是你投点，而是你必须投点。”

最后，段斌表示，他准备投400万。为了强调这件事的严肃性，我对段斌严肃地说：“股市上的风险，想必你也清楚。我不要求你别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保密。只要我们的秘密不泄露，我敢保证，咱们这些人都能得到可观的利润。”

在证券市场之上，人们往往都认为拥有资金量大的、持仓量大的就是主力庄家。其实，这是极其错误的。因为主力庄家，他们需要具备两点：一者，他们完全有能力利用自己的资金，在某一段时期内有效地、准确地控制某一股票的价格走势；再者，他们须要有意识地在进行某一方向操作之时，同时进行与之相反方向的操作。即：当他们在进行某种目的的买入操作之时，还不得不同时进行一种必要的卖出，以此稳定其所操作股票的价格，使之不致于因为加速上涨而失去控制；当他们在进行某种目的的卖出操作之时，也同样不得不同时进行一种必要的买入，以此维持其所操作股票的价格，使之不致于因为加速下跌而无法操纵。

而拥有大资金的投资者，在某种意义程度上，仅仅只能算是一个大额的市场投资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的



大
手
笔

一般投资者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于因为他们所投资的金额过大，故而在市场的风险方面，他们出现失误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主力庄家与一般投资者之间，他们的最大区别就是：主力庄家是创造趋势；而一般投资者则是发现趋势。主动性与被动性之间的差异和转换，就是决定他们能否在市场上获利与亏损的最更根本的原因。衡量一个主力庄家的操作水平的高与低，衡量一个主力庄家的操作技巧的成功与否，则主要在于他们能不能很好地与市场上的一般投资者对着干，在于他们能不能很好地将反向思维的方式、反技术操作的手法运用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如果，他们能够让一般投资者在市场上买也错，卖也错，那么，一般投资者的资金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主力庄家的利润口袋里。否则，主力庄家的资金也就会奔向一般投资者的腰包里。

十三

在去证券公司的路上，我和胡艳都坐在了后排。胡艳偷偷地把腿靠近了我的腿，我怕被司机看到，马上把腿挪开了。

胡艳问我：“咱们准备在哪家证券公司开户？”

我向胡艳使了一个眼色，说：“下午，你还得和李总商量商量那件事儿。”

胡艳马上明白过来，说：“好，你就放心吧！”

接着胡艳谈了她的丈夫，什么她的丈夫多么多么老实，见到女同志现在还脸红什么的。



下了车，我对胡艳提醒说：“从现在开始只要有外人在场，绝对不能谈论股票的事儿。”

胡艳当即紧张地表示：“你放心吧！”

我和胡艳一起来到了证券公司。赵少山见我和胡艳走进来，似乎明白了什么。我对赵少山说：“你们有没有会议室什么的？”

赵少山说：“有啊。”

我说：“咱们到会议室去吧。”

我们三个人来到了会议室，胡艳对赵少山说：“赵总，我们决定在你们营业部做这个股票，我们很快就把资金打过来了！”

赵少山说：“热烈欢迎啊！你们放心吧，我保证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我说：“赵总，我们准备操作的股票是‘天水股份’。”

赵少山说：“这是咱们本地的股票。他们公司经理和我很熟。”

我说：“赵总，我们既然在你们营业部做这个股票，我们干什么也瞒不了你！”

赵少山赶紧说：“你们放心吧，我们绝对不会趁机买这个股票的。”

我笑了，我说：“你们买也是正常的，股市里的钱不是一个人赔的，也不是一个人赚的，你们不买别人也会去买。我的意思是说，既然我们要在你们这里做这个股票，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不如投入点，到时候你们可以得到将近一倍的利润。”

赵少山没有丝毫的犹豫，他答应道：“行！”

我说：“你答应得这么干脆。”



赵少山说：“我太相信你了，你干的事儿肯定不会有毛病的。资金方面完全不是问题。这一点你完全可以相信我的能力”

我说：“那好吧！”

最后，赵少山答应投入 1500 万。

在谈到具体细节时，我对赵少山说：“赵总，你也知道，我们这么多的钱不可能都放在一个账户上，我们需要在你们这里开很多的账户！”

赵少山说：“这我明白，说吧，你准备要开多少个账户？”

我想了一下说：“就开 677 个吧。”

赵少山笑了笑说：“怎么是这个数？”

我说：“我喜欢 7 这个数字。”

胡艳插话道：“7 表示女人，说明你是一个喜欢女人的人。”

赵少山说：“这很正常，哪有不喜欢女人的！”

十四

下午，胡艳给我打来电话，她温柔地问：“你干什么呢？”

我告诉她在写一份报告。

胡艳小声地说：“我想你了。”

过了一会，她接着说：“我想在宾馆开个房间，你能来吗？”

我说：“恐怕不行。”

胡艳说：“为什么？”

我说：“不为什么。”

既然现在已经完全和胡艳达成了协议，我可不想再和她有什么关系了。

胡艳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再难为你了！”

我笑着说：“你本来也没有难为过我。”

胡艳小声地问：“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恶心我？”

我说：“没有。”

为了打消她的顾虑，我解释道：“胡艳，你不知道我现在忙死了，做股票相当不容易。你也看到了，它牵扯很多人和很多事儿，稍微有一点照顾不到，都会出漏子……”

胡艳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小刘，我知道，你现在已经不喜欢我了。”

胡艳这么一说，我心里有点软了下来，但我还是控制住了，我仍然不冷不热地说：“胡艳，你别多想了，现在你的任务是协助我把这个股票做好。”

胡艳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轻轻地放下了电话。我知道胡艳今天找我可能真的不是带有功利的目的，但现在我对胡艳只能是这个态度了。

我对股票有着特殊的敏感，可是，对女人我却一直找不着感觉。

也由此，我对江婷都产生了疑虑，我甚至不知该以何种方式继续与江婷的关系。

现在我心里已经知道，江婷喜欢我，上次她的态度已经表明得很清楚。可是，王岚和胡艳都曾经说过喜欢我，我现在常常搞不清楚的是，女人究竟是喜欢我这个人，还是喜欢我可以为她们带来金钱。

在理智上，我觉得我和江婷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我



大手笔

心里却一直有种强烈的要疼爱她的冲动。这种冲动很怪，我对胡艳也有冲动，那是欲望，但对江婷却不是。我对她的冲动是想有帮助她的机会，并想给这个女孩子带来幸福！

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十五

我把江婷叫到了自己的房间，江婷进屋后笑着说：“你找我干什么？”

我说：“不干什么，我就想看看你！”

江婷的脸微微红了，她说：“我有什么好看的。”

我说：“你非常好看。”

江婷说：“我再好看也没有你那个王岚好看啊！”

江婷的声音激荡着我的心房，我很怕由此陷入进去。我稳定了一下情绪，对江婷一本正经地说：“婷婷，今天找你来，是想和你说一件事儿。”

江婷说：“什么事儿呀，这么严肃？”

我说：“你可能也猜到了，你们公司已经正式同意让我来做一個股票。现在，前期工作都差不多了。也就是说，我马上就要采取大行动了。”

江婷见我很严肃，她也露出认真的表情，这个时候的江婷更有另外一种风采。

我直截了当地说：“你现在能筹集到多少钱？”

江婷说：“两万多块吧！”

我说：“太少了，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借你点钱。”

江婷笑着说：“你哪有钱啊？”

我忽然想起，我还没有告诉她，我已经有钱了。我说：“你别管了，我想想办法。”

江婷体贴地说：“你别想了，这我就够给你添麻烦的了。”

我说：“没事儿，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麻烦。我也不多借你，我借你十万怎么样？”

江婷说：“不用了，我回去让我男朋友把车卖了，这样，我就能有将近二十万，你看够不够？”

我疑惑起来，我问：“我记得你跟我说，这车不是你男朋友的？”

江婷叹了一口气，说：“是这么回事，我男朋友他们家见他找了我，都觉得挺不错的，他们怕我嫌他们家穷，就凑钱给他买了这辆出租车，希望能多赚些钱好和我结婚。”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尽量平和地问：“现在开出租车能赚到钱吗？”

江婷说：“还行，每天也能赚二百元左右。”

我忽然有点担心起来，我说：“那你要是让他卖车，怎么和你男朋友解释呢？”

江婷说：“你别管了，我会跟他说的。”接着，她保证说：“你就放心吧，我不会说我用它干什么的。我男朋友听我的。”

我心里有点酸酸的。我说：“婷婷，既然你这么相信我，你就放心吧，我肯定会让你赚钱的。这两天，你抓紧时间赶快把车卖了，然后，把钱都存入你的账户里。”

江婷点了点头。

我说：“现在你是不是挺忙的？”

江婷说：“还行。”

我说：“你要是忙的话，你就去忙吧！我今天找你来就是



和你说这件事儿。”

江婷看着我有点委屈地说：“你这是不是在撵我走？”

我笑了，赶紧说：“是，我怕耽误你时间。”

江婷说：“我看不是，我觉得你现在好像有点烦我。”

我说：“哪有的事儿呀？”也许，我今天的态度确实有点冷了，我说：“婷婷，我要是烦你了，我还会帮助你吗？”

婷婷没有吱声。她认真地看着我，我在她的注视下有点慌乱。

我说：“婷婷，你别多想，我这两天，真的是太忙了。”

婷婷见我这么说，微微地叹了口气。她低声说：“其实，你不喜欢我也很正常的。”

我真想说：“婷婷，我不仅喜欢你，我可能都爱上你了。”

但我只是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第六章

无言的结局

为了卖股票，他在拉升股票的时候，利用和A股票在同一个板块的另外一个股票偷偷进行吸货。

因此，他又重新成了亿万富翁，但是他的感情也成了沙漠……



无
言
的
结
局

事情的进展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巨额资金已经秘密地进入到赵少山向我们提供的 677 个账户里，这次操作“天水股份”的行动很快就要正式开始了。

其实，这样的行动过去在上海是经常发生的，对于我来说，应该是见怪不怪了。但这次对于我却是非常重要的。

只要抓住了这次机会，我就能重新站起来。

但现在，我常常有点难以集中注意力。

毫无疑问，江婷不时地在我的心里激荡起层层涟漪。我常常被她分散去很多精力。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能够在恰当的时候，把江婷带走。我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让她成为我的妻子。以此让这个美丽的女孩子成为我生命中永远的部分，也同时让她享有更丰富和绚烂的人生。

但现在这种想法，在我的脑海里变得越来越弱。王岚和胡艳让我对女人变得格外的多疑，我很害怕江婷将来也会成为我心灵的创伤。

当然了，就算我真有娶江婷的心里准备，她那方面又是如何想的呢？

尽管江婷是个温柔美丽的女孩，但我觉得在她单纯的面目下，也许有着她自己的想法。而那想法，对于我，一个整天与股票大交道的操盘手来说，是没能力把握和察觉到的。正像我过去说的那样，我有能力窥测股市中的秘密，但对于捉摸女人的心思，却常常无能为力。

在准备行动的这些日子里，我正在有意无意地疏远江婷。

说真的，我现在已经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思考别的了，我很清楚，只要我把这个股票做好了，将来我憧憬和向往的都可以用钱去得到。如果我没钱了，再次成为一贫如洗的穷光蛋的话，那么，我可能真的什么都不再拥有了。

这个念头，让我浮躁在江婷身上的心，慢慢地有所收敛，也开始逐渐地沉静下来。

二

江婷忽然给我打电话说：“刘哥，你现在有事儿吗？”

我说：“没什么事儿。”我急忙问：“怎么了？”

江婷叹了一口气，说：“没什么，我想见见你。”

我说：“好吧。”

于是我们约定晚上在一起吃饭。

我特地找了一家相当不错的饭店。

豪华宽大的雅间，就我和江婷两个人。服务小姐很知趣，在菜上齐之后，就退了出去。雅间里有休息沙发和高级音响设备。

江婷问：“在这里吃饭很贵吧！”

我打岔道：“问那么多干吗，只要你高兴就好。”

江婷一边吃东西一边往四下看着。

我们随便聊着，我感觉得出，江婷的情绪有点不太好。我关切地问她：“婷婷，出什么事儿了？”

江婷犹豫了一下说：“没出什么事儿。”

她这是不想告诉我。我有点着急。现在，我担心的还有江婷会不会把我准备做股票的秘密告诉别人。

当然了，我倒不在乎，她说出去对我操作股票本身并没有什么影响，我担心的是，要是让中南公司的人知道了，对我会是个麻烦。中南公司很可能对我失去信任。

我问：“你是不是有麻烦了？”

江婷的眼睛湿润了，我更摸不着头脑了，我问：“到底怎么了？”

江婷说：“刘哥，你什么时候开始炒股票啊？”

我心里一惊，反问道：“怎么了？”

江婷说：“不怎么的。”

我说：“婷婷，这件事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儿，我希望你能把事儿和我说清楚。你知道吗，如果换成别人，就算她是我的妻子，我也不会告诉她的！”

江婷赶紧说：“我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什么时候开始炒？”

我多少猜出了一些情况，我问：“你要卖车，你的男朋友是不是不同意？”

江婷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笑了，我说：“不同意就不同意呗，我不是说了，我可以借你二十万。”

江婷坚决地摇了摇头地说：“刘哥，不用。”

我宽慰她说：“也是，你男朋友家好不容易凑钱买了一台出租车，你就这么让他卖了，而且还不告诉他们原因，他们肯定是不干的。”

江婷无精打采地看着我。

我继续说：“婷婷，你别管了，这几天，我就把二十万打进你的账户里。”



无
言
的
结
局



江婷还说：“不用不用。”

我说：“这么着吧，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到时候你赚钱了，你分我点不就完了。”

江婷笑了。过了一会儿，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我让他卖车，他们全家都懵了，以为我得病了呢！”

我说：“行了，你就别让他卖了，这些钱我给你拿。”

江婷看着我忽然说：“刘哥，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呢？”

我小声地问：“你说呢？”

江婷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

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

江婷笑了，她说：“你不知道就对我这么好，你是个傻子吧！”

我说：“我现在差不多已经被你弄傻了！”

江婷好奇地问：“我把你弄傻了？”

我知道自己有点失言了，就笑了笑说：“我和你开玩笑呢！”

说完了，又忍不住认真地说：“婷婷，说句良心话，我非常喜欢你，我愿意无条件地为你做一切。”

江婷不相信地看着我说：“你真的是无条件吗？”

我的自尊心受到一点伤害，我说：“婷婷，对此你还怀疑吗？”

江婷低下头说：“我不知道。”

我说：“婷婷，我问你，我向你提出过任何要求吗？”

大概江婷见我激动起来，赶紧说：“没有，没有，刘哥，你别生气。”

我说：“我现在非常生气。婷婷，其实，你刚才有点伤害我了。”

我显得很难过，她坐在我的身边说：“刘哥，你别往心里

去，我是说着玩的！”说着她还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

见状，我也就不再说些什么了，我说：“婷婷，我真的没有要求你什么，惟一要求你的就是一定不能告诉别人，如果这也算要求的话……”

江婷忽然抱住我的胳膊说：“你看你怎么还生气了？”

江婷这样做简直就是在诱惑我。既然我说我是无条件的，那句话的话音还没有完全落下，我刘寒当然不能做食言的小人。我硬了硬心，把江婷温柔地推开。我都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否一定做到，但我还是说：“婷婷，我不仅现在不会向你提出任何条件，就是将来我也不会。请你记住，我帮助你永远是无条件的。”

江婷也认真起来，她说：“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说：“生活里本身就有许多事儿说不清楚。既然说不清楚，你为什么非得让我说清楚呢！”

江婷低下了头：“也是。”

过了一会儿，我打趣她道：“是不是曾经有人要有条件地帮助过你呀？”

江婷的脸红了，我估计李正平可能曾向她暗示过什么。

江婷点了点头，她说：“刘哥，我也不瞒你，有些男人早就和我说，要给我买房子买轿车……当然了，他们不会白买的。”

我接话说：“所以，你看我这么帮你，就怀疑也是有条件的。”

江婷却郑重起来，她说：“说真的，刘哥，我对你还真没这么想！”她温柔地看了我一眼，脸上泛着红晕，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挺愿意和你在一起的。”

我变得冲动起来，我说：“婷婷，既然你这么说明，我也就实话告诉你，其实，我对你也不能说一点私心杂念也没有。你知



道吗，我以前曾经想过要追求你！”

我害怕她生气，但江婷却抬起头显得挺高兴，柔声说：“我不相信，你又在骗我。”

江婷对我这样的态度，让我开心极了。我更加真诚地对她说：“真的，婷婷，我当时想追你，是想让你最终成为我的妻子，可是，见到你的男朋友后，我就没有这个心思了！”

江婷问：“为什么？”

我说：“我估计你喜欢高大英俊的男人，而我的身高可能……”

江婷笑了，她说：“你还有这种想法呢？其实，男人的身高无所谓，电线杆子还高呢，有什么用啊！”

江婷的话让我的心里产生了松动，我认真地看着江婷，她的脸更红了。

我给江婷倒了一杯酒，给自己也倒上了一杯，江婷说：“你不是不喝酒嘛！”

我说：“我现在很想喝点。”

江婷端起酒杯主动地和我碰了一下杯，我们将杯中的酒全干了。江婷又给我倒满了酒。我没有拒绝，我说：“你不怕我把你灌醉了。”

江婷说：“谁把谁灌醉还很难说呢。”

这杯酒喝过之后，我异常亢奋。江婷担心地问：“你感觉怎样？”

我说：“没事儿。”

我们俩就这样你干一杯我干一杯地大约喝了两瓶多的啤酒，吃完饭，已经很晚了。我对江婷说：“我送你回去吧。”

江婷说：“不着急。我想出去溜达溜达。”

我说：“那咱们去打保龄球去吧！”

江婷说：“不了，我就想和你出去转转。”



我说：“好吧。”

我和江婷在大街上慢慢地向前走着。街上喧嚷的人群在忙活些什么，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江婷不知什么时候已挽住我的胳膊。我低声喊道：“婷婷。”

江婷把头靠进我的胳膊上，小声地问：“干什么？”

我说：“你这样可是让我犯错误啊。”

江婷带点魅惑的表情，嫣然一笑说：“那你能犯什么错误呢？”

我看着这个因喝了点酒，绯红着双颊，在路灯下愈发闪烁着美丽的女孩子，我告诫自己：刘寒，你是个君子，顶住啊，别侵犯她。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一座美丽豪华的宾馆门前。

江婷却站下不走了，她迷离着眼睛赞叹道：“这个宾馆真漂亮。”

我附和着说：“它应该是四星级的吧！”

江婷说：“这里的房间一定很贵吧！”

我说：“贵也贵不到哪去。”在我们一问一答时，江婷的目光始终看着宾馆明亮的大厅。

江婷问我：“咱们进去看看，好吗？”

我心里一凛，但又觉得自己多想了。她的意思应该是到大堂去转转罢。我的疑惑还没完全打消，江婷说出的话，让我最后的镇静全失：“我没带身份证，他们能让咱们住吗？”

我犹豫但也严肃地对江婷小声地问：“婷婷，你是不是喝醉了？”

江婷几乎把她的脸全部藏进了我的怀里，她嗫嚅道：“我没醉。”

我继续说：“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这时，她抬起脸来，用火热的眼神瞥了我一眼。在她又一



次羞怯地把脸向我的胸前靠时，我听见了她坚定的声音：“我知道！”

就这样我们走进了宾馆。在即将进入大厅时，江婷慢慢地把手从我的胳膊上拿了下来。

在服务台，我办理了入住的手续。

和江婷一起走进宾馆的 607 房间时，我们一直没有说话。

我心里很乱，我估计，既然江婷如此果断地和我来宾馆开房间，她也许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慢慢地坐在了江婷的身边，我和江婷谁也没有说话，但我们彼此能够听到对方的心跳声。

江婷的身体向我的身边靠了靠，我忽然伸出手抱住了她。

江婷没有拒绝，她温柔地看着我，说：“你终于抱我了。”

三

激情之后，我欣喜若狂地发现江婷还是个处女。

这让我心中更多了和幸福感连在一起的责任感。我感动而深情地紧紧搂住江婷，郑重地向她保证道：“你放心吧，我会让你永远幸福的。”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想，既然江婷能够向我献身，肯定已经答应和我在一起了。但江婷却说：“刘哥，你别多想，我不会让你负什么责任的。就像你帮我是愿意，我跟你也是愿意的！”

我认真地说：“婷婷，什么愿意不愿意的，今后咱们就是



一家人了。等我做完这个股票，咱们就回上海。”

江婷马上说：“我不会跟你去的。”

我吃惊了，赶紧问她：“为什么？”

江婷说：“你不是已经有妻子了嘛！”

我赶紧解释说：“没有啊，就是王岚也早就离开我了！”

江婷没有再出声，她温柔地依偎在我的怀里。

我问江婷说：“婷婷，你爱我吗？”

江婷说：“我不知道，反正，我今天就是想把自己给你！”

我有点失落，问：“为什么呢？”

江婷说：“我也不太知道。”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知道嘛，有很多人想得到我，他们给我钱，有的对我一直可好了，特别是我的男朋友，他早就想得到我，但我都一直没有答应，你说怪不怪，你从来没有提过，我却主动送上门了……”

我再次抱紧了江婷，我说：“婷婷！我一定会对得起你的。”

江婷微微叹了一口气，说：“刘哥，你别有什么负担，我不是说了嘛，我愿意跟你。”

四

第二天，我准备给江婷的账户存入二十万时，犹豫了起来。如果我和江婷没有发生这种关系的话，我会很正常地把钱存进去。但现在，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这个必要。

说真的，我让她炒股票纯粹是想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帮助她，但现在我已经有了决定，我要把江婷从这里带走。在这种情况下，再让她炒股票纯粹是多此一举。



我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开始了的行动中，这几天，我一直没有太大的动作。

尽管我手里掌握着高达三亿的资金，但我只是用了微不足道的几千万购买了“天水股份”的股票。而且也是偷偷地买。

胡艳着急地问我：“你怎么买这么少？”

我说：“用不着买那么多！”我心说，买这些也很快就卖掉了。但这些话，我也没有和胡艳说，而且我现在也不愿意和她说完话。

胡艳对我的态度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那就是，我不想说话的时候，她也不多问。

这天早晨，我和胡艳早早地来到了证券公司。因为按照计划，今天将公告天水股份有限公司被起诉索赔两千万的提示。

这是一个巨大利空消息，我今天来就是要配合这个消息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

胡艳对我说：“我估计今天一开市，天水的股份就得降下来。”

她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我用不着前些日子买了那么多的高价的“天水股份”。我没有吱声，尚未开盘，有关天水公司被起诉的消息，在证券交易网上通过公告栏就已经发布出来。

胡艳说：“现在很多人都见到了这个消息吧！”

我说：“不见得吧！”

开盘后，胡艳想要见到天水股票下跌的情形并没有出现，胡艳着急了，她问：“股票怎么没跌？这些投资者是不是傻子呀！”

胡艳的表情露出一些可爱之处，这让我想起了美丽的江婷。我解释道：“这个消息虽然被公布出来了，但现在大家还



并没有意识到，这肯定就是一条坏消息，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引导大家重视这个消息，并提醒广大的投资者，这个股票现在已经很危险了！”

胡艳说：“咱们怎么提醒呀？”

我说：“太简单了。”

胡艳疑惑地看着我。这时，我已经调出了几个股票账户，快速地操作着键盘。我用了将近一千万元左右的股票，不停地挂单卖出，只要有买价，我就毫不犹豫地卖掉。

转眼，这个股票的价格就降低了几个点。我对胡艳说：“你看看股价下来了吧！”

胡艳说：“这是大量卖股票造成的。”

我说：“你别着急，马上就有人会跟着我卖了。”

我又迅速地卖了一千万元的股票，股价开始迅速地下落，而且成交量开始剧烈地增大，这说明，除了我之外，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大量地卖股票了。

我停止了操作，看着股价继续下落。

胡艳也静静地看着电脑屏幕，她小声地说：“真是这样呀！”

过了一会儿，她问：“你怎么知道，会有人跟着卖呢？”

我说：“很简单，虽然咱们发布了这条不好的消息，但大家有的看到了，有的没有看到，就算看到的人也不见得就很惊慌。因为现在公司被起诉的事儿是常有的，被起诉并不意味着天水会有巨大的麻烦。所以，我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突然卖了这么多的股票，肯定会有人感到疑惑，他们就要寻找原因，这时，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这家公司被起诉了，他们会猜测出，卖股票的这个人一定掌握了什么内部信息，就是说，天水肯定会有麻烦的。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跟着卖股票的。”



我说这些话时，股价继续下落。我没怎么再卖，只是见到股价略有回升时，就迅速地下单子卖一批。

胡艳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我说我过去炒股票怎么总赔钱呢，你们也太狡猾了，散户要是不上当才见鬼呢！”

我说：“这才到哪，你看着吧，明天股价还得下落。”

胡艳看了一眼账户，她说：“明天还能吗，咱们买的股票都卖差不多了。”

我说：“咱们还有别的招呢！”

胡艳问：“还有什么招？”

我说：“明天，你就知道了。”

五

晚上，回到宾馆，见到江婷婷玉立地站在服务台的后面，看见她我心里真是美极了。

我说：“晚上，你们食堂吃什么？”

江婷笑着说：“我还没去呢！”

我说：“你就别去了，我一会儿出去给你买点吧！”

江婷说：“不用。”

我说：“我闲着也是闲着。”

江婷小声地说：“真的不用，我现在还不怎么饿呢！”

我说：“给你买点好吃的，你抽个时间到房间来吃吧！”

江婷的脸微微红了起来，她点了点头。

晚上，我到餐厅吃完饭，随便又买了两个江婷喜欢的菜回到了房间里。

过了一会儿，江婷走了进来。我上前抱住了她。



等一个长吻稍解了一个白天不见的相思后，偎在我怀里的江婷娇憨地问我：“你今天想我了吗？”

我说：“你说呢？”

江婷说：“我要你说出来。”

我说：“想了。”我接着问：“你想我了吗？”

江婷笑着说：“没有。”接着，她推开了我，坐在沙发上开始吃饭。

我说：“今后，你就别在食堂吃了，我负责给你买，你看怎么样？”

江婷温柔地看着我说：“你这样会把我惯坏的。”

江婷吃完饭问我：“今天股票怎么样？我什么时候买呀？”

我说：“你不用买了。”

江婷问：“为什么？”

我没有理解她的意思，我说：“我还用你买股票干什么？”

江婷看着我说：“那我把钱都给你呀！”

我疑惑地问：“什么钱？”

江婷说：“今天我男朋友已经把车卖了，我把钱已经存到账户里去了。”

我愣愣地看着江婷，江婷问：“你怎么了？”

我怀疑，江婷是不是见我没有往她账户里存钱，就对我产生了怀疑，怕我不给她存钱了。

我坐到江婷的跟前，说：“婷婷，我帮你炒股票是想让你变得富有一点，但既然我们都是这个关系了，我让你富有，根本就用不着你去炒股票了！”

我还想继续说下去，江婷赶紧打断我说：“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直接给我钱是不是？”江婷叹了一口气，说：“刘哥，我不讨厌钱也需要钱，但我跟你不是为了钱！”

我的话可能是伤了她的自尊，我解释说：“婷婷，你别多



无
言
的
结
局

想，我的意思是我已经为你开了一个账户。”

江婷说：“刘哥，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不是说了嘛，我不会要你钱的。”

我说：“婷婷，我不是说了嘛，这些钱就算我借给你的还不行嘛！”

江婷缓和了一下语气说：“咱们俩别再争了，现在就算你想借我钱，我觉得也用不着了。你看，我不是已经把车卖了吗！”

我还要说什么，婷婷搂住我说：“我出来挺长时间了，我得回去了。我看看晚上要是没事儿的话，我到你房间来啊！”说着，江婷温柔地亲了我一下。

江婷走出了房间，她的吻还在我脸上热乎乎的。

江婷走了之后，我就打开了电脑，调出了“天水股份”的K线图。

为了让广大股民继续对这个股票失去信心，我还要利用媒介扩大宣传。

我亲自撰写了一篇股评文章，文章从天水公司的财务报表等方面详细地分析了整个公司的财务状况，并结合公司被起诉的事实，推断这个股票将继续走弱。

写完之后，我给某证券报的一个朋友打了一个电话，这个朋友叫霍小鹰。我们曾经多次合作过。

我打电话时，听见里面乱七八糟的，霍小鹰问：“哪位？”

我说：“我是刘寒。”

霍小鹰很高兴，他说：“你怎么了？怎么一直没什么消息。”

我说：“我最近光忙着结婚！”

霍小鹰说：“你结什么婚呀？”

我笑着说：“我怎么就不能结婚呢？”



霍小鹰说：“现在只有傻子才结婚呢，你有的是钱，结婚就等于把自己绑起来了！”接着霍小鹰劝我结婚一点意思也没有等等。我有点烦了，我问：“你在哪儿呢？”

霍小鹰说：“我在歌厅玩呢！”

我说：“你挺潇洒呀！”

霍小鹰说：“玩呗！”接着，他问我：“告诉我两个股票吧，明天我要在电视上向股民们推荐一下。”

我说：“你这么高的手，还用我告诉你吗！”

霍小鹰笑了笑。他尽管经常在电视上大讲股票，但我们这些圈子的人都知道，他纯粹在胡说。

可奇怪的是，他的胡说就能得到很多人的信赖。

当然了，霍小鹰有他自己的长处，就是他比较虚心，他总是寻找各种机会向我们这些人了解一些情况。而我们这些人有时也确实需要他帮助我们散布一些消息。

在证券市场上，主力庄家总是要比一般场外投资者先知先觉，好像他们的吸货、出货，总是与某些利好的消息或利空的传言配合得天衣无缝。然而，市场上的利好从传言到公开，总是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有效，你如果稍稍反应不及，后果就不堪设想。而对于主力庄家来说，不用多花一分钱，不用去做任何技术分析，仅仅就靠一枝生花的“妙笔”，或者凭一句不用负责的空话，就能将场外众多的投资者一网套尽，使自己的大资金能够从容地进退，这又何乐而不为！

在圈子中混了几年的股评家，通常都会有自己独自的生财之道。他们在已经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和知名度之后，往往都会带有一定量的资金直接参与二级市场的操作。一者他们可以从证券商那儿专门赚取成交量佣金。二则他们往往在自己推荐某一只股票之前，就早已悄悄地提前买进了那只股票，然后在全国各地传媒上拼命地进行推荐，在那一些相



无言的结局

信他们的场外投资者抢进场去争相购买之时，第二天一般程度上多有几个点的涨幅，这就是他们出货的最佳时候。

有些股评家要想扬名立万，总是通过各种途径去与某一些主力庄家联系，以此来提高他们的荐股上升率。如此一来，他们也就在一定程度成了庄家的代言人。

在上海时，我曾与几位朋友一同去观摩过某一次股评报告会，该会是由一位机构操盘手主讲的。他首先高瞻远瞩地从宏观经济面、政策面和技术面等各方面的角度上，十分乐观地预测了未来的股市行情，他那极具鼓动性的语言让台下的许多投资者热血沸腾，憧憬无限，并不时地为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当他进行“点股”成金之时，台下的众人便纷纷拿出各自早已准备好的笔记本开始记录。在所推荐的几只股票当中，他特别重点地推荐了一只大牛股，并且反复地告诉人们这是一只高速成长的高科技股票，它在未来三年的业绩将会是每年翻一番，将来“钱途”无与伦比。若是此时此刻买入持有，那么日后的获利至少还有一倍多，众人不由得点头称是。其实我早就知道他所特意大力宣扬的那只所谓大牛股，就是所他本人所在机构做的庄。

与之同时，他们的机构也请了国内一家相当有名的某某咨询公司作为他们的“主要帮手”。就在他们联手大力向外推荐该只股票之时，他们早就已经开始大量地派发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筹码。正是由于那一家相当有名的某某咨询公司的密切合作，不知道有多少不明真相的场外投资者为之血流成河。

我直截了当地对霍小鹰说：“我看你挺忙的，就帮你写好了一篇文章，你看看，觉得要是行的话，明天最好就发出来。”

霍小鹰说：“我不用看了，你直接给我传过来就是了。”

我说：“这件事儿对我很重要，你要当回事儿。”



大 操 盘 手

霍小鹰说：“你刘先生的事儿，我哪次没当回事儿了？”

我说：“那我就谢谢了。”

接着，我无意地问道：“我想买两本书，你看看帮我买一买了！”

霍小鹰知道我的用意，他说：“好吧。”

接着，我问了他现在的账户，我说：“我大约明天就把钱给你汇去了！”

往常，我们这种交易都不明说的，但这次霍小鹰却说：“那我谢谢了。”

见他这么说，我只好说：“谢什么，你这是在帮我。”

霍小鹰很实在地说：“不瞒你说，我最近手头特别紧。”

霍小鹰可能是希望我多给他点。我说：“你放心吧，我看多给你汇点了！”

霍小鹰再次表示感谢。他接着催促我尽快把稿件发给到他的电子信箱里。

我说：“你的 E-mail 地址变没变？”

霍小鹰说：“没变，还是那个。”接着，他把他的电子信箱又说了一遍。

我随手记了下来，接着我们就挂断了电话。忙乎完这些事儿，已经很晚了，但江婷始终没有给我打电话。

我拿起内部电话，想给她打电话，看了看表已经很晚了。

我放下电话，随后悄悄地走出了房间。我所住的这层楼本来就没多少客人，现在又是深夜，走廊里静极了。

我慢慢地走到服务台，发现江婷正在拖地。

我悄悄地走到她的身后，怕吓着她，小声地说：“你累不累？”

我刚说完，江婷的身体抽动了一下。我赶紧抱住她，江婷说：“坏蛋，你吓死我了！”



无
言
的
结
局

我说：“你怕什么呀？”

我摸了摸她的胸口，她的确实在剧烈地跳动着。我歉意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江婷撒娇地说：“你把我吓坏了，我不能干活了。”

我说：“我干我干。”说着，我松开了江婷，拿起拖把细心地拖起来。

江婷赶紧过来说：“行了，行了，不用你。”

我认真地说：“没事儿，这个活儿我还是能干的。”

江婷说：“得了，让别人看见不好。”

我说：“这么晚了，哪还有人了。”

我一边说一边认真地干着，江婷不再和我抢，她乖巧地跟在我的旁边。

我干活的时候，她问：“你累吗？”

我说：“不累。”

过了一会儿，江婷调皮地说：“你别累着，一会儿，你不是还要干活吗？”

这小丫头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啊！我可也不是吃素的，于是就挺着脸说：“别担心啊，不论干多少活儿，我保证有使不完的力气儿。”

江婷见我这么说，一张俏脸连同耳根一道马上红成了一片。

六

霍小鹰把分析天水股份的文章发表之后，这个股票的价格继续走低。

有一段时间，我基本上不再去散户大厅。为了了解散户对天水的态度，我来到了大厅。我很快发现了赵长宇，他走到我的跟前，我打趣他说：“你不上班，怎么天天呆在股市里？”

赵长宇说：“上班没什么事儿，现在业务也不多，还不如炒股票呢！”接着，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好股票？”

我说：“你没看见我嘛，好长时间都不来了。”

赵长宇说：“你现在忙什么呢？”

我打趣道：“我现在改行了，准备去当律师。”

赵长宇笑了，接着，他很神秘地问我：“前些日子，我买了咱们本地的一个股票叫做‘天水股份’，你帮我看看，这个股票怎么突然变坏了。”

我说：“是嘛，变坏变好都是常有的事儿，你认为它不好，卖掉就是了。”

赵长宇说：“我不想卖，我觉得这个股票将来有上涨空间。”

我问：“为什么呢？”

赵长宇嘿嘿地笑着，他的这种笑让我心里发毛，难道他已经知道是在我做这个股票了？真要是那样的话，一定是证券公司把消息放了出去。

赵长宇说道：“我注意到这个股票的K线，我觉得我还是不错的。当然了，这些你比我明白多了。”

我笑了，原来他是自己分析出来的，我说：“有时技术分析，并不可靠。如果我是这个股票的庄，我早就把图形做出来的。”

赵长宇想了一下，叹了一口气说：“我现在要是卖了，就有点可惜了。”

我说：“这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只是向你提个建议。”

赵长宇说：“你的建议，我当然得接受了。”接着，他又想



无言的结局

和我合作的事儿，我委婉地拒绝了。

在接下来的一些日子来，我开始人为地调整天水股份的K线图和各種技术指标。

我不断地打压股价，使得天水股票接连出现吓人的大阴线。

另外，在各种股票电脑软件里，有对股票具体分析的各种技术指标，像KD、RSI、MACD等等。

有些人不信传闻，却非常相信这些技术指标。所以，我必须通过恰当地买卖股票，人为地制造出我想要的各种数据。

其实，这是很简单的，因为这些技术指标都是用价格和成交量计算出来的。这种计算常常涉及到当天的最高价、最低价及收盘价。而这些价格都是可以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起初，胡艳对我莫名其妙地把股价拉高，而又很快恢复正常感到不解，我这么做就是想做一个当天的最高价。

尤其在收盘前的几分钟里，我更是做足手脚，使得股价变化无常。

我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人们确信，这个股票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迅速地卖掉它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天水的股价按照我的预想迅速地走弱，我趁机开始大量地吸货。

仅仅一周时间，我就购买了总流通股本的18%左右，要知道，如果买到了30%就基本上可以控制这个股票。

我如此近乎疯狂地购买这个股票，但股价并没有上升。

但我知道，随着我越来越多地购买这个股票，很多技术指标，尽管我做了很多伪装，无法迷惑广大散户，他们很快会跟风追买。

这样继续把股票的价格做低就不大可能了，我准备选择一个最好时机，让江婷入场购买到最低价格。



七

晚上，我在宾馆的房间里，问江婷：“你明天是不是休息？”

江婷说：“对。”

“那你明天早晨到股市去一趟。”

江婷问：“什么事儿？”

我说：“明天我做的这个股票大约最低能达到 7.3 元，你明天一早到股市去把单子挂上就完了。”

江婷说：“行。”

接着，我温柔地问她：“夜里，能到我房间来吗？”

江婷没有吱声，过了一会儿，她说：“我看看吧！”

现在江婷已经知道性爱的乐趣，但她非常控制自己，有时，我能感觉到她在压抑自己强烈的欲望。

夜里，我在迷迷糊糊当中，江婷偷偷地来到了我的房间里，她飞快地脱光了衣服钻进了我的被里。

我想要把壁灯打开，江婷不让。

我说：“我想看看你！”

江婷娇声说：“不嘛！”她紧紧地抱住我，我温柔地吻着她。

.....

江婷依偎在我的怀里说：“咱们要是能永远这样该多好啊。”

我说：“那有什么不可能的。婷婷，我已经想好了，等到我做完这个股票，你跟我回上海。”



无
言
的
结
局

江婷没有吱声，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不会跟你走。”

这已经是她第二次说这样的话了。我稍有些不快地问：“为什么？”

江婷说：“我已经对不起我男朋友了，要是再这么走了，他会受不了的。”

我说：“这你就放心吧，我会把他的思想工作做通。”

江婷有点紧张地说：“你可千万别去找他呀，他会气死的。”

江婷就是这样单纯，我叹了口气说：“那好，我不去找他。”

我抱着江婷渐渐地有了困意，我对江婷说：“婷婷，今晚别走了。”

江婷说：“行，你睡吧，我不走！”

江婷每次都这么说，但等我睡着的时候就悄悄地离开我的房间。

作为服务员，她晚上是不能离开自己岗位的。

对于她现在的心思，我也没有花时间去细细地琢磨。我全部精力已经都放在正在做的股票上了，等这个股票做好了，我想我应该有能力把江婷带走的吧。

我想好了，把江婷带到上海之后，我首先会让她读自费大学。

美好而丰富的大学生活肯定会让江婷忘记这里的一切的。当然了，我也想到，繁华的都市生活也可能会改变她的单纯，我甚至想，有一天，江婷会不会变成第二个王岚呢！

但这些想法在我脑海里只是一晃而过。其实就算现在知道了江婷将来会离开我，我还是会把她带走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能做的就是让江婷觉得她在我心里有着重要位置。我要让她明白，她已经是我生命里不能失去的



一部分。

为了她，我可以干任何事儿。

其实现在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再让她买什么最低价，因为我说过，股票上的最低价是很难事先预料的，但为了我可爱的女孩的一笑，我还是尽可能地帮助她买到最便宜的价位。

但第二天，天水的股票在 7.5 元的时候，就不往下走了。而我告诉江婷的是 7.3 元。

我心里着急了，我知道，现在已经是这个股票的底部了，这个股票一旦走上去，就很难再下来了。

如果我再强行把股价打下来，势必要损失很多筹码。特别是我很可能把这个股票的技术图形做糟了。

坐在我旁边的胡艳似乎察觉了什么，她问：“你怎么不买了呢？”

我说：“我觉得现在应该再把股价往下打一下。”

胡艳说：“现在往下打合适吗？”

胡艳这些日子和我在一起已经知道了很多。如果我强行打压，胡艳会察觉出什么的。但一想到，晚上见到江婷时，她那可能出现的探询的目光，我就咬了咬牙说：“我觉得应该再做一个底部。”

说完，我迅速地打掉 7.3 元以上所有的单子，也就是说，我肯定让江婷买到了股票。刚做完这些，我就迅速地把股票拉了起来。现在市场买盘远远大于卖盘，很显然，7.3 元就是今天的最低价了。

为了让江婷的 20 万元购买到 7.3 元的股票，我不可能仅仅卖掉 20 万元的股票。因为在这个价位上，有很多人都在买。我必须让他们全部买上，才能保证江婷的单子成功交易。

我粗略地算了算，为了让江婷买到 20 万元的股票，我大约卖掉了 2000 万元的股票。这种操作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



无言的结局

是绝对禁止的。

但我控制不住自己。这是我股市生涯中惟一的一次过激行为。

对此，我不想责备自己，因为我这么做是为了江婷，我的爱人。

江婷并不知道我为她所做的一切。晚上，在江婷给我打电话时我问她：“股票买到了吗？”

江婷高兴地说：“买到了，买到了。当时我还以为买不到了，差点要买7块5的了。”

我吃了一惊，问：“为什么？”

“那时别人都在说，这个股票今天不可能再低于7块5，我怕你着急就想偷偷地撤单，买7块5的。还好，我想这么做的时候，股价就一下子到了7.3元。我买的股票就全部成交了。”

我稍稍松了口气。如果江婷真要那么做的话，她可能连7.5元的也买不上，因为在她操作电脑的时候，股价已经快到8元了。

我没有和江婷说这些，我关心地问：“开心吗，你今天买到了一个最低价？”

江婷说：“开心极了！”接着，她用一种调侃的语气又说了一句：“刘哥，你可真了不起。”

八

操作天水股票的进展很顺利，我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就完成了吸货阶段。

这个阶段结束后,我就开始了激烈的洗盘。这个阶段是专门折磨散户的。而且,这段时间往往需要很长时间。

股市中的投资者,个个都想骑“黑马”。但是,每次不幸的常常是他们即使已经爬上了“黑马”,却也同样坐不稳。原来持有了一个本可以赚大钱的股票,却因其中的“走势”太可怕、太“危险”而斩仓认赔,或草草离场。

然而,就在他们刚刚出手的那一刻,股价却像“飞”一样地狂涨起来,似乎主力庄家的那里就差我们手中的这几股似的。

你如果不卖,它就是不涨;你只要一卖,它就“暴涨”。这种极为痛苦的阅历和过程,相信在市场上的每一个投资者都经历过,而且常常可以碰到。

其实这种现像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一般主力庄家在吸饱了筹码之后,也不可能马上就开始一味地盲目拉升股价,那样的话,他们岂不是在“为人作嫁衣裳”吗?证券市场上的“游戏”,它只不过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如果投资者赚了钱,那么,也就意味着控盘的主力庄家要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钱来,同时也就表示巨大的市场风险已经转移到了作为主力的庄家身上,这是投下了巨额资金的主力庄家绝对无法容忍的,也是他们万万不愿意的事情。因此,这个市场的“征战”,也就成了一种智慧的较量。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上去理解,股市上的投资者,在他们投资的整个过程当中,表面上他们的对手似乎永远是作为主力庄家的机构。这类机构不论是在资金实力、操作技巧、信息反馈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地要占据极大的优势。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完全地战胜庄家的难度就很大,也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惟一能够做的事,就是充分地运用自己的高度智慧,透彻地理解市场的真谛,争取在避免自己实力损失的



无 言 的 结 局

基础上,去找准市场的脉搏与节奏,“与庄共舞”。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那么,需要认真对付的真正对手恰恰就是我们自己,也就是我们自己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那一种贪婪与恐惧。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决心、耐心、信心。

一个股票的涨升幅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介入该股的资金量的大小所决定的。如果它的主力庄家所动用的资金量越大,那么它日后的涨升幅度也就越惊人。而在主力庄家进行拉抬的过程中,他们一般会通过种种“短暂”的洗盘方式与手法,清理出场外大量的浮筹,从而促使股价日后的进一部重新走高。因此,洗盘,也就成为了主力庄家操作技法上的一门必修课。他们为了大量震出“信心不足”的筹码,必然会制造出种种疲弱、无力的盘面假像,甚至会采取极其凶狠的跳水来进行股价的打压,从而让众多的市场投资者产生一种极度错误的感觉与判断,促使他们在惊恐中抛出手中的股票。

江婷等得有点心焦,但她善解人意的性格使她没有将情绪在我面前流露出来。

和江婷在一起的时候,我看出她有点坐立不安。我一边温存地将她抱在怀里,一边耐心地跟她解释为什么没让股票迅速飙升的原因:“别着急啊,咱们现在还不到时候。你当时虽然买了最低价,但也有很多和你一样的人同样买了最低价,如果现在我让股票涨价的话,我就得花钱买股票。这样的话,这些人就会乘机卖掉自己的股票。你不知道,这些股票还有很多呢,我现在还没法全部买下来。”

江婷显出似懂非懂的样子。我继续解释说:“所以现在我就得突然让股价降下来,这些人害怕了,就会卖掉了。”

江婷想了一会儿,问:“那他们卖掉了,又能怎么样呢?”

我说:“他们卖掉之后,价格就不是7.3元,按现在的价



大 操 盘 手

格应该是9元左右了。这时，又有很多人买了这些股票，由于他们买的价格高，如果我稍微让股价涨点，他们也不会卖掉的……”

江婷说：“我有点明白了，这样的话，过一段时间，你还要打压股价，他们这些人一害怕又卖掉了，这样又有另外的人卖了更高价的股票……”

我溺爱地夸道：“你真聪明。”

江婷问：“那最后呢？”

我说：“最后，由于咱们始终没有把手里的股票卖掉，所以咱们的股票就是最便宜的了……”

江婷笑了。她嗔道：“我明白了，你们这些人也够坏的了。”

见江婷这么说我，我马上辩解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江婷叹了一口气，问：“那得多长时间，你才能洗完盘啊？”

我说：“这就得看情况了。长的话，弄不好得半年。”

江婷说：“好吧，我就等着吧！”

我说：“你别着急，你要是着急用钱，我给你……”

江婷赶紧说：“不用，不用。”

我安慰她说：“我说半年也不一定。如果大盘突然走出了新的行情，也许我们很快就能出货了。”

江婷问：“能吗？”

我说：“差不多。”

其实，对大盘的走势，我当初仅仅有一种感觉而已。但奇怪的是，大盘在这之后，竟然有力地向上冲去。

我怀疑已经有大量的类似我们这样的资金进入到了股市。



无言的结局

如此巨大的资金进入股市，肯定会引发大盘的良好走势。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大盘像脱缰的野马一个劲儿地往上冲。

在这样的背景下做股票简直比玩还要简单，我们购买的“天水股份”的价格一天比一天高，仅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已经涨到了近 20 元。

胡艳、李正平以及对这个股票投资的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兴高采烈的。但我却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我们这些人之所以在股市里纵横驰骋，主要就是因为我和大多数的人思维不一样。

在大家普遍悲观失望离开股市的时候，我们却乐观喜悦地进入股市大量地购买股票；相反，在大家一片欢呼时，我们一般都会乘机悄悄地离去。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股市里的股票不可能永远上涨，也不可能永远下跌。

但这个道理很多人就是不愿意接受，他们总以为，涨了之后可能还会涨。

现在如此之高的股市对我来说，只是个出货的良机。

本来我们最难的就是能够顺利出货获得利润，要我们把手里的全部股票在高价的时候卖掉，是相当困难的。

俗话说，船大难掉头啊！

为了能顺利出货，我早就制定了很多计划，比如，让天水公司伪造财务报表，使得公司业绩出现大幅提高等等，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投资者相信，这个股票将来还会创出更高的价格，以便他们从我的手里高高兴兴地接去所有的高价股票！

但现在用不着了，股市里的资金多得吓人，大量的资金



在疯狂地购买股票，我只要心平气和地出手，就会有很多人抢着来买。

我算了一下，在目前的价位如果能全部出货的话，我们的利润也在两亿以上。

为了把账面上的利润变成实际利润，我打算提前出货。但是，这个决定并没有及时兑现。

九

夜里，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忽然被电话吵醒。我以为是江婷给我打电话，我拿起电话后，原来是霍小鹰。

我开玩笑地问他：“有什么指示吗？”

霍小鹰直截了当地问：“你那个股票怎么样了？”

我说：“还那样，怎么了，有什么情况吗？”

霍小鹰没有马上回答，他的语气里包含着另外的信息。我疑惑起来便追问他：“到底怎么了？”

霍小鹰吞吞吐吐地说：“今晚有人找到我问起你的情况。”

我沉思了一下，接着心里一惊，我猜想找我的那些曾经在鲁欣宁崩仓后闯入我卧室中的人。这几个月来，我一直没有和上海联系，难道那些人现在又要找我麻烦了？

为了证实一下我的猜测的准确性，我问霍小鹰：“是些什么人？”

霍小鹰说：“我不认识。可看那架势不好惹啊！”

我详细地问了那些人的长相，果然就是那些人。

霍小鹰抱歉道：“对不起，我已经把你的电话告诉给他们



了。”

我镇定地说：“没事儿，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我理解霍小鹰，他是一个胆小的人，在那些人的面前，他肯定被吓得半死。放下电话，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收拾东西，迅速离开这里。

那些人既然知道了我的电话，他们很快就会找到我的。

我从床上爬起来开始下意识地收拾东西，可后来就停下来了。

首先我走了，又能走到哪里去？

我走了，江婷怎么办？我现在正在操作的这个股票怎么办？

我的大脑紧张地转动着。他们想要找我，就算我走到天涯海角，他们也照样能找到我。再说，我为什么要走呢？

鲁欣宁崩仓了，我不同样也是受害者吗？当初，我离开上海也是遵循师傅的意思。这些人也许正因为我突然消失了，才更想找到我。如果现在我再走的话，我不更得让他们怀疑吗？

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想明白了。我觉得，无论怎样，我都不能再走了。我要和这些人面对面了断。

想到这些，我很快接通了霍小鹰的电话。我问他：“你有些那些人的电话吗？”

霍小鹰顿了一下，他问我：“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很干脆地说：“小鹰，如果你能和他们联系上的话，请你请他们尽快给我来一个电话。”

霍小鹰说：“好吧。”

他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我不想听了。我放下电话。但我的心并没有放下来。虽然，我在鲁欣宁崩仓的事件中，也是个受害者，但这些人可能不会这么认为，如果他们误会了我，我的



结局可能会很惨。

我明白，在那么大的利益得失下，杀个人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

我如此冒然地和他们接触，很难说会有什么后果。但事已至此，我这样做或者是上策。

早晨六点多钟，一个陌生人给我打来了电话。从口音中，我隐隐约约地听出，这个人好像就是那天晚上进到我卧室的那个中年人。

这个人在电话里说：“你好，刘先生，我叫杨，咱们见过面。”

我说：“你好！我听说你们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我尽可能说得心平气和，这个杨先生也平静地说：“没什么大事儿，只是想和你见见面。”

我心里更没底儿了，但我还是说：“那好啊！”我痛痛快快地说出了地址。

杨先生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痛快，他沉吟了一下说：“那下午我们见见面吧！”

我说：“那好啊！”

放下电话，我察看了一下航班时刻。我看到今天确实有从上海到我们这里的飞机。也许，他们早已经把飞机票买好了。

上午，是江婷的班。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让她抽时间，到我房间里来一趟。

江婷利用打扫房间的空隙来到我的房间。把门关上后，我一把将她抱进怀里，像是生离死别似地吻她。

江婷略微推开了点我，不解地嗔怪道：“干什么呀，你！”

我说：“想死你了。”

江婷就笑了，接着她小声地说：“急什么呀，晚上我再到



无
言
的
结
局

你这里来。”

说完了，江婷就准备离开了。我拉住了她，说：“婷婷，你坐下，我和你说一件事儿。”

江婷不安地看着我，她问：“怎么了，你这么严肃？”随后，她温顺地坐了下来。

我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大信封交给了她。江婷紧张起来。我不想再绕圈子了，就直接说：“下午从上海会来几个客人，他们可能对我有点什么想法。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婷婷，这个信封里的东西你就留着吧！”

江婷眼睛惊惶地看了我一会。接着她把信封放在了床上，上前搂住了我，惶恐不安地一迭声地问：“怎么了？刘哥，到底怎么了？”

我尽可能平静地说：“婷婷，你别害怕，我想不会有什么大事儿。我是怕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

江婷的眼泪掉了下来，她说：“你快告诉我啊，到底怎么了？”

我搂着这个可爱的女孩，眼睛湿润了。我宽慰地说道：“婷婷，真的没什么事儿。”

为了让她放下心来，我将过去全部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给了她。

最后我说：“就是这么回事，他们找到我无非是想了解了解情况。”

婷婷还是不相信，她说：“不会吧，要是这样的话，你不会和我说这些的。”

这个女孩还蛮聪明的，我暗叹道。江婷想了想接着说：“刘哥，你干脆现在就跑吧！”

我抱紧了江婷，把头埋进了她的颈项中。江婷说：“真的，你跑吧，你要是舍不得我，我和你一起跑。”



我的眼泪落了下来。她真的是在心疼我呵！但如果江婷跟着我，我就更不能跑了！我可不想领着自己心爱的女孩，天天过着胆颤心惊的日子。

我镇静了一会，抬起头，坚定地对江婷说：“婷婷，你就放心吧！我肯定不会有什麼事儿的。”

江婷的眼里溢满了晶莹的泪水，她问：“他们会不会把你……”

我不想让她这样为我担心了，就说：“不会的。只要我和他们把事情说清楚了，他们就懂了。”

江婷把床上的信封拿了起来，她问我：“这里是什么呀？”

我说：“这是咱们公司刚刚给的利润分成，这是账户和密码什么的……”

没等我说完，江婷就把这个信封交给我，她说：“这些你拿着吧，这些人不就是要钱嘛，你把钱给他们不就完了！”

我微微笑了一下，这么点钱在他们眼里太微不足道了。但江婷的这个想法却启发了我。我忽然抱住江婷说：“婷婷，谢谢你，我现在有主意了。”

江婷似乎并不想知道是什么主意，她还是担心地问：“咱们用不用告诉警察啊！”

我赶紧说：“婷婷，这件事儿，你千万不能和别人说，更不能去报告警察。婷婷，你就放心吧，我保证不会有任何事儿的。”

江婷眼里充满了担心和疑惑，但她还是点了点头。其实，我心里同样没底儿。当然了，不管怎么样，我都得直接去面对。



无
言
的
结
局

十

这位杨先生叫杨建松，这次他只带着一个人来。我们约定在我们所住的饭店的一个茶楼里见面。

也许，我主动找他们的举动使他们放松了许多，但对我的敌意却仍然十分明显。杨建松明确地问我：“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平静地说：“跑？从来就没有人抓过我，我干吗要跑呢？”

“那我们这些人找你，都说找不着你！”

我叹了一口气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已经没有脸面在上海呆下去了。”

但看得出来，杨建松根本听不进去我的解释。他问我：“小刘，我们不想为难你，我们知道你也是受害者，但你师傅肯定和鲁欣宁之间有说不清楚的事儿！”

我辩解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在这次事件中，我师傅损失了将近九个亿！”

“那都是在演戏。”杨建松打断我的话，他说：“你师傅老奸巨猾，他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地让你划钱给鲁欣宁的。”

我心里一惊，我师傅划钱的事儿，他是怎么知道的？但我依然嘴硬道：“你们搞错了，那些钱是我擅自划出去的，和我师傅没有关系。”

杨建松忽然盯着我，他不再说话。他身后的那个人向我跟前靠近，我浑身紧张起来，但在表面上，我依然显得镇定。



杨建松盯视了我一会儿，向那个男人摆了摆手说，那个男人重新坐了下来。

杨建松对我说：“你不想说实话。”

我说：“我说的全是实话，你们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杨建松看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既然你不想说，那你就和我们回上海吧！”

我感到有点恐惧起来。我问：“我跟你回去干吗？”

杨建松说：“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机构对我很不满意，你回去和他们去解释吧！”

说着，那个男人站起来，走到我的身边。我说：“我现在不能走。”

杨建松疑惑地看着我，我尽可能平和地说：“我现在正在操作一个股票，这几天，就要出货了，如果我现在就走了，这个机构就会有重大损失。”

杨建松没有吱声，他在思考我的话。

“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呢？”

我顺手拿出一张让赵少山打的成交回报单递给他，说：“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说白了，我们这些人都是给别人打工的。我知道，你们不好惹，但我也明确告诉你们，雇我的这家机构也不好惹。”

我们南方人一直对东北人有所敬畏，他们应该比较重视我说的话。

我见我说的话起了点作用，就继续说道：“我不欺骗你们，他们这些人和俄罗斯的黑社会都有联系。你们也用不着因为我这么一个小人物，把他们得罪了。再说，我肯定不会跑，如果跑的话，我早就跑了。”

杨建松静静地逼视着我。我说了很多，最后说道：“其实，你们找我无非是想了解为什么损失了那么多的钱。我觉得这



无言的结局

个意义已经不大，你们有这些时间不如让我帮助你们做一个股票。当然，首先我得声明，其中的收益也是相当可观的。”

我这句话终于说动了杨建松，他问：“你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我说：“现在的股市已经疯狂了，这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次机会，我们可以把股票炒到了天上去。”

杨建松明白我说的意思，他问：“你能把股票做到多高？”

我故意夸张地说：“按现在的情况，我可以把十元的股票，做到一百元以上。”

杨建松说：“这个容易，问题是出货怎么办？”

我说：“这个简单。现在，我正在做一个股票，这个股票的盘子很小，只要我们注入很小的资金，就可以完全控制这个股票，这样我们可以连续让它涨停，我准备把它做到一百元以上……”

杨建松说：“那么高的股票，谁敢买呀？”

我说：“为了卖这个股票，可以在拉升股票的时候，我们用和它在同一个板块的另外一个股票偷偷进行吸货。”

说着，我打开了笔记本电脑。我调出了我正在操作的“天水股份”，我说：“这就是我现在做的股票，你们看看它现在K线很好，把它做到一百元是很容易的！”接着，我又调出了另外一个股票。

我说：“这个‘地水股票’与天水不仅属于同一个板块而且又是同一个题材。目前这个‘地水股票’还没有被人控制，如果现在进去成本也就是八块钱左右。但它的盘子可比天水大多了，控制这个股票至少得需要六个亿。当它像天水似地疯涨到八十元的时候，别人肯定同样认为，这个股票也会涨到一百元。按现在的市场状况，人们肯定会相信我们创造的这个神话。那时，我们就可以轻易地在八十元到九十元之间



出货，你们可以算算，最低我们可以盈利五十个亿！当然，到底什么时候你们出货，就要看你们自己的想法了，你总不能要我通知你出来吧。”

杨建松的眼睛瞪了起来，我说：“炒股票虽然不能和你们炒期货相比，但现在这个机会要是抓住的话，你们同样可以翻翻身。”

杨建松点燃了一支香烟，他站起来踱着步，半天他忽然停下了步子，问我：“那天水股份怎么办？”

我说：“我和他们签定的合同是帮助他们赢得两翻就可以。到时候，我只要能把天水的股票卖掉百分之二十，可以达到目标了。这对我来说，是很容易做到的。另外，股票的市值这么高，我们就算抵押给银行也合适。按现在的做法，就算银行给我们百分之三十，我们也是大大地赚了一笔。”

杨建松听得有些发愣。他思考了一会，问：“你说的这些能实现吗？”

我说：“在过去的市场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但现在这个市场完全具备了这样的机会，我之所以要和你们见面，是因为我知道，只有你们才有这个实力和胆量。这次你回去帮我约约你的老板。”

杨建松不再吭声，他说了一声“好！我会很快和你联系的”，就领着另外一个人走了。

十一

我和杨建松说这件事儿，无非是想让他相信我只是一个操盘手，我们这样的人不可能串通鲁欣宁去坑他们的钱。但



无
言
的
结
局

我并不奢望杨建松由此相信我。

说句心里话，他们能不再找我的麻烦，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杨建松完全相信了我。他们的机构并且把我邀请回上海仔细地研究了地水股票的全部操作细节。

我特地把这个策划报告命名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由于这个股票的操作涉及了一些敏感的人和一些显赫的机构，我就不想在这本书中详细地述说了。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同时操作的天水和地水两个股票，后来都有了惊人的表现。尽管我让天水股票疯狂地上涨，但我并没有让它超过一百元，我不想出那个风头。地水股票出货时也没有达到开始预计的那么高，但也同样高得吓人了。

这两个股票，我都让他们提前出货了。当时，大盘继续疯狂地向上涨。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危险已经越来越近。我记得准备出货时胡艳还不理解，她抱怨道：“现在大盘这么好，我们这么早出货干什么？”

我说：“等到不好的时候，我们再出就晚了。”

在我出货的第一天，胡艳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李正平。我给李正平的解释是：“现在股市有大量类似我们这样的资金，现在股市的繁荣是这些资金在作怪，这种行为，国家绝对不会视而不见的，我估计，国家很快就要出面干涉了。到那个时候，别说能盈利，我们能逃出来就算不错了。”

李正平总算听了我的话。他暗地里跟我说：“胡艳说，你这种做股票的方法换成傻子也会做。”

我当时笑了笑，没说什么。李正平的意思很明显，他想借用胡艳的话，暗示我赚到的钱太容易了。

我当时没有做任何表示。第二天，我告诉江婷，让她把手里的股票全部卖掉。



大 操 盘 手

江婷很听话，她很快就卖掉了手里的股票。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内，我用各种手段甚至用大量向下直接贯压的方式把股票全部套现成现金。

十二

一周以后果然就出现了我所预想到的局面，证监会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有关规范股市的措施，尤其是重点打击违规操纵股票的行为。这使得股市的各种违规资金纷纷外逃，如此大量的资金进入股市容易，可是，出去就难了。

在一段时间里，众多的股票每天都在进行着“跳水表演。”

看着这些股票的K线几乎直线一样地向下滑，我同样感到心惊肉跳……

十三

我又重新成了亿万富翁，但是我的感情也成了沙漠。

在离开东北的前一天夜里，我再次苦口婆心地试图劝服江婷：“跟我走吧！”

婷婷温柔地依偎在我怀里，流着眼泪说：“我真的很想和你走，可是，我不能啊，你知道，我已经对不起我男朋友了，现在，我要是就这么走了，他会伤心死的，他说过，我要是抛弃



他，他就不想活了……”

我说：“他就是这样说说而已，再说，我们可以给他足够的钱……”

江婷握住我的嘴，说：“你别提钱，你不了解他，他是一个非常任性的男人，我真要是离开他，他真的可能去死的，那样的话，他的家就完了……”

婷婷的眼泪落满了我的脸颊，她接着说：“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就算跟你去了上海，我也不会幸福的。你不知道，我的男朋友和他的全家对我可好了，他们把我当公主一样地伺候……”

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知道，我已经无法带着我最心爱的女孩，去看更广阔的世界了。

我无力地说：“可是，你知道，我也离不开你啊！”

江婷见我流泪了，心疼地说：“你怎么也哭了。”她温柔地帮我擦拭着脸颊上的泪痕，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不能跟你去啊，刘哥。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将来你到了上海，你会找到比我更好的女孩；可是，要是我离开我男朋友的话，他肯定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女孩了……”

我突然不高兴地说：“婷婷，我看，你根本就不爱我！”

江婷吃惊地凝视着我。我发疯了似地径直说下去：“我说得不对吗？如果你爱我的话，你肯定会马上跟我走的。婷婷，你和我说出心里话，你和我呆在一起是不是就是为了报答我？”

江婷愣愣地看着我不吱声。看她这样我有些着急了。我一下子抱住了她，赶紧赔礼说：“你别生气，我没有别的意思，就算你一点都不爱我，我也感到知足了。我不是一个什么好男人，能得到你，这辈子我已经非常知足了！”

江婷抚摸着我的头发，焕发出了一点母性的色彩：“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真的，当初，我见到有那么多有权有势



的人来追求我，我就觉得就这么嫁给我的男朋友，真的有点对不起自己了。当时我还想到，如果时间允许我重新选择的话，我一定不会选择他的。刘哥，实话告诉你，如果能那样，第一个我一定选的是你。”

我感动地热烈地抱住了她。这时的江婷却越来越平静了，她说：“我和你在一起，确实有想感激你的意思。说真的，刘哥，你让我一下子赚了这么多的钱……”

我捂住她的嘴，我说：“别说钱了，我现在最恨的就是钱！如果能得到你，要我现在就变成一个穷光蛋，我也愿意。”

江婷说：“你干吗要变成穷光蛋呢？”

我说：“你不想跟我走，可能就是因为我有钱了，你怕将来我不要你……”

江婷捂住我的嘴说：“你别这样说，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想到我在江婷的心里还如此高尚，我心里更感动了，我的眼泪又落了下来。

看到我这样，江婷也流泪了。她一边用手抹去我的眼泪，一边哽咽着说：“你别这样了。我并没有说要离开你。我只是说，我不跟你到上海去。真的，刘哥。这一生，我想我只会有两个男人，一个是我的男朋友，他将来会是我的丈夫，再一个就是你了。如果你真的忘不了我，那一个月或者半年一年的，你能来看我一次，我也就知足了……”

我的眼泪更加汹涌起来。我想起了对她的一见钟情，想起了我们之间的默契和缠绵……

现在，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记得江婷最后留在我心里的一句话。她说：“刘哥，我不会忘记你的，不论我和你在不在一起。”她停顿了一下，深情地说：“因为我爱你……我永远地爱你！”



“富豪”的“基石”！

“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

人们回首过眼云烟般流逝而去的往昔时光之际，往往总要徒生起许多令人悲喜交集的感叹：世事多变，沧海桑田！

对于当代的中国人而言，这种切身的体验与感受，就尤其深刻！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情”的日新月异，从总体上来说，它给人们提供了三次极大的“暴富”机会。万丈高楼平地起！99%的中国人在缺乏“财富”底蕴的现实面前，都得完全依靠个人的辛勤努力来一步一步地聚集“财富”，而社会的“财富”却永远是处于一次次再分配的过程中，正是这样一种“财富”永恒的律动，她向每一个人都敞开着聚敛之门。每一个人对“财富”敏感的天赋、素质、追逐“财富”的“基石”与把握“财富”律动时波幅的机遇如何？也就决定了他“暴富”的造化如何！

第一次是1981年~1983年之间，在1978年改革开放两年后，这是一个产生“万元户”的时期！国家所给予的一系列优惠的政策使得一批“先行者”成为“暴富”的样板。那时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报纸上经常性地宣传一些“万元户”，那时候只



后
记

要一个人拥有了 10000 元，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但是，这批人目前基本上被“消灭”了！因为他们的素质太低了一些，无法在日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去适应剧烈的“震荡”！也无法继续在这种剧烈的“震荡”生存！至今我还深深地记得，我家在 1981 年倾其所有花费 1040 元买了一部四川“长虹”14 吋彩色电视机时，我家即刻就成为我们整个院子里人们经常留恋的场所，这也足足让我家成为我们整个院子里人们羡慕达数年之久的对象！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里的 1 万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可是一般人 15 年以上的总收入啊！由此可见，财富的魅力是何等的巨大，影响是何等深远

第二次是 1992 年~1994 年之间，在 1990 年邓小平先生“南巡”深圳之后，这是一个产生“亿万富豪”的时期！我们去看一看目前能够在当今中国“富豪”榜上立足的，哪一个不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利用自身最稳固的“基石”，加上自身勤奋不止的拼搏，并把握好了种种“难人可贵”机遇的呢？海南的“房地产”与沪、深证券市场的兴起，特别是如在 1992 年上海开始发行股票认购证之际，每张的实际成本仅仅不过 30 元，而在转手之后获利能超过 1 万元，使众多前期购买了认购证的投资者在一夜之间“暴富”起来。又如起源于 1994 年的转配股，到 2000 年上市，那些前期购买转配股的投资者获得了少则 3 至 5 倍，多则 10 倍以上的投资回报。这一切的一切，让众多孜孜不倦的“追逐者”挖掘出了自己的第一桶“黄金”，快速完成了人们最难完成的“原始积累”过程，才能够拥有今日更加辉煌的发展。

中国的资本市场从产生之初，就人为地打造过一个又一个的“金矿”，也造就过一批又一批的“富翁”。火爆的市场、涌动的人潮、连翻涨停板的股票，至今仍然让人们怦然心动。也



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政策”出台，一次又一次的社会结构性“利益”与“财富”的再分配，造就了一个又一个证券市场的“金矿”和一批又一批“股市富豪”。

而第三次就在 2003 年~2005 年之间，在 2002 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之后，这一次完全是由于“国有股”与“法人股”即将出现大幅度的转移所引发社会结构性“利益”与“财富”的再分配！这即将是中国产生“亿万富翁”的关键时期！同时这也是中国目前最后的一次“暴富”机会了！自此以后，中国社会性“财富”即将会日益平均化，而人们再度获取“暴富”的机会也同样就会愈来愈渺茫！那么，谁又能够把握住这千载难逢的最后一次“暴富”的晚餐呢？！

在社会结构性“利益”与“财富”日益逐渐重新分配、凝聚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总是在国家有关政策出现某种巨大“调整”后面的一、二年时期就会出现一个极大的“暴富”机会，而“暴富”的时期一般则在这个机会出现的三年之内！因此，对于未来，人们常常抱有一种无比迫切、真诚的美好愿望。这种愿望，正如传说中的麒麟一般，创造出了许多无比神奇的、动人的“财富”故事。

当年我刚刚出道之际，也同样抱有这样一种愿望，希望自己能够有朝一日“衣锦还乡”。时至今日，让我能够享有这份荣耀的基石就是当年在 1995 年底让他人帮助我设计的“麒麟短线王”，那时候仅仅只是一个能够简单地在证券市场中搜索股票 K 线组合形态的小程序而已，远远没有像现在这样能够查明“股市”庄家的实际操作成本，并没有具有今天如此强大、超群的功能与实战效果。也就是这“麒麟短线王”，让当年“宝延风波”中的延中实业（600601）、界龙实业（600836）、甬城隍庙（600830）、黔轮胎（000589）、青岛海尔



后记

(600690)等等一系列大“牛”股成为我的囊中之物,促使我快速踏上“财富”之路;也就是“麒麟短线王”,让我拥有了极为稳固的发展“基石”和拼搏“原动力”,同时也使我今时今日拥有了如此众多的真诚相待、荣辱与共的良知益友!

麟趾呈祥,这是几千年来人们真诚无比的愿望!麒麟,是一种无所不能的动物,她位于“四灵”(麒麟、凤凰、龟、龙)之首,又是 360 种毛虫之长,这种龙首、狼额、鹿身、马蹄、牛尾、身长一丈二尺、身批五彩鳞甲的吉祥物,她可以为人们带来福运,排忧解难;凡是麒麟脚趾踩过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就将获得幸运。

我真诚地希望与我共同拥有“麒麟”的人们幸福、快乐!

我真诚地希望与我共同拥有“麒麟”的人们快速拥有“财富”!

深深地,企盼……

钟 麟

2002 年 12 月 16 日于上海·浦东



大
操
盘
手

大操盘手

——麒麟短线王的实战技巧

内容介绍

一九九三年，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中国证券市场上的一位极为德高望众的“证券”老人，把他领进了这个充满了无比神奇的领域。他遂开始从一个对股票什么都不懂的“股盲”，孤身一人紧紧揣着怀里仅有的4000元开始闯荡上海滩，一直到后来单独地进行大资金独立运作也不过仅仅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由此，他拥有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造化 and 非常可观的财富，属于他自己证券帐户里的资金也在欢快地拼命疯涨！

可是，人生就有如潮起潮落，有高峰就有低谷，有欢喜也就有伤悲。在他所有曾经患难与共的众多好朋友之中，有太多的也仅仅只是在一夜之间，数千万资金灰飞烟灭了！甚至连他自己也同样难以避免地受到了某些冲击与株连。也正因为如此，他从此在这个市场之上失去了许多非常好的志趣同道，也失去了许多令人非常佩服和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此，他所研究出的麒麟短线跟庄技法可说是他心血之结晶。

ISBN 7-900360-88-3



9 787900 360885 >

定价：30.00元（光盘配书）